

奧斯丁女士著  
董仲篲譯

# 驕傲与偏見

胡適題

1935

## 梁 序

驕傲與偏見作於一七九六年，正是華資渥茲與科律己的抒情詩歌集出版的前一年，但是這一部偉大的小說直等到十幾年後，一八一三年，纔得出版。奧斯丁女士開始寫這本書時纔廿一歲，她的父親首先發現了這本書的優異，於是在一七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寫了下面這樣的一封信給倫敦的一位出版家卡戴爾先生：

先生：

余現有小說稿一部，共三卷，其長度約與伯尼女士之哀弗蘭那相彷彿。余深知此種作品如得著名出版家發行，將有何等重大之結果，故敢向閣下商洽。台端是否有意考慮此事，如作者自願負責，發行需費若干，如閣下閱後認



爲滿意而願收買，可預支稿費若干，統希賜示，不勝銘感。如蒙不棄，即當以稿本呈上也。 喬治奧斯丁拜啓』

卡戴爾先生拒絕了這個請求。這一部小說稿原名不是驕傲與偏見，是最初印象 (First Impressions)，自被拒後過了十六年纔改今名與世人相見，而作者未署名。(美國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之近代學生叢書本之驕傲與偏見有 W. D. Howells 撰序，謂此書於作成後七年方得出版，實誤。)

奧斯丁女士的一生是很平凡寧靜的，她沒有什麼廣博的經驗，也沒有多少學問，只是在幾個較小的鄉村和城市裏安穩的度過她的一生。但是她知道她自己的限制，她不忘想寫什麼奇異故事或史詩之類，她只忠實的在小說裏記載她所熟習的人物與喜劇，刻劃了他們的人性，她善用她的能力，所以她的平庸處變成她的偉大處了。以簡潔平暢的文字描寫平常人生的形形色色而能像她這樣寫得動人，不是一件容易

事。我們若考慮到她寫作的時代的風尚，我們便不能不對於她的作風更加驚異了。她在小說裏佔的地位恰似華資渥茲在詩裏所佔的地位，二人都是在平凡中尋出意義來。她所最贊賞的詩人是 Crabbe，這理由也是不難想像到的了。

司考脫稱讚奧斯丁的話，不僅是最有力，而且是最公正，這段話載在他的日記裏（一八二六年三月十四日），Lockhart 所作司考脫傳卷六第七章引錄過：

「又讀奧斯丁女士之優美作品驕傲與偏見，至少為第三次矣。此青年女子有描寫日常生活中人物情感的錯綜現象之天才，實為余所僅見。雄偉狂吼之筆調，余固優為之，不遜於任何人；然此種輕靈之筆法，藉刻劃與抒情之逼真，使日常之平凡人物成為有趣，則迴非余所勝任。若是之天才作家竟如之早死，惜哉！」

奧斯丁女士死時，年四十二歲。在她所作的

六部小說中，驕傲與偏見為最佳。多少的時髦小說都已被人遺忘，或只留給文學史學者去研究，而這本驕傲與偏見至今仍能給讀者以新鮮的感動，而且翻成中文我相信仍能贏得讀者的同情，這可以證明一件事：以優美的文筆描寫常態的人性，這樣的作  
品畢竟禁得起時間淘汰。

梁實秋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

## 譯者序言

翻譯比創作尤難，大概是誰也不否認的，因為譯文不僅要合乎原意，而在文辭上還須清順流暢，讓人一目了然，不感佶屈聱牙之苦，才是所謂信達雅的翻譯，健全的譯品。譯者雖才學謬陋，仍本此忠實態度，盡量將原意譯出，再於辭句方面力加修飾；不過這裏有點苦衷，應向讀者諸君聲明。因為有了苦衷的關係，致不能依原來的計畫去從事，殊為遺憾！

“驕傲與偏見”這本書，可以說是因戰爭而翻譯它的；因為二十二年平津危急的時候，日本的飛機光臨平市數次，所謂負有使命救國的青年學子，也就相繼離校返里了。譯者亦不能例外，而東裝南旋了。回家後，很不湊巧，又碰着故鄉慣打“坐地衝鋒”的軍閥老爺們，為爭地盤起見，互以干戈相見，打將起來，戰區就離譯者的家不遠，而一部分將官們，公然住宿在譯者的家裏，終日鬧嚷不寧，夜無止息。因此，天天隱居在家裏，簡直如在囹圄中，不安之至。



但是無聊之極，一時興來，即在書箱裏，取出這本“驕傲與偏見”，閱讀之下，興趣橫生，就提筆試譯，以資練習，而藉以消遣。不過後又因事擱置，直到去歲轉平，經朋輩的勸促，乃在課餘之後，繼續譯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勢不能以全力來從事它，所以有了這種苦衷，恐遺漏錯誤之處，或亦不免。再者，因原稿潦草，致付印時，連校兩三次尚有些微之錯，不過這可以俟諸再版時，重新修正，以期成爲完善的譯品。

奧斯丁女士的身世及其作品的價值已詳見於梁先生的序文，茲不贅。惟在此還補充兩句：當作者著“驕傲與偏見”時，正在二十一歲，而譯者去年也恰當二十一歲，譯完她這本傑作，自是引爲高興的事。至於本書的內容，可略言之：那是描寫一個富有資產，漂亮的青年，驕傲地向一個年輕小姐伊利薩伯長期的追逐求婚，到最後爲愛屈服得不驕傲了，并與她結褵成爲百世的良伴。事實雖平凡簡單，但書中穿插些各色樣的人物和鄉村綺麗曲折的風光，以及有興趣的事物，都一一活躍在紙上，愈見栩栩生動，別緻可愛。無怪西歐女子愛讀她的小說，良有已也。記得會有個愛爾蘭的年輕姑娘告訴譯者謂，她最喜愛奧斯丁女士

的小說；問其原故，她就以娓娓動聽的聲調答以因爲她書中所寫的有兩個人物，可愛的很，令人讀了娛心奪目，再問是那兩個人物呢，她卻不答，揣想起來，也許就是指的道爾哈和伊利薩伯一對情侶罷。

譯者竭誠願望海內賢達之士，不客氣地多多賜教指正，俾再版時，藉資改善，是譯者極感盼的事。同時譯者極熱誠的敬謝胡適先生惠予題字，梁實秋先生樂賜佳序，和張穀若先生校閱數章，都是使人感謝不忘的事。再者，承劉守中、蕭芳、瑞、楊大烈三兄在出版方面贊助殊多，另又蒙傅貞元、曹松鎔、傅孔文學兄的一些指示，以及曾幫忙過的諸友，統在此致謝！最後尤使譯者不忘的一個人，是愛姊佩珩遠在南國時來信鼓勵，美意殷殷，感荷不盡！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序於故都

## 第一章

一個單身漢，有豐富財產，必需要個妻子，這是一般人承認的真理。

這樣一個人初到鄰居所生的感覺或觀察，雖然少有人知道，而這種真理卻為左鄰右舍人們鑠心牢記，以至背納特先生認為它是有些人的正當產業或旁人們底女兒的。

有天他的太太向他說，『親愛的背納特先生，你聽見雷斯斐納公園到底兒租去了嗎？』

背納特先生答應沒有。

『但是，郎太太曾經在這兒還告訴過我，』她回答。背納特先生沒回答。

『你要不要知道是誰租的？』他的妻子著急地嚷着說。

『你要告訴我，我聽了是不反對的。』

這件事是十分請求的。

『親愛的，妳要知道，郎太太說雷斯斐納的招租，是給英國北部頗有巨產的一位少年青人租了；他禮拜一的天

乘馬車來此看地方，看了很是喜歡，他立刻同姆爾斯訂定了合同；他要在米克爾馬之先去住的，并在下禮拜末他的幾個僕人就在這房子裏頭了。』

『他的名字叫甚麼？』

『背格累。』

『他結了婚了嗎還是單身哪？』

『啊！單身漢呢，親愛的，相信吧！一個擁有巨產單身漢；每年都是四五千收入，於我們女兒一件很好的事！』

『是的嗎？怎樣的影響她們？』

『親愛的背納特先生，』他的妻子答應，『你好討厭！你要曉得我正想他娶我們的某個女兒啦。』

他計劃解決那件事嗎？

『解決嗎！沒意思，你怎這樣談！但他很像同我們的有個女兒發生戀愛，所以你必定立即拜謁他當來的時候。』

『我看沒時候拜謁的，妳同幾個女兒可以去，或者妳送她們自己去更好，因為妳好像是她們中最漂亮的，背格累先生也許喜歡妳是這羣人中最美的。』

『親愛的，你阿諛我，我的確有我的美麗，但我現在不自命美了。當一個婦人有了五個長成的女兒，應該拋棄想自己之美。』

『在這樣情形，一個婦人不美的。』

『但親愛的，你當真要去看背格累先生，當他來到



鄰居。』

『我告訴你，那是我不從事的事。』

『那末你要設想你的幾個女兒，想想怎麼安排一個。威廉先生同路斯太太決定去的，因此，你要知道他們去造訪沒是新的拜訪人，你定要去，因我們是不能去訪看的，若你不去。』

『的確，你過猶豫，我敢說背格累先生很喜歡見你；並且我還寫幾項信給你挈去告訴我的誠意，滿願他結婚，任憑在幾個女兒中選一個：然而必加一言贊稱我的李惹女兒。』

『我願你不必這樣做，李惹不是比其他的幾個還好；我相信，她不及蔣畧一半漂亮，又不及李第亞一半好脾氣。但你常偏偏寵愛她。』

『她們中沒一個值得極可吹噓的，』他答應：『她們都是傻的愚的像旁的女孩：不過李惹比她的幾個姊妹靈敏點。』

『背納特先生，你怎責備自己的孩子！你高興惱我啊。你不哀憫同情我可憐的神經病。』

『你弄錯了，親愛的，我很尊敬你的神經病。他們都是我的老友。我聽見你關心的提說過他們已有一二十年之久。』

『唉，你不知我受甚麼痛苦。』

『但我希望你越服它，活住目睹每年有三四千收入的

很多青年人來到鄰居。』

『於我們無用的，若有廿個人，你也不接見他們。』

『親愛的，信任吧，當有二十人來，我願見他們的。』

背納特先生是靈敏奇特的人，性情譏刺，謹慎，反復任情的人，在他二十三年中的經歷不十分使他妻子了解他的性格。背納特太太的心志不大發達。她是個少通世故，知識很少，脾氣不定的婦人，當她不痛快時，幻想自己有神經病。她的一生事務就在完配女兒；就是她的歡慰佳音。

## 第二章

背納特先生早在拜訪人中趨奉背格累先生。他常擬去造訪他，然而至終告訴妻子不去；直到造訪後的晚上她也沒明曉。那時這樣說：——他正注意他的第二個女兒整飾帽子時，他突然向李惹說，——

『李惹，我希望背格累先生喜歡那件事的。』

『我們不知道背格累先生喜歡甚麼，』

她的母親忿怒地說，『自從我們不去拜訪。』

『但妳忘了，媽媽，』伊利薩伯說，『我們將在聚會中會見他，郎太太願意介紹他的。』

『我不相信郎太太願做這樣事，她自己還有兩個姪女呢。她是自私自利，假道德婦人，我不理她的。』

『我不多說了，』背納特先生說，『我喜歡妳不信任她介紹。』

背納特太太不答應，但不能自抑的責罵個女兒。

『克蒂，不要這樣很咳嗽，天呀！稍稍憫我的神經病，要撕裂牠壞嗎。』

『克蒂咳嗽沒自由，』她父親說，『她時時都壞。』

『我不是咳住好玩叫。』克蒂怒氣答應。

『妳的第二次跳舞是幾時？李惹。』

『明天後的兩星期。』

『喂，是的啊，』她的母親嚷着，『郎太太直到前天還不能來；介紹背格累給李惹不成了，因為她本人也不知道他。』

『親愛的，那末妳要有朋友的機會，介紹背格累先生給她。』

『背納特先生，不成，不成，我不認識；你太開玩笑了。』

『我尊重妳謹慎深思。兩星期就結識的確很少，一個人不知道一個男子在兩星期末是甚麼個人。但是也許‘我們’不敢斷定旁的人；即如郎太太全她兩個女兒定有機會

。所以她想那是仁慈的舉動，假如妳不幹我就自己來。』

幾個女孩凝視着父親，背納特太太祇是說『沒意思，胡說八道！』

『鼓勁兒的叫說是甚麼意思呢？』他叫，『妳認為介紹，是引誘，無聊嗎？我很不贊成妳。瑪麗，妳說怎樣？我知道妳是個深思女子，讀過很多書的摘錄人。』

瑪利很銳敏的說了些話，但不知道如何。

『瑪麗的理想釐正的，』他繼續說，『讓我們轉到背格累先生那裏去吧。』

『我厭惡背格累先生，』他的妻子嚷着說。

『我聽了抱歉的，但妳以前怎不告我？若早知道今早我不去造訪他，很不幸，我已造訪了。現在我躲避不了相熟了。』

幾個太太驚訝他願意；背納特太太也許尤甚焉；當首先快與紛擾過了，她宣說那是她始終期望的事。

『你那事好好啊！親愛背納特先生！但是我知道畢竟要勸說你。我相信你過愛女孩，而不疏忽這樣一個接識。好，我好喜歡！那又是好玩的，你今晨去決不要提說關於那事一字。』

『克蒂，妳現在可以隨咳嗽了，』背納特先生說：一面厭煩他妻子狂樂，離了屋子。

『妳們有這樣好父親，孩子們！』背納特太太說，當門閉了，『我不曉得妳們要如何報償父親的美意；或是我



那件事，我們平生沒如此很快樂，我告訴妳們，每天相交新知人；但是爲妳們之故，我們做一切事，李弟亞，我的愛，妳是頂年輕的，我敢說背格累先生第二次跳舞將願與妳跳。』

『啊！』李弟亞奮勇說，『我不怕；我雖頂年輕，我是頂長的人。』

旁的晚上消磨在猜測背格累先生好迅速的回訪背納特先生，又判定他們請他吃飯。

### 第 三 章

無論如何，背納特太太幫助她五個女兒討論此事，使她丈夫滿意背格累先生說的。他們以各種方法進攻他一用明顯問題，冷靜態度；但他閃避一切技巧，他們最後不得不接受二把手鄰人路斯太太的消息。她的報告很有益。威廉先生喜歡他。他是很年輕，奇美極相配人，並且冠美一切，他意想第二次的會聚同住很大團體。沒甚麼再很可喜！愛好跳舞是發生戀愛一定的階段；背格累先生的心蘊蓄住活躍的希望。

『假如我看了我的某個女兒快幸的安身在雷斯斐納，

』背納特太太對她丈夫說，『其餘的也嫁的好，我則無望了。』

背格累先生幾天內回訪背納特先生，同他在圖書館約坐十分鐘，他懷蓄着希望一睹年輕女子，他聞說極美；但祇見其父親。幾個女子偶爾從窗上乘機探窺，他身著一件青外套，騎匹黑馬。

不久後邀請吃飯；背納特太太計畫着她的會治家做得有把物的饌食，當回來收到時。背格累先生迫着在城裏，結果未受其邀請。背納特太太很煩悶。她想像不了他達到黑蒂斯爾後立刻又在城裏了；她怕他也許時常四處奔馳，不安家在雷斯斐納。路斯太太解慰她，說他是去倫敦找大團體人開跳舞會；頃刻消息傳來，背格累先生帶着十二個女子，同七個紳士去跳舞會。幾個女孩憂愁這十二個女子，但跳舞會前一天聞聽他祇帶着六個異性去倫敦，引以為慰，他的五個妹妹和一個表妹。當這個團體人有五個進了會場的屋子——背格累先生兩個妹子的年長丈夫，同着另外青年人。

背格累先生容貌美好，像紳士樣。有喜悅容面，怡然自若態度。他的妹妹是漂亮婦人，風度飄飄的。他的弟弟漢爾斯先生似個紳士；但他的朋友道爾哈為全室人注意他的漂亮，高長，美麗姿態，高尚丰采，他一進去後五分鐘內便播着這些報告，他每年有一萬收入。紳士是個很標緻男子，女子些說他較背格累先生還漂亮，他半夜的被驚

美的注視着，直到他轉變到不受人歡迎厭惡的態度時；他是驕傲；超出群眾，拔越喜歡的；他也不是因有第不斯爾的巨產使他有不和羈令人不悅的容貌，並且，他的朋友不足與以比擬。

背格累先生在屋裏接識了重要人；他每次跳舞活潑不拘，怒閉幕過早就下場來，還談及在雷斯斐爾跳個舞。這些形容的話，都是自己說的。他同他的友是好相反人！道爾哈先生同漢爾斯跳過一次，同背格累女士也一次，又謝絕介紹給另外任何個女子，而徘徊散步，在屋裏消度下夜，偶兒對他的團體人談話。他的人格是固定的。他是世界上最驕傲，最不合時人，人人希望他不再上那裏去。大多數人都反對他，最激烈的是背納特太太，她憎惡他平常行爲尖酸的特別仇嫉，輕慢她的某個女兒。

伊利薩伯背納特被難遇的紳士迫着坐下，當倆人跳着舞時。有部分時間，道爾哈先生佔起來挨近她窺聽他與背格累先生談話；背格累片刻跳了就去，迫他的友參加跳。

『來，道爾哈，』他說，『我定要你跳，我恨你呆些些佔立着，跳舞是很好的』

『我的確不，你曉得我很恨跳舞的，除非我是特別相熟我的夥伴才跳的，在這樣個會裏跳受不了的。你的妹妹可以的，這屋裏沒旁的婦人在內，我佔着不會受責備吧。』

『我不像你這樣吹毛求疵』背格累嚷住，『在一國度裏。我說老實話，一生以來沒有今晚上會遇着如此多快樂

女子。你知道有幾個非常美麗的。』

『你祇同漂亮女子在這室內跳舞，』道爾哈一面說一面注視年長背納特女士。

『啊！我看她是最漂亮人！但沒有個她的妹妹坐在你背後，我敢說她很漂亮，很相配的。等我要求我的舞伴介紹給你吧。』

『你甚麼意思呢？』道爾哈先生身一轉瞧着伊利薩伯，她也交眼一視，他退後冷淡的說，『她很好的，但不充分的引誘的了我；現在我對於年輕女子不開玩笑，她們是被旁人輕視的。你寧可回到你的舞伴那裏，與賞她的微笑好點，不要同我銷磨時光。』

背格累先生順從了他的忠告。道爾哈走開了；伊利薩伯很不快樂向住他滯住。她提起精神，在朋友中告訴故事；她有活潑嬉戲的性質，做任何事都令人發笑的。

晚間時光，全家人很快樂度過。背納特太太很知道她年長女兒很受雷斯斐納團體羨慕愛戴。背格累先生同蔣畧伴舞個兩次，給她妹妹看出來了。蔣畧很安然的如她的母親樣很滿悅。伊利薩伯覺得蔣畧快興。瑪麗曾聽見伊利薩伯向背格累女士提說過她是鄰居最有成就女子；克斯爾同李弟亞很有財產，決不是沒有舞伴的，她們都很熟諳跳舞的，她們轉到郎不爾村莊居住精神煥發，為該地主要居民。她們發見背納特先生，手拿住本書用心的看；他現在很好奇的對於那晚上事情興起美麗期望。他寧希望他的妻子



觀察陌生人失望了；但，頃刻間聽見一件很相異故事。

『啊！我親愛背累特先生，』當她進了屋子就說，『我們有最愉快晚上，最漂亮跳舞，我願你在那裏。蔣畧被羨慕的來沒有甚麼像那樣喜歡。人人都說她瞧的多麼樣好；背格累先生想她很美麗，同她跳舞過兩次！我想‘那事兒’，我親愛的；他實在同她跳過兩次！他請求第二次，她是室內唯一的人。首先，他請求路斯女士。我瞧見他同她站住很焦惱的！但是，他完全不羨慕她；實在，你知道沒人能羨慕她；他似觸動蔣畧去跳舞。他詢問了她又介紹的，還要求下次倆個同舞。第三次舞時，他同了肯女士，四次同了路斯，五次又同了蔣畧，六次同住李惹與不南其。』

『假如他同情我，』她的丈夫着急嚷住，『他不跳一半的！天呀，我不再說他的舞伴。啊，第一次舞就扭傷了他之腳踝！』

『啊！我親愛的』，背納特太太繼續說，『我很喜歡他，他極漂亮！他的妹也是很溫媚漂亮婦女。我一生從未見過任何東西比他們衣服更漂亮好看。我敢說漢爾斯太太裙上花編——』

說到這裏話又間斷。背納特先生反對形容漂亮。她因此，逼說支節題目，精神很喪沮的誇張敘說道爾啥先生粗暴無禮。

『但是我告訴你』，她又說，『李惹不幻想他相宜，

因爲他最不和羈，可怕的人，一點也不值得喜歡，誇張的高或低，苦累不住他！他走來走去徘徊幻想自己很偉大！沒漂亮的人同住他跳的！我親愛的，我願你在那裏譴責他，屈辱他，我十分痛恨這人。』

## 第 四 章

當蔣畧和伊利薩伯寂寞時，蔣畧細心玩味背格累的讚美，又向她的妹妹表示如何的愛慕他。

『他恰是個青年男子，』她說，『靈敏，性情好，活潑的人；我從來沒看見這樣人的快活態度。——很舒適，受過完全好教育！』

『他又漂亮，』伊利薩伯答應；『像這個青年人是應該的，可能的，他的人格完全。』

『我很諂媚他求我跳第二次舞，我卻不希望他客氣的稱讚呀』。

『妳不嗎？我却爲妳希望的。但是我們彼此間有很大差別。妳常常驚訝稱讚，而我決不。還有甚麼比他的請求還再自然的嗎？他五次的瞧妳如屋子裏旁的婦人樣漂亮。不感謝他慫慫嗎？他的確很可喜，我准妳喜歡他吧。妳像很多極愚昧的人還不知喜歡他嗎。』

『親愛的李惹！』

『啊！妳大概很喜歡人的。妳決不曉得人的瑕疵。妳的眼目中看來世界人都是好的，相配的。我一生從未聽見妳說過一個人壞。』

『我不願遷爾非難任何人；但我常說我想及的。』

『我知道妳的；令人詫異，妳很誠實的盲目領悟愚人，和別的人無聊，令人詫異！正直的矯飾很普遍——一個人處處接觸了牠。但是正直，不是虛張或表明的——以人的好性格造成的更好，沒甚麼說壞的——單屬於妳才有。妳喜歡此人的妹妹，妳喜不喜呢？他們態度都不相同她的咧。』

『的確起先——不的。但她們是很令人喜歡的婦女，當妳同住談話時，背格累女士同住她哥哥居住，還爲他看房子；我們找不了一個像她樣很嫵媚可喜的鄰人。』

伊利薩伯靜聽，但不相信；她們在聚會中的行爲不樂于打量的；說話之敏捷和性情之易變甚于她的姊姊，并且不經心判斷自己，也不大稱許他們的。她們實際是很漂亮女子；當她們喜樂時不缺少好性情，也不盡量樂的，但是驕傲自滿，她們寧願美麗，受教於城市裏私立專門學校；她們有二萬磅多之財產，慣于超出適當外的浪用，并且同有階級人結合，所以在各方面總想她們自己好，而旁人鄙賤的。她們是英國北部很令人尊敬有名望的家人，她們記憶中印象的深刻環境，比她們哥哥經商獲得的財產還甚。

背格累先生承繼他父親財產數目，幾得一萬萬磅之多，他得了一個財產，不以之爲生。反之擬找個鄉村，準備修間好房子，備置貴族自由領土，很多人深知他的脾氣從容，或者不消耗平生遺留物，而遺傳後世得的。

他的妹妹很焦慮他有的財產，但雖然他現在建築來像個佔有者，背格累女士不願主理他的金錢——漢爾斯太太也不的，她已嫁給一個較有財產很時髦男子，不認爲他的房子當爲她的家，即適宜她的。背格累先生被人慫恿激動去賤雷斯表納房子不曾兩年，她當時進去注視了半點鐘——喜歡其位置與主要房圈，經房主人一稱讚鼓說，認爲滿意，立即租下了。

他與道爾哈之間有很堅固的友誼，不論性格很相反與否。背格累對道爾哈先生性情平和，坦直溫良的，雖然與自己本性質大相反，決不是不滿意。道爾哈尊重背格累有堅決信任和高尙意見的判斷。道爾哈是最較優秀的人。背格累決沒有缺點的，但道爾哈伶俐聰明。同時他是驕傲，嚴肅，謹慎的，他的舉止態度，受過好教育，不是招誘惠人的。那點看來，他的朋友有很大益處，背格累無論在何處喜歡顯現出風頭，而道爾哈輕視的。

他們說彌爾登集會的情形充分的特緻的。背格累一生從未遇過很快樂人們或漂亮女郎，人人對他最仁慈多禮的；他沒有虛禮；沒有僵強性情，一會就接識了全屋子的人；至於背納特女士，他沒意料到是天使般的很漂亮，反

之道爾哈看見的很多人殆無有美麗時髦者，她們中沒一個他覺得微有興趣，能使其注意或喜歡的。他承認背納特女士是美麗；但微笑過甚。

漢爾斯太太同她妹妹承認如此——但她們也羨慕喜歡他說背納特女士是個溫柔軟甜蜜女孩，並且她們不反對知道她的。因此背納特女士被堅定來當成個溫柔好女孩，她們哥哥感覺得當背格累先生選擇時這樣想她的讚美，倒很有權力的。

## 第 五 章

在郎不爾短路程裏住有一家人，同住者有背納特是特別的親密。威廉路斯公爵早在彌爾登經商，獲賺了相當資產，興起了武士道的榮譽，當其做官時被呼為皇帝。這個辨別或許太奇異的。他厭惡商務，和居於一個小城市中；他就擺脫牠們，同家人移遷到離彌爾登一里遠的一間房子，從那時起命名為路斯廬舍。他在那裏高興想自己重要，他無事務牽制，為個世上的庶民與人無爭。雖然因階級昂然自得，他不傲慢的；反言之，他注意任何人，自然，友

誼的，惠顧的，不招人厭，他表示是聖帝哲姆生黃帝致使他斯文有禮的。

路斯太太是個善良婦人，不像可尊敬的鄰人背納特太太的太聰明。他們有幾個孩子。年長的是個銳敏有理智的青年婦女，約廿七歲，是伊利薩伯極親密朋友。

路斯女士同背納特女士會見就談跳舞的；并且舞會後的翌晨帶住路斯女士上郎不爾聆聽交際。

『妳今晚，起始跳好的，加爾蒂』背納特太太客氣的向路斯女士說，『妳像是背格累先生首次挑的吧。』

『是的，但她們喜歡他第二次挑的更好。』

『啊！我揣想，妳以爲是蔣畧，因爲他同她跳過兩次舞，相信儼如他羨慕她——實在我相信他羨慕——我聽見說過——但是我不大知道——關於魯濱孫先生的話。』

『或者，妳以爲我竊聽過他與魯濱孫先生的甚麼；我不是對妳提說過嗎？魯濱孫先生詢問過他他怎樣喜歡我們的彌爾登的集會，他不想屋子裏很多美麗的婦人是頂漂亮的嗎？并且，他答復後來問的，——「啊」是年長背納特女士，出乎了懷疑外的答復；那是唯一無二的回答。』

『說老實話！——唯，那是一定無疑——似乎宛如——但是，妳知道沒事的。』

『我的竊聽多過妳的，伊利薩伯』，加爾蒂說，『道爾哈先生值不得令人如他的朋友樣的傾聽，他嗎？——可憐伊利薩伯！——唯一容忍的了。』

『我求妳不要以道爾啥不好的叙說，使李惹的頭煩惱；因爲他是個不和羈的男子，被他喜歡一定不幸的。郎太太昨晚告訴我說他接近她坐有半點鐘未啓口一次。』

『瑪瑪，妳十分相信嗎？——沒有一點兒錯嗎？』蔣畧說，——『我的確看見道爾啥向她說話咧。』

『喂——因爲她問他爲何喜歡雷斯裴納，他才不禁答復她的；——但她向他說話似乎很怒氣的說』。『啊』。

『背格累女士告訴我』，蔣畧說『他決不多談話，除非在相熟人中。他顯然喜悅她們的。』

『我不相信一字，親愛的。假如他很喜悅，他定向郎太太談的。但我揣想；人人說他驕傲的，我敢說他聞知郎太太不備車子，而不得不坐四輪馬車來到跳舞會的。』

『我不計較他不對郎太太談，』路斯女士說，『我祇願意他與伊利薩們跳過舞。』

『還有第三次舞，李惹，』她母親說，『我就同他跳，假如我是妳。』

『瑪瑪，我相信，我可以安然的答應妳「決不」同他跳舞。』

『他驕傲』路斯女士說，『不常常觸怒我的，因爲我原諒牠。一個人不能詫異個很漂亮青年男子，家庭，資產，以及他之寵愛每樣東西，他本人一定想及自己高尚的。我祇說他驕傲的。』

『那是很真的』，伊利薩伯回答，『我易的恕其驕傲

，假如他不屈辱了我。』

『驕傲』，瑪麗自己回想的說，『我相信很失敗的。這一切我已早知，我相信那的確很平常，人類的天性特別偏好的，我們幾人中很少有不懷蓄自滿的，因此感覺有些人或別人的性質也自負的，否則想像的。虛榮同驕傲，是不同兩回事，雖然兩個平常用來同義。一個人可以驕傲沒有虛榮。我們叙說驕傲的意見不少；虛榮是旁的人想我們的。』

『假如我像道爾哈先生發財，』年輕路斯同住她姊姊來嚷說，『我不注意我怎樣驕傲。我一定養住一羣打狐獵人，并且每天飲壺酒的。』

『那末妳一定不能够飲多量的酒』，背納特太太說。『假如我看見就甘脆的拿了妳的酒壺。』

孩子反對她，背納特太太繼續說她一定的，這個辯論唯一鬧到同了拜訪終結時。

## 第 六 章

郎不爾的女子不久趨奉住雷斯斐納的女子。依一定禮



節回拜了。背納特女士喜歡漢爾斯太太和背格累女士的善意態度；背納特女士的母親喜歡的來不能抑止，而年輕妹妹不配說話，祇向住年長的倆個表示，願望相熟「她們」好的，蔣畧極其很高興的；伊利薩伯依然傲慢瞧她們說話，不期望她的姊姊，也不喜歡她們；她們對蔣畧好，能影響她們哥哥的羞慕是有價值的。她們隨時會見，常有的事，背格累先生羨慕她是的確的，蔣畧否認首先要求他溺愛她，同很甚的戀愛；但她認爲那不像世上一般人發見的，自此以後，蔣畧專一有力量的感情，統一愉快的態度，安寧脾氣，小心失禮，這些她都向她的的友絡斯女士提說了。

『或者，那可以快樂，』加爾蒂答應，『這些情形能欺詐羣衆；但有時是很不利的事情。假如婦女以同樣有目的的計巧隱遮她的愛情，她會失動穩固他的機會；那就唯一祇有黑暗中地可憐的安慰。感恩或虛榮在人的愛戀裏很甚，致人不得安寧。我們起始能够自由隨便——輕微一偏愛自然就足够了；但我們中很少有未經鼓勵就充分有心真正戀愛的，十個女人中就有九個的，一個婦女表示愛情多過她感覺的。背格累無疑喜歡妳的姊姊；但他不勝過的很喜歡她，假如她不幫助他的話。』

『但是她幫助他，她的天性許可的。假如我能識別她注意他，他也發覺不了必定是個傻子』。

『記著，伊利薩伯，他不知道蔣畧的性癖，如妳一樣

的不知。』

『但是假如一個婦女溺愛男子，不竭力隱藏愛情，他必定發覺的出來。』

『也許他必定，假如她充分看他。但是背格累同蔣畧常會住從不多時在一塊的；他們常在羣人廣衆中彼此相視，在一塊說話也不可能。蔣畧因此每半點鐘都指命他注意。當她一獲得他了，就會利害的發生戀愛。』

『妳計畫的好，』伊利薩伯回答『那末沒問題，祇希望好好的結婚了；假如我決意得到個發財丈夫，或者任何丈夫，我敢說我一定採用其計畫。但蔣畧感覺不了；她不計畫去做的。尙且當她的注意，不到一定程度就不類像的了。她知曉他僅倆星期。她同他在彌爾登跳過四次舞；有早晨在他自己的房子裏看見她，并伴住他吃過四次飯。這樣還不算十分了解他的性格咧。』

『不是妳說的。她唯一同他吃過飯，也許發覺他有好食慾；但妳定要記住有四晚上同在一塊消度——四晚上的愛就很够了呀』。

『是的；四晚上足使他們雙方去考核它的，他們都愛好玩牌；但關於別的特點事，我不宣揚的』。

『好』，加爾蒂說，『我至誠願蔣畧成功；假如她異日嫁給他，我想她有快樂的機會，宛如她有一年的考究了他的性格。結婚快樂完全是機會偶然的事。假如這對伉儷彼此永久知道性癖，或者彼此的性質很類似，那就不會增

進快樂。他們往後漸漸愈不喜歡的苦惱；少知道點男人的缺點同了他度妳的生活倒好點咧』。

『妳使我發笑了，加爾蒂；但那是不大健全完美的啊，妳知道那不完美，妳自己也決不這樣來的。』

背格累先生注意她的妹妹說話。伊利薩伯猜疑自己成爲朋友中有興趣對象，道爾哈起先還不認她美；他在跳舞會上一會注視她，不羨慕的；當第二次相會，他才評判注視她，不久他同他的朋友評判清楚了，她的臉上有好的特徵，甚過他發見她的美麗黑眼睛的表情。不過這樣發見成功了，旁的女子相當的屈辱就催了。他用批評眼光看出她的輪廓完全，力認她的姿態輕盈可喜；不論她態度不是時髦人的，他戲謔說他們的。這些她完全不注意；——他對她是處處令人喜悅的男子，他想不到同住她跳舞很漂亮。

道爾哈先生希望多知曉她，又同住她接談和注意她同別人談話作爲一種步驟。他的行動很引她注意的。那是在威廉路斯家裏大團體人集會時的情形。

『道爾哈甚麼意思？』，她向加爾蒂說，『他傾聽我同克斯爾團長談話』。

『那唯一才是道爾哈能答復的問題啊』。

『但假如他多答復，我定讓他知道我所知曉的。他有譏刺眼睛，我不起首就唐突開玩笑說的，我害怕他。』

道爾哈先生頃刻後挨近她們，雖然不擬談話，路斯女士抗拒她的友向他提說這事，伊利薩伯立刻激動着，轉身

向他說。——

『道爾啥先生，你不想我說的話如現在樣說的非常好嗎？當我惱弗爾斯團長給我們一個彌爾登跳舞會。』

『很有勁兒；跳舞是常使一個女子奮力的事。』

『你難堪我們呀。』

『她頃刻苦腦了，』路斯女士說，『我就要打開樂器，伊利薩伯，妳知道隨住的是甚麼。』

『妳是個很奇怪朋友！——常要我在任何人面前彈琴唱歌！——若我虛榮奏音樂諧和有旋律，妳無價可評，但我不坐在慣聽奏好音樂的人面前。』路斯女士忍耐住又說，『很好；假如是這樣，那是必定的。』又利害的隱視道爾啥先生說，『有句老生常談，人人熟知——涼你的羹湯，要好好呼吹，——我則保存我的呼吸增高我的歌音啊』。

伊利薩伯演奏悅人，雖不極妙，歌唱一兩曲後，她答應請求的人又唱，她奏樂器因她的妹妹瑪麗的熱望而成功的。結果爲家裏平庸之人，勤奮工作而致成就，時常忍不住的表揚住。

瑪麗既無天才也不嗜好，雖然她有虛榮，而是迂腐風範，虛驕態度，損及她之優美。伊利薩伯舒服不動很高興的傾聽住，雖未奏到一半就很好；瑪麗聽到一首長的歌，高興地讚說有蘇格蘭愛爾蘭之樂風，又要求她年幼的妹同路斯女士和兩三個官員一塊連合起在屋裏的一隅跳舞。

道爾哈站來接近她們，悄悄的切齒這樣方式的度夜，衆人譚話完後，他思想襲擊的很甚，以至認威廉路斯先生是他的鄰人，威廉先生當時如此說：

『道爾哈先生，這是青年人怎樣魂銷的愉快！畢竟，沒甚麼比得上跳舞，我視爲跳舞是刷新社會第一要限制的事。』

『的確，先生；那一限制很有利益於刷新世人的社會，——簡直每個野蠻人都能跳舞哦。』

威廉先生祇微笑。『你的朋友演奏可喜的；』他停一會後瞧見背格累參加；又繼續說；——『我不懷疑你精通科學，道爾哈先生。』

『先生，我相信你看見我在彌爾登跳舞吧。』

『是的，的確，看起來令人欣喜。你常在哲姆生的家跳舞嗎？』

『從不，先生。』

『你不想到這地方定會博到普遍的稱贊嗎？』

『我到任何地方決不要人稱讚假如能避免。』

『你有間房子在城裏嗎？我想。』

道爾哈先生俯首。

『我從前想固定在城裏——因我喜歡高尚社會；但我很不感覺倫敦空氣是路斯太太贊成的。』

威廉公爵中止希望回答；他的伴侶也不答復；伊利薩伯那時轉身向着他們，他感動的想做高尚事業，對她懷

出。

『我親愛伊利薩伯女士，妳爲甚不跳舞？——道爾哈先生，你定讓我送這個年青姑娘給你作爲個渴望的舞伴吧。——我相信，你不拒絕跳舞，當如此多的美呈現在你的面前。』她就挪住她的手，給道爾哈先生，道爾哈先生很驚訝的不願接受，她立刻轉身過來很煩擾的對威廉先生說。——

『先生，實在，我一點兒也不打算跳舞。我請求妳不要想我這樣轉移來欲求得個夥伴啊。』

道爾哈急要求恩準攜住她的手；枉然無效，伊利薩伯決定的；威廉先生也不搖動她的意志。

『伊利薩伯，妳跳舞很卓越的，拒絕我快樂的邀妳，殘忍的；雖然紳士討厭愉樂，我相信他不能反對約束我們半時的。』

『道爾哈先生很禮貌呀』伊利薩伯微笑說。

『他實在禮貌；但我認爲是引誘，我親愛伊利薩伯女士，我們不能不詫異他慇懃和婉；——因爲誰是這樣舞伴的對象？』

伊利薩伯彎弓樣瞧住，又轉開了。她謝拒同住紳士跳舞便損害她不了。道爾哈正快意的思想她時，背格累女士先啓口這樣說，——

『我能揣想你幻想的事。』

『我不想』

『你認爲在這樣情形的度很多晚上多麼受不了嗎，一一在這樣的團體啊；實在我以你的意思爲然，我決不很侮弄是非的！尙且乏味事傳聞遐邇；毫無價值，這些半重要的人！我聽你苛評他們吧！』

『妳揣疑全錯了，我告訴妳。我的心境怡然無事，我祇很快興默想住！一雙美麗眼睛在一個漂亮婦女的臉龐上漂送啊。』

背格累女士立刻眼釘住他的臉，渴望他告訴甚麼女子有感動的回想。道爾啥大膽回答，——

『伊利薩伯背納特女士。』

『啊，伊利薩伯背納特女士！』背格累女士重說。『我很驚詫。她這樣的受人寵愛好久了？——請問那時妳才快樂？』

『那恰是我希望妳問的。一個女人的幻想很迅速急流的，由羨慕而跳到戀愛，頃刻又從戀愛而跳到結婚囉。我知道妳希願我快興。』

『然則，假如你嚴重它點，我認爲這事就絕對的解決了。你就有個溫靄的老丈母，實在的；自然她願常同妳在泊布爾呀。』

他很淡然的傾聽住，而她呢卻這樣情形的要求住；他怡然相信伊利薩伯安穩可靠，才智滋長的。

## 第七章

背納特先生的財產幾乎年有兩千的收入，不幸他的女兒是女性不能承其遺產。而付給遠親男子；她們母親的財產，雖生活境況充裕，但亂用花消連他的財產供給她也不够，她的父親有個律師在彌爾登，遺給她四千鎊。

背納特太太有個妹嫁給菲力伯先生，曾是她們父親的書記，並且作事成就了，還有個兄弟安家在倫敦，有系統的一貫地做生意。

郎不爾村莊離彌爾登有一里；年青女郎最便宜路程，她們常在那兒，她們的姑母臣服她們每個星期招誘三四次，并且到牛奶舖去恰過這路。這家裏最年輕倆個克時爾同李弟亞，特別常常注意的；她們心情較她們姊姊更空虛，當其沒有好發現的，就散步到彌爾登去娛樂早晨時光，晚上談心；因此，鄉村的新聞就寂然的，她們常常計畫從姑母那裏學習。現在，她們就供給了新聞和快樂由于到達的軍團；他們滯着全冬的，彌爾登是總部駐屯之區。

她們現在造訪菲力伯太太產出最有趣味新聞。每天加增熟知官員名字和關係。他們宿舍長不秘密的，後來她們



才知道官員們的宿舍不秘密的，菲立伯先生拜訪他們一完了，就開放了他的姪女前所未聞的快樂源泉。她們除了談官員不談別的；同背格爾先住巨產，一提及使她們母親生氣勃勃，在女兒們眼目中看來軍隊是不足取無價值的。

有晨聽了她們吐露了這事，背納特先生冷淡的說一

『從那樣看來，我回想起妳們說話態度，妳們定是鄉下最愚的兩個女孩，我有時還揣疑它，但現時相信了。』

克斯爾困惱住不回答；但李弟亞很淡漠的繼續表示羨慕克頭爾上尉，希望在白天看見他，當他翌晨去倫敦時。

『我詫異，親愛的，』背納特太太說，『你很欣然想自己的孩子傻。我想任何人的孩子，無論如何不像我的。』

『假如我的孩子傻，我也希望常銳敏知覺它。』

『是的，——當其發現愛，她們很聰明的。』

『這是我自己諂說的一點，我們不贊成。我希望我們的意見點點相合，但我相左妳的意見，而想我們兩個年輕女兒非常愚傻。』

『我親愛背納特先生，你必不期望女孩領會她們父母年青時的事兒。當其她們到達我們年紀，我敢說她們再不想官員咧。我記得我喜歡一件紅外衣很好——實在，我此刻還記憶在心裏咧；假如一個標緻上尉，年有五六千入款，一定需要我的女孩，我不向他說不肯的；我想弗爾斯上尉第二晚上在威廉先生的軍團裏，看來很相宜可悅的。』

『瑪瑪』，李第亞嚷着，『我的姑母說弗爾斯上尉同克頭兒上尉不常到瓦士桶女士的家去，姑母現在瞧見他們常佔在克拿客的圖書館。』

背納特的回答被僕人進來挈一張請帖給背納特女士阻斷了；那是從雷斯裴納來的，僕人候回復。背納特太太的眼睛閃耀住欣喜，急忙叫出，而她的女兒又唸，——

『唯，蔣畧，誰來的？關於的甚麼？說的甚麼？唯，蔣畧快點告訴我們；快點，我的愛。』

『背格累女士來的，』蔣畧說，於是高聲讀。

『我親愛的友，

『假如妳今天不同情同路斯和我吃午飯，我怕我們彼此增恨其他生活；而倆個婦女之間會終日喋喋不休，結果未免不爭論。妳接到請帖快點來吧，我的哥哥與紳士同官員吃午飯的，——妳的永久的，『克納林背格累。』

『同官員們呀！』李第亞嚷住，『我詫異我姑母不告訴我那事。』

『出外吃飯』，背納特太太說，『不幸運的。』

『我能有車坐嗎』？蔣畧說。

『沒有，親愛的，妳騎馬去好點，因為天像下雨；並且妳必定逗留終宵的。』

『那一定是妙策』，伊利薩伯說，『假如妳相信他們不送她回家。』

『啊！紳士坐背格累的車子去彌爾登；漢爾時還沒有

馬騎去的呢。』

『我寧坐車去。』

『但是，我親愛的，妳的父親不空閒馬的，我相信。田莊裏要馬的，背納特先生，是不是呢？』

『常常須要在田莊裏，所以我要牠們的。』

『假如今天你要牠們，』伊利薩伯說，『而我母親的意思是要答應的。』

她後來強求她父親承認雇用馬。蔣畧因此騎馬而去，她母親很欣喜天氣不好的象徵住，侍候她到門口。她的希望算答應了；蔣畧去不久天下大雨。她的妹妹都爲她不安，但她母親喜歡，雨繼續通宵下住未停；蔣畧一定不能轉來了。

『這是我僥倖理想的，實在！』背納特太太屢次的說，宛如雨是因她下的。到第二晨，她不注意她計畫的快樂。早飯剛過，有個僕人從雷斯斐納來帶封短扎給伊利薩伯：

『我親愛李惹，

『我今晨很不舒服，我揣想是歸咎於我昨天受了濕，我的好友直到我好了不要我回家。他們固執我見安先生——不要驚恐，妳聞聽了他來這兒——且不要期望我喉痛頭痛啊，我沒有甚事的——好的，某某。』

『唯，親愛的，』背納特先生說，當伊利薩伯高聲誦讀時，『假如妳的女兒的病危險了，若死了，妳知道了可以安隈嗎？在妳命令之下指示去追逐背格累先生。』

『啊！我不怕她死，人不得死於一點微小感冒的。她會好好當心的。她逗留那裏許久，全是很好的。若我有了車子，我定去看她。』

伊利薩伯，真正感覺焦慮，決定去她那裏，雖然無車子，並當地沒馬夫也可以安步當車走路去。她說決意去的。

『好怎這樣傻』，她的母親說，『想想這樣事，很卑鄙的！妳去看不適當的。』

『我很適宜去看蔣畧——我硬要去的。』

『李惹，這是向我暗示』她父親說，『遣派馬嗎？』

『不是，的確我不願避免走路，這個距離不算甚麼，當其有了動機；僅三里路。吃午飯時，我就回來了。』

『我美佩妳的行爲活潑，』瑪麗說，『但感情的襲擊是被理智領導的，我意以爲告奮勇是適合須要的吧』

『我們都同住妳去彌爾登吧，』克時爾同李弟亞說。伊利薩伯接受伴侶，三個年輕的姑娘一同出發去。

『假如我們走快點，』李弟亞說，當她們走住時『或許我們可以知道克頭兒上尉些事情在他走之前。』

『她們在彌爾登分開；兩個最年輕的姑娘從事鋪理官員底妻子的宿舍，伊利薩伯繼續單獨走，疾步穿過一田野又一田野，跳過欄柵，又輕佻跳過小塘，最後進房子裏了，筋肉疲乏，襪子污穢了，臉上溫度漲住。

伊利薩伯被導入早飯廳裏，除了蔣畧而外人人都聚集在那裏，她的容貌現露不少驚訝。白天很早的，她就在污

濁氣候裏走路，漢爾斯太太與背格累女士幾不信任；伊利薩伯相信她們輕視的。然而，她被她們很禮貌迎接住；她們哥哥態態很斯文；有好性情和仁慈的。道爾哈很少說話，漢爾斯先生完全不說話。道爾哈欣美她的面龐鍛鍊的光明，懷疑她很遠的單獨來，漢爾斯先生祇想住早飯。

伊利薩伯詢問她的姊，答復的很不利。她的姊姊背納特女士睡住不安，起來也很發昏的又不安離開了房子。伊利薩伯高興地即携住她；蔣畧給伊利薩伯的信渴望來拜看唯一約束住恐怕她驚恐不相宜的，她不相當的多談話；當其背格累女士讓她們在一塊，她除了說表示感恩善意外無甚多說。伊利薩伯靜悄悄服伺住她。

當早飯吃了，她們爲這兩姊妹參加住；伊利薩伯喜歡她們，當她看了她們表示很有感情掛念蔣畧。醫生來了，泰然診視病，揣測的說，她得了劇烈感冒，她們竭力望好；告訴她回到床上，開給她幾張藥單。隨住迅速的吩咐了，昏眩的病徵又增加，頭也實在痛了。伊利薩伯在屋子安靜不了一時，旁的女子也沒走；紳士一出去，她們實在沒有旁的法子可行。

當鐘敲三點，伊利薩伯感覺定要走；又不願如此說。背格累女士給她的車子，迫她接受，蔣畧表示同她分別的關係，背格累女士就堅留住她不讓走，吩咐車子停在雷斯斐納。伊利薩伯很感謝的同意，派遣僕人往郎不爾通知家人說她逗留住，并囑帶來穿用衣服。

## 第 八 章

五點鐘時兩個小姐穿住衣服，六點半過，伊利薩伯被招吃午飯。很客氣的請進去，她高興的知道背格累先生優越的掛慮，她不能不答謝。蔣畧很不好的。幾個妹妹聽了，重說數次，她們很憂傷她如何得了不好感冒，她們極不喜歡病了，憂心之餘不再想這事。她們黯然向住蔣畧，當其伊利薩伯很不高興，不在她們面前時。

她們哥哥是這羣人中最關心的。他憂愁蔣畧；是確實的，他最喜歡看照她，她們阻制伊利薩伯感覺她是不邀而入的闖入者，當她以爲旁人說她時，她除了他不大注意人。背格累女士爲道爾哈先生估，有，她的姊姊非如是；漢爾斯先生坐在伊利薩伯旁邊，他是個游手好閑人，生來唯一吃，喝，玩牌；當他發見她挑出平扁碟子盛住肉醬，不向她說話的。

午飯吃過，伊利薩伯回到蔣畧那裏，背格累女士詬罵她，她立刻走出屋子。她的態度很不好，參雜住驕傲和無禮；她不說話，沒姿態，沒興趣，沒美麗的。漢爾斯太太也同樣想住的說一

『總之，背格累女士沒甚稱揚伊利薩伯的，她祇是個

傑出步行者，我決忘不掉她今晨模樣。她真正似乎野。』

『她實在野，洛唵亞。我幾乎遮不了我的容貌，要不客氣了。她來全無聊啊！爲甚麼她徬徨鄉村，因她的姊姊得了感冒嗎？她的頭髮，很不整齊，很蓬亂的啊！』。

『是的，她的寵愛大衣；我希望妳看着她愛的大衣，泥污了六吋厚，外衣放來藏住不敢穿。

『妳形容的很正確，洛唵亞。』背格累說；『但我未看見。我想伊利薩伯背納特女士她今晨來到屋子似乎特別漂亮，她的齷齪寵愛大衣避開了我的注視。』

『道爾唵先生我相信你看見她，』背格累女士說；『你便不願去看你的妹妹那樣賽奇的呵。』

『她一定不那樣賽奇的。』

『走了三四五里路，或者走了多的路，筋肉上會泥污的，並且孤單寂寞啦！她以爲怎樣呢？那似乎對我表示一種可鄙的獨立不羣，最鄉鎮化的淡漠力循規蹈距的。』

『表示愛她的姊姊倒很可喜的。』背格累說。

『我害怕，道爾唵先生。』背格累女士半耳語的說，『這些格外觸動你羨慕她美麗秋波吧。』

『不完全，』他回答。『牠們鍛鍊的光亮了。』隨住這話停了一會，漢爾斯太太又說——

『我極注意蔣累，她真是個溫柔女孩，我竭誠願望她安頓的好。但是她有了父親母親，同低賤親戚，我怕沒機會吧。』

『我聽見妳說過她的姑父是彌爾登的辯護士嗎？』

『是的；她們還有另外一個居住接近在切浦時都城咧』。

『是都城啊』她的妹妹又說，她們雙方都熱烈的笑了。

『假如她們有很多姑父充斥切浦時全城，』背格累嚷住說，『她們一定喜悅的很。』

『但是那就會減少世上許多結婚人的機會囉，』道爾啥回答。

背格累沒答這話；他的幾個妹妹熱誠的同意，並且縱容不在乎親愛朋友鄙賤蔣略伊利薩伯們的親戚。

她們很嬌柔的重離開飯廳，彌滿蔣畧的屋子，同她坐了直到被招喝咖啡時，蔣畧仍很可憐不好的。伊利薩伯不讓她走動，直遲到晚上，痛快的瞧着她熟睡了，她才格外快樂下樓去，進了飯廳找見全體人玩牌，立刻請她參加；但是揣想他們打的大，她就避之一刻了，求她的妹原諒說她自己拏本書來消遣。漢爾斯先生詫異的注視她。

『妳願讀書還打打牌嗎，』漢爾斯說；『那很簡單』

『伊利薩伯背納特女士，』背格累女士說，『輕視牌的，她是個偉大讀書人，不喜歡旁的任何事呀。』

『我既不值的讚美，也不值貶責，』伊利薩伯嚷住，『我不是個偉大讀書人，我高興很多事情呀。』

『看護妳的姊姊，我相信有樂趣，』背格累說；『我希望她不久好起來。』



『伊利薩伯竭誠感謝她，走向一張桌子去，上面置放幾本書。他立刻給她格外的——所有他的圖書供給的書』。

『我願意爲妳謀利益與自己名望起見收集很多書；但我是個懶人，我沒有很多，祇有多於我研究的。』

伊利薩伯告訴他謂她在這屋子很適合伴住些書的。

『我詫異，』背格累女士說『我父親遺留很少集子書。你有怎麼個可喜圖書館在泊布爾呀！道爾啥先生。』

『應該很好，』他答復，『經過很多時紀的工作收藏的。』

『你常增添很多書籍，你常常買書』！

『近日我不得不疏忽家庭圖書館的』。

『疏忽！我相信你不，書能增加高貴地方的美，喬治，當你建房子，我願它有一半像泊布爾的可喜』。

『我願可以的』。

『但我真正忠告你，以泊布爾爲一種模範購置在鄰居，在英國沒有個再如第不斯爾再漂亮的鄉村了』。

『我竭誠願買泊布爾，若道爾啥賣牠』。

『我談的話可能，喬治』。

『說實話，喬治，我想購置泊布爾較做造還成』。

伊利薩伯很注意他們說的話，拏起很多書，不大注意的，放在一邊，立刻走近牌桌子，站在背格累先生與他年長妹妹中間瞧住玩牌。

『道爾啥女士春天後長的很嗎』？背格累女士說；

『她將來像我樣高嗎？』

『我想她將要的，她現刻大約有伊利薩伯女士的高，或者還較高點』。

『我老看住她！我從未遇過任何人被我喜歡的很。如此外貌態度，和很相配年紀，她拉奏洋琴還極妙』。

『那令我驚詫的』背爾累先生說，『年輕女子能忍耐成功像她們樣』。

『年輕女子都會成功的！我親愛喬治，你以為怎樣？』

『是的，她們儘都，我想。油漆的桌子，蓋住綉紋網網。我不知道誰不能做這。我也相信從沒有聽見個年輕女子第一次談話，沒有啓迪過，她就很成功的』。

『你喜歡廣大的成就。』道爾啥說，『很有道理的。這話用之於婦人羅網一個皮夾或錢包很成功的，但我不贊成你普遍的重視女子。我不誇講我認識中的半打多的女子，是整個的真正成功了』。

『我也不成的，我相信』，背格累女士說。

『那末，』伊利薩伯說，『妳必定很理想有一個婦人成功的』。

『是的，我很理想到』。

『啊！一定，』道爾啥忠誠扶助人嚷住『沒有一個人能真正支持成功，若不很超越的。一個婦人必有透徹音樂的，唱歌的，繪畫的，跳舞的同摩登語言的智識，實在名符其實。除此之外，她必定還要得到走路的神情和態度，

說話的聲調，演說和表達，即當不全成也能相符一半』。

『伊利薩伯必定得到的，』道爾哈又說，『尚且還增其附屬的事情，多多念書以啓發其心志。』

『我不再驚訝你知道「唯一」有六個婦女成功。我現寧願詫異你知道任何人。』

妳太性嚴了，懷疑這嗎？

『我從未見過這樣個婦女。我從未看見這樣才能，嗜好，專心，秀雅的，如你形容的一致。』

漢爾斯太太同背格累女士叫說住她懷疑的不對，又反對他們知道很多婦人答復這樣的形容的話，漢爾斯先生又怨訴他們不留心的談話。一切答復的話因此終結，伊利薩伯頃刻離開屋子。

『伊利薩伯背納特。』背格累女士說，當門關了她時，『是個年輕女子中的一個給異性的人推薦稱讚的；我敢說同住很多男子很成功的。但是，我的意思以爲那是可憐詭計，很低賤方法。』

『確實的，』道爾斯回答，『這些話大半說過的，所有一切方法，女子們有時自卑迷魂的去採用的。然而牠是無價值的，卑賤的。』

背格累女士很不滿意這答復，繼續說這事。

伊利薩伯參加說她的姊姊更見不好，她不能離開。背格累催派君翁先生立刻出發；他的妹妹說鄉裏沒有事務，推舉乘特別快車去城裏延請最出名醫生。這話蔣畧不聽的

，但也願採用她們哥哥的提議；提議解決了，君翁先生早晨動身去，背納特女士定是很不好的。背格累很不安的；他的妹些說她們憂傷，慰其命薄，在吃飯後奏一二曲，而背格累呢很不安，無甚以減輕其感情的痛苦，祇有命令女管家留意服伺得病小姐和她的妹妹伊利薩伯。

## 第九章

伊利薩伯在她的姊姊屋裏度過大半夜，早晨很快樂的送復信給詢問的人，是她很早的由一個女僕拿給背格累先生的信。以後有時接到伺候過她的姊姊漂亮的女子來的信。她求送一封短札到郎不爾去，渴望她母親去看蔣畧，由她老人自己判斷她的病況。信立刻送出，內容是速即允如所請。背納特太太伴住兩個年輕女子在家裏早飯後到了雷斯斐納。

背納特太太看蔣畧儼若在危險中，她曾經很悲傷；但看見了她的病不驚怕了，她不願立即恢復，她的健康要恢復須得從雷斯斐納遷移。所以她聽她的女兒建議，帶回家去。同時也無藥師到來，想回去倒對的。同了蔣畧坐一會後，背格略女士出來邀請，母親同三個女兒配住進了飯廳。

背格累很希望的會遇見她們，背納特太太沒發見背納特女士比她期望的更不好。

『實在，先生，移動她是很不好的。君翁先生說過我們不要移動她。我們必定要輕犯你的美意一點兒。』她答復。

『移動！』背格累嚷住，『不想的，我的妹妹不讓她遷移的，我相信。』

『妳信任吧，太太，』背格累女士冷漠客氣的說，『我們很關照背納特女士，她就同住我們吧。』

背納特太太很答謝的。

『我相信，』她又說，『假如不是這樣好朋友，我不知道她成什麼樣，因為她實在很病的，并且極其劇痛，會極端忍耐住，忍耐是她的常常法子沒有例外的，她有最溫藹性情。我常告訴我的另外女孩，她們對她沒甚麼關心的。你有間可愛屋子在這裏，背格累先生，并且有美景遍於石礫路上。我不知道這鄉村地方相等於雷斯斐納否。你不要放棄這地方，我希你短期租住吧。』

『無論如何立刻即租出，』他答應；『假如我決定放棄雷斯斐納，五分鐘內我就走的。然而現在我定居在這裏。』

『恰是我揣想你的，』伊利薩伯說。

『妳起先知道我嗎？』他轉向她嚷住。

『啊！是的——我完全知道你。』

『我願意你這說的當爲讚美；但我害怕的可憐。』

『那是的。我不須要深沉，令人難解少尊重的性情，如你的樣不須的。』

『李惹，』她的母親叫，『妳要記住妳在那裏，不要粗野態度的滔滔而談，開玩笑呀，妳是在家裏就要受痛苦。』

『以前我還不曉得，』背格累立刻繼續說，『伊利薩伯是個有品性的讀書人。必定樂於讀書的吧。』

『是的，但是粗野性情最有趣，至少有益的。』

『鄉村，』道爾哈說，『大概能供給很少題目來研讀。妳可要移到鄉間鄰居的一個有限定不變更的社團啊。』

『但是，人們變化得利害，祇要有些新奇的事他們就永久說住的。』

『是的，實在，』背納特太太嚷住，背格累提說鄉村的鄰居觸犯住她了。『我告訴，你有很多鄉村的事就如在城頭樣的咧。』

個個都驚訝，道爾哈凝視她一下，悄然轉開。背納特太太幻想住獲得了他的完全勝利，繼續歡快的說住。

『我不知道倫敦有很大超過鄉間的利益事情。說實話除了店舖和公共場所沒甚的。鄉村是有大衆的快樂人，是不是？背格累先生。』

『當我在鄉村時，』他回答『我不願離開；當我在城裏也是同樣，不願離開，牠們各有其益處，我在倆處同樣

的快樂。』

『啊——因為你有正當性癖。但是那個紳士呢，』注視道爾哈，『似乎思索鄉村全沒甚麼的吧。』

『實在，瑪瑪，妳錯了，』伊利薩伯，羞紅了他母親的說，『妳錯誤道爾哈先生了，他以爲沒各種形形色色的人民在鄉村會遇見如城裏樣的，妳定承認是真的吧』。

『一定，我親愛的，沒有人說有的；但是在這鄰居不會遇住很多人，我相信大點的鄰居很少。我知道我們同住四五個家人吃過飯的。』

伊利薩伯談論及甚麼都能使背格累歛容。他的妹妹不大漂亮，她的秋波直向住道爾哈先生表示微笑。伊利薩伯說些事來轉變她母親的思想，問她自她走了後也許加爾蒂路斯在郎不爾吧。

『是的，她昨天訪過她父親，威廉公爵是怎樣個和藹男子，背格累先生——他是嗎？很時髦的人！很高尙安逸的！——他時常向人說，——「那是」我理想的好教育所致；人們幻想自己很重要，決不開口，說自己有錯誤的事啊』。

『加爾蒂同妳吃過飯嗎？』

『沒有，她因要回家，我們想她要三個細饅首。老實說，背格累先生，我時常看管僕人做她們工作；我的女兒長大不同的。但是人人評判她們，路斯是個很好的女孩，我告訴你，她們不漂亮會可憐的！我想加爾蒂很直爽樸素——她是我們特別的朋友。』

『路斯似乎是個很快活年輕婦女，』背格累說。

『啊！親愛的，是的；——但是你必定承認她是很爽直的。路斯太太常如此說，還嫉妒我蔣畧的美，我不喜歡誇講自己的孩子，但相信蔣畧——是個罕見的很好相貌人，人人都說的，我不信自己偏愛，她在十五歲時，會有個在我加爾丁弟弟城裏的紳士同她戀愛的很，以至我的弟婦相信他獻意給她，在我們走之前。但是他無論如何不的。也許他想她太年青，然而他寫了幾項詩給她，是很美的。』

『這樣就終結了他的愛情，』伊利薩伯性急的說。『我想猜，有很多人以同樣法子克服愛的，我詫異人們首先發現詩的效力推進戀愛！』

『我視爲詩是戀愛的滋養品，』道爾哈說。

『那可以是美的，強的，健全的愛。每樣都可以滋養強壯！但假如祇是輕微的傾心，我就辯服一首好的十四行詩就整個的困住了愛。』

道爾哈微笑；停息一會，伊利薩伯戰慄又怕她母親再暴露。她想說說，但沒有想現的；片時沉默後，背納特太太申說感謝背格累先生對蔣畧的仁愛，又道歉李惹煩擾了他。背格累先生很樸實客氣答復，迫他的妹妹也同樣的客氣說。伊利薩伯行的事的確不體面光榮，但背納特太太滿意，頃刻後命備車子走。在車子上，倆個最年輕女兒讓她坐在前面。倆個女孩彼此密談整個一切造訪的事，結果倆個年輕女孩譴責背格累先生答允初來到鄉村就在雷斯斐納



開跳舞會。

李弟亞是個強健，長成十五歲的女孩，有漂亮的臉子，好性情的外貌；她的母親是慈惠的，她的愛情早年就使她公開不在乎。她有高尚人的精神，有種生來的自決，官員們都注意的，她的姑父裏的吃飯的人，讚說她態度自若，可確信的。所以她相當的向背格累先生提說跳舞的事，他就猝然答諾。她又說假如他不答應那是最羞恥的事。他回答這突然攻擊的話，她的母親聽之可喜——

『我告訴妳，我欣喜守約的；當妳的姊姊復原了，假如妳喜歡，妳就指名每天跳舞。若妳不願跳，她要病的？』

李弟亞說滿意。『啊！是的——那很好等到蔣畧好了，那時最喜歡的克頭兒上尉又在彌爾登了。並且當其你開跳舞會時，』她又說，『我要堅持他們再來一個。我將告訴弗爾斯上尉若他不跳舞是羞恥的。』

背納特太太同她的女兒當時分別了後，伊利薩伯立即轉到蔣畧的來，離却她自己與親感的行動來評說兩個女子和道爾哈先生；無論如何蔣畧不同住她譴責他們，不論背格累女士美麗秋波的雅謔滑稽住。

## 第 十 章

今天過去的快就如已過的昨天。漢爾斯太太同背格累女士和住病人消磨早晨，病人漸漸的好；晚間伊利薩伯在客廳裏參加住她們團體。然而牌桌發見不了打不成牌。道爾哈先生正在寫信，背格累女士挨近他坐，看他寫信，並且又以他的姊姊的消息來分心他注意。後來，漢爾斯先生同背格累先生打牌，漢爾斯太太瞧着。

伊利薩伯拿起針線工作做，很愉快的在道爾哈與他伴侶間消度過去。伊利薩伯老稱讚住他的筆法，或項數的整齊全信的長度，均讚美不置的，形成一幅玲瓏新奇的談話，恰是她的意見。

『道爾哈女士接此信多麼歡喜呀！』

他不答復

『你寫的非常迅速。』

『妳錯了。我寫的格外慢。』

『你一年中寫好多信件！商務信件，我想如何麻煩！』

『僥倖，牠們都失却我的運氣，代替給了與妳們寫。』

』

『請告訴你的妹妹我許久就要去看她。』

『我已告訴過她，妳願望的。』

『我怕你不喜歡你寫的。讓我替你改正吧。我改的筆

明顯的好呢。』

『謝謝妳，——我時常自己修改。』

『你怎樣計畫的寫？』

他默然了。

『告訴你的妹妹說我喜歡她彈琴有進步；要求她知道我很消魂樂於她的美麗小小覆桌子的圖畫，我想無限的優於格南斯女士的畫。』

『妳讓我再寫信說妳消魂的樂嗎？此刻我沒機會寫牠們的。』

『啊！那沒有關係，我將在正月看見她了。常寫這樣漂亮艷人長信給她？道爾啥先生。』

『大概長的，抑或是常艷人的信，非我所斷定的了。』

『那是我的慣例，一個人能寫封長信容易，寫不壞的。』

『道爾啥不願寫信問候的，克納林。』她的哥哥嚷住——『因為他不容易寫信，他太過於研究斟酌四個音節的字了。你不吧？道爾啥先生。』

『我書信的形式很不同你的。』

『啊！』背格累女士嚷住，『喬治寫信最漠不輕心的。拋棄一半的字，又塗污其餘的。』

『我的理想流動的很快，以至我沒時表示的了——有時我的信全沒表達意思就給我的通信人。』

『背格累先生，你謙遜，』伊利薩伯說，『不會受責備吧。』

『沒甚麼，』道爾哈說，『勝於謙遜的欺騙的表示還甚，那是常常疏忽的意見並且有時是直接的誇講。』

『那兩者你都是稱我的特別的誠實底誇講嗎？』

『直接的誇講；因為你真正誇講你寫的信的缺點，你視爲是思想疾行疏忽的結果，若不計及，至少想是很有興趣的。迅速的做任何事，常爲物主獎勵的，並且他常不注意其做的完全。你今早告訴背納特太太，假如你放棄雷斯斐納，五分鐘內你就要走。你以爲是種頌詞的漂亮話，稱揚自己——還很可以慌張頌揚擺開未做完全的事務，那于你自己或旁的人都沒真正益利吧？』

『不是，』背格累嚷住，『早上說過的一切傻話在晚上還很記的呢。說實話，我相信我所說的是真的，我這時也相信。同時我不會臆斷針的性質祇有在女人的面前誇耀的呢。』

『我敢說你相信的；』但是我決不相信你很快的就走。你的行動依靠機會，我知道的；並且，假如當你騎馬時，朋友就說，背格累，你滯到下星期好點，你也許的，你也許不走——換言之，也許停留一月。』

『你已給證明了。』伊利薩伯嚷住，『背格累先生判斷不了他自己的性質。你現在誇耀他勝過他自己誇講的。』

『我很喜悅，』背格累說，『我的朋友稱讚說我的性質溫柔啊。但我怕你轉變，紳士的人決不願爲之吧；他想

我過于的好，我會坦白的否認，立刻就騎馬走的。』

『道爾啥先生視爲你生來就浮躁，難治你的固執嗎？』

『說實話，這我到解釋不了；道爾啥自己才說的了』。

『你希望我解釋意見，我決不承認。根據你陳說的情形，你記的背納特女士這個朋友渴望他轉來，他就信從延擱他的計劃很適當的吧』。

『欣然屈服——信從朋友，不報償你的』。

『屈服的了解雙方也不恭維你的。』

『道爾啥先生，你發現我沒甚影響于友誼和愛情。懇求者常使人欣然屈服要求，不等候有理的駁評就屈服的。我不特別的說這些情形，當你已揣想到關於背格累先生的事。或許，我們等到這些情形發生後才討論他的任意的行爲，但大概普通朋友與朋友間的情形，他們中有個渴望其第二者變更解決的，你想那人有這樣的渴望是壞嗎？不須辯駁的嗎？』

『以前我們討論過這事。對於這些請求的事願格外重要的相關，和保持團體間親密程度？』

『決不的』，背格累嚷住『讓我們聽聽特別的事吧，不要忘却她們比較的身材同高度；因爲那在這辯論中很重要的，背納特女士妳注意牠吧。我告訴妳，假如道爾啥長的與我不一樣高，我不服從他一半的。反之他與我一樣高

個兒，才服從他的。我說我不知道道爾啥在特別的地方，同特別時機的可怕的意想；尤其是星期晚上在他自己房子裏，當他沒事兒做時。』

道爾啥微笑；但伊利薩伯辨別他格外的激怒，因此她約束住笑。背格累女士熱烈憤怒道爾啥同了她哥哥無意思的談這樣話。

『我知道你的意思，背格累，』他的友道爾啥說。——『你不喜歡辯論，緘默這些事的。』

『或許我緘默。辯論過激像紛爭，假如你同背納特女士延遲着直到我走出屋子，我很感謝；那末你高興我的吧。』

『你要求的』伊利薩伯說，『于我這方面沒犧牲；道爾啥你寫完信好點。』

道爾啥受她忠告了，完備了他的信。

當其事情做完了，他們利用背格累女士和伊利薩伯睨玩音樂。背格累女士敏活的走到洋琴那裏，謙遜要求伊利薩伯指導方法，另外的方法，就很謙和誠懇拒絕了，伊利薩伯自己坐住。

漢爾斯太太同她的妹唱歌，她們如此進行住，伊利薩伯不禁瞧住，移動音樂書來放在樂器上，道爾啥的眼睛老是凝視她。她揣想不了她能是偉大人的美慕的對象；他注視她，而不厭憎她，很奇怪的。她最後想像他注意她因為關於她的有些錯誤可責的事情，據他正當理想來異於在

場的別人地。這揣想苦不了她的，她不大喜歡他，也不注意他的嘉許。

唱了幾曲意大利歌後，背格累女士變更唱奇艷的有蘇格蘭之風的歌；傾刻後道爾啥先生接近伊利薩伯對她說

『背納特女士，你不感覺很大嗜好？去捉住跳舞機會』

她微笑，不答復。他驚訝她不答應又申問。

『啊！』她說，『我以前聽見你說過，但我不能立即答復。你要我說是，也許你高興輕視我嗜好；但我常喜歡推動這些好計策；預想的騙人。所以，我決定告訴你，我真不須跳舞——現在輕視我吧，假如你敢。』

『實在我不敢。』

伊利薩伯期望格外的冒犯他，驚嚇他的勇敢；但她的態度溫順滑稽，冒犯人困難的；道爾啥從不這樣被婦女迷魂如被她迷一樣。他真正相信，她的結合要不卑賤，他一定有點兒危險。

背格累女士知道或揣測都很嫉妬的；并且她極焦愁住她的親愛朋友蔣畧恢復健康來幫助以避丟伊利薩伯。

她常激怒道爾啥不喜歡她的客，又說他揣想的婚姻同計畫他的聯親快樂。

『我希望，』她說，當他們第二天一塊在叢樹裏散步時，『你給你岳母點暗示，舉行渴望的事情，讓她默口不

說；假如你得達目的，能醫治的了年輕女孩追逐官員，——並且，我還說是很漂亮事，我也努力的約束其近於幻想唐突的小事，那是你的夫人行的一些小事。』

『妳還有旁的建議我家裏快樂事嗎？』

『啊！有的。——讓你的姑母與姑父的肖像陳置在泊布爾的展覽室。其次讓你的偉大姑父去批評。你知道，他們有同一職業，祇是不同系統。至於你的伊利薩伯畫，你必定要陳列，畫家能以美眼正賞的？』

『那的確容易，表達，牠們除了顏色，輪廓，同腿，都是畫的很明顯的漂亮。』

那時他們走到另一條路碰住漢爾斯太太同伊利薩伯

。

『我不知道妳們打算散步呢』背格累女士很煩擾怕她們聽見的說。

『你們很怪的利用我們，』漢爾斯太太回答，『走開不要告訴我們說你們出來。』

於是解開道爾啥的手臂了。讓伊利薩伯自己去散步。恰走三步，道爾啥感覺她們無禮，立刻說——我們走路不野的，我們很好的走進樹蔭路的。伊利薩伯不趨向同住她們滯住，大笑的回答，——

『不，不；你們停留住吧。你們是和順可愛的一羣，非常好的呀。這景色簡直讓第四者殺了啊，那是有趣味的啊，再見吧。』



伊利薩伯於是快興的跑開，當他們周圍徘徊住時，她希望一兩天內在家裏了。蔣畧已經很恢復，那晚上有幾時離開過屋子了。

## 第 十 一 章

當其午飯後幾個小姐又走動。伊利薩伯跑到她的姊姊裏去，看她好好珍攝寒冷，伺候她入客廳，她被她的兩個朋友高興迎接住，伊利薩伯從不見住她們很悅意快樂如紳士在她們面前樣，她們說話值得注意的，她們說遊藝演的很正確，幽默的叙說逸事，又訕笑她們的快樂。

當紳士進來時，蔣畧不再是第一個對象了；背格累女士眼睛立刻轉向道爾哈，向他說話，他前進幾步。他很客氣問候背納特女士；漢爾斯先生使她輕輕一鞠躬，他又說『很高興』；但背格累的敬禮停止了。他極其高興的注意住，首先半點鐘耗在燃火，因怕她換屋子苦痛的緣故；他願她移到有火爐一邊去，她離門口也遠點了。他坐在她側旁，難的向旁人說話，伊利薩伯在對角兒做工，很喜歡的熬着。

茶吃過後，漢爾斯先生提醒在牌桌子的他的小姨子一枉然不成。伊利薩伯私自了解道爾斯先生不願打牌；漢爾斯先生傾刻拋棄請求，告訴他沒有人打算玩牌的，全體對這事沉默無聲，似乎是她判斷了樣的，漢爾斯先生沒事可做，找了個沙發去躺下，道爾啥手拏本書；背格累女士同樣做，漢爾斯太太玩耍她的手釧和戒指，時而參加住她的弟弟同背納特女士說話。

背格累女士很注意的瞧住道爾啥先生看書，當其她自己讀時；她老是發問，或注視他的篇頁。她無論如何同不了他談話；他祇答復所問的，又繼續讀下去，後來，他以這樣取樂，她很乾燥乏趣；她又挑他的第二本書，她大大的啊欠一下說，『這樣兒的消磨晚上好快樂呀！我說尤其沒甚麼像念書樣很樂！一個人以一本書就可束縛任何事！——當我自己有間房子，若沒有漂亮圖書館怪可憐的。』

沒人答之，她又打啊欠，把書丟在一邊，她的眼睛周圍賭看屋子以求愉樂，當她聽見她哥哥向背納特女士提說跳舞會，她立即轉向他說——

『喬治，你真正老想在雷斯斐納來個跳舞？——我忠告你，你決定之前，要同現在團體商量願意；我不要我們中的人跳舞弄錯了受責罰不快樂的。』

『妳意道爾啥，』她的哥嚷住，『他去睡了嗎，開跳之前他就挑選了——這跳舞會，佈置好了；林肯兒立刻就跳轉來像羅盤樣轉，我也要繞着我的牌轉。』

『我極喜歡跳舞，』她答『也許他們的姿態跳的不同；但在平常舞會裏有些事麻煩的。相信很合理的說話代替跳舞，成爲白天的慣例。』

『很合理的，我親愛克納林，我敢說，但是不大像開跳舞會的。』

背格累女士不答復，傾刻起來徘徊在屋子，她的姿態漂亮，走路很好；——但道爾啥，對她的目的，不斷的努力住，她感覺失望，很奮力的轉向伊利薩伯說——

『伊利薩伯背納特女士，讓我勸妳步塵我的例子，繞住屋子轉轉，——我告訴妳，在久坐之後，要轉一轉很快爽的』。

伊利薩伯驚訝，但立即贊成。背格累女士以她的文雅，不少成功的對象；道爾啥仰視住。他提醒住新奇的注意。伊利薩伯不自覺的關了書，他直接被延請參加她們團體，但他謝拒了，祇說住想像她們選擇的一塊在屋裏走來走去有兩個動機，他參加她們會抵觸的。他甚麼意思？伊利薩伯知道他的甚麼意思嗎——背格累女士又問問伊利薩伯完全了解他嗎？

『不完全，』她回答；『但相信，他的意思難堪我們的，我們最相信他會失望求不了甚麼』。

背格累女士不容道爾啥失望，要求釋解他說的兩個動機。

『我不些微反對解釋』。他說，立刻她讓他說。『妳

們採選這樣方式度夜，討論秘密事情妳們彼此堅信的，或者妳們自覺妳們走路的姿態有很大益處；——假如。第一，我全在你們的計策裏，其次，當我坐在火旁時我很羨慕妳們的。』

『哦！討厭！』背格累女士嚷住。『我從未聽過這樣可惡事。我們要如何責罰他這樣說話啊？』

『不容易，假如妳有這樣傾向』伊利薩伯說。『我們發誓互相責罰吧。羞他——訕笑他，——當成妳的知己，妳要知道如何的去羞去訕笑他啊。』

『但是我說實話我「不」的。我告訴妳我的知己不教我「那樣」的。那是擾煩沉靜性情和鎮定心情的事！不——我不感覺他挑惹我們的。至于我們對笑者，不要暴露自己，若妳喜歡無事而笑的話。道爾哈先生倒可以自己寬懷不在意的』。

『道爾哈先生不是被訕笑的！』伊利薩伯叫說。『那不是平常有益的事，我希望牠老是無益的事，因為那給我失去了很多相知人。我愛大笑』。

『背格累女士，』他說，『我很信任的。頂聰敏頂好人——不，頂聰敏頂好的行動——可以使人發笑的，人生的第一個目的就是個玩笑』。

『的確，』伊利薩伯回答一『有如此的人，但我希望我不是「他們」中的。我希望我不滑稽，不論聰明或好。愚癡和無腳，怪想同自相矛盾，傾向我的，我自己還隨時

訕笑牠們，——但是我揣想這些是別緻，你沒有的。』

『或者那是任何人不能的。但我常研究我的生活去避免弱點，暴露強烈的了解去滑稽』。

『這樣就像虛榮驕傲啊。』

『是的，虛榮的確是缺點。但驕傲——是心想優越，常在規則之下的』。

伊利薩伯轉身藏着微笑。

『妳試驗道爾啥了，我揣想，』背格累女士說；『請問結果怎樣』？

『我很信服道爾啥先生沒缺點。他自己沒恥辱的。』

『不』——道爾啥說，『我不這樣要求，我很有過錯，但我希望她們不知道。我的性質不敢擔保的。我相信很少遷就——的確很少相利於世人的。我忘不了旁人的愚傻和瑕疵，也忘掉不了他們過犯我。我不誇揚我的感情企圖去感動牠們。我的性質也許令人怨憤的。——我的好意見一次失去，永久失了』。

『那的確是失敗！』——伊利薩伯說。『不可止息的怨憤是性格中的陰影。但是你要擇善你的過錯。我真正不訕笑牠的。你是因我而平安無錯的』。

『我相信，每個人的性質趨向住惡——自然的缺陷，非是最好教育所能克服的』。

『你的缺點是癖好恨人』。

『妳的呢，』他微笑回答，『就頑固誤解牠吧』。

『讓我們來個小音樂會吧』，背格略女士沒有加入與話就厭倦他們談話的說。『路啥亞，妳不理我提漢爾斯先生？』

她的妹妹不稍反對，鋼琴開奏；道爾啥片刻回想後，心滿意足了。他始知覺太注意伊利薩伯很了不好的。

## 第 十 二 章

倆姊妹情投意合的結果，伊利薩伯翌晨就寫信給她母親，要求在白天派車子來接她們。但背納特太太，計思她的女兒要在雷斯斐納滯到下星期，恰是蔣畧病完好的星期，不先去迎接她們。她回的信，至少不是伊利薩伯願望的，因為她性急要回家。背納特太太給她們的信謂星期前不能有車子；她之附白重申過，假如背格累先生同他的妹強迫她們多逗留，她寬宥她們的。然而伊利薩伯反對多逗留，積議決定回家——也不多要求；反之視為長久闖入他們那裏可怕的，後來解決了她們原來擬定那晨難開雷斯斐納的計劃，立刻迫蔣畧去借背格累先生的車子。

這個消息掀起多人注意，很多人謂願望她們至少也要

留到第二天給蔣畧做工；到了第二天她們又被阻止走了，背格累女士於是很抱歉建議延擱，因為她嫉妬討厭有個妹妹超越她愛第二者。

房主人聞之，焦惱她們急忙要走，勸背納特女士不要不安蔣畧——她尚未很復原；蔣畧個人感覺滯在那兒對的。道爾啥先生歡迎——伊利薩伯久在雷斯斐納。她勾引他甚過他喜歡的——背格累女士對她不客氣，對道爾啥也比平常更揶揄。他聰明的特別留心，不表示羨慕——沒甚麼能鼓舞她影響于他的快樂；當這樣的理想敏捷的建設了，他的最後日子的行爲還是物質樣有力量的堅固，否則敗壞的。他的意志堅決，過了整個一禮拜，難的向她說上十個字，雖然他們在一塊時候，他僅離開過半小時，他極拘泥於書，不注視她的。

在星期天早工後，分別了，大家很悅意的。背格累女士對伊利薩伯的禮貌後來增長，如同愛蔣畧樣的；當她們分別時，背格累女士快樂說讓她時她在雷斯斐納或郎不爾見住她，又最溫柔擁抱她，又同她携手。伊利薩伯很精神爽快分別全體的人。

她們母親誠懇的不歡迎回家。背納特太太詫異她們回來，想她們很不對的，怕又給蔣畧再得感冒——但她們父親，很快樂表示，看見她們真高興；他感覺她們在閤家裏是重要的。晚上，他們集聚住談話，蔣畧和伊利薩伯未在失去生氣不少。

他們發見瑪麗，照常的深刻透徹的研究人類天賦；可佩慰有新的撮取，同新的觀察的赤裸裸道德。克時爾同李弟亞詢問各種。有很多問過與說過的自從上個禮拜四在聯隊裏後；有幾個官員後來同住她們姑父吃飯，私有的鞭責住，又實際的隱語弗爾斯上尉行將結婚。

### 第十三章

『我希望，親愛的，』背納特先生向他的妻子說，當他們第二晨早吃早飯時，『妳今天預備點好午餐，因我期望增益我們的家庭團體。』

『你以為誰？我親愛的，我知道無人來，我相信除非加爾蒂路斯來拜訪——我希望我的吃午飯的人都對她好。我相信她不常在家裏的。』

『我說的這個人是個紳士，一個陌生人！』

背納特太太眼睛閃耀說——『一個紳士，一個陌生人！我相信是背格累先生。為何？蔣略——妳不吐一字說呢！狡滑東西！唯，我極喜歡見見背格累先生——但是——天啊！好不湊巧！今天沒有一塊魚。李弟亞，我愛的，按按



鈴子——我向黑兒媽子說說。』

『不是背格累先生咧，』背納特太太的丈夫說；『却是個我一生從未見過的人。』

這樣一來掀起詫異：他立刻被他的妻子同五個女兒急問住。

不一會他驚奇後這樣解說——

『大約一月前，我接到封信；我復了有兩星期，我想那是特別的情形，須早為注意的。那信從我的表弟克林來的，他就是個當我死了時候，可以立刻驅逐妳出這房子的人啊。』

『啊！親愛的，』他的妻子叫。『我受不了聽那樣的說，請你不要談那可恨人，我想那是世上頂困難的事吧，你的財產避開你自己孩子去遺傳；我相信假如我是你，我老早拿去做了些事或其他的了。』

蔣畧同伊利薩伯向背納特太太解釋遺產的性質。她們以前就常常企圖，但出乎背納了太太理智以外，她繼續嚴厲反對財產，不安置在家裏五個女兒，惠於一個無人注意男子。

『的確是最不公平事，』背納特先生說，『沒甚麼能洗清克林先生承繼郎布爾財產的罪辜。』但假如妳願傾聽他的信，妳也許了然他表示的態度。』

『不，我不的；我想是很唐突的寫給你，很偽善的。我恨這樣虛偽朋友。為甚麼他不同你繼續爭執？當他的父

親在他面前時？」

『實在的；他在那方面似乎有點躊躇，妳聽聽吧』。

『漢斯特，臨近溫斯屋，旨蒂。』

『十月十五日。』

『親愛的先生，

『你與我最近嚴父之間的不和，使我很不安的，自從我負他了，我常願復原此破裂；但有時自己隱瞞住的懷疑，恐怕他回憶我全任何人親密而不和睦他是不好的，我心想起——「背納特太太」——我在伊斯兒接受了聖職的授與，我很幸運被寶時克時爾太太所賞識，她是寶時劉易士的孀婦，她仁慈行善將教區產業賜與我，我熱誠盡力的料理，感謝貴太太的，而儀式禮節的施行在英國教堂舉行的。至于當一個牧師，我感覺職務在啓發創立一切家庭和平幸福在我影響所及；職是之故，我嘖嘖言之，我現在建立好意志，可嘉許的，其次我遺承郎布爾的恒產是你方面姑息不介意的，並且也不讓你棄却賜與孩童。反之，我利害相關不害你可愛女兒，並且求你原諒，告訴你我情願能彌補，——但須來日。若你不反對迎我進你的房子，我高興你同你家人迎候，在十一月十八日禮拜一的四點鐘，並且擾你招待到下禮拜晚上，甚為不當的。克時爾太太不反對我偶兒走的，反而讓格外牧師從事白天的職務。——親愛先生，我致意問候你貴太太同你的女兒，你的懷善意者的好友。

『威廉克林。』

『那末四點鐘時，我們期望創造和平的紳士來，』背納特先生說，當他捲起信時，『他以個最有良心文雅青年人，說實話，我不懷疑這有價值的相識，尤其是克時爾太太很放任的讓他又來我們這裏。』

『他說女孩的話，有意思的，無論如何，假如他欲彌補，我不氣餒他的。』

『那是困難的，』蔣畧說，『他能使我們和好，他信出的太一定了。』

伊利薩伯威觸克林奇異的佩服克時爾太太，和異他仁慈的關照人洗禮，結婚，隨時埋藏教區人。

『他必定是個怪物，我想，』她說。『我不能不趕他出去——他的文詞中很有些事是吹牛的。——他道歉遺承財產是甚麼意思？——我們揣想不了他會幫助，——他是個智慧的人嗎？「先生」。』

『不是！親愛的；我想不是。我很希望他相反的。他的信中混雜住卑陋與自重。我急要見見他怎樣』。

『論及文章，』瑪麗說。『他的信不錯謬的，孩童的理想，雖不整個的新，但我想却表達的好。』

克時爾太太同李弟亞，既不是文人也不是極有興趣作家。她們的表弟穿紅大衣來不成的。現在自從她們愉快的接到有色彩團體的人的信有幾禮拜了。至于她們母親，克林先生給她的信。就寫有她的不好的話，她還準備很鎮靜

的見他，她的丈夫和女兒都詫異她的。

克林先生按時的被全家人很謙和迎接住。背納特先生確少說話；但幾個姑娘準備充分的談話。克林先生既不須鼓動說話，也不傾向沉默，他是個高長，相貌深沉廿五歲青年人，神氣嚴肅莊重，態度溫文有禮。他致意恭維背納特太太有五個漂亮女兒；他說聞云她們極美，但一旦名譽墮落，忠真敗壞，不符美譽之言也；尤有進言者，他不懷疑她們在相當時候結婚。這些勇敢之言不是聽者嗜好的；但背納特太太，卻不爭論的稱讚著，欣然答之。

『你是很仁愛的，我相信；我熱誠願望你的話可以證實，她們很貧乏的、事情很奇怪的解決的。』

『妳或許暗示遺傳財產吧。』

『唉！先生，我實在暗示遺傳的。那是對我可憐的女孩的嚴重事，你必承認的。我不是找你的過錯吃毛求疵的，我知道世界上的這些事的一切機會。我不知道財產如何的遺傳，當她們來承繼。』

『太太，我很知覺那是我的美麗表妹難受的事，這事的話，說的很多，我留心其事實現的。但我能告訴年輕女子，我羨慕她們。現在，我不多說；但當我們是更相熟——』

他被呼喚吃午飯間斷了講經說法；幾個女孩彼此微笑住。她們不是克林先生唯一的美慕對象。客廳，飯室，一切器具，被視察著讚美；他稱讚每樣東西，背納特太太

心爲之感動，但遏情揣想他觀察一切當爲他將來的財產。午飯一吃也稱讚不置；他要求知道他的漂亮表妹精美烹調的原因。他坐在背納特太太右邊，她告訴他，她們能作很好的烹調，不過她的女兒在廚房裏不做事的。他求饒恕致她不喜。她溫柔小聲的說沒有關係，他繼續道歉了半點鐘。

## 第十四章

當其吃午飯時，背納特先生難的說話；但當僕人走開時候，想同客人談幾句，所以開始談個有趣的話題，說克林先生很幸福的受克時爾太太的照顧和恩賜，引爲欣慰，背納特先生擇不了好言而談。克林先生說話娓娓動聽是背納特先生讚美的。他比平常態度嚴正，很莊重神色的確說『他一生從未目擊過這樣有階級人的行爲——和謙靄遜，他自己從克斯爾太太經驗來的。克斯爾太太是很懇懃樂於稱讚雙方的談話，他已曾在她面前說法講經過的，她兩次要求她在魯時吃飯，星期前招他來，晚上決定賭錢。克時兒太太被很多人說驕傲，但‘他’祇知道她和靄。她常向他說話，當她對旁的紳士說時；她不反對他參加隣居的團體

，也不非議他偶爾一兩星期離開教區，去訪親戚。她自卑的忠告他立即結婚，謹慎選擇；『她有次訪他的低賤教區的住宅，嘉許他改變的一切，她建議——裝架在密室樓上。』

『那是很特徵禮貌的，我相信，』背納特太太說，『我敢說她是個很可喜的婦人，可惜很多女子不很喜歡她，她接近你住嗎？先生。』

『我的低賤住宅中的花園，和魯時公園的路徑分離住的中間就是太太的寓所』。

『我想你說她是寡婦嗎？先生，她有家人？』

『她祇有個女兒，魯時的後人，很有資產。』

『唉！』背納特太太說，搖搖頭，『她比我女兒好。她是那等年輕女子？漂亮嗎？』

『她是個極溫媚漂亮年輕女郎，的確。克時爾太太說真正美，布時女士漂亮不過她，因為她的姿態表示年輕婦女生的很不同的。可惜她不幸是個體子有病的，阻碍她的很多成就，否則她失敗不了的，我問過監視教育她的女子，她同她們同住一起。但她是很可喜的，常常驅着小馬車或騎馬駛過我的低賤宅所。』

『她出顯過嗎？我記不起她在宮廷女子中的名字咧。』

『她的異狀健康，不幸阻碍她在城裏；有天我那樣告訴過克時爾太太，那減色了大不列顛宮廷光明點綴不少。太太似喜歡這理想；妳可以想我高興時時恭維小姐的。我多次

對克時爾說過，她的漂亮女兒似生而爲女公爵，高上階級的人，代替住她的歸宿，一定爲她點綴的。——這些區區小事，太太是喜悅的，我是特別注意恭維的。』

『你批評的很特別，』背納特先生說，『你快樂的，你得了特別漂亮的諂媚能力。我要問問是一時刺擊住高興注意的嗎，或是精確觀察的結果？』

『這般話談論過的，我時而高興安排漂亮的恭維，我常願她們不研究的就接受我的稱讚。』

背納特先生期望的話充分的被答復了。他的表弟背謬可笑的，他銳敏傾聽着他說話，同時保持安泰神情，偶而閃視伊利薩伯，喜歡不求舞侶。

喝茶時候，充分的喝，背納特先生請他的客人又入客廳，喝過了茶，延請他向住女子些高聲念書。克林先生欣然同意，拏本書出來；但是一熊（從流通圖書館來的書）他一退轉，求饒恕，聲辯不念小說，克蒂凝視他，李弟亞叫喊，——拏格外的書出來，他思熟後挑了「弗爾德」的講經。李弟亞張口驚讚當他打開書，他很端重的讀了三頁，她就間斷了他念了。

『妳知道嗎，瑪瑪，我的姑父菲立伯談要趕走銳力德嗎；假如他趕走了，弗斯提爾上尉願雇用他的。我的姑母禮拜天告訴我的。我明天去彌爾登很聞聽的了，還去問問弟雷何時由城裏轉來』。

李弟亞被她的年長兩個姊姊吩咐要實踐；但克林先生

很怒的，把書扔在一邊就說——

『我常說年輕女子很少興趣于花樣兒的書，雖然有益於她們的。令我異之，我承認的；——因為，的確沒甚能很有裨益她們如教訓之言。我也不再願我的年青表妹重要了。』

他於是轉向住背納特先生，自己說當為是他的雙陸博戲敵人。背納特先生接受挑戰，說他做的很聰明讓女孩她們自己輕浮的娛樂。背納特太太同女兒很客氣為李弟亞道歉間斷他念書，答應不會再間斷了，假如他收回書再念時；但克林先生告訴他們，她的年輕表妹沒好意思的，并謂也不憤怒不滿她的行爲，自己坐在另一張桌子同住背納特先生，準備玩雙陸牌之戲。

## 第十五章

克林先生不是靈動的人，缺乏天性，僅僅稍受點教育或社團幫助的人；他之大部生活是在她一個不識字父親領導之下消磨的；雖然他是大學裏的人，仍固持界限，未交有用的相知。他的父親教他長成要態度謙遜；但現在却相



反，是頭腦簡單自誇的泯隱爲生，早就不期望有發達。當克時爾太太居住在漢斯特清間時推薦了他，他才有了個僥倖機會；他感覺她階級高尚可敬，她爲他的尊敬的恩人，自己獻以好意見，有權勢的當了個牧師，同個教區長，使自己驕傲，諂媚，自重，謙卑。

現在他有間好房子，和充分的入款，打算結婚；并且求與郎布爾家人和好，意圖有個妻子，他擬選擇個女兒，假如他發現她們漂亮可喜如普遍一般人報說的。這是他的彌補計劃——和解——以繼承她們父親的財產；他想很是可觀的漂亮資產，滿有資格相宜的，並且他自己方面很慷慨博施不自利的。

他的計劃，她們知道了，他也不變更的。背納特女士可愛臉兒，他瞧得上的，還裝起他的老前輩的嚴厲高尚觀念；在第一晚上她被他決定選擇的。第二早晨改變；早餐之前同背納特太太閒談他的住宅，又公言他的希望，在郎布爾找個密斯，從她裏找出來，他很客氣微笑的鼓勵住小心翼翼的擇定——蔣畧。『至於她的較年輕的女兒，她不說她的——也不急切答應——但她不知那一個女孩先被佔有；——她必定提說她的年長女兒蔣畧，——她覺得分應暗示她，迅速從事嫁人。』

克林先生唯一變更由蔣畧選到伊利薩伯——背納特太太如此樣燃燒着的鼓動，伊利薩伯相等於蔣畧的出生和美麗，自然她成功哪。

背納特太太隱語，相信不久也許有兩個女兒完婚；這個郎君，她現在極其光耀的忍不住不能不說。

李弟亞不忘掉去彌爾登；每個妹妹除了瑪麗都贊成同她去；背納特先生邀請克林先生配她們去，他很住急趕掉克林去了，而自己可以有圖書館的事：克林先生早餐後隨住她們往那裏，有名無實帶本集子書，又真正的向背納特先生談他在漢斯特的房子和花園。這樣一來，背納特先生很激動的。

他在圖書館常常安閒有空，他在別間屋子遇着伊利薩伯時就告訴他的愚行怪想，她在她的面前自由隨便的；所以，他慫恿邀請克林先生參加她們女兒步行去；克林先生是個很行的步行者，甚過一個讀書人，很喜悅的關了書就走。

克林先生方面沒甚倨傲的，客氣的同他的幾個表妹去，他們的時光一直消磨進到彌爾登。有個年輕表妹注意住別的人物。她們眼睛立刻梭巡到街上尋覓官員，確沒甚比得上漂亮的頭巾，或舖子裏窗框上的新棉紗牠們都能吸引她們的。

頃刻每個女子被一個青年注意住，以前未見過，像紳士樣的，正同住官員在另一旁路上走着，官員是弟雷先生從倫敦轉來的，李弟亞上前去詢問，他低頭一下便走過去了，儘都感觸陌生人的態度，詫異他是誰；克蒂，李弟亞決定去找，穿過街道，在對面舖子冒稱要購東西，湊巧的

到達人行道，那個紳士轉身也達到同一地點，弟雷先生直接招呼她們，又要求允許介紹他的朋友威克屋，他是同弟雷今天從城裏轉來的，他快興的說接受了軍隊裏的委任狀，這是一定的話；青年人唯一需要軍隊的委任狀，以漂亮迷惑人的，他的外貌很歡悅；有最好部份的美，漂亮的面容，良好姿態，很可悅人的談吐，介紹了他隨着來個快樂敏捷談話——敏捷來同時很正確不虛冒的；全體仍佔立着很投合的談話，當其馬聲響時，引起他們注意，道爾啥和背格累正騎馬來了。這羣人中女子辨別兩個紳士直接來他們那裏，並如平常樣的客氣寒暄，背格累是個主要的說話人，背納特女士是主要的對象。他於是說去郎布爾目的在問候她。道爾啥先生點頭證實，他決定眼睛不凝視伊利薩伯，當他們突然被陌生人的視線注意阻止時，伊利薩伯看見雙方的容貌，當他們彼此互視時，她很詫異這聚會的結果，雙方面的顏色大變，一個似白，另外個紅的。威克屋先生須臾後；握住帽子——敬禮，道爾啥先生便轉去了，那是甚麼意義？一想像不了的；老不能知道的。

另一會時，背格累先生似乎不注意剛才發生的事，就先告別同他友騎馬走了。

弟雷和威克屋先生同年青女子走到弗立伯先生房子門口，他們低首住，李弟亞迫住要求他們進去，弗立伯太太推起客廳窗子大聲嚷着請進來呵。

弗立伯太太常喜歡她的姪女；年長兩個姪女特別受歡

迎，因最近未來，弗立伯太太又表示驚訝她們猝然返家，當她們車子未接住她們時。她不知道要發生甚麼事情，假如她不在街上看見忠先生舖店學童。忠先生告訴她說他們不送棋子到雷斯斐納，因為背納特女士走了。她客氣的要求蔣畧介紹克林先生，她很客氣接受，他也很客氣還答，又道歉未請而闖入，不相熟她就進來。他自己不禁滔滔揚說，對年輕女子有親戚的關係去介紹他的。弗立伯太太很畏懼他的過于好的行爲；她一沉思陌生人立刻便終結詢問別個；她告訴她的姪女，謂她已經知道弟雷先生從倫敦帶他來的，他有——夾耳的團長職務。她最後注視他，她說當他在街上徘徊住時，威克屋發見克蒂和李弟亞。但不幸而今沒人過這窗子，除了寥寥幾個官員，陌生人與他們比較都是『愚傻，惹人厭的人。』第二天他們有幾個同着弗立伯吃飯。她們姑母答應讓她的丈夫拜訪威克屋，又邀請他再來，假如郎布爾的家人今晚上來，這事贊成了。弗立伯太太宣說他們舒服熱鬧的遊戲竹牌，繼後用些小份熱餐，這樣可喜的提議，很有興趣，他們彼此精神爽快的。克林先生申說道歉在屋子自由隨便了，相信那是她們不須要的假客氣。

當她們回家，伊利薩伯對蔣畧叙說在那個紳士間經過的甚麼；蔣畧不辯護任何一方面，她們都有錯的，蔣畧不多說這些行爲。

克林先生轉來很喜悅背納特太太稱美弗立伯太太的態

度和謙遜。他說，除了克時爾太太和她女兒外，從未見過更漂亮婦人；她不僅很禮貌迎接他，第二晚上宴請也有他，雖是申明以前不曾認識她。克林先生揣想也許可以結合她們，但他一生過程中從未很注意結合的事。

## 第 十 六 章

青年人同她們姑母從事的事無人異議的，克林先生因了晚上的拜訪被阻擋了。遲疑的離了背納特夫婦。馬車載運他同他五個表妹在相當時候到了彌爾登；女孩子聞聽他們到了很高興，當他們進了客廳，威克屋先生應她們姑父的邀請，入房子裏了。

當其寒暄後，他們各就座位，克林先生周圍瞧着美佩住，驚奇屋子裏的傢俱，說自己身如在魯時暑天的小飯廳裏，比較來快意舒爽——弗立伯太太從他說的知道他是魯時的主人翁，又聽了形容克時爾太太的客廳，單獨個火爐可值八百鎊之多，竭力稱贊；簡直連管家的屋子也好。

克林先生描述克時爾太太內室的莊嚴，間或旁涉，稱贊自己的低賤屋子也很有改良，快樂的談說直到紳士參加

說時；克林發見弗立伯太太很注意的傾聽，他的結果的意思她也聽了，他一會又在鄰人中重述一遍。女孩兒不聽她們表哥的話，不希望甚麼，只望來個器械，在爐子上考練發明不同的瓷氣，驗了很久。後來完了，紳士走近，當威克屋先走進屋子時候。伊利薩伯覺得以前既不須見他，也不想他，自從稍微有點不合理的美慕後。夾耳——的官員令人很可尊敬的，坐住像紳士，是她們現在最好團體；但威克屋先生是超過他們之外的人，相貌、態度，走路，優於寬臉，愚魯好喝酒的她們底姑父弗立伯。她們隨住他們進了室內。

威克屋先生是快樂人，每個女性目爲之動，伊利薩伯因他而是快樂婦女，他最後挨住她坐下；態度優容的談話，雖是多雨季節之夜，也讓她感覺最平常，幽淡乏味題目，由一個巧於談話人談之橫生興趣。

當威克屋先生同官員競爭玩牌時，克林先生拚不贏；他對年輕女子沒甚麼的；但他是弗立伯太太的傾聽者，並被她注視的，又很豐裕的供給他用咖啡鬆糕。

當其牌桌安定了，他迫她坐下去打牌。

『我現在不大懂牌，』他說，『但我喜歡進步，因我的生活情況在——』。弗立伯太太謝謝他謙遜，但不希望他有道理玩心眼呀。

威克屋先生不悄悄的打牌，祇高興的在伊利薩伯和李弟亞中間的一張桌子那裏。起先似乎怕李弟亞整個兒的讓

斷贏他，她是個多話的人；但也極喜歡好牌，很有興趣的打，竭力的賭賽，個個特別的望着高聲嚷叫，當她勝利了。她又答應隨便的打，威克屋先生因此有機會對伊利薩伯談話，她很願聽他談，雖大半不願告訴——他同道爾哈先生結識的歷史，她不敢提說那個紳士。她的好奇出乎意外的解脫了。威克屋先自己說這事。他問雷斯斐納離彌爾登好遠；又躊躇態度的問她接到回信後，道爾哈先生在那裏滯了許久。

『約一月』，伊利薩伯答應；不願洩露的，又說，『他是個第不斯爾有巨產的人，我知道。』

『是的，』威克屋答應；—『他的財產很大的。歲入淨一萬鎊。妳遇不了人能告知那方面事像我樣的詳告。—一因我幼時就特別的同他家人有關係。』

伊利薩伯不能不驚訝。

『妳驚訝這說的吧，背納特女士，我們昨天很淡漠的聚會。—妳很熟悉道爾哈先生嗎？』

『我很熟悉，』伊利薩伯熱烈叫，—『我同他在同間屋子裏住過五天呢。』

『我的意見不對，』威克屋說，『至于他，令人可喜可配與否。我不說任何人的。我老早就知悉他致不能公正的說。我很公正不亂說的。我相信妳會詫異的批評他—或許妳不强烈的格外表示。這裏妳是如在妳自己家裏。可以隨便說的。』

『說實話，在這裏我不多說了，也許說鄰居任何一家，除了雷斯斐納。他不喜歡在黑蒂斯夾耳。人人厭惡他驕傲。你不會發見他被任何人好意的說吧。』

『我不能不抱歉，』威克屋息一會後說，『評價他或任何人的；但我不常評價他的。世人盲目於他的財產和歸宿，或怕懼他的高昂嚴肅態度，便唯一了解他的。』

『以我之淡交看來，我以為他是性情不好人。』威克屋搖頭說。

『我詫異，』他又說，『他好像在鄉間很久。』

『我不全知道；但我沒聽見他走當我在雷斯斐納時。我希望你說的話偏袒于——夾耳方面，他在鄰居不假的』。

『啊！不是一道爾啥先生不驅走我的。也許「他」願意避免見「我」，他必定走的。我們不和睦，會遇了他，我尙受痛苦，但我沒理由避免「他」，祇有宣揚於世人之前，一很無意義的壞辦法，並且最痛苦的悵恨他。背納特女士，他的父親道爾啥先生是個最好人，是我最信託友；我從不伴同道爾啥先生，靈魂不受痛苦的，祇要輕微的一回想時。他對於我的行爲曾經謗毀過；但我饒恕他的，不願回憶起他的父親令人恥辱他的兒子不好。』

伊利薩伯有興趣于這事，熱誠的聽著；但精要之處阻擋她問究。

威克屋先生很談些題目，彌爾登，鄰居，社團，竭其



心高采烈的談著，溫文勇敢的說住。

『那是很有希望成功的社團，好的社團，』他又說，『大半是我引導進——夾耳的。我知道那是值得尊敬，可佩軍團，我的朋友第雷告說她們現在駐的營房，便吸引住我，令人很注意熟知彌爾登。社團，我個人是需要的，我雖是個失望男子，我的精神受不了落寞。我「必定」服役於社團。我打算不致力於軍隊生活，但環境逼之，奈何。我「應該」有教堂的職業——教堂培養我，得其有價值的生存，我們現在說的，諒紳士喜悅的。』

『實在！』

『是的——最近道爾哈先生贈給我最好生活的禮物。他是我的神父，愛我曷極，他的美意我報答不了。他豐饒的供給我；可是當其生活一催，又成問題了。』

『天哪！』伊利薩伯叫；『那怎麼樣？——他怎麼忽視？——爲何你不求合法的補救？』

這樣不正式的贈給我，以法律上看來我無望的。高明的人，不懷疑這意思，但是道爾哈先生疑之——或者說是唯一有條件的稱說，說我放肆過度要求，總之輕率的——任何事徒空的。的確那樣的生活住，——倆年便會空虛的，當我成人時去把握牠，而却給了第三者；我之失牠不能真正歸咎于自己，我的性情溫和不小心的，也許有時評批說他，太自由隨便的對他。我追想來沒甚麼很壞的。但是事實是，我們是異同的人，他恨我的。

『太討厭！——他應當公開的憎惡。』

『有時憎惡，——但我不。直到我能忘掉他的父親時；我也決不反對或暴露他。』

伊利薩伯稱譽他，想他比以前更漂亮。

『但是』她停一會後說，『他的動機怎樣？——怎麼他很利害呢？』

『我頭徹的嫌惡，——不得不歸咎于嫉妬。最近道爾哈喜歡我少點兒，他的父親喜歡我很點兒；他父親向住我激怒他，我相信已很久了。——我寧愛的。他沒有角逐的性情——而是有偏愛我的性情吧。』

『我不想道爾哈先生這樣很壞——雖然我不喜歡他，我不想懷他——我揣想他是輕視他的同伴的人，但不疑他惡意的仇恨，這樣很久，很不人道的。』

幾分鐘回想後，她繼續說——『我記的他有天在雷斯斐納誇說他的可怨恨，不可饒恕的性情。他的脾氣很可怕的呀。』

『我既不相信這些事，』威克屋答應；『我也不正直他的』。

伊利薩伯又深深的思索片刻後解說，『他是他父親寵愛的神童！』——她又說，『又是一個像「你」樣的青年，他的容貌，你喜歡的。』——她自己同意的說，『并且你是一個年幼時同他結合在一塊的伴侶，最親密的，你已說過的！』

『我們生在同一個教區，同樣的公園裏；我們大部分青春一塊消度；住在同一間房子，分享同樣愉樂，同樣不服雙親的照管。我的父親開始的生活就在職業，妳的姑父弗立伯先生很信的——但他棄一切事物給道爾哈先生，而致力於管照郎不爾的財產，他最爲道爾哈先生尊敬的一個最親密心腹之友。道爾哈先生常常感謝我父親直接的監督指示，當其我父親死之前，道爾哈先生立刻答應幫我預先備辦善後，我相信他對我父親很感恩，以至對我很好感的。』

『好奇怪！』伊利薩伯叫：『好可惡！——我詫異道爾哈先生很驕傲的對你！——假如沒好動機，他不太驕傲的虛僞，——我說那是不誠實的。』

『奇怪，』威克屋回答應——『他的一切舉動跟踪於驕傲，——驕傲常是他的好友。那很有關係於他的，甚于任何人感覺的。但是我們之中沒有人包藏他對我的行爲，過于驕傲強烈的』。

『這樣可憎的驕傲能使他好嗎？』

『是的。常導他自由慷慨——隨便給錢，表示主客，幫助他的租戶，救助窮人。家人驕傲，「爲子」的也驕傲，——因爲當兒子的是驕傲他的父親的驕傲爲事。我不厭惡他的家人，不討厭平凡性情，或者驕傲會影響于他失掉泊布爾房子，牠是個強有力動機。他有弟兄間的驕傲，也有弟兄間的感情，很仁愛留心看照他的妹妹，妳可以聞聽

他是很好的哥哥。』

『道爾哈女士是那種女子？』

威克屋搖搖頭——『我願說她可愛。說她不好，我痛苦的。但她很像她哥哥——很，很驕傲。像個孩子樣的很動情可愛的，最喜歡我；我時時使她愉樂。但她現在對我沒甚麼。她是漂亮女孩，約十五六歲，我知道很是成就的。自她父親死後，她就在倫敦，同她居住的是個女子，監督她的教育。』

停息一會訊訊旁的事，伊利薩伯不禁轉到首先又說一

『我詫異他同背格累先生親密！背格累先生是多麼有好脾氣可喜的人，我真相信他同這樣的人有友誼嗎？他們能彼此相稱嗎？——你知悉背格累先生嗎？』

『不完全。』

『他是性情溫柔，活潑媚撫男子。他不知道道爾哈是甚麼『個人』。』

『大概不知，一但道爾哈先生喜歡他的。他是不乏才能的人。他是個談話的伴侶，他想來值得的。在他們中，他的結果一樣的，他是很不同的人，他是發達的。道爾哈驕傲免不了的：但心田自由，公正，摯誠，理性的，尊敬的。或者可喜的。一有些事情也有好運可卓越的。』

打牌的團體不久以後解散，玩牌人聚集在另張桌子，克林先生站立在她表妹伊利薩伯和弗立伯太太之間。弗立伯太太照常的詢問他打的成功否。牌打的不很大的；他點

點都輸了；弗立伯太太表示關心，她竭誠告訴他很不要緊，他視錢爲區區瑣小，求她不要不安。

『我知道很好，太太，』他說『當幾個人坐在一張牌桌子時，他們定膽大的打，——我在這樣情形賺不了五先令也快樂。而很多人不同樣說的，謝謝克斯爾太太，我不注意瑣小事情。』

威克屋先生注意；說克杜先生後，低聲的問伊利薩伯抑或問她的親戚相識寶時家人嗎。

『克斯爾太太，』她答，『最近還給他一個生活。我不知道克林先生第一次介紹，她談何話，他老不知道她。』

『妳自然知道寶時克斯爾太太同安娜道爾啥太太是姊妹；結果她是現在道爾啥先生的姑母。』

『實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克斯爾太太的關係。我從不聞知她生存到前天咧。』

『她的女兒寶時女士很有巨產，相信她和她表妹財產一樣的。』

這一說使伊利薩伯微笑，當她一想可憐的背格累女士時。她的注意枉然了，她愛她姊姊而贊美他也枉然無用了，假如他已經自定了另外一個女子。

『克林先生』，她說，『老說克斯爾太太和她的女兒；但他特別的叙說太太，我揣想他的感恩誤他的，不論她是他的女恩主，她也是倨傲自負婦人。』

『我很相信她的，』威克屋答應；我多年未見她了，但我很記的我從不喜歡她，她的態度傲慢無禮。她有聰敏活潑的名譽；但我實相信她有階級和財產的才能，伴住她有權勢的境況旁的驕傲她的姪子結合每個人定要選是頭等階級人才行。』

伊利薩伯聽他說的很合理，他們繼續一塊很情投意合說到晚飯終了去打牌時，威克屋注意其他女子。在弗立伯太太鬧雜的晚餐團體裏鬧來說不了話，但他態度對任何人都喜悅的。他說話漂亮，不論他說甚麼話都說的好。伊利薩伯的腦袋滿裝住他的走開。她除了想威克屋不想甚麼，想他在回家路上告訴她的話，但她沒提說他的名字等他們走開了，李弟亞和克林先生都未靜默不說話。李弟亞不間斷的說紙牌，說失而復得的魚；克林先生形容弗立伯夫婦的客氣，又申說他不計較打牌失敗了，又說晚餐的碟子，又說怕擁擠了他的表妹，尤滔滔的說停在郎不爾家的車子照料的好。

## 十七章

伊利薩伯第二天對蔣畧叙說威克屋與她自己間所過的事，蔣畧又驚詫又注意的靜聽；——她不相信道爾啥先生

不值得背格累先生注意；她也不問可喜青年男子的可愛容貌如威克屋樣。他真正不誠摯，他很有興趣于她的稚弱感情；蔣畧除了想她們好沒甚麼的，想他們雙方行為的都好，並且不說他們偶然的事或錯誤的事。

『他們雙方』她說，『都誘惑人的，我敢說，我們不必去理想。有趣的人或許誤表示的。總之，我們不能揣疑這些原因或情形，以疎遠他們，不必實在的責備任何一方面。』

『的確，很真；——現在，親愛的蔣畧，妳說有興趣人大概說這事嗎？——弄清楚點，否則我們想有些人壞的。』

『妳太笑話，妳不要笑我的意見。最親愛李惹，道爾哈先生不是可憎的，他的父親寵愛的。——一個人的父親願那樣的，沒人惹，沒人尊敬他的人格不成的。他最親密友能騙誘嗎？——啊！不吧。』

『我很相信背格累先生的騙誘，勝于威克屋先生，他昨夜告訴我過這樣的歷史；名字，事實，每樣事都不客氣提說了。若沒是如此，讓道爾哈先生反對吧，再者，他注視是真的。』

『那實在困難——苦痛的。一個人不知去想甚麼。』

『我求妳原諒吧；一個人恰知道去想的事。』

蔣畧祇想這一點——背格累假如欺騙誘，祇要事一公曉了，一定很難過。

倆個年輕女子從叢樹裏聚集起，當其說過話時，有幾

個人達到就呼喚：背格累先生同他的妹妹來私人邀請她們在雷斯斐納跳舞，決定下禮拜。倆個年輕女子很喜歡再去看看她們親愛朋友，——說自從會過後有一季了，又申說的問問自從她們分開後她自己幹些什麼。她們不大注意其餘的家人；背納將太太避開，不對伊利薩多說，對旁的人也沒說話。她們立刻要走就高興的離了座，她們的哥哥驚訝匆忙的走，力避免背納太太太客氣。

雷斯斐納跳舞會的光景，個個女性都極喜歡的，背納太太稱讚她的年長女兒，特別的諂媚應背格累先生的邀請，以禮節的片子代替請的。蔣畧向她描述她在倆個朋友團體中的快樂晚上，同她們哥哥的關照；伊利薩伯很快樂想同威克屋多跳舞，看看道爾哈先生的行爲和丰采。克斯爾同李弟亞預測快樂少有依靠在單獨的事，或者任何特別的人，她們每個像伊利薩伯樣意想半夜同威克屋跳舞，他決不能帶足她們的唯一舞伴，無論如何，跳舞是跳舞。瑪麗告訴她的家人謂她不喜歡跳的。

『反之我自己有我的早晨的事，』她說，『很够了一——我想偶爾參加晚上的跳舞沒犧牲的，社團全請我們；我自己承認他們是視爲娛樂開心，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人都渴望的。』

伊利薩伯的精神興高采烈，雖不時刻向克林先生說話她不禁問問他打算應背格先生的邀請否，假如接受而參加晚上的跳舞會是特別的愉樂嗎；她格外的驚訝他不猶豫的



就接受邀請，並且不怕安爾欺浦責備，或寶時克時爾太太的，就胆敢去跳。

『我決不在意的，我告訴妳』他說，『這種有人格的青年人開的跳舞會尊敬人的，我不反對，我希望在晚上同了我的幾個漂亮表妹跳舞榮耀的；伊利薩伯女士，我尤其惦念妳先跳，——我相信我的表妹跳來對的，令人不輕侮的。』

伊利薩伯領悟了，她提議威克屋先生從事爲她們跳；克林先生代替！她活潑輕佻不是的懦怯，無論如何不須幫助的，威克屋先生同她的快樂延長着的，克林先生的建議她被接收了榮耀的。她不喜歡他豪爽，想多提議。現在她觸動，她是從她的妹妹中選挑的最令人注意的漢斯特泊生的女士，同在魯時玩牌的助手，在很多客人不到的時候，立刻確信這想的，她說他對她增加不少的客氣，聽他常讚美她的技巧同誠摯；他喜歡的來驚詫她的嫵媚，不久以前她的母親了解他們結婚可能的，她很喜贊成的。伊利薩伯不隱語牠的，而留意到答復的結果會嚴重紛爭的。克林先生不進言，爭論也無用的。

假如不談及雷斯斐納跳舞會，年青背納特女士這時定在可憐情形中，因爲自從邀請之日到跳舞會的天，雨繼續下住阻碍她們去彌爾登。沒有姑母，官員，新聞可追尋的事——祇有到雷斯斐納的雨濕了的薔薇似的紅鞋子就是代表。伊利薩伯可以訓練忍耐氣候，想就是整個接識威克屋

先生的進步；禮拜日的跳舞使克蒂同李弟亞忍耐過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同第二星期的禮拜一。

## 第十八章

伊利薩伯在雷斯斐納進了客廳，未看見威克屋先生在一羣着紅外衣的人中，懷疑他此刻遇不住她了，她想會見他，穿衣服比平常留心，精神爽快來克服住不想他，相信終夜卻不能越服其想。立刻揣疑他有目的的因道爾哈先生的喜歡除掉背格累邀請的官員；雖不是這樣情形，他的友第雷說他不來是絕對的事，李弟亞竭說的，他又告訴她們，說威克屋前天逼住因事進城，尙未轉來；又很微笑的說，我不料他因事就去，假如他不避免這裏某位紳士的話。

他的有一部份談話，李弟亞雖然未聽見，而伊利薩伯聽見，告訴她謂道爾哈答說威克屋走了，她首先臆測了的，每個人很不高興的向住伊利薩伯，很失望的，她客氣的答她後來問的，道爾哈是注意，寬容，忍耐威克屋的。她反對同他說任何話，脾氣不好的便轉身開，整個的不向背格累先生說話，他盲目的偏愛，觸怒了她。

伊利薩伯不裝懷脾氣的；雖她殺了晚上風景，她的精神支延不了；又向加爾蒂路斯告訴她的憂傷，她數星期不見路斯了，她情願的轉移她的表姊的奇異，指出他對她特別關心注意。倆個首先跳舞，不悲傷不氣了；他們羞恥屈服的跳住，克林先生拙笨的道歉代替住配舞。時時不留意的動錯了，給她羞恥，痛苦一對伴舞不相配，令人不悅，一會兒，她就解放了他，歡喜之至。

她第二次同官員跳，興奮的談及威克屋，他聽了很喜歡的，當其舞過，她轉到加爾蒂路斯裏，同她談話，突然發現被道爾哈招呼，握着她的手，她不知道做甚麼，接受他了。他立刻又很驚訝走開，她頓覺心志不安，攪擾不快；加爾蒂竭力安慰她。

『我敢說妳見了他很悅意的。』

『天禁止！——那是很不幸！找一個合意男子！——不要願我壞呀。』

當跳的可喜時，道爾哈走近要求握住她的手，加爾蒂不禁耳語注意的說她不是傻子，她幻想威克屋使她在男子眼目中看的十次就不喜歡的。伊利薩伯沒答應他握手，找地方坐了，她又端嚴的對向道爾哈先生站立住，又在鄰人注視之下念書，他們驚奇注視住。他們站立些時未說一字；她想她們會沉默到最後經過兩次舞時；突然想責備她的舞伴迫他談話，她經微的說說跳舞。他回答了又沉默無語。停一會後，她第二次向他說，你現在轉變的說些話吧，

道爾哈先生。我說跳舞，「你」應批評屋子的適合，或幾對人的數目。

他微笑，確信她願意他說。

『很好，現在來答復吧，或者我說私人跳舞很有興趣，較公共的尤甚。但現在我們要緘默不說。』

『你規距的說，你跳嗎？』

『有時。一個人定要少說，妳知道。似乎奇怪一塊兒沉默了半點鐘；說的話利於有些人的吧，當他們煩惱很少說話時。』

『妳計量量此刻的感覺或想像如意我嗎？』

『兩者我都』伊利薩伯答，『時刻知道我心志的大轉變，我們彼此不是平俗，譏刺的性質，不願說話，除非我們說些話來取樂全屋子的人。並且對主人用喝采的家常談話以博得歡笑。』

『這不是類似妳的性情，我相信』他說『那近於我的，我不佯說。「妳」想那是真誠的寫照吧。』

『我決定不了自己的行爲。』

他沒答復，他們又沉默，直到他跳舞，當時他問她同的姊姊不常去彌爾登嗎？她不能制止這引誘的問就肯定的回答了，，又說『當你異日在那裏會見我們，我們會形成新交吧。』

這效果迅速的。很驕傲的陰影徧布於態度上，但一字不說，伊利薩伯責備自己懦弱，不能說話。後來道爾哈

勉強說，『威克屋先生快樂的態度可以締交朋友，他有相當的資格呢，』

『他很不幸失了你的友誼，』伊利薩伯鄭重答復，『他一生好像在這樣情形中受苦。』

道爾哈沒答復，似渴望轉變題目。那時威廉路斯公爵走近他們，意欲穿過座位到另一邊；但看見道爾哈先生，便停住很恭而敬之鞠躬讚頌他同他的舞伴的跳舞。

『我實在高興的很，親愛的先生。這樣優上跳舞不常見的。你屬於第一個圈子的。你的漂亮舞伴不恥辱你的，我希望有此樂趣，尤其當其有某種渴望的事，親愛的伊利惹，（矚視她的姊同背格累）要舉行的。怎麼樣的慶賀！道爾哈先生：一我不阻斷你，先生—你會不感謝我阻攔你注視那個年輕女郎，她的光明眼睛又要責備我』。

最後部份的談話，道爾哈難的聽了；威廉公爵嚴厲表示的向住他的友暗示的激動他，眼睛也直向着背格累同蔣畧，她倆正一塊跳舞。道爾哈恢復住立刻轉向他的舞伴說，『威廉公爵的間斷使我忘記我們談的甚麼。』

『我完全不想我們談的話。威廉公爵在屋子不能間斷任何兩個人少說話。我們急說兩三件事也未成功，我們談的甚麼也想像不了。』

『妳想書吧？』他微笑說。

『書—啊！不是。我相信我們決不會念書，也不會同樣的感覺。』

『我抱歉妳這樣想；若是這樣情形，不缺少說話的題目。我們可以比較妳們不同的意見。』

『不是一我不能在跳舞室說書；我的腦袋老充滿旁的事在。』

『此刻也常這樣子的情形，是嗎？』他懷疑樣子說。

『是的，時時，』她不知所云的答復，因為她的思想徘徊於這事，立刻突然解說，『我記的聽見你說過，道爾哈先生，你難忘掉你有次的怨恨。我想你太介意牠了。』

『我是，』他堅決語氣說。

『你自己決不偏見的盲目吧？』

『我不希望，』

『那是人們特別不變底意見，以得到適當的裁判的吧。』

『我可以問這問題嗎？』

『唯一是你的性格的解釋，』她竭力擺開尊嚴的說，『我試說說吧。』

『好的成功是甚麼？』

她搖搖頭說，『我全沒成功。我聽你說的不同，惱我的很。』

『我很相信，』他嚴厲的回答，『那報告很關連我的，背納特女士，我願妳此刻不要形容我的性情，怕雙方面都沒名譽不好。』

『但是我不像你樣，我決不再有另外的僥倖。』

『我決不阻碍妳的快樂』，他冷淡的回答。她不多說，他們又伴着悄悄的跳舞；雙方都不痛快，道爾啥的心胸很強力感覺住她，不一會得到她的饒恕，又指出他在怒別人。

『他們不久分散，當其背格異女士來她那裏，表示輕視的說她：『伊利薩伯，我聞聽妳很喜歡喬治威克屋！妳的姊姊曾對我談過他，並且向我問過很多次；我發覺這青年人忘却告訴妳，據別的報告，他是老威克屋的兒，道爾啥先生最後的管家。讓我當個朋友的向妳說，不要信賴他說的；道爾啥先生常壞的利用他，是虛假的；反之，他常對他好，雖至喬治威克屋說道爾啥先生最不名譽。我不知道特別的情形，但我知道道爾啥先生不會責備他，他受不了喬治威克屋的提說，並且雖然我的哥哥想他不好不邀請他，他却喜歡這樣做。他之來鄉間最無禮的事，的確我詫異他履行來了。我可憐妳，伊利惹女士，發見妳溺愛的罪辜；但是真正的論及他的出身，不期望他太好了。』

『他的罪辜和出身妳同樣的說了，』伊利薩伯憤氣說；『我聽見妳譴責他比道爾啥的管家還壞，我告訴妳，他通知我過。』

『我求妳原諒，』背格累女士答應了，藐視的轉身開。『恕我過問：那卻是我的誠意。』  
『鹵莽女孩！』伊利薩伯向她說，『妳太錯的，若妳鄙污攻擊的影響我。我不知道甚麼除了妳固執愚昧同道爾先生

的怨恨。』她於是捉着她的年長的姊姊，詢問背格累的事。蔣畧很微笑溫柔會住她，一套歡笑的表示，充分表明她晚上痛快。伊利薩伯立刻感覺住念書，又掛念威克屋，憤怒他的仇敵，同旁的事，而拋棄蔣畧希望正當方法的愉樂。

『我要知道，』她同她姊姊微笑的樣子說，『妳熟悉威克屋先生的甚麼。或許妳太快樂，以致不想第三者。妳相信我原諒那事情的嗎。』

『不，』蔣畧回答，『我忘掉他；但我沒甚麼可滿意的告訴妳。背格累先生不知道他的全部歷史，盲目不知，若知道道爾哈先生會觸怒的；但他的好行爲，尊敬朋友，相信道爾哈先生不大注意；我對不住他同他妹妹的叙說，威克屋先生決不是個可敬的青年人。我怕他因急燥，道爾哈先生才不關心。』

『背格累先生不知道威克屋先生？』

『不知；他在彌爾登未看見他直到第二早晨。』

『這叙說道爾哈先生接受的。我很滿意。但他說的生活。怎樣呢？』

『他不回想這情形，雖然他從道爾哈先生處聽聞過多次，但他相信唯一有「條件」給他的。』

『我不懷疑背格累先生誠摯。』伊利薩伯熱誠的說：『你要恕我不相信所告訴的。背格累先生申辯他的朋友是個能人，我敢說；他不悉知其幾部份的事，而朋友知其餘



的事，我想那個紳士都如我以前所想的樣。』

她們變更談話，很喜悅的，沒有主見。伊利薩伯高興靜聽，誠實的希蔣畧求背格累注意，可信然的。背格累先生參加他們談話，伊利薩伯退到路絡斯女士裏來；詢問她的最後舞伴的快樂，她難的答覆，克林先生來到她們面前時，歡躍告訴她，說他很幸運有了很重要的發現；

『我發現了，』他說，『奇遇的事，現在在這屋子裏的是我舞伴的密親。我竊聽了紳士對年輕女士提說她們榮耀了這房子，名是說他的表妹寶時女士，同她的母親克時爾太太。好奇異發生這種事情！那個想到我在這會中會個寶時克時爾太太的姪子！我感謝及時發現了，至于他，我現在提及，相信他饒恕我的。我整個盲目不知道這結合，我抱歉的。』

『你不介紹自己給道爾啥先生嗎！』

『實在我要。我要求他饒恕沒早介紹。我相信他是克斯爾太太的「姪子」。我急告訴他，太太昨晚很好。』

伊利薩伯力勸阻他這樣計劃，告訴他謂道爾啥先生說他沒有介紹就向他說話唐突的，祇願致意他的姑母，如此雙方不注意這些話的；道爾啥先生起始就提議接識，結果優越的。—克林先生神氣默然的聽住，當她停說時，他就如此回答：『親愛的伊利薩伯女士，我以為妳是世界上在妳的了解範圍裏精確裁判一切事；但是讓我說，在非家士俗人的家庭中創立的儀節，同教士規矩的創立的迥然互異

，顯有寬泛區別；因為我說教士的職務在鄉境裏，相互的是階級高尚——同時要說的是行爲特別謙遜的。因此，妳定要有良心的談，是我視爲義務的一點。恕我忽視妳忠告別的事，我自己相當的受教育，研究那是對的，勝過像你樣的青年女子。』他一點首讓她去攻擊道爾哈先生，他迎頭的走向前來，她竭力注視他，他詭異說的太明顯了。她的表哥嚴重低頭的說：雖然她聽不見一字，也感覺宛如會聽見，幷知他的唇上說『道歉』，『漢斯特』同『寶時克斯太太。』他看見她向着這樣男子。暴露她惱住了。道爾哈無限的詭異目視他，後來，克林先生讓他說，又無禮貌冷淡的答應。克林先生不鼓勵再說，道爾哈先生似乎輕視的又第二次說，一說終了；輕微一鞠躬的就走開了，克林先生轉到伊利薩伯去。

『我沒理告訴妳』。他說，『不高興我迎接道爾哈先生。他很客氣答應我，又稱贊我說的，他很相信克斯爾太太的明辦，決不是不適宜的辨說。那真是漂亮的好思想。總而言之，我極喜歡他。』

伊利薩伯不再高興追問，轉而注意他的姊姊同背格累先生；說出一串串的回想，幾如蔣畧樣高興。她在理想中看見她在那房子裏佈置，真正愛情結婚產生的。在這情形之下，她竭力喜歡背格累的那個妹妹。她的母親同樣的思想，又決定不接近她，怕她多聞聽了。當她們坐下用晚餐，她視爲最不湊巧安置她們在中間；她深深惱她的母親對

路斯女士自由公開說話，不說別的，祇說期望蔣畧立刻嫁給背格累先生。——是個有生氣題目，背納特太太疲於無能，反而詳舉婚姻之利益。背格累是個嫵媚青年，很富的，他居住離她們僅三里之遙，是自己應道賀的第一點；並且想來是蔣畧兩妹妹如何喜歡的，她們渴望她能結合。況且她的女兒有希望的事，蔣畧的結婚必能使她們成爲富人；尤有言者，她一生的生活就付托了她的單獨女兒，去看照她們的妹妹，是不得不喜歡的。造成這樣情形的快樂事倒需要的，那是有禮法的；但沒人像背納特太太一生樣的舒舒服服滯在家裏。她希望路斯太太也許立刻相當的發財，雖相信沒有明顯勝利的機會。

伊利薩伯約束她母親的話無效，否則耳語勸說她形容她的快樂；因爲，她懊惱，知道道爾啥先生大半偷聽了，道爾啥對住她坐的，她母親還責備她無聊。

『道爾啥先生對我會幹嗎，我怕她？我相信我們對他沒甚特別的，「他」聽了沒關係的。』

『天啊，‘太太’，低聲點說——有甚麼好處？激怒了道爾啥先生。——妳不要對他的友這樣稱說呀！』

她沒有說甚麼，不要緊的，她母親同樣聲調談她說的。伊利薩伯羞怒的赧顏着。不禁時刻眼視道爾啥先生，每一瞥視，相信她恐懼的；他不常常注視她母親，她眼釘着她的注意住不變，他的臉漸漸由輕視轉變到有組織的堅固嚴肅着。

最後，背納特太太不多說；路斯太太長長的啊見不喜歡多說，伊利薩伯這時也醒悟不說話了。不久安靜的休息着。當其夜餐了，唱歌談天，她羞辱的熊瑪麗，稍稍的請求，迫同伴談天或唱歌叫。她的面容極表示住沈靜的請求，而瑪麗極力阻礙客氣，一無效，瑪麗不了解她們；這樣表示的喜歡她，她才起始唱。伊利薩伯很惱的目釘住她注視她耐不住的唱了幾曲，在收場後得到不好的稱讚；因為全桌子上的人，暗暗的希望她重唱不一會後開始唱另外的。瑪麗的能力不相當這樣的表現；她的聲音嬌弱，態度造作——伊利薩伯不樂，她注視蔣畧，看她如何的煩擾；但蔣畧很泰然向背格累談話。她注視他的倆個妹妹，看她們彼此嬉戲表示，道爾哈繼續的嚴肅着，她注視她父親要求他干涉，怕瑪麗終夜的唱住，他暗示的說，當其瑪麗唱完第二首歌時，高聲說，『孩子，唱的極好。令我們喜歡很久了，讓其他的年青女子表現唱唱吧。』

瑪麗佯爲不聽，而煩悶；伊利薩伯對她抱歉，又抱歉父親說的話，怕她時苦惱不好，這團體的旁人說。

『假如我，』克林先生說『僥倖的唱，我很快興，我相信都要勉強同伴；因爲我視爲音樂是很天真自然的消遣，很合宜於教士的職業。——我不以爲我們時間都致力於音樂，因爲還有別的事做。教區的牧師有很多事要做的一——首先，他必定是初學，要不觸犯他的恩人，他定要寫自己的講經：這時教區的職務不很多，住居也改善了，不能

不舒服，我想有一線之重要，他對人是小心翼翼，態度和靄，尤其對升階他的人。我不想他的職務解放的了，我也不想這人失掉機會，同這家人結合』。她向道爾哈一點頭，他就高聲說話，半屋子的人都聽見。——許多人凝視——許多人微笑：但沒一人較背納特先生很高興的嚮住，他的妻子誇說克林先生說的話很動人，又對路斯太太耳語說他是個很聰明的好青年。

伊利薩伯發現她的家人暴露說他們，她們很有精神的開玩笑；她的姊想禁止她躲避背格累的注視倒快樂的，他的感覺不會怪難過的。他的倆個妹妹同道爾哈先生乘機取笑她的親戚，她決定不了是紳士沉默的輕視或者是女子些很令人難堪的微笑。

其餘晚上她少有愉樂，她被克林先生開玩笑，他繼續在她側旁鬧着玩，他不表示再同他跳舞，而與旁人舞，她要求他同另外人佔起來無效，介紹他給屋子裏每個女子也未成。當正跳舞時他很冷淡乏味的！告訴她；他的目的是注意在向她稱讚自己，因此終宵接近她的嚮住。沒有辯說計劃的事，她相信她的友路斯女士常常參加他們，性情很好從事與克林先生談話。

她很自由隨便的，道爾哈先生不大注視她，雖常在她的短距離裏，也不接近說話的，她感覺這是由于自己向威克屋隱語的結果，她也悅之，滿不在乎。

郎不爾團體這羣人最後分離，背納特太太候了半點鐘

的車，在每個人走後，她們看見很感動的離了家人。漢爾斯太太同她的妹難的啓口而言，除了呻吟疲倦，明顯的忍耐不住在房子裏。她們拒絕背納特太太企圖談話，這樣一來。全體人更疲弱無神，而克林先生老談話稍可慰藉，他稱讚背格累先生同他的妹妹招待的好，同很禮貌表示客氣的對客人。道爾哈完全不言語，背納特先生同樣沉默的領受着。背格累先生同蔣畧一塊站住，微離旁邊人，又彼此互談。伊利薩伯保持很沉靜的，像漢爾斯太太或背格累女士；李第亞這時很疲倦的高聲嚷住『上帝，我好倦啊！』隨住就來個猛烈的啊欠。

最後他們起來告別，背納特太太壓制客氣希望看郎不爾的全家人，又特別的對背格累先生說，告訴他要讓她們在任何時同他們家人吃午餐，用不着形式的邀請，背格累極其歡悅，並且他迅速的準備很早的迎候她，在他從倫敦轉來時，他第二天不得不去了。

背納特太太很滿意高興，在那樣勸服之下，須要佈量房子，準備新的車子，同結婚衣服，她無疑知道她的女兒三四月內就要安頓在雷斯斐納，第三個女兒嫁給克林先生，她想一樣相等有價值的，雖然值不得相等的喜悅，伊利薩伯至少是她的親愛孩子；這個郎君配偶她很好的，這每個女兒的婚姻事，被背格累先生同雷斯斐納的人遮盖的。

## 第十九章

第二天郎不爾開了新景象。克林先生照規的宣佈。決定不失時候的宣說，當他請到下星期假時，自己不覺麻煩，正襟危坐揣想事務的有一部份，他發見背納特太太，伊利薩伯同個年青女孩吃過早餐後在一塊，他即向其母親稱說；『太太，我可以希望妳欣喜妳的女兒伊利薩伯嗎？當我今晨惦念私自的拜見她了。』

伊利薩唯一驚訝的臉紅，背納特太太立即答，『唔，親愛的！——是的——的確。我相信李惹很快樂——我相信她不反對。克蒂，來吧，我要妳上樓去。』她收了工作匆匆的走開，當伊利薩伯叫出時。——

『親愛的媽媽，不要走。我求妳不去。克林先生必定恕我的。他對我不說任何人的。我自己去吧。』

『不，不，無聊，李惹。我望妳滯在那兒。』伊利薩伯似乎真正煩惱不安樣子，大概要逃走，背納特太太又說，『李惹，我主張妳滯住聽聽克林先生說話。』

伊利薩伯不反對這個提議——頃刻又很動情聰明的沈靜著，又坐下，竭力的隱藏著痛苦和煩惱。背納特太太同克蒂走開，她們一走，克林先生就說。

『親愛的伊利薩伯女士，妳相信我，妳謙和可避其損害，格外增加妳的至善完全。妳在我心目中看來不是不願意妳的；但告訴妳，我要妳的母親准允求婚。妳不懷疑我說話的意思，無論如何，妳生來漂亮的，致使妳佯爲掩匿真情；我太明顯的注意是錯誤吧。我幾乎進了房子，挑選是我將來生活伴侶。但以前我過度的感覺到這事，或許那是忠告我叙說結婚的理由——況且，來到黑蒂斯耳物色個妻子，我一定行的。』

克林先生很泰然理想住，極端的感覺着，使伊利薩伯很發笑，以至停不了，他又進一步的繼續說：——『我結婚的理由，第一是我想每個教士在舒服環境裏正當的事(像我自己樣)在教區裏去處置婚姻；第二，我相信可增加快樂；第三，——也許我應早提及，那是這很高尚的女人忠告吹噓的，其人我應榮稱爲女恩主。她兩次表示過這事的意見(不是要求的！)；並且每禮拜的晚上，我離開漢斯特之前——在我們房間打過牌，當景克生太太安寶時女士的脚凳時，她說，『克林先生，你定要結婚。像你樣的牧師定結婚的，——爲我的原故，選個高尚婦人；並且爲你自己的原故，要活潑的，有用的人，不要教育高尚的，僅要能有法子稍有進款即成的。這是我的忠告。你能找這樣的婦女，帶她到漢斯特去，我願看看她。』我漂亮的表妹，讓我說吧，我記不起寶時克斯爾太太的談話和誠意有利於我的獻意。妳可看看她說的話，我形容不了的；我



想，妳的智慧，活潑必悅意她的，尤其當性情馴服的尊敬她的階級，免不了興奮的。因此，我很注意婚姻；那是告訴我的意見指定郎不爾代替自己的鄰居，我告訴妳那裏很有些可喜的年青婦人。但事實是，在妳父親死後，去遺承如我樣財產(他可活多年呢)，我不能不滿意，決定從他女兒中選個妻子，她們的損失很微，當其怨愁事情發生時——那我已說過。我漂亮的表妹，這是我的動機，我嘖嘖於不揮敗妳的財產。現在我沒甚麼，除了告訴妳極興奮熱烈的說我的愛情猛烈。對於財產我全淡然的，不求妳父親的財產，我說那是無討論的餘地；一千鎊也不是妳的，到妳母親病死後。所以，那方面，我一定不易緘默不說，妳可以深信不會責備我出言的，當我們結婚了。』

現在那婚姻事須得阻碍他說了。

『先生，你太忙了，』她說住，『你忘了我不答復呢。讓我不要多耗時間說牠吧。你稱讚我的致意我，我感謝的。我是很感動的尊重你的建議，但我不能不另外的趨向。』

『我不懂，』克林先生用手一揚的答說，『那常是青年女子拒絕男子求婚的話，其實暗自秘密的意想接受，當其他第一次利用過她們時；有時拒絕還申說二三次。所以我決不氣沮，妳剛才說的，希望妳變更變更吧。』

『先生，說實話。』伊利薩伯嚷着，『你的希望，我說來格外的太奇特了。我告訴你我不是這些年青女子中的人(假如這些年青女子是的話)她們敢于冒險幸福，要求乙

兩次。我很鄭重拒絕的。你不能使我快樂，我相信我是世界上最後的一個婦女，她使你如此的。不，你的朋友克斯爾太太知道我，我勸她發見我各方面的境遇惡劣的。』

『克斯爾太太確如此想過嗎，』克林先生很嚴重說——『我揣想不到太太完全嫌惡妳。妳要一定不變，當我再看見她時，我就要極謙和說妳誠實，節儉，同旁的可喜性情。』

『克林先生，實在的，用不着稱譽我。你讓我自己判定吧，並讓我很快樂，很發財，而拒絕你的手，盡力的格外阻碍你。讓我說，你定要滿意你的感覺，注意我的家人，並且得到郎不爾財產無論何時都要敗下的，無須自己做責。因此，這事完全解決了。』她站起來如此說，克林先生不求婚她了：

『當我嘖嘖于向妳說及這事，我希望妳很有利我的答復；雖然我現在歸咎于妳忍心，因為我知道是妳們女性反對男子頭次請求的慣例，或許妳現在說的很鼓勵我要相配真正漂亮女性的人吧。』

『克林先生，真正的，』伊利薩伯很溫柔的嘆說，『你太困迷糾纏我了。假如我這裏很鼓勵對你說，我就不知道如何表示拒絕你了。』

『妳定要準我諂媚，我親愛表妹，——妳拒絕我的求愛自然是這些話。我相信大半是這些理由：——我發現我的手不值得妳接受，或者我過于太渴慕了。我的生活境况

寶時家人的結合，和我對妳的親誼，這些情形太甚的不利於我了；妳定要深思遠顧吧，不論妳多麼引誘，決不會有第三者向妳求婚，妳才嫁的。妳的裝匿很微少，好像是妳誠實和靈性情削減的結果。所以我定說妳不嚴重拒絕我，我要選擇培植妳超越增加我的愛，根據一般漂亮女性的訓練說來。』

『先生，我告訴你，我不要求那種漂亮的去磨難困惱可尊敬的男子。我寧願諂媚說誠實。我很感謝你屢次對我榮耀的建議，但接受則不可能。我感覺各方面都須禁阻牠的。我說明白點吧？當爲我不是漂亮的女性，對你發誓，祇是個有理性動物，心裏直言共實的。』

『妳太媚人可喜啊！』他神態呆拙高昂的說着；『我說當妳的雙親雙方面，有權力的表示過，我的建議會接受不會失敗！』

這樣固執的自欺住說，伊利薩伯不答復，立刻悄悄的退了；決定，他也許堅持申說她拒絕當爲諂媚的鼓勵，就去要求父親，否認欺騙，申明他的行爲，爲一個妖媚漂亮女性而愛不會錯誤的。

## 第二十章

克林先生老不緘默而漠視成功的愛；因為背納特太太在走廊裏去注視會議的結果，立刻看見伊利薩伯開門，急步向着樓梯走過她面前，她怕是進早飯廳去，熱烈慶賀她同她這很親近結合的光景，克林先生快樂的接受了又回答著，並且走近叙說他倆說的話，他相信結果很滿意，自從他的表妹拒絕了，她流露著害羞的，誠實同純正優良的性格。

這一叙說，背納特太太驚愕說；——高興的同樣滿意她的女兒反對他的建議而去鼓勵他，但她不敢相信牠，不禁如此說。

『但是相信吧，克林先生，』她又說，『李惹有理由的，我明說她吧，她是個強壯，愚鈍女孩，不知道她自己的利益；但我使她知道。』

『恕我間斷妳說話，太太，』克林先生說；『假如她是真正強硬愚傻的女孩，我或者不知道她是一個男子的很渴慕的妻子，自然結婚的情況她快樂的。假如她堅持拒絕我配合，或許倒不如不迫她接受我好點，因為假如性情一缺陷，她不能于我培植那快樂。』

『先生，你太誤解了』背納特太太驚恐說。『李惹是祇有這些事情才強硬，旁的事她是性情好的女孩，我願明向背納特先生直言，我們很迅速的就解決她了，我相信

。』

她無時答復他，急到她丈夫那裏，一進了圖書館，就叫出，『唔！背納特先生，你要快點；我們太鼓噪了。你定要來使李惹嫁給克林先生，因為她發誓不嫁他，假如你不趕快點，他要變心不要她的。』

背納特先生掀起眼睛，當她進去時，漠不關心的釘視她的臉，她報告了他毫不變動。

『我不喜歡知道，』他說，當她說完話後，『妳說甚麼？』

『克林先生同李惹，李惹說不嫁克林先生，而克林先生初說不娶李惹。』

『這時將何以處之？——那似乎是失望的事。』

『你自己向李惹說吧，告訴她說妳堅持要她嫁給他。』

『讓她來這兒吧，她才聽我的意見的。』

背納特按鈴，伊利薩伯被召到圖書館來了。

『孩子，來』，她的父親叫，『我召妳來有件重要事。我了解克林先生求妳的婚，真的嗎？』伊利薩伯答，是的，『很好——求婚妳拒絕了嗎？』

『是，我已經拒絕了，父親。』

『很好，我們來說論這點吧，妳母親堅持妳接受，是不是？背納特太太。』

『是的，否則，我不願見她了。』

『伊利薩怕，妳眼前就有不幸變化，從今日起妳必定是個妳雙親的陌生人了。妳母親不再見妳了，假如妳不嫁克林先生，我也不見妳了。』

伊利薩伯不得不微笑這樣開始的結局；但背納特太太勸她的丈夫關心這事，當她願意時，她很失望的。

『背納特先生，這樣的說了，你又怎樣呢？你是答應我堅持她嫁他嗎。』

『我親愛的』，她的丈夫答應『我有兩個有益的小要求，第一妳要讓我此刻自由的了解；第二了解我的情形，我高興自己立刻有圖書館看書。』

無論如何，她的丈夫不管她失望，背納特太太拋棄這點，她反復向伊利薩伯說；甘心誘勸的，她盡力有興緻的去攏絡住蔣畧；但蔣畧溫柔性和的干涉住；伊利薩伯時而真正的嬉戲的，答復她的攻擊，雖然態度改變，而她決定不嫁的。

克林先生同時，落寞沉思過去的事，他自己思想住他的表妹拒絕他可怕；雖然他驕傲受創傷了，他沒旁的痛苦，他注意她的想像；忍受母親的責備，阻止感情的懊惱。

全家人都在紊亂中，加爾蒂路斯來同她們消磨白天，她在走廊裏被李弟亞碰住飛躍到她面前，半耳語的說，『我喜歡妳來，這裏好玩！——妳想到今早晨發生了甚麼事嗎？——克林先生向李惹求婚，而她不嫁他。』

加爾蒂很難的答復，在克蒂走到她們面前，來告訴這

消息；立刻她們進早飯所，背納特太太單獨在那裏，於是又開始說這事，要求路斯女士同情，勸說她的友李惹願從她家人的願望，『勸吧，我親愛的路斯女士，』她聲音悽哀的又說『我這方面沒人全情我，我真正感覺我腦子疼痛的可憐。』

加爾蒂的答復被蔣畧同伊利薩的進來停着了。

『唉，她來那裏去了，』背納特太太繼續的說，『她似乎不關心的，並且不多注意我們的，我們在紐約時，她還幫助的——瞧着——克是我告訴你，李惹女士——假如你這樣深記在腦海拒絕求婚，你完全得不到一個丈夫——相信吧，我不知道誰主持你，當你父親死了，——我不能主持你的——我警告你——每天我都告你過，——我在圖書館告訴你過，你知道我決不再對你說。你總曉得我對的；我不高興說不孝順孩子，——實在我很不高興對任何人說，人受苦可憐，訴苦不了，沒人告訴，我受何痛苦！——但是那常如此，人們是決不哀憐人痛苦的』

她的女孩靜聽悄悄吐露的話，或者感動的安慰她的激怒。她因此繼續不停止的談直到她們聯絡克林先生較平常很莊嚴態度的進來，一見了她，就向女孩說，『現在，我要堅持，你緘默不語，讓我們一塊略談句話吧。』

伊利薩伯悄悄走出屋子，蔣畧同克蒂隨着，但李弟亞堅持着去聽聽；加爾蒂首先被克林先生阻攔住，他詢問她同她的家人，並且有點兒好奇，她高興的走到窗子那裏佯

爲不聽，背納特太太聲音然哀投出說的話：——『哦！克林先生！』

『我親愛太太，』他答，『讓我們永久緘默不說這點吧，這是離我隔得遠的事，』他繼續說，聲音裏表示不痛快，『抱怨妳女兒的行爲；不可抵賴的罪惡是我們的職責；一個如我年青的男子特別的義務很早就僥倖了；我相信我告退放棄的，或者我的漂亮表妹譽耀我握住他的手嫁我的話，不懷疑，我實在快樂；因我常說放棄決不是完全的放棄，當其我們失掉尊敬的評價時，我希望，妳不要說我不尊敬妳的家人，親愛太太，撤銷我要求妳的女兒的恩惠吧，無須要妳同背納特先生有威權的從中代替懇求。我怕我的行爲駁斥反對接受妳的女兒，代替妳自己說的話，但是我們都錯了。我以爲這事通徹的好，我的目的是得個可喜伴侶，借重於妳家人的有益的眷顧，再者假如我說的話有可責的，我立地道歉。』

## 第二十一章

克林先生的求婚辯論現在幾乎終止了，而伊利薩伯唯



一痛苦不舒眼感覺住從事的，偶爾抱怨隱語她的母親，至于紳士本人，他的感覺大半表白了，不困累抑鬱，否則努力避丟她的，而態度頑固便怨怒的緘默着。他少向她說話，并且自己很感動的異日轉到路斯女士裏，她聞聽他的事會很有理的理解慰他們，尤其對她的友。

翌日背納特太太的脾氣不好。克林先生仍在忿怒驕傲情形中。伊利薩泊希望他的怨恨也許會減少她的造訪，但他的計畫不爲它受影響。他常在禮拜天去，他仍想停留到禮拜日。

早飯後；幾個女孩去彌爾登詢問威克屋先生轉來了沒有，又感嘆他缺席雷斯斐納跳舞會。他勸合她們進城，陪伴她們到她們姑母家去，那裏他悵惘焦惱，人人都關心他，又——向伊利薩泊說，他情願承認他缺席不到是哄騙了自己。

『我發現』。他說，『不會見道爾啥先生更好點兒；——他是在這同間屋子，同樣團體，我多時伴住他在一塊，這些光景一想起我自己很不舒眼。』

她嘉獎他忍耐寬容，他們很充分討究其事，彼此很謙和的推獎住，當其她們同住威克屋和另外官員走回郎不爾去時，當一面走，她特別的陪伴她；伴同她們有雙倍益處；她感覺到稱讚她的說的話，介紹他給她的父親母親最接受的。

他們轉來不久後，有封信寄給背納特女士；從雷斯斐

納來的，立即展開。信裏面包含有一片精美，小小的寫的熱烈的信紙，覆住個漂亮的女子的手跡；伊利薩伯看見她的姊姊讀牠時面容變色，又看見她注意特別的項數。蔣畧立刻回想，把信扔在一邊，竭力的如平常樣欣喜的談話；但伊利薩伯感覺的焦惱這事，轉而注意威克屋；他立刻同他的伴告別，蔣畧是一閃視請她隨住上樓。當其她們各到了屋子，蔣畧拏出信才說『這是克納林背格累來的；內容的話，令我很驚訝。全團體人此時已離雷斯斐納去城裏一一並不擬打算轉來。妳聽聽她說的吧』。

她於是高聲，唸第一句，通知說她們決隨住她們哥哥進城，並且那天擬在格魯爾街上午養，那裏漢爾時有間房子。第二句是說：『我不虛飾悵惘任何事，我將離開黑維斯耳，除了妳的社團不離開，我最親愛的朋友；但是我們希望，我知道我們將來時期能有很多高興的談話，同時可以減輕分離住的痛苦，由以不拘束的互通款曲。我求妳相信吧。』伊利薩伯淡然傾聽住這些流露的表達；她們忽然的轉而驚訝她，她知道沒甚麼真正可悲嘆的：又揣想她們不在雷斯斐納會阻礙背格累畧先在那裏；并且他們社團有損失，她勸蔣畧定要停歇以注意他來享受。

『不幸，』她停息會後說，『妳不能看見妳的朋友在他們離鄉之前。但是我們不希望將來快樂時期，而背格累女士期望可以早得到，妳知道快樂的談話，尙且如姊妹樣的很滿意高興？背格累先生不願因她們留阻在倫敦

的』。

克納林決定說過春天團體中沒人轉到黑蒂斯耳。我念給妳聽聽：——

『「當我的哥哥昨天離開我們時，他想有事去倫敦也許要三四天；但我們定決定不是如此，同時相信當其喬治進城不會匆忙的又離開，我們決定跟隨他去那裏，他就不得在舒服旅舍消磨暇時候。很多我相熟的人在春天已經去了；我願聞聽妳的消息，我最親愛的朋友，我注意羣從中某個人——但是失望。我誠懇希望妳盛樂時季在黑蒂夾耳過聖誕節，並且妳的情郎很多的會阻碍妳感覺我們剝奪妳失掉了三個」』。

『確實』，蔣畧又說，『他冬天不再轉來了』。

『背格累女士確然不以爲他「一定」的。』

『爲甚麼妳這樣想？那是他自己的行動，他是他自己的主人。妳不知道「一切」。我唸給妳幾項聽有損于我的。我不瞞妳』。

『「道爾哈先生忍耐不住的去看他的妹妹；說真話，我們不大渴望再見她。我真不想到喬治道爾哈相當她的美，溫秀，成熟的；她佯爲的感動了路斯同我，更增加些有趣的事。我們敢希望要求她是我們的妹妹。我感覺這事；但我不離開鄉間，我相信妳不無理的尊敬她們。我的哥哥已經羨慕她的很；她常常乘機的看她以圖穩固；她的親戚很願他結合；我想個妹妹的溺愛，誤引不了我，當我說加

爾斯很有可能的招引婦人的心時。這些情形都有利於愛戀，沒甚麼阻碍的，我最親蔣畧，我錯誤放肆的希望這事會得到很多的快樂嗎？』？

『你想這話這麼樣？親愛的李惹？』當她唸時說『不很明白嗎？不是充分的表示說克洛林既不希望又不願我是她她妹妹嗎；她很相信她的哥哥淡漠；並且也許她猜疑我感覺他，她以為（最誠實）我注意嗎？妳能有旁的意見嗎？』？

『是的，能够，我的意見整個不同的。——妳願聽嗎？』？

『最願』。

『妳聽幾字吧。背格累女士。知道她哥哥全戀妳並要他娶道爾女士。她隨住她進城去，以希望留阻他在那裏，還竭力的說他不注意妳了呢』。

蔣畧搖頭。

『蔣畧實在，妳應相信我——沒人老瞧見你們在一塊的，無人礙他的愛情的，背格累女士我相信不能的，她不是這樣忠懇傻子，她能知道道爾啥先生一半的很愛她嗎，她定命他做結婚衣服嗎。但是情形是這樣：——我們都不是很富足偉大；她是很焦灼的為她的哥哥得到道爾啥女士，從這樣一來，有了兌換親，得到了第二個，她少苦惱的：這事要有一定的伎倆，我敢說一定成功，假如寶時女士異乎尋常的。但是，最親愛蔣畧，妳想像不到那事，因為背格累女士告訴妳說她哥哥很羨慕道爾啥女士，他不大知

覺妳高興，勝于他在禮拜天離你時，或者她竭力勸他，代替同妳戀愛，他同她的友戀愛的很利害了』。

『也許我們想來好像是背格累女士，』蔣畧答說，『妳表示這些，使我很舒服。但我知道這根基不正當的。克洛林無能力欺騙任何人；我希望這情形是她欺騙自己』。

『對的。——妳開展個高興的理想，自從妳不痛快我時。相信她欺騙的。不錯的。妳現在知道因她履行了義務，不要再弄壞吧』。

『但是，親愛的妹妹，我高興揣想好點，我快樂的接受個男子，他的朋友願他再另外結婚嗎』？

『妳自己決定吧，』伊利薩伯說，『妳圓滿的思熟薄情他的倆個妹妹的痛苦，勝于他的妻子拒絕他的快樂，我能告妳吧』。

『妳怎這樣說？』蔣畧說，混迷微笑住，『妳定知道我很悲傷他們譴責，我不能不躊躇了』。

『我不想妳會的！那是這樣情形，我不很哀憐妳的處境』。

『但是，假如他冬天不再轉來，我的選擇得不到了。六個月裏會發生千萬的事』。

伊利薩伯很輕視理想他轉來。她唯一發現克洛林的有興趣願望的建議，她不能不揣想那些願望，無論如何，公開或滑頭的說，那能影響青年人，不依賴任何人的。

她向她的姊姊表示她所感覺的，說的很有力量，並且不久就知其快樂的結果。蔣畧的性情不喪氣，她漸漸的去希望，雖然有時愛情克服希望，背格累一定轉到雷斯斐納，而答復她心裏的願望。

她們同意背納特太太聞知這家人的分離，不會驚恐紳士行動的原因；但是偏私的通信她很注意，悲傷其不幸，幾個女子正當他們親密時進行不利。悲嘆以後，她安慰的思想背格累先生立刻又來，並且來在郎不爾午餐，結果說的很愉快，他曾經被邀請吃過家庭午餐。她留意充分要有饌食。

## 第 二 二 章

背納特太太同住路斯午餐，路斯女士很誠實的傾聽克林先生說了大半天。伊利薩伯乘機感謝她。『那事保特他在好脾氣中』，她說，『我感謝妳的很，非可言喻』。加爾蒂相信她的朋友滿意是有益的，又說稍稍犧牲光陰可欣興的。這是很可喜的事，但加爾蒂的誠意伸展，遠過于伊利薩伯意想及的：一那沒甚麼，除了想收回克林先

生的求婚而得到她。致使他們向她個人進攻，這是路斯女士的計策；表明很有恩利的，以至當她們晚上分別時，她感覺幾乎相信成功了，也許不急于迅速的離開黑蒂斯爾。但是她的火樣爆熱的性格不利行動的，第二早晨詭詐的引他逃出郎不爾的房子，急忙的跑到路斯宿舍。讓他拜倒石榴裙下。他思慮住的避免他表妹注意，相信她們看見他走，她們揣疑他的計畫會失敗的，他不願意企圖她們知道，反之到其成功能知時；雖然感覺的幾乎得到了，加爾蒂鼓勵着，他比較困難了，自從禮拜三事情發生以後。他被迎接是最諂媚仁愛的一種。路斯女士從窗子上看見他，當他走向房子前來，立刻出來意外的在小徑上碰住他，但她不大敢希望很愛而又娓娓言談的在那裏等候。

克林先生片刻說完很多話，彼此之間的事雙方滿意的解決了；當其他倆走進房子，他熱誠的要求她使他是最高興人；此刻很惦念的經心住，而這女子毫不計較他的快樂。他自然愚蠢的求愛，能使婦人恆久的願望；路斯女士純潔無私心的渴望接受他，毫不計較，急遽的到達基礎。

威廉先生同路斯太太欣然同意；很快高興的施與同意。克林先生現在環境很相宜於他們女兒的婚姻，他們稍稍給她們的財產；他期望將來的財富無限的漂亮。路斯太太開始策畫，比較以前事還更有興趣興奮。背納特先生好像

要活很多年辰樣的；威廉先生說克林先生隨時可佔得郎不爾的財產，那一定是他與他妻子在聖提詹姆士的家裏頂有面子的事。總之，舉家斯時驚喜萬分。年青女兒希望一兩年就入社會交際；孩子恐懼加爾蒂的快要死的老僕。加爾蒂自己却安然無事。她得到了她的目的。她回想大概滿意的。相信克林先生既不靈動也不相配的；他的社團厭煩他的，戀愛她定成泡影的。但是他仍是她的丈夫吧。女人不大很思索男子，或者婚姻的，結婚就是她的目的；那是唯一受過好教育的稍幸運年青女人榮耀的事，然而不一定快樂，雖然保持其很快樂。她現在這樣的堅持也得到了快樂；就在其七歲時，沒有美麗也感覺好運氣的。伊利薩伯背納特驚訝其可喜的情形，她的友誼有價值的，超出任何人的。伊利薩伯詫異，又責備她；雖然她決定不搖蕩她，而她的感情必因譴責而創傷。她決定通知她，又吩咐克林先生，當他轉到郎不爾午飯時，她不在任何家人面前暗示所發生的事。自然守秘密的，但不能不無困難，因為他久不在，突然轉來有人一問令人驚喜的，同時他自己會否認，以望刷新他的有發展的戀愛。

他第二早很早的就首途出發去看家人，離別的愉樂是女子晚間感動的彈奏琴樂；背納特太太很客氣有禮的說她們在郎不爾又瞧見他會多麼快樂，讓他隨時拜訪她們。

『我親愛的太太』，他答應，『這樣邀請，特別的喜



歡，那是我希望接受的；那末妳要一定的，我立刻能接受的。』

他們都詫異；背納特先生決不想他迅速轉來，立即說：  
：——

『但是，不怕克時爾太太的譴責？我的好先生？你疏忽你的親戚好點，較你冒險憎怒了你的伴侶。』

『我親愛的先生，』克林先生答應『我特別感謝你友誼的關心，你相信我不擅自行動的，沒得到太太的同意。』

『我不能不太關心，冒險的事，她格外不喜歡，假如你又來我們這裏，我想無限的可能，安靜的滯在家裏，我們也滿意，不會怒的咧。』

『相信我，親愛的先生，我熱烈的感恩因這樣有情的關心，信牠吧，你欣然接受我感謝的信，至于另外還得說明你的關照，當我停留黑蒂斯爾時，至我的表妹，雖然我久不在，願他們健康快樂，我的表妹伊利薩伯也不例外的。』

幾個女子很客氣的走開；彼此驚訝他默想迅速的轉來，背納特太太知道了他想求婚她的一個年青女孩，瑪麗也許接受他。她評量他的才能比旁人高；他想常常進攻她，雖然決不如她聰明，他想假如鼓勵的讀書，步她的例子利用他，也許變為個很相配件侶。但是第二早晨，這種好希望催了，路斯女士早飯後就說，並且私自的同伊利薩會商

叙說前天的事。

克林先生幻想同她朋友發生戀愛一兩天內就給伊利薩伯發現；但加爾蒂鼓勵他，當她能鼓勵他時，而她詫異的結果，克服了循規蹈矩的束縛，不禁嚷出——

『克林先生進攻！我親愛的加爾蒂，——不成的吧。』

路斯女士容貌鎮定住的命令告訴她的事，須叟受了責備困惱了；她不再期望了，立刻又鎮靜自如的答覆——

『我親愛的伊利薩？如何妳驚訝？——妳想克林先生能得到婦人的好批評，不足信的嗎？他不是很快樂的同妳會成功的吧。』

伊利薩伯自己回想，強烈的想住，告訴她，謂他們的親誼她喜悅的，并願她的一切想像的快樂。

『我知道妳感覺的，』加爾蒂答應，——『妳定很驚訝很驚訝——最近克林先生願望娶妳。但是妳想想我希望妳滿意我所已爲的事。我不浪漫的，妳知道；我決不的。我祇要求舒服的家室；尊重克林先生的人格，結合，同生活境況，我相信我同他的快樂想會很漂亮的，當許多一般人誇獎結婚的情形樣。』

伊利薩伯黯然答應『那是無疑的』；——呆板的停息後，她們轉到其餘家人那裏。加爾蒂滯的不久，伊利薩伯回想她所聞聽的話。那是很久前了，她理想的婚姻。完全不適當。克林先生奇怪的在倆三天之內求兩個婚，沒甚麼

比較他現在所接受的。她時刻感覺加爾蒂的婚姻意見不像她的，但她不揣想能實現，她會犧牲世人有利之事。克林先生的妻子加爾蒂是個最仁義的寫照！——朋友悲痛地恥辱她，壞她的尊嚴，相信那朋友選擇的快樂的命運不成的。

## 第二三章

伊利薩伯同她的母親和妹妹坐著，回想所聞聽的話又懷疑她有權勢的提說，威廉路斯公爵對家人宣佈過她的女兒從事婚姻。他很稱讚她們的，很慶賀的期望兩家人結合，他表明這事——聞之不足奇，但不足信；背納特太太很謙和的反抗他整個的錯誤了；李弟亞呢時常不注意不客氣的急躁解說——

『天啊！威廉公爵你怎樣告訴這事兒？你不知道克林先生娶李惹嗎？』

諂媚者不怒這敘說；威廉公爵受過好教育，他要求甘詭的報告真話很禮貌傾聽的。

伊利薩伯感覺分應慰藉他不快樂的處境，現在自己提

說以前從加爾蒂裏知道叙說他的話；竭力阻她母親同妹妹說她熱誠地慶賀威廉公爵，她聯合起蔣畧評說期望婚姻的各種快樂，和克林先生的好性格，同漢斯特離倫敦便宜的距離。

背納特太太力為多說，威廉公爵也滯住；但頃刻離開，她就迅速的吐露。首先，她堅持不信整個的事，第二，她相信克林先生欺騙；第三，她相信他兩在一塊決不快樂的；第四，婚姻會破裂的。無論如何，區別明顯了，就可推知整個的一切：第一，伊利薩伯真正致使的惡作劇；其次，她自己野蠻的為他兩利用：這兩點，她主要的討論過。沒甚麼能安慰，樂她的。那天也不能消磨她的怨怒。一星期過了，她知伊利薩伯不責備她，一月過了，她向威廉公爵或路斯太太說她不粗魯，很多過月後；她能完全饒恕他們的女兒。

背納特先生感覺的很怡然，這樣經驗住的宣說，很可喜悅的；他說他慣于知覺的想加爾蒂路斯，如他的妻子樣的傻，並且較他的女兒更愚傻！

蔣畧本人不甚驚訝這婚姻；但是少說她的詫異，反而熱誠的渴望他兩快樂；伊利薩伯也不勸說她視為不確。克蒂同李弟亞很嫉妬路斯女士，因為克林先生是唯一的個教士；那是她們喜歡的新聞傳播於彌爾登。

路斯太太不能不感覺勝利的反駁了背納特太太安慰有個女兒嫁的好；她在郎不爾常常說她是很快樂的，雖然背

納特太太尖酸的容貌和惡惡劣的性情可以驅除快樂。

伊利薩伯全加爾蒂之間彼此相互限制緘這事；伊利薩伯感覺不真正相信她們再能固持。她失望加爾蒂，使她轉變來注意她的妹妹相信評說她忠厚同誠實，決不會搖動的，而她的快樂，她漸漸的焦愁住，當其背格累走了有一星期了，沒有聽見轉來的消息。

蔣畧送克絡林的很早回覆，希望其再復的信。那是從克林先生來的感謝的信，星期天到了，問候她們父親的，寫的很歡欣感恩在她們家裏住了十二個月。在那方面感覺的宣露後，他很狂悅的通知說他已經得到了可喜的隣居路斯女士的愛情，並且說觀賞了她的社團，他同意她願意在郎不爾再見他，或者他希望能在禮拜一後的兩星期來，因為克斯爾太太說過很熱誠的稱美他結婚，願立刻就舉行，他相信毋庸辯論加爾蒂指定的早日子，使他是最快樂的人。

克林先生轉到黑蒂斯耳，不再會給背納特太太快樂的事了，反之，她很怨言她的丈夫。——很奇怪他代替路斯洛齊來郎不爾；是很討厭不相宜的事。——她恨在家裏的客人，因為她的健康不好，而一切人的愛人也厭惡她的。這是背納特太太的怨言，她們對背格累先生的不在家她們也不悵然。

蔣畧和伊利薩伯都不舒服這事。日復一日的過了，沒見帶來他的消息，在彌爾登處傳的消息說他整冬不再到雷

斯斐納來了；背納特太太很爲激蕩，她決不讓失敗於敗德的假血統的人的。

伊利薩伯不畏怕——背格累淡漠——祇怕他遠離了，他的姊姊的愛會成功的。她不願理想蔣畧的幸福很好，也不榮譽說她鞏固她的愛人，她不阻礙她獲得的。他的兩個無知妹妹底一致的力量同他克服朋友，被道爾陰女士和以倫敦的愉樂來幫助引誘，她卻害怕他的愛戀穩固。

至于蔣畧在猶豫未定之下，自然焦灼，較伊利薩伯痛苦更甚。但她渴望隱瞞，令人不知，她與伊利薩伯間的事，決不隱言及之。但限制不了她的母親，她時時提說背格累，著急的望他來，或者蔣畧承認也許他不轉來，她想很不好。這些襲擊需要蔣畧堅決的溫和忍耐的。

克林先生禮拜一後的兩星期守時的轉來，但他在郎不爾的宴饗不很漂亮，當其初次介紹時。他很快樂，以至不注意；旁人幸運的慰藉其他倆講戀愛的事。他每天大概消磨在路斯廬舍那裏，有時轉到郎不爾，道歉他在其家人入寢之前未來。

背納特太太實在痛苦情形中。一提說到連及婚婚的事，輒爲之痛苦不已，隨時她相信聞聽說及的，路斯女士一看了就討厭她，至于她的承繼者，她嫉妬輕視的。加爾蒂隨時去看她們，她說預料這時把握住了；又向克林先生低聲而言，說郎不爾的財產，決定趕她同她的女兒些走出房子，祇要背納特先生死了。她悽慘的向她的丈夫哀訴。

『實在，背納特先生，』她說，『是很困難的，想加爾蒂永久爲這房子的女人，我一定要趕走她的，並且要活住熊她佔我的地方！』

『親愛的，不要這樣幽暗的思想，我們希望好的事情吧。我們嘖嘖自己，我可以是長命者。』

這不是安慰背納特太太的話，因此又答說，如先樣的

『我不能想他們得此財產。假如不遺傳我不理的。』

『妳理甚麼呢？』

『我全不理任何事。』

『讓我們感謝妳忍耐這些情形吧。』

『背納特先生，我決不感謝關於遺傳的事。任何人有良心的，遺自己女兒的財產，我了解不了；並且，還是完全爲克林先生！——爲甚麼『他較別人多呢？』

『我決定遺給妳自己啊，』背納特先生說。

## 第二十四章

背格累女士的信到了，懷疑末尾的話，每個第一句所

說的一切相信他們在倫敦解決了，又說她的哥哥抱歉沒時候看他的朋友，在離鄉之前。

希望催了，完了，當蔣畧看其餘項數的信，知其申說寫信人的感情，能給她以安慰。道爾哈女士讚美其中說的。她又很觸動的注意住，克納林誇張他們親密，預言她前封信上願望的會成功。她又寫信很高興她的哥哥是道爾哈先生房子裏同住者，很高興他提說最近計畫的新傢俱。

蔣畧立刻傳達大半的信，伊利薩伯沉默憤怒的聽之，她的心又分開在繫念她的姊姊，和憤怒別人，克納林說她的哥哥偏愛道爾哈女士，她不相信，他真喜歡蔣畧，伊利薩伯疑她已經愛他；她常常傾心喜歡他，她不能不想起不怒，不輕視的，那樣易怒的性質缺乏主意的，她現在要使他成爲狡滑朋友的奴隸，犧牲自己的快樂，由于反復無常的傾心。他的快樂唯一犧牲了，他想與之開玩笑，爲最好態度；但她的姊姊困累他，她想他定自己有理智知覺的。總之，那件事長久的放肆回想起，必是無益不好的。她不想旁的事；背格累的关注真正的催了，或者被朋友的抵觸壓制了，或者他留意蔣畧的愛戀，或者他察覺不了；無論如何，這些情形是伊利薩伯評批他不同的生理的嗜好，她的姊姊的境況同樣的，她的安樂相等的受創傷。

過了一兩天，蔣畧鼓著勇氣向伊利薩伯說話：後來背納特太太讓她們在一起，較在雷斯斐納激怒的尤甚，



她不禁言之。

啊，我親愛的母親很吩咐過她！她不想到，繼續的回想他給我的痛苦啊，但我不願怨艾她，支持不久的，她會忘掉的，我們如以前一樣的。

伊利薩伯掛慮樣的注視她的姊姊，但沒說話。

『妳懷疑我』，蔣畧略為變色讓住；『實在妳有理嗎。他在我的記憶裏是我認識的最可喜人兒，但是完了。我也沒甚希望或害怕，也沒甚責他。謝謝上帝！我沒有「那」痛苦。所以片刻——我將一定努力得其好者。』

她又奇異聲音說。『我此刻有安慰的，那事不是我幻想方面的錯誤，那也無損害於人，除我自己。』

『我親愛蔣畧！』伊利薩伯解釋，『妳太好了。妳溫和至公無私，是真正的天使；我不知道對妳說甚麼。我感覺的宛如我從來公正對妳，或愛妳呀。』

背納特女士力不求其奇特的報酬，反而讚譽她的妹妹的熱烈愛情。

『不是，』伊利薩伯說，『這不是公正的。「妳」想此人都可敬的，而我說人人皆壞受損害的。我唯一想妳完全的，妳自己却反對。不要怕我過度的侵佔妳的宇宙底善意的權利。妳不需要。很少有人真正戀愛，我想尤其很少人愛得好的。我愈了解世界，愈不滿意牠；一天一天的我堅定信仰人類性格無一定的，並且很少相信能夠有恆的顯露功德或理性的，我最近遇了兩個例子，一個我不提說，

另外一個是加爾蒂的婚姻。是不可思議的，人人都觀察說不可思議！』

『我親愛的李惹，不要降服這樣感覺。牠們都是破壞妳的快樂。妳不要區別境遇和性質。克林先生體面的，而加爾蒂是謹慎堅固的性格。記住她是個大家門戶人；至于財產，很是適當婚姻的；爲每個人的原故，相信吧，她覺的有些事很關心著重我們的表哥』。

我迫妳相信任何事，但沒旁的事有如這樣有益的；因爲我勸加爾蒂注意他。我想他甚于我現在了解的還壞。我親愛蔣馨，克林先生是個驕傲誇大心窄的傻子，妳已知道，我已知道的，妳必定感覺，我亦感覺婦人嫁給他不能不想特別的法子才行的。爲個人的緣故，妳不要改變倫常和廉潔的意義，也不要勸自己或我自私自利同小心勤慎，再者麻木不仁的快樂着，危險的。

『我想妳說的那方面的話都強烈的，』蔣馨答應；『我希望妳相信，瞧他們一塊快樂吧。但是這妳要對旁人隱說的。妳提說的「那個」例子。我不誤解妳的，親愛李惹，但我要求妳不要想「那人」去責備而苦我，並且不要評說他墜落。我們不要神經過敏的幻想自己故意的受創傷了。我們不期望一個可愛青年人常常小心顧慮的。那常沒甚事的，除了我們自己虛榮欺騙自己，婦女幻想羨慕的意思更甚于欺騙的。』

『人們注意她們的。』

『假如羨慕了，她們判斷不了；但我沒理想世上這麼多的人表示羨慕，如有些人想像的。』

『我很歸咎于背格累先生去計畫的，』伊利薩伯說；『但是沒有計策做錯的，否則使第二者不樂，就是錯誤，痛苦可憐的。透徹的說，須要注意第二者的感情，並且要有主見爲這事兒。』

『妳諉諸于那一方面？』

『是的，背格累先生方面，但若我進行時，我不喜歡妳說我想人。妳能停止我進行的。』

『那末妳堅持揣疑他的妹妹會影響他的嗎？』

『是的，會同他的朋友影響的。』

『我不信。爲甚麼他們影響他呢？他們唯一願望妳快樂；並且，假如他愛戀我，沒第二個婦人能得到的。』

『妳首先的論據，就是假的。她們除了願望他快樂而外，還願望很多事；他們願他增進財富有歸宿；他們願他娶很有金錢重要的女子，並且有偉大結合驕傲的。』

『我不懷疑的，他們願他選擇道爾啥女士，』蔣畧答應；『但是這是超過妳揣想的很好的感覺。她們知道她很久了，較知道我尤久；用不着詫異假如他們愛她。不論他們如何願望，他們反對她們的哥哥都很不幸的。當妹妹的自己想自由爲之嗎？除非很非難反對的。假如他們相信他愛戀我，他們就不分離我；假如他愛我，他們就不能成功。揣想這樣愛情，妳使些人不自由的做錯誤了，我最不快

樂的。不要這樣理想苦惱我吧。我不害羞錯誤—或者，至低想他或他的妹妹壞也沒甚麼的。讓我拿她來燭照，就可以了解。』

伊利薩伯不反對這願望；背格累先生從這時起他的名字在她們間少有提及了。

背納特太太仍繼續詫異怨他不再轉來，一天都難度過，伊利薩伯也不明說之，她很少有時候不攪擾的。她的女兒相信她不相任自己，背格累先生注意蔣畧僅是普通一般人暫時的樣，當他不再見她時；克是，這說的像樣，她就每天同樣說這事。背納特太太頂痛苦，祇以爲當夏天時候背格累先生會又來聊引爲自慰。

背納特先生說這事不同的。『所以，李惹』，他有天說『妳的姊姊講戀愛，我發現了。我重視她。女孩子常常輕輕易易的就戀愛結了婚。那是在她的伴侶中她的特別傾向。妳甚麼時候轉變過來？妳難的長忍蔣畧勝過妳吧。現在是妳的時候了。此地有個在彌爾登的官員，在鄉間所有的女子中都失了望。讓威克屋是妳的人兒吧。他是個快樂的人，妳就獻媚吧。

『謝謝你，「先生」，少有合意的男子能滿我願的。我們全不要期望蔣畧的好福氣。』

『真的』，背納特先生說，『但是想來是安慰的，無論「那」種男子，降臨及你，妳就有愛情母親她常常造福的。』

威克屋先生的團體的重要工作，在朦朧中消散了，最近發現於郎不爾的家庭。她們常看見他，並且現在格外普遍的盛讚他。伊利薩伯聽了整個的話，和他說道爾啥先生的話，並且他從他那裏受的苦，現在公開的明認了，公開的討論了；人人樂於想她們不喜歡道爾啥，在她們知道這事以前。

背納特女士是唯一的個在這樣情形裏薄弱的揣想，不知道黑蒂斯耳的團體；她的溫柔和堅固的誠實，常為承諾而發誓，逼成錯誤——除了別的人外，道爾啥先生被視為最壞的人。

## 第二十五章

一個禮拜耗度在講愛同計劃快樂後，克林先生在這禮拜天到來，由他的可悅的加爾蒂相召來的。這分離的痛苦，在他的方面可以慰藉，由準備接待他的新婦，當他希望著時，不久後轉到黑蒂斯爾去，日子決定了，使他為最快樂的人了。他很莊嚴的在郎不爾分別他親戚；又願望他的漂亮表妹健康快樂，又答應給她們父親另外封感謝的信。

下禮拜一，背納特太太很高興的迎接她的弟弟同他的妻子，他們照常的來郎不爾消磨聖誕節。加爾丁先生是很銳敏，紳士樣的男子，很優越於他的姊姊，背納特太太並且自然的受了教育的，雷斯斐納的女子難相信那樣個男子以經商爲生，而自己觀察他的落棧來很受過好教育令人喜的。加爾丁太太較背納特太太同弗立伯太太還年輕幾歲，她是個可喜的有理智漂亮婦人，並且很有恩於他的郎不爾的姪女。尤其兩個年長的姪女同她之間，維持有很大的特別關助。她們常同她滯在城裏。

加爾丁太太到達了，首先事務就去支配她的雙親，同形容最新奇的時髦事。當其說時，不大輕佻的開玩笑。她轉而傾聽着。背納特太太很傷心的叙說，怨言及之，她們很不安的，自後來知悉了她的妹妹的話後。她的兩個女孩，臨近結婚了，過了後就沒事的。

『我不責備蔣畧』，她繼續說，『因爲蔣畧能够一定會得手背格略先生。但李惹！啊，妹妹！一想就很困難，她爲克林先生的妻子，她自己頑梗的，克林先生在每間屋求個他的婚，而她拒絕他，結果路斯太太有個女兒嫁了他，而郎不爾的財產如前樣的遺傳。路斯太太是很奸滑的人，實在的，妹妹。他們那樣就獲得了。我對不住說他們但應如斯的。那事使我很窮乏可憐的，在自己家庭很背逆的。並且鄰人也想他們的。然而，你這時恰來是很大的安慰，我很高興的聽妳告訴我們的話。』

加爾丁太太，以前已經向他說過大半消息，當其蔣畧和伊利薩伯同她說話時，使她的妹妹稍微一答覆，又哀憐她的姪女，轉變的談話。

當其後來單獨的同住伊利薩伯，她對這事說過很多的話。『那蔣畧很有希望的婚姻，』她說。『我抱歉不成催了。但是這些事常常發生的！一個青年人，如妳形容的背格累先生，很容易的幾星期就同漂亮女孩發生戀愛，當其偶一破裂時，很易忘掉女子，那是變化無常，司空見慣的事。』

『那是良好的安慰。』伊利薩伯說，『但是不是爲「我們」的。我們不會因偶爾事變苦惱的。朋友過問勸有獨立財產的男子不要再想同女孩幾天之內就熱烈傾心戀愛，是不常發現的。』

『但表示「熱烈的戀愛」很卑陋，懷疑，無限定的，那于我以一點小觀念。那常是從半點鐘的接識感情就掀動，宛如真正的強烈的愛戀。請問，背格累先生的愛怎樣「熱烈」？』

『我從不知道很有希望的傾向；他漸漸十分的冷落不注意第二個人，而他就整個的被她佔據住了。時刻他倆都會見，決定的很明顯。在他自己的跳舞會，輕視兩三個年青女人，不要求她們去跳；我向他說過兩次，沒有接得個答復。那能有很漂亮的朕兆嗎？大概那不是禮貌的重要的愛吧？』

『啊，是的！——那樣的愛，我想他已感覺的到。可憐的蔣畧！我抱歉她，因為她的性質不可以立刻丟掉牠。李惹；妳發現的很好；妳自己立刻也要笑。但是妳想她表示過同我們回去嗎？改變化工作的光景，是有益的——或者由家庭可以解憂慰藉的。』

伊利薩伯無限喜悅這提議，勸她的姊姊欣然默認。

『我希望，』加爾丁太太又說，『不理這青年人影響她，我們居住在城裏不同的地方，我們的結合互有區別的，妳已知道，我們少出外，他們相會很不可能，除飛他真正來愛她。』

『那十分不可能；因為他現在為他的朋友監視，道爾哈先生也不再麻煩他去倫敦一部份訪蔣畧！我親愛的姑母，妳想那如何能？道爾哈先生或者聽說過如格銳齊大街這樣個地方，但他難的想一月的沐浴齋戒，清潔他的污穢，邪惡，他以前去過一次；相信吧，背格累先生沒有他決不鼓舞行動的。』

『好的很。我希望他倆簡直不會見，但是蔣畧同他的妹通信嗎？「她」不能幫忙拜訪吧。』

『她願整個的接識。』

但那不論一定，伊利薩伯佯為詐作的，也是個背格累的很有意思阻止憐蔣畧的人，她覺得掛慮這事，試驗驗她，不視為完全失望。有時想可能的，他的愛情可以復生，并且由他的朋友的影響很成功的，自然而然影響蔣畧動



心而愛。

背納特女士高興接受她的姑母的邀請；同時她不想背格累，她希望克納林不同住她的哥哥住在同一間房子，她有時也同她度一早晨，不怕瞧見他。

加爾丁在郎不爾安靜的滯了一禮拜：同住弗立伯夫婦，路斯夫婦，和官員，沒有一天不從事婚事的。背納特太太很細心款待她的弟弟和妹妹，他們一次也不坐下吃一家人的午餐。當其約定在家，有個官員分散了，——相信威廉先生是一個；這時，加爾丁太太因伊利薩伯的熱烈稱讚他致使揣疑，狹窄的說他們。沒有揣想的事她知道，揣想他們很利害的戀愛住，他倆彼此的溺愛顯然的，使她稍覺不安；她決定向伊利薩伯說這事，在離開黑蒂斯爾前的時候，並且向她表示無禮的鼓勵的這樣愛戀。

威克屋對加爾丁太太有法子供獻快樂，不須用平常的力量就行的。大約在她結婚前十年，或十二年，她曾在第不斯爾每部份都度過有價值光陰的蜜月，因此。他倆有很普通的相識人；雖然五年前威克屋自從道爾哈父死後少在那裏，他還理想到她以前舊友，甚于她還懷念。

加爾丁太太曾看過泊布爾，最近悉知道爾哈的性格很好。這結果難盡其叙說的。威克屋立刻就叙說她回想泊布爾的比較，又吐「壽字」的讚美最近的主人，她很喜歡他和她。她又叙說很相熟道爾哈先生，她竭力回憶那個紳士的有名的性情的，當其一個少女同意他的時候，最後她

回想聽聞菲惹屋道爾哈先生以前說過他自己像個很驕傲性情不好的孩子。

## 第二十六章

加爾丁太太很細心仁慈的乘機向伊利薩伯單獨說話；誠實的告訴她所想的話後，又繼續說：——

『李惹，妳是個太有知覺女孩，以致不戀愛，因為妳警告過；所以，我怕說的太明顯。妳定嚴勵注意的。妳不要隱藏，或者在愛情裏隱藏他，以財產造成此很荒唐的事。我不說他甚麼的；他是個最有趣味青年男子；假如他有財產，就應該戀愛，我想妳做不好必定弄壞的。但是妳必定不要幻想她同妳逃走。妳有理智，我們都期望妳利用牠。妳的父親信任妳的主意同好行爲，我相信的。妳必定不要失望妳的父親。』

『親愛的姑母，這是的確很嚴重的事。』

『是的，我希望妳嚴重從事。』

『好吧，妳不要恐怖。我自必會注意，而威克屋先生亦然的。他同我戀愛不了，假如我阻礙的話。』

『我求妳饒恕，我願再試驗試驗吧。現在我不同威克屋戀愛；不，我的確不了，但是，出乎比較之外，他是最相配男子——也許他真正的引誘我——我相信他不吧。我知是無禮。——啊可鄙的道爾啥先生！——我的父親以為我很榮耀，而我却藉沒牠。我父親偏心於威克屋先生。總之，我親愛的姑母，我很抱歉這樣意想使妳不痛快；但我們可以每天都知愛情在那裏，年青女人要了錢財少有約束的住彼此從事講愛的，我却很聰明，勝過很多同伴，假如我被誘惑了，否則我知道聰明的去拒絕？所以，我答應妳不必匆忙。我自己不相信在匆忙之中為他的第一個對象。當我伴住他時，我不願望的，總之，竭力善善為之。』

『或許，妳鼓勵他常來這裏，至少，妳不提醒妳的母親邀請他。』

『翌日我就行吧。』伊利薩伯微笑的說：『當真，我聰明的限制「那」的。但不要想他常在這裏。那是妳說的這禮拜，常請他來。妳知我母親理想須要常常伴同他的朋友的。但真正說實話，我願試試我最聰明的理想的，那末希望妳滿意了吧。』

她的姑母相信她的，伊利薩伯感謝她的誠意的暗示，她們分手了；奇異的忠告了，沒有怒言。

克林先生轉到黑蒂斯爾後，加爾丁夫婦同蔣畧斷絕他；但是同路斯夫婦寓居，他轉來很不相宜於背納特太太的。他的結婚快到了，而背納特太太後來放棄的想那是免不

脫的，申說言之，語調不自然的說『願望他倆快樂。』禮拜是結婚的日子，禮拜一路斯女士告辭拜訪；當其她起而辭別時，伊利薩伯羞她的母親不體面的反對好的願望，誠摯的虛飾住她，伴她走出屋子。當她們一塊下樓時，加爾蒂說——

『伊利薩伯，我願常聞聽你的消息，』

『那是你一定的。』

『我還要問，你願來看我嗎？』

『我希望，我們常在黑蒂斯爾會見。』

『我不喜歡分別肯蒂。因此，許我來到漢斯特吧。』

伊利薩伯不拒絕，雖然早知道這拜訪少快樂。

『我父母三月間要上我這裏來，』加爾蒂又說，『我希望你同意這團體。實在，伊利薩伯，你要歡迎我如他們一樣。』

婚禮舉行：新郎同新婦相偕從肯蒂的拜禮堂門口出發，人人說很多的話，或者如平常樣的傾聽這事。伊利薩伯不久從她的朋友裏聞知；他們通信常有一定的；相當的不拘束不能成的。伊利薩伯從不通信給她沒有感情的，幼稚的安慰，並且不懶怠通欺曲，那是爲那樣原故，寧願爲之的。加爾蒂的第一封信，伊利薩伯興奮的接讀；不得不好奇知道她說她的新家庭，如何喜歡克時爾太太，說自己如何快樂；當其念了後，伊利薩伯感覺加爾蒂所表示的各點恰如她預知的。她寫的很爽快，似乎周圍都包圍住快慰，

且沒有提說不是讚美的話。房子，傢俱，鄰居，同路道，都是她高興的，尚喜克時爾太太仁義殷勤之行爲。那就是克林先生的漢斯特同魯時的溫柔的寫照；伊利薩伯知她必定在那裏等候拜訪，去探知旁的。

蔣畧已經寫了數次信給她的妹妹，報告他們平安到達倫敦；當其她再寫信時，伊利薩伯希望她多說些背格累的事。她性急的寫第二封信，以償平日的性急。蔣畧在城裏有一禮拜了，沒知道或聞聽克納林的消息，她揣疑最後次信從郎不爾寄的意外的失掉了。

『我的姑母，』她繼續說，『明天將來城裏，我就可藉此機會訪格魯爾街。』

當其訪後，又寫信，她看見背格累女士說，『我不想到克納林精神勃勃，』『她很高興的看了我，又責備我來倫敦不通知她。我對的；我最後封給她的信沒有接到。我自然問候她們的哥哥，他是好的，但是同住道爾啥先生很孜孜從事愛的，她們少有看見他。我要找道爾啥女士去吃飯。我願望能見見她，我造訪了不久，當克納林同漢爾斯出外時，我敢說不久就看見他們在這裏。』

伊利薩伯看了信搖頭住。那證明那件事，唯一給背格累先生發見她的姊妹在城裏。

過了四禮拜，蔣畧沒知他的消息，她竭力勸伊利薩伯不要悵惘牠；她不再盲目背格累女士的疏忽。她在家裏每早晨等候兩星期後，每夜都求她原諒，最後，客人發現來

了；但是她之停留短促，態度也改變，蔣畧不再欺騙自己了。此刻寫給她的姊姊的信即證其所感覺的。

『我最親愛的李惹，我相信她判斷勝利不了，當我整個的給背格累女士關心騙了我。但是親愛的姊姊，雖然這事妳證明的對，不要想我頑固斷言她的行爲，我相信自然妳疑的。我不曉的她願同我親密的原因；但是同樣情形會發現的，我相信我又受騙的。克納林直到昨天也不回拜我；且無一隻字半簡接到。當其她來的時候，她不高興；她祇微道歉以前未拜訪，不說一字願再見我，各方面看來她都是個很易變的人，當其她走了，我決定不再繼續下去相熟了。我可憐，不禁責備她。她孤零我的走了不對的；平心靜氣說，她的方面的進展幼稚的。但我憐憫她，因為她行動錯了，又因為相信她的哥哥因之而很焦慮。我無須贅說；並且我們知道這焦慮用不住的，或者她感覺的到，她對我的行爲輕易隨便的；而她對他的妹妹很親愛的，無論如何的憂慮，她感覺來卻是可喜的。我不得不詫異她現在這般的可害怕，因為他完全注意我的原故，我們相會也很久了。他知道我在城裏，由她所說；她說的态度，宛如勸說自己，說他真正溺愛道爾哈女士，我了解不了。假如我不怕赧顏的判斷，幾乎雙倍的奇異這發生的事，但我力罰此苦痛的思想，祇想使我快樂——由妳的愛情，同我親愛姑父姑母的各種仁慈。讓我立即聞聽妳的消息吧。背格累女士說他決不再轉到雷斯斐納，

，捨棄房子的，但決定不了。我們不提說她好了。我極喜歡妳報告我們在漢斯特的朋友。要求妳去看看他們，同住威廉先生和瑪萊。我相信妳在那裏很安適吧，——妳的某某。』

這信給伊利薩伯痛苦了。但她的精神回復了，當她說蔣畧不再受騙。哥哥的一切希望此刻都完了。她也不願復新再注意他了。他的人格墮落；可責罰的，並且對蔣畧的事，她極望他真正娶道爾哈先生的妹妹，威克屋說她不致使他悵惘催的。

加爾丁太太這時提醒伊利薩伯答應提說那個紳士的事，又求報告；而伊利薩伯格外滿悅她的姑母。他的偏愛明顯的肅靜征服了，他的注意催了，他是旁人的羨慕者了。伊利薩伯很注視的去看，看寫的不是痛苦寫的，她的心微微感觸，她的虛想滿足了，相信「她」一定是他的唯一的選擇，命運許的。驟然獲得一萬磅是年青人最特別漂亮的事。使他此刻很歡慰的；但伊利薩伯不大看得清楚，或者比看加爾蒂的信還不清楚。但知她不同他爭執財產獨立，反而言之，沒甚麼很自然的；反之可以揣想值得他競爭追逐她，她欣然聰明願意雙方平衡，誠摯的願他快樂。

這一切，都向加爾太太承認明言了；叙說這些情形後，她繼續說：『我親愛的姑母，現在我相信我從來不曾很甚的戀愛；因為我真正經驗過了純潔鼓舞的愛情，現在我深恨他的名字，願他的一切態度都壞。我感覺不是唯一的

切愛「他」；他們對肯女士無私心的。我說不出的整個恨「他」，再者我至少不願想她是個好女孩，在這樣子，沒有戀愛的，我注意的有效果，雖然我是個相熟的人中的很有興趣的對象，我昏亂的同他戀愛。我不能說我悵惘比較的卑賤，我有時得達的太親暱。克蒂同李弟亞爲他離棄，較我尤痛心的很。她們在世界過程中還幼稚，不公開的遏制信服那漂亮青年男子彰明昭著的做事情。

## 第二十七章

沒有很大的事情有勝過郎不爾家庭中的，反之格外不同的，一去彌爾登，時而寒冷，時而雨雪飛飛，一二月過了就不冷的。伊利薩伯三月裏去漢斯特。她起先迫住的很想去那裏；加爾蒂立刻信任這計畫，漸漸高興的知悉了。她渴望再看加爾蒂，並且使她厭惡克林先生。這計畫新奇的，並且同住母親和不願相伴姊姊回家無過失的，因爲一有點小變化是不受歡迎的，況且此行可窺視煦煦蔣畧；要之，時間近了，她很抱歉遲延未行。樣樣事都順利進行，後來依據加蒂爾的說法決定了。她伴同威廉先生同他的第



二個女兒，又在倫敦消度一夜，這計畫完全成了。

離別她父親唯一的痛苦，他一定擔誤她，一不大喜歡她走，告訴她要寫信給他，又答應回她的信。

她與威克屋先生間的分別完全是友誼的；尤其是在他的方面。他現在追逐忘不了伊利薩伯，首先興奮起他的注意，初次的傾聽，初次羨慕可憐的；並且她告別時，他願她快樂，提說她的寶時克爾太太的期望，同相信她的意見——每人的意見——常常一致，她感覺他很誠意的注意的進攻她，落寞的，有興趣的；她分離了他相信會結婚，否則單身漢，他時刻是她的喜歡可悅的模特兒。

第二天她的同行伴侶不相配的。威廉路斯先生同他的女兒瑪萊，一個好脾氣女孩，如他樣的頭腦空虛，沒有說甚麼來值得聽的，並且高興的聽來就好像車子喋喋而響樣。伊利薩伯喜歡聽可笑的事，不過已知悉威廉先生太久，聽之無甚可樂，他沒甚新奇的表示和武士氣質的告訴她；他的斯文埋沒了，如他報告的。

僅廿四里路的旅程，他們很早的當正午時在格銳切街上。當其他們走到加爾丁先生的門口時，蔣畧在會客廳窗子上瞧見他們到了；當其走進行廊，她即趨前迎接，伊利薩伯熱誠的看住她的臉，一如以前健康可愛，令人高興。樓上有一羣男女孩急望住，因為他們的表姊不讓他們在客廳裏候住，他們害羞的，當其有一年之久，未看見她了。阻碍他們下來。大家都歡喜，白天頂痛快的過了；早

晨間嚷嚷的說話，晚上在影戲院裏。

伊利薩伯那時坐在她的姑母邊旁。她們首先說的是她姊姊的事；她極其傷心，片刻答復詢問的話，蔣畧常掙扎支持精神，卻有抑鬱時期，無論如何，希望她們不長久繼續說下去倒有理由對的。加爾丁太太特別又說背格累女士在格魯切街的造訪，又不同時間的申說蔣畧同她之間的話，證明她心願早早的拋棄相熟的人。

加爾太太於是嘲笑威克屋背離她的姪女，又稱讚住她，當其聞聽了牠的時候。

『但是，我親愛的伊利薩伯，』她又說，『肯女士是那種女子？我抱歉想我們的朋友貪利的。』

『我親愛的姑母，請問婚姻的事，在貪得與謹慎動機之間有甚麼區別不同嗎？那裏是不同的終止，和貪利的起始？去年妳怕他娶我，因為那是不謹慎的；現在，他是要得有一萬鎊錢的女子，妳看破他是貪利的。』

『假如妳告訴我，肯女士是那種女子，我就知道想的甚麼。』

『她是個很好的女孩，我相信的。我知道她沒有傷害過的。』

『但是他不大注意她，直到她祖父去世後使她成爲有產的女子時。』

『不一他爲甚麼？也許不讓他得到我的愛情。是因爲我沒有錢吧，甚麼機會女孩子才戀愛呢，那個又是相當的

窮嗎？』

『但，那似乎是指明他注意她的這種事很輕薄的。』

『一個人在痛苦環境裏沒有時候講漂亮的話，旁人可以說的。假如「她」不反對我們又怎麼樣？』

『「她」不反對，不判斷他的。唯一的表示本身的缺點——知覺或感覺的。』

『誠然，』伊利薩伯嚷住，『如妳選擇的。「他」是貪利的，而「她」也傻的。』

『不是，李惹，那是我不挑選的。妳知道，我抱歉想年青人長居住第不斯爾要壞的。』

『啊！假如是那樣，我不好批評年青人居住第不斯爾；而他的親密朋友住在黑蒂斯爾更不好的。我厭惡他們。謝天！我明天去那裏，找個男子不是性情可喜的，他既無態度也無知覺，也稱讚他的。總之，愚傻的男子值得知曉的。』

『注意吧，李惹；那種失望的甘言蜜語。』

他們分離前，這幕劇就結束了，她不期望，邀請伴同她的姑父姑母旅行的快樂，他們擬於暑天旅行的。

『我們決定不了我們的實現。』加爾太太說，『但是或者去湖濱。』

沒有計畫很相宜於伊利薩伯，而她接受邀請欣然歡悅的，『我親愛，親愛的姑母，』她狂喜的嚷住，『好高興！快樂啊！她給我新鮮的生命和精神。不得失望和怒氣了』

。那些人去岩山或高山？啊！我們消磨時間過去！我們轉來時，不像別的旅行人，不能精密的理想事物。我們知道我們去了那裏——回想我們所見的。湖，山，河流，在我們的想象裏不是混雜不清的；我們也不形容叙說特別景緻，爭論其相連的位置的。我們首先述吐旅客的難堪的梗概的。』

##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行程中的每件事都給伊利薩伯以新奇的興趣；她的精神很快爽；因為看見她的姊姊很好的，不怕她的健康，而北方的行走常是快樂的源泉。

當其他們離開大路經過小徑到漢斯特時，個個的眼睛尋找住泊爾齊，希望轉身就看見。魯孫公園的牆欄是牠的邊界。伊利薩伯微笑的回想聽聞當地居民所說的話。

最後；泊爾齊顯見了；花園傾斜住路道，房子位置在那裏，青幽色的籬笆和每樣物件都表示說她們到了。克林先生同加爾蒂在門口瞧見，車子停在小門口，其路穿到房子裏頭，全體的人都點頭微笑。不一會，他們下了車，彼

此相見歡喜。克林太太竭盡其快欣的歡迎她的朋友，伊利薩伯甚為歡慰的來，當見其極熱烈動情迎接住。她立刻看見她的表妹的態度同他結了婚尤未改變；克林先生如以前樣的客氣，他攔阻她在門口有幾分鐘，滿意的詢問她的家人安好。於是不遲疑的導入房子，立刻她們在客廳裏，他很儀式鋪張的第二次歡迎她們到他的房間，示言他的妻子按時供奉茶點。

伊利薩伯看見他很榮幸的，不禁幻想到屋子。陳設傢俱的漂亮，他特別向她寒暄說話，宛如使她感覺拒絕了他所損失的甚麼。但是雖然件件東西很整齊，她卻表示嘆息悔恨而不樂，很詫異她的朋友同住這樣一個伴侶神情樂樂融融。當其克林先生說他的妻子的事時，羞愧赧然的，她無意間，轉眼向住加爾蒂。她暈眩的赧顏兩三次；但是加爾蒂聰明的不聽。伊利薩伯坐了很久，談屋子裏的每件家俱東西後，由旁邊桌子到火爐說到路行，又說在倫敦所見的，克林先生請他們往花園閒走走，花園偉大而排置井然，為他自己經營培植的。他在花園作工是他最快樂喜歡的；伊利薩伯同加爾蒂讚說其鋪排與其可以鍛鍊身體康強，足以鼓勵的，這裏，沿住路走了一處又一處不間斷的說話稱讚住他，個個一觀察便明晰指明其完全的美。他又數各區域的田畝，告訴在很遠的矮樹林裏有好多的樹子。但說他的花園，或鄉村或境域都誇張其辭的稱讚，其實，不能比美於魯時公園的景緻，那兒空曠的樹子寬佈於公園，

遙與其他的房子相對。房子是摩登式的美麗建築，位置於高地。

克林先生引導他們從他的公園到圍繞他的那個草地；克是女子們沒有多帶鞋子去與冰霜交戰，轉身而返；反之威廉先生伴住他，加爾蒂牽住她的姊姊同朋友走過房子，極其歡悅的，藉以表示沒有丈夫的幫助。那房子很小，但建築合宜；每樣物件整齊排列着，伊利薩伯和加爾蒂都相信的。當其克林先生忘掉了與賞牠時，神情安然的走過去，而加爾蒂痛快的與賞，伊利薩伯揣想他必定常常忘記的。

她知悉克時爾太太仍在鄉間，當其她們吃午飯時又說的，克林先生同了吃飯時說——

「是的，伊利薩伯，妳下個禮拜，在禮拜堂瞧見寶時克時爾太太很榮幸的，我每次說妳喜歡她，她很藹和謙遜，我不懷疑她說的妳的妝奩，當其事情過了。我不遲疑的說她說過要邀請妳同我的妹妹瑪萊的，當妳逗留在這裏的時候。她對我的親愛加爾蒂的行爲很溫柔好的，我們在魯時，每禮拜吃兩次飯，決不讓回家的。克時爾太太的車子特別的備我們用。我說，太太有幾個車子。」

「克時爾太太很可尊敬，實在是懂理的婦人。」加爾蒂也說，「一個最高尚鄰居。」

「我親愛的，對的，恰是我說的。她是個不能輕視的婦人呢。」

傍晚時份大半消磨在談黑蒂斯爾的新聞，又告訴，已

經所寫的甚麼；當其天已入晚，伊利薩伯落寞滯在屋子，沉思加爾蒂的快欣，了解她的指示的談話，很安寧的忍耐住她的丈夫，承認那是很好。她又預料她的造訪畢了，很有趣於她們平常的事務，克林先生住急的間斷拜訪，她們很快樂的談及魯時。不一會時，可愛的想像沉靜寂然了。

第二天中午，當她在屋子裏準備散步時，驟然吵雜起來，似乎全家都呈入紊亂中；靜聽一會，似有幾個人猛烈匆忙跑上樓去，大聲高叫她。她開了門遇見瑪萊在梯頂那裏很擾動的呼吸住叫喊——

「啊，我親愛的伊利薩伯！趕快進飯廳來，看這裏有點兒看頭！我不願告訴是甚麼，快點，立刻就來呀。」

伊利薩伯聞了；瑪萊告訴她沒甚麼事，她們就入了飯廳，她在巷子前面，尋找一會，詫異了！有倆個女子停留在花園門口的小馬車裏面。

「這就是嗎？」伊利薩伯嚷住，「我期望豬些進花園裏去了，這裏沒甚麼東西，除了克時爾太太全她的女兒！」

「哪！親愛的」瑪萊很感觸錯誤的說，「那不是克時爾太太。那老太太是景克生，同她們居住的；另外個是寶時女士，瞧她吧。她是個很小的動物。誰想到她是如此瘦小啊！」

「她可惡粗笨的把加爾蒂在風刮之中趕出門口去。爲

甚麼她不進來呢？』

『啊，加爾蒂說她難的進來。當其實時女士進去時有頂大的好處。』

『我喜歡她的容貌』伊利薩伯感觸另外的理想住說。  
『她相貌像病了痛苦樣，是的，她爲他太好了。她願爲他的特別妻子。』

克林先生同加爾蒂站在門口同住幾個女子說話；威廉先生向住伊利薩伯很轉意的，站在門口，熱烈的默想住，常常低頭住，當寶時女士那樣瞧住時。

後來沒多說話；幾個女子走開了，另外的人進房子去了，克林先生立刻瞧見倆個女孩，於是就慶賀她們好福氣，全體人都知道加爾蒂解說第二天在魯時請求她們吃午餐。

## 二十九章

克林先生邀請的話果勝利了，女恩主竭向他的客人表示，讓她們知道她對他客氣有禮，是他願望的：那樣的表現是克時爾太太的謙遜例子，他不知道多麼的够羨慕。



「我承認，」他說，「我不驚訝太太要求我們禮拜的天在魯時飲茶度夜。我知道她和藹，會實行的，但是誰注意？那個揣想到我們接受邀請券上那裏吃飯（包括全體的邀請券）在你立刻達到後！」

「我不驚訝會實行，」威廉公爵答應，「我理解其是真正情形，我的生活情況允我獲得的。至于朝臣的侍從，受很好的教育也普通的。」

整天或第二天早晨少有談任何事，除了去訪看魯時。克林先生小心地指教她們去看屋子，很多僕人，同很漂亮午餐，不會整個的打住她們的眼睛。

當其幾個女子爲個梳粧台鬧分裂了時，克林先生向伊利薩伯說——

「妳不要使自己不痛快妳的裝飾，我親愛的表妹。克時爾太太不要求我們着漂亮衣服的。我忠告妳，妳穿衣裳是高優於其餘的人——沒有時候再去講究了。克時爾太太不想妳穿的簡單不好的。她祇喜歡有高貴階級的人。」

當她們穿衣服時，他兩三次來到她們的門口，吹噓她們快點，因爲克時爾太太很反對候餐。太太可驚的說住她的生活習慣，恐嚇了瑪萊路斯不慣于去陪伴，瑪萊路斯又關心魯時的她的介紹很恐懼的，當她父親要在聖帝哲姆生的家裏介紹的。

氣候晴美，她們約行半里路走過公園。每個公園都具有其美麗和風景；伊利薩伯睹之極喜，雖不如克林先生期

望的這般欣悅其可以感動的景緻，唯一的被他細說房子前面的窗戶略爲之感動羨慕，他又叙說寶時路易士公爵的初建房子的價值。

當他們走到客廳，瑪萊驚怖住，威廉先生也不很安靜。伊利薩伯鼓勇住她。她沒聽見克時爾太太說她漂亮的奇特才能，或令人驚奇的道德，同金錢階級的堂皇，她能證明非虛的。

克林先生神情瀟灑的從客廳進口指明其漂亮的勻稱，完備的裝飾，她們隨住僕人穿過前室到房間裏，克時爾太太，同她女兒和景克生正坐在那裏。太太很謙遜的起來迎接住她們；克林太太同她的丈夫特別的介紹了，沒有道歉或感謝的。

不論如何，威廉公爵在聖帝哲姆生的家裏，整個的被羣衆包圍住，他轉勁兒的低住頭就了位，不說一句話；他的女兒恐懼來幾乎失了知覺的坐在她的椅子側邊，不知道瞧那裏好。伊利薩伯發見自己也同樣的光景，看見三個女子也在她面前靜悄悄的。——克時爾太太是個高大婦女，姿態強壯，或許漂亮的。她的態度不是懷柔的，也不是迎接客人使她們忘掉她們優越的階級。她不拘禮沉默的；但是說話，聲調很有權勢，表明她個人重要，并且使威廉先生注意伊利薩伯；從這白天的談話，她相信克時爾太太恰是克林先生所陳述過的人樣。

當其盤詢母親後，她的相貌同行爲類似道爾哈先生的

，她轉眼向住她女兒，幾乎驚訝瑪萊瘦小如此。這兩個女子間的面貌姿態都不相同的。寶時女士是蒼白的病樣子；輪廓不顯，寡言不多說話，對景克生太太說話聲音低小，她的表面沒有甚麼特別顯著的，靜聽她說話時正像拿遮蔽物蔽擋了她的眼睛樣，不易聽見說話。

坐了幾分鐘後，她們走到窗子那裏讚談景色，克林先生伴住她們指出其美點，克時爾太太告知她們，那是值得在夏天看起，真是洋洋大觀好極了。

午餐漂亮極了，又有僕人同鍍金的物件，克林爾生允諾的；好像他以前說過的他是就座在桌子下邊，太太渴望的，看來宛如他感覺在人生沒甚麼偉大的。他切之而食，贊美不置；每個碟子的菜，都稱讚不已，首先他吹威廉公爵吃，他們都充分共鳴他的女壻說話，伊利薩伯詫異克時爾太太受得了。但是克時爾太太很喜悅他們的讚說和佩服，而很榮幸的微笑，尤其當其每個碟子的菜都為他們稱奇住的時候。全體的人說話不多。伊利薩伯迅速的說話，公開言之，當她坐在加爾蒂同寶時女士之間——加爾蒂從事靜聽克時爾太太說話，寶時女士卻不向住她，一字也不說。景克生太太注視寶時女士吃的多麼輕微，迫她吃另外的碟子，又怕她怒氣。瑪萊想說個問題，而紳士不說話祇是一面吃一面讚說住。

當其女子們轉到客廳，沒有做甚麼，祇聽克時爾太太說話，不間斷的說，直到送咖啡進來了，發表每件事情的

意見，證明了她不慣于評判辯論的。她討論加爾蒂的家政，論的很熟悉，精確無誤的，又忠告料理一切；告訴她樣樣事應如何要有紀律，像她的家庭樣的，又教訓留心照看雞兒和家禽。伊利薩伯發現太太沒注意甚麼，祇在吩咐別人。她同克林太太的談話間斷了，又問瑪萊，伊利薩伯問各種問題，至少知道的，又向克林太太說伊利薩伯是個很文雅很好女子。克林太太問伊利薩伯，有好多姊妹，比她自己年幼或年長，或者像結了婚嗎，抑或漂亮，受過教育的，并且父親備有何車子，母親後家姓甚麼名字？——伊利薩伯感覺她問的很唐突，但是很泰然而答。——克斯爾太太於是說。

『我想，妳的父親財產遺給克林先生的，爲妳的原故，』轉向加爾蒂說『我高興的；但是反之我知道無機會從陰性系統遺傳財產。——寶時劉易士的家人不想要的。妳會彈琴唱歌嗎？背納特女士。』

『稍會。』

『啊！那末——我們聽聽妳唱唱很快樂的，我們的樂器是精緻的，大概優於——，妳試驗試驗吧，妳的幾個妹妹也會彈琴唱歌嗎？』

『有一個會的。』

『幹嗎不全學習呢？——妳們應該盡都學會。威布齊女士盡會，她們的父親還沒有像妳們父親有巨款收入。——妳們取用嗎？』

「不，全不。」

「幹嗎，妳們一個也不？」

「一個也不的。」

「奇怪的很。但我揣想妳們是沒有機會。妳們母親每個春季帶妳們去城倒有益於學習的。」

「我母親不反對，但父親恨死倫敦的。」

「妳們照料家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

「沒有管理！如何可能？五個女兒在家裏長成都沒有管理過！我沒有聽聞過這樣事。妳們母親必定是妳們教育的奴隸。」

伊利薩伯不禁微笑了，當她相信不是這樣情形時。

「那末，誰教妳們？誰服侍妳們？沒有管照，妳們必定失照顧的。」

「同有些家庭比較，我相信我們是好；但我們願意學習，沒有方法，我們常常鼓勵唸書，我們要精於一切，很是須要的。她們懶惰，一定可以的。」

「得了，無疑；但是那是妨礙管照的，或許我知道妳們母親要嚴重的忠告從事教訓一個的。我常常說教訓的沒有紀律，和無堅決的教訓，決無成就。沒有人管照不會成就的。奇怪，很多家庭都在那樣途徑採用方法。我常常高興能得到一個青年，能在例外，景克生的四個姪女最高興樂用我的方法；異日我又要吹噓第三個青年，會格外的提

及我，家人很喜歡的。克林太太，我不是告訴妳昨天麥克夫太太稱說感謝我嗎？她發見蒲布女士的財寶。『克斯爾太太』；她說，『妳給我的財寶。妳的年青妹妹出去了嗎？背納特女士。』

『是的，太太，完全。』

『完全！——幹嗎，五個都立刻出去了嗎？很奇怪——妳是唯一的第二個。——年輕的一個在年長的一個結了婚前就不在家了！——妳的年幼妹妹很年輕嗎？』

『是的，我的年輕妹妹不到十六歲。或許‘她’是這羣中最年幼的。但是，真正的。太太，我想年幼的妹妹很苦的，她們沒有團體和愉樂，而年長的或傾向早結婚的。最後生的一個，很喜歡的一個，就如第一個樣的。並且保持「這樣」的動機！我想「那」不會啓發姊妹的感情或者光明之心田。』

『說實話，』太太說，『妳說的青年人的意見很正確的。請問，妳們的年齡呢？』

『三個年幼的妹妹都長成了，』伊利薩伯微笑答應，『太太，妳不期望我直說牠吧。』

克斯爾太太似乎很詫異不直接的答應；伊利薩伯怕她以區區之事，開玩笑表示無禮。

『妳不能多過二十歲吧，我相信——因此，妳無須隱含年紀。』

『我不是廿一歲。』

當其紳士聯合起她們，茶飲過了，舖好牌桌。克時爾太太，威廉公爵，同克林夫婦就坐下打牌；而寶時女士挑住葉子牌玩耍，倆個女孩也幫助景克生太太湊成她的團體。她們打牌手藝極笨。玩的難說一句話，聚精會神的打住，除了當其景克生怕寶時女士打的太着急或太冷淡，或打的太重太輕而外，一言不發的。另一張桌子也有很多人玩住牌。克時爾太太大概說——其他三角打錯了，或者叙說自己的逸事。克林先生贊同太太說的，感謝她說他贏了魚，又道歉贏的太多。威廉先生不多說話。他強烈的記憶住談的奇事或者高尚的人名些。

當其克時爾太太同她女兒玩了很久，牌桌子解散，就預備車子給克林太太，她高興的接受了。全體的人團集在火爐那裏聽克時爾太太判定第二天他們有甚麼氣候，說了過後，車子到了，羣聚於那裏；克林先生道不少感謝之言，威廉先生鞠很多的躬，於是相道分別了。立刻他們從門口駛走，伊利薩伯被她的表妹詢問在魯時所見的，爲加爾蒂的緣故，她很真正的叙說了。而她讚美住，雖然煩惱不痛快克林先生，她立刻又讚美太太所說的話。

### 第三十章

威廉公爵在漢斯特滯了一星期，拜訪的很久，相信他的女兒最愜意的安置了，她得了這樣一個丈夫同鄰居，不是可以常遇的見的。威廉同住他們，克林先生早晨的時候同他驅車出去，指示他看鄉村；當他走了，舉家人回去照常做事，伊利薩伯感謝他們不多看她的表妹，大半時光消磨在早飯與午飯之間後，他在工園工作，或者讀書寫字，從窗子看出位在路前面的書房。幾個女子在書房裏向後坐住。伊利薩伯首先詫異加爾蒂不拏飯廳來作平常使用；飯廳屋子容量很大，有漂亮的外觀；她知道她的朋友修的很有道理，克林先生想自己的屋子坐下時同樣的暢快；她又相信加爾蒂佈置的好。

從飯廳看來，他們判別狹道上沒有甚麼物件，並且克林先生辨別的了甚麼車子在狹道上過去，尤其寶時女士常常驅住她的車子可以識別，無須去盤問，雖然天天都發現的，她不常停留在伯爾齊，作幾分鐘的同加爾蒂說話，但是他也罕有出去說話的。

克林先生過了幾日，步行去魯時，他的妻子不想他去的；伊利薩伯回想去那裏有別的人家指引的，犧牲不了很多時間。她們很榮耀時常拜訪太太，沒有甚麼可避的了太太不說的，當其拜訪時候。她研究她們的職務，注視她們



的工作，忠告她們不同的做；發現安置傢俱錯了；或者說家僕懶惰；她一高興了還要為她的家人指出克林太太的食品。

伊利薩伯不久知道，這個偉大的太太雖不是操縱鄉間的和平，卻是個在自己的教區裏的一個活動有力量的紳官；克林先生最精心注意她的；無論何時，住草屋的人起爭端，不和氣，或太貧窮，她就去鄉村去調停解決，息怒止憤，責成他們和睦。

邀請在魯時午餐，一禮拜就申說過兩次；并且丟掉威廉公爵，晚上唯一的有一桌牌，人人都被款為上客。相對而坐。他們少從事另外的玩耍，他們鄰居的生活方式，和克林先生不同的。這是對伊利薩伯不壞的，就全體看來，她消耗的時間很舒服的；同了加爾蒂說了半點鐘話。從這時起一年的氣候很晴美的，她常出戶外享受快樂。作有益的散步，當其別人拜訪克時爾太太時候，她就沿着森林邊公園的一邊走，有條漂亮的庇蔭路道，除了她自己沒人去重視牠的，她出乎克斯爾太太好奇心之外到了那裏。

平平安安的，她的第一次的兩星期的拜訪頃刻過了。伊斯爾到了，攜帶住在魯時的另外家人已到了。伊利薩伯聽了達得後，立刻聞知道爾哈先生期望他們在那裏留幾禮拜，雖然沒有很多相熟的人，道爾哈新奇的注視她們魯時的團體，驚奇背格累女士如何的謀畫失望他，他對他的表妹的行爲，很正確的，為克時爾太太表示過，太太很高興

談及他來，說極羨慕他，他似乎爲路斯女士同她看的來發怒了。

他一到了，泊爾生的人都知道；克林先生整早晨的參看漢斯特狹道上的開放住的宿舍，藉以相信，他一低頭，轉瞬車子進了公園，悟解回去了。第二早晨他忙到魯斯拜訪。有兩個克時爾太太的姪女詢問他們，道爾啥先生同他帶起菲惹屋團長，全他的叔父的兩個年輕兒子——，全體人很驚訝的，當其克林先生轉來時，紳士伴住他的。加爾蒂從她的丈夫屋子看見他們，過了路，立刻跑入別條路，告訴給幾個女孩聽了又說——

『伊利薩伯，我感謝妳這樣很禮貌。道爾啥先生決不會立刻來，我等候住在的。』

伊利薩伯不希求稱讚，在他們達到門口按鈴子時，不一會後，三個紳士進了屋子。菲惹屋團長引路子，約有三十歲，不漂亮的，而談話起來真是的紳士。道爾啥先生就如像在黑蒂斯爾時慣于注視——很嚴厲的向克林太太問候住，而對她的朋友泰然自如。伊利薩伯向他行屈膝禮，一字不說。

菲惹屋團長侃侃而談，泰然受過好教育的人。談的極其情投意合的痛快；但他的表妹向克林太太輕淡的泛說些房子，花園後，兀然坐住不對任何人說話。後來，他很客氣的問候伊利薩伯家人安好。她也如平常樣的答應了，不會兒又說——

「我的年長姊姊，在城裏有三月了。你決沒有看見她吧？」

她很知覺到他決沒有看見的；但願知道他誤感覺背格累和蔣畧間過的事情，他似乎紛擾的答復遇見背納特女士很不僥倖的。這些話沒有多續言了，紳士頃刻走開。

### 第三十一章

菲惹屋團長的舉止言談，頗令泊爾齊的人讚談，女子些覺得在魯時都會增加她們從事追逐的快興。她們接受那裏的邀請柬有幾天了——那裏都有客人在房子裏了，紳士達到後幾及一禮拜了，她們很受人注意的被厚待住，唯一要求晚上離禮拜堂去那裏。最後個禮拜，她們很少看見克時爾太太或她的女兒。菲惹屋團長多次逗留在泊爾齊，道爾哈先生在禮拜堂裏給她們看見了。

邀請柬自然接受的，她們在特別時候連合起團體在克時爾太太的客廳裏。太太很客氣的迎接住他們，而她們群眾不接受，當其旁人接受時；她被她的幾個姪女鼓

動住的向他們說話，尤其對道爾啥也及對全屋子的旁的人。

菲惹屋團長看見她們真正高興；樣樣都是很歡迎他的；克林太太的很多朋友都幻想他的很。他坐在她的側邊，談及肯蒂同黑蒂斯爾，也及旅行同在家裏滯住的話，說的很情投合意，又談及新書同音樂，伊利薩伯先在那屋裏好好的款待住；他們彼此談的眉飛色舞，極其快樂，而克時爾太太同道爾啥先生很注意的。「他的」眼睛好奇的注視住她們；太太感覺的很公開的承認，不猶豫的嚷出——

「菲惹屋，你說的甚麼？談及的甚麼？告訴肯納特女士的甚麼？讓我聽聽吧。」

「我們說的音樂，太太，」他不能避免回答時的說。

「音樂啊！那末請大聲點說吧。那是我喜歡的題目。我也來參加說說吧，假如說的是音樂。我想，很少有人能在英國勝于我本人樣的盡情興賞音樂的，或者是我天然的嗜好。假如我學習一定很熟諳的，並且安娜也會這樣，若她的健康許她學習。我相信她很喜歡演奏的，幾爾齊演奏的怎麼樣？道爾啥先生。」

道爾啥先生很動情的讚稱他的妹妹純熟的很。

「我很高興聽聽說她的，」克時爾太太說；「請告訴我致意她，她不過于的期望，也許她實習不了很多吧。」

『我告訴你，太太，』他答應，『她不須要這樣忠告。她時常實習的。』

『好的很，不能不好的，我下次寫信給她，要吩咐她不要疏忽之。我常告訴年青女子，音樂不常練習，不會精的。我告訴過背納特女士幾次，她彈奏不了真正的好，除非多多練習；雖然克林先生沒有樂器，她很歡迎的，我常告訴她，天天來魯時，在景克生太太的屋裏彈琴。她沒有人彈奏，妳知道的。』

道爾哈先生微羞她姑母的不好的教訓，而不答復。

當其用咖啡完了，菲惹屋團長提醒伊利薩伯答應演奏演奏；她就坐下樂器那裏。他拏椅子來挨近她，克時爾太太靜聽半曲歌，如前樣的聞她的這個姪女談話；直到後來離了她走開了，而他照常的對住琴玄想住，站起觀察漂亮的彈奏人的面容。伊利薩伯知道他做甚麼，首先相當的停一會，弧形微笑的向住他又說——

『道爾哈先生，你以為驚嚇我了嗎？這樣子的來聽住，我不驚恐，雖然你的妹奏的很好。我倔強住你決不能驚嚇第二者的。我都是常常鼓住勇氣恫嚇人的。』

『我不說妳錯的。』他答應，『妳，是不真正相信我驚怖妳的，我很高興相識了妳很久，知道妳偶而伴作意見，實在非妳自己的。』

伊利薩伯熱烈的笑，又向菲惹屋說，『你的表妹給你

很多說我的話，教你不要相信我說的話，我特別的不幸遇住這樣一個人，暴露我的真性格，我自己希望在世界一隅信任自己的度生，實在，道爾啥先生你提說我在黑蒂斯爾不利的事，很不公平的，——準我說，不智的再說吧——那是激怒我報復的，這樣的事說出來了，你的親戚聽了很憎惡的。』

『我不怕你』他微笑的說。

『讓我聽聽你譴責道爾啥先生他吧，』菲惹屋嚷住，『我喜歡知道他在陌生人中所爲的事。』

『你聽吧——但你會怕的。第一次我見他在黑蒂斯爾，你必定知道，是在一個跳舞會裏——你想他在這個會裏做了甚麼？他唯一的四人跳！我抱歉苦你了——但那是如此，他們四個跳，雖然紳士是個稀罕跳舞的人；據我觀來，很多年青姑娘正坐住缺乏須要舞伴呢，道爾啥先生，你不否認這事實吧。』

『那時我沒運氣還不知道有姑娘在會裏呢，真出乎意料之外啦。』

『真的；沒有人在跳舞廳裏介紹過的。唯，菲惹屋團長，我舞的怎樣？我的姿式還待你指教呢。』

『或許』，道爾啥說，『我評批很好，我介紹的；但我自己性情不向陌生人標榜的。』

『我們要問問你的表弟評批的怎樣？』伊利薩伯說，菲惹屋團長也說住，『我們也要問問幹嗎受過教育有理性

的男子住在世上，性情不好的對陌生人標榜吹噓自己呢？  
『

『我能答復妳問的，』菲惹屋說，『可不要向他說，那是因為他不願自己受苦惱的原故啊。』

『我的確沒有這標榜的技能，而別人有的。』道爾啥說『輕易的就談人家，我從未見過那樣人。我把握不住他們的談話，或者是他們的興趣，我常常說的。』

『我的姿式，』伊利薩伯說，『很純熟的姿態跟不了音樂，我看見很多婦人都行的。她們沒有同樣的力量或敏速的，產生不了同一的表達。我常想那是我的錯點——因我不去麻煩練習。我不相信我的姿式不如旁的婦人樣的高優的表現。』

道爾啥微笑說，『妳全都對的。妳利用的時間尤其好。沒人特別的聽見妳跳的有不到之處。我們都不向陌生人跳的。』

他們談到這裏被克斯爾太太打斷了，她說知道他們談的甚麼。伊利薩伯立刻又演奏。克時爾太太走近，傾耳靜聽數分鐘。向住道爾啥說——

『背納特女士多練習的話，全不會奏錯，並且還有倫敦聖手之益呢。她的手指動作的很好，雖嗜好不及安娜。安娜是個令人可喜演奏的人，她的健身允牠去學習的。』

伊利薩伯很切愛熱誠的注視道爾啥稱讚他的表妹；但是既不是那時候或別的時候，她識別了戀愛的象徵；從他

對寶時女士整個行爲看來，背格累女士推源洄溯其舒服，他恰喜歡娶她，她就早爲他的親戚了。

克時爾太太繼續評批伊利薩伯的演奏，雜評以音樂嗜好等。伊利薩伯很客氣的接受，紳士要求放下樂器，太太的車子準備起載他們回家。

## 第三十二章

伊利薩伯第二晨自己坐住，寫信給蔣畧，克林先生同瑪萊因事去鄉村，當其她走時鈴子一按就走了，客人一定表示的記號。

她聽了沒有車子，想是克時爾太太不喜歡的，驚惶之下，拋開寫的半完的信，免去無禮的問的，當其門一開了，她很驚訝的，道爾哈先生一個人進了屋子。

他很驚詫的發見她一人，又道歉不客氣的闖進來，他知曉所有的女子都在裏面。

他們坐下，她又詢問魯時，沉入靜默情形中。因此，須要想些事，她就危急的回想最後次在黑蒂斯爾看見他：感覺他說他們忽遽分離的事很奇怪的，她說——



「道爾哈先生，你如何突然去年十一月息停在雷斯斐納！背格累先生看了你很驚訝的；假如我回想對了，他是前天走的，他同他的妹妹都好的嗎？當你離了倫敦時。」

「我感謝妳，完全好的。」

她發見道爾哈先生沒接受其他的答復，息一會後又說。——

「我想我知道背格累先生不很想再轉到雷斯斐納去吧？」

「我未聽見他這樣說過；但是大概他將來在那裏消磨些時間的，他有很多的朋友，他在生之時朋友是繼續增加的。」

「假如他少在雷斯斐納，整個的拋棄這地方，倒是為鄰人很好的，因為我們可以在那裏安家。但是，或許背格累先生不以為這房子很相宜於鄰人的，我們總期望他在同樣原則之下放棄牠。」

「我不驚訝的，」道爾哈說，「假如他立刻放棄的話。」

伊利薩伯沒答復。她怕老談及他的朋友；便沒有說別的，不找麻煩題目給他了。

他暗示的又說，「這似乎是一間很舒服的房子。我相信。克時爾太太要說的，當其克林先生初來到漢斯福特時候。」

「我相信她說的——還相信她仁愛與她的滿悅對象呢

。 7

「克林先生很僥倖選擇了個妻子。」

「是的，實在；他的朋友喜歡他遇見了一位很有理性婦女接受了他，或者使他快樂的。我的朋友很了解的——雖然我定不了她嫁給克林先生，如像他做最聰明事情一樣我定不了。她似乎很快樂，在謹慎的光亮裏看來，的確是她的好婚姻。」

「她必定很滿悅的，安頓在她的家庭和朋友間的很短近距離裏。」

「妳稱是容易的短距離嗎？那幾乎五十里路呢。」

「甚麼五十里好路啊？不到半天的路程呢，是的，我稱牠是很容易走的短距離。」

「我決不視為這距離當為婚姻的便益事。」伊利薩伯讓住，「我從沒說過克林太太要挨近她的家庭解決婚姻的。」

「那是證明妳愛黑蒂弗爾啊。任何事物，出了郎不爾鄰居以外，會遠遠發現的，我揣想。」

當他說話時微微而笑，伊利薩伯幻想他了解；他揣想她正在想蔣畧同雷斯斐納，她含羞面紅的答應。——

「我不是說一個婦人安頓來要太過于的挨近她的家人。遠近都是親戚，並且也相信變更環境好的。那裏很有機會消磨旅行，也不錯的。但是不是此地的情形。克林夫婦有一筆很可觀的入款，但不允許常常旅行遊覽的——我勸我的朋友不必說太挨近她的家庭，在現在的短近距離之

下。』

道爾哈先生拖椅子來稍向住她坐，又說，『妳不強有力的愛此地嗎，妳不時常在郎不爾吧。』

伊利薩伯似乎驚訝了。紳士經驗感覺住她有點變化；他就拖回椅子，從桌上取份報紙閃視住，冷淡的說——

『妳喜歡旨蒂嗎？』

隨住略談些這個鄉村的事，雙方面都沉默明晰的。——一加爾蒂同她的姊姊散步轉來一進去他倆的話就終正了。她們驚訝私談。道爾哈先說自己錯了發現背納特女士闖進去，坐了幾分鐘後，沒有多向人說話就走開了。

『這是甚麼意義？』加爾蒂說，當他立刻走了時。『我親愛的伊利薩伯，他必定是同妳發生戀愛了，否則他決不親密的招呼我們呀。』

當其伊利薩伯告訴說他沉默不說話似乎不痛快，正是加爾蒂願望的；各樣揣擬後，她們最後揣想他之拜訪，幹任何事是困難的。一切都談了，克時爾太太在門內，書藉，台球桌子也在裏邊，惟紳士不時刻在裏面；因為在伯爾齊最接近的地方，愛她散步到那裏痛快的，或者有人居在那裏，有兩個表妹從這時期起，幾乎每天都發見在那裏散步徘徊引誘住。她們在早晨暫為停住。有時分散，有時聚攏，常常她們的姑母都伴住的。那是很明顯的事，菲惹屋團長之來，就是因未為喜歡高興與她們的團體，自然誘勸稱贊他的很；伊利薩伯同住他很為滿意欣慰的，同時他也羨

慕她，如以前鐘愛她的喬治威克屋羨慕她樣；雖然比較他們兩個起來，知道菲惹屋團長的態度不大迷魂溫柔，卻相信他有最好啓迪的心機呢。

但是幹嗎道爾啥常到伯爾齊來，欲求了解很困難的，不能是爲團體的原故吧，當他常坐在那裏，十幾分鐘也不啓齒說話；而一說時，似乎格外的擇言而說——不願說失了禮，自己不痛快的。他少有真正現快樂精神。克林太太不知道他怎麼樣。菲惹屋團長時而訕笑他傻，證明他大概有變態了，她自己知道他是不告訴她的；她相信變化是愛的結果，愛她的朋友伊利薩伯的關係，她自己利害的看破了解了，她注視他們在魯時，同來到漢斯特；但沒有成功。他的確注意她的朋友的很，但是一表示愛會紛爭的。熱烈堅決的注視住，而她常懷疑其羨慕，有時又像沒甚麼，祇是心裏空虛，心不在焉而已。

她一兩次的向伊利薩伯建議他溺愛她，但伊利薩伯時訕笑這樣理想；克林太太想強迫其事不對的，恐怕期望一起，結果失望；她想，她的朋友一不喜歡，一定會歸爲烏有，假如揣想他是在她的權力裏的話。

她爲伊利薩伯想的好計策，有時計畫她嫁給菲惹屋團長，他是超出比較最快樂的男子；他的確羨慕她，而他生活境況也很相宜的；但是評衡一下利益，會相反的，道爾啥先生在禮拜堂有恩顧的，而他的表弟全沒有的。

## 第二十一章

伊利薩伯多次徘徊於公園，不期而遇道爾哈先生，她感覺他給她倒霉了，又阻碍其快樂了，首先很留意的報告他，謂她常去那裏是有益的。如何第二次又發現了，真奇怪！尚且，第三次也發現了，那似乎像任意不好的事，或者自甘情願的，他規矩的詢問，且又停息一會走開，但他實在想須要轉身來同了她散步。他不多說話，她也不尋麻煩多談話，或者多聽聽；但是，當他們第三次的偶然相遇，他即詢以無意義的怪問題，她甚為感觸了——她喜悅在漢斯福，她愛單獨寂寥散步，她評說克林夫婦快樂融融；而說及魯時的家人，她就不知道，他似乎期望她任何隨候再來旨蒂，又逗留在那裏，他的話似乎隱含的。他能思想菲惹屋團長全的事兒嗎？她揣想他必定要暗示隱說那一層的。那稍稍痛苦了她，她很喜歡發見自己在對住泊爾齊的柵欄門口那裏。

她有天從事散步時重讀蔣畧最後封信，注視幾項，證明不是蔣畧痛快寫的，又是道爾哈先生驚訝的，她繼續看信時見了菲惹屋團長遇見她了。急忙扔開信，勉強微笑的說——

「以前我不知道你來這裏散步呢。」

「我曾在這公園短行過，」他答應，「我每年都來接近牠，訪謁泊爾齊。妳還遠走嗎？」

「不，我一會兒轉去的。」

她轉去時，他們一塊向泊爾齊走去。

「你的確禮拜天離開旨蒂嗎？」她說。

「是的——假如道爾啥不再耽擱的話，我是隨便他的。他處理事務正是他喜歡的。」

「假如他自己不喜歡處理事情，他至少很樂於選擇的。我不知道人人都很高興做事好管理有勝過道爾啥先生的。」

「他喜歡自己的方法很好的，」菲惹屋團長答應，「而我們都如此爲的。那唯一是他比別的很多人有好方法是因爲他發財，而別的人窮之故耳。我說一個年幼兒子必否認自己，又信任的。」

「我意以爲，年輕兒子很能知道否認或信任的。嚴格說來，現在我知道自己否認又信任嗎？缺乏了錢你往那裏選擇，有障礙的時候？或者你幻想的事情能得到的了嗎？」

「家庭的很多問題——我不能不說我經驗過，那有很多困難的。重要事情，我缺乏金錢，受痛苦的。年輕兒子不能結婚。雖是他即喜歡亦不能的。」

「他們喜歡有資財的婦人，我想他們常喜歡的。」

「我們奢望習慣了，使我們太獨立，在我們的生活階

斷沒有人去結婚不注意金錢的。』

『我這樣的想？』伊利薩伯思想，虛華的理想住；她自己恢復輕佻的說，『請問，甚麼叫年輕兒的？我想設若不是年長的哥哥很病時，你要求不了五萬鎊以上的錢。』

他同樣形式的答復她，這事就終正。間斷不說了，他幻想她虛飾說的話，她頃刻說——

『我想你的表弟帶起你來，大半因為有些女人趨向他的。我詫異他不結婚，去獲得永久的那種便宜。再者他的妹妹如現在樣，在他唯一注意之下的，他可以同她爲其所喜歡的事嗎。』

『不是，』菲惹屋團長說，『他有益的事間離我的。我同他都在道爾哈女士照護之下。』

『你們實在的嗎？請問是那樣照護呢？你們很苦惱了吧？年青如她年紀的女子，有時去駕御稍困難吧，也許她有道爾哈的真精神，有自己的方法的。』

當她說時，看見他熱烈住視她；他立刻詰問她幹嗎揣想道爾哈女士給他們不痛快了，相信她說真話的。她爽快的答應——

『你不必害怕。我決沒有聽聞她受損害；我敢說她是個世界上最馴良的人。她是我相識的幾個如漢爾斯太太同背格累女子中最令人寵愛的女子。我聽見你說過你知道她們的。』

『我知道她們一點兒。她們的哥哥是個最快樂的紳士樣的男子——他是道爾哈的偉大好朋友。』

『啊，是的；』伊利薩伯淡然說，——『道爾哈先生對背格累先生非常的好，並且很照顧他的。』

『照顧他！——是的，我真相信道爾哈先生照顧他的，而他自也須要人照顧的。他向我告訴我們旅行至此處的事情，我想背格累很負他的債不少。但我求他原諒，我不想背格累是卑賤人。那全是揣疑的。』

『你以為怎樣？』

『那是道爾哈自然不顧大眾知道的事，因為假如這女子的家人聞知是件不快樂的事。』

『你信任我不提說牠吧。』

『記住我不揣想背格累負債。他告我的唯一是；他慶賀最近救了個朋友不相宜最輕率的結婚，但不提說其名字或特別的話，我祇期望背格累先生是這種成為守錢奴的青年男子，並且知道他們去年夏天整個的在一塊的。』

『道爾哈先生干涉他沒有？』

『我知道很強有力的反對這女子呢。』

『他用甚麼手腕去分裂他們？』

『他不向我談及他的手腕』菲惹屋團長微笑的說。『他祇告訴我現在所告知妳的。』

伊利薩伯沒答復，繼續的走住，心裏的憤怒膨脹住，菲惹屋團長注視她一下就問她幹嗎很深思的。



『我正想你告訴我的，』她說。『你的表弟的行爲配合不了我的感情幹嗎他要評批？』

『妳說他干涉好管閒事嗎？』

『我不知道道爾啥先生決定他的朋友傾向的是適當，或者他自己單獨判斷的，他那樣的指揮，主治事情，那個朋友快樂的。』但是，』她自己回想的繼續說，『我們知道沒有特別的事，那是公正的定評他的。在這樣情形揣想不了有愛情的。』

『那是不自然的忤度。』菲惹屋說。『但是減低我的表弟的勝利很引爲憂的。』

說的滑稽；但那恰是道爾啥先生對她的一幅寫照，她自己答應不相信，所以粹然變更談話，說說不同的事情。一直說到達到了泊爾齊，她在那裏把自己的門關了，他們的客人立即離開，她就不間斷的想及所聞聽的話。她不揣想別的人卑賤，勝過她結合的人更卑賤，兩個男子不能共同生存在世上，祇要有一個如道爾啥先生樣的有無限底權勢影響的話，她不懷疑他論及分裂背格累先生同蔣畧的事。但那事她常常歸之於背格累女士主要的駕御他們的，假如他自己虛榮誤引不了他的，他驕傲傲慢住，蔣畧受痛苦無窮的。他最多情的失掉了希望；失掉世上的寬宏心田；沒人解說他的罪惡多麼久長的。

『有些人強力反對這女子，』是菲惹屋說的話；還許反對的激烈，她有個姑父是鄉間的辯薩士，另外一個在倫

敦經商。

『蔣畧自己，』她解釋的說，『沒責任反對的；她是很仁愛至善的！她了解漂亮，心田進步啓發的，而態度談吐令人傾倒的。既沒有任何事我父親反對的，雖然他有些特性，和才能，道爾啥先生不賤視的，再者，他不會體面的獲得到的』。當她想及她的母親，相信他老人家稍稍降服的；但她不讓她母親反對道爾啥先生，他的驕傲深深的受創傷，失了朋友的結合；她最後的決定那是他半由於，最壞的驕傲統束駕御，半由於他的妹妹限制約束了背格累先生的原故。

這事，辯說傷心吊淚，頭痛的，向晚時她漸更不好，不願意去看道爾啥先生，也不決定陪她的表妹去到魯時，他們從事在那裏飲茶點。克林太太知道她真正不安，不迫她去，限制她的丈夫迫她去；但克林先生怕懼克時爾太太不高興她滯在家裏。

### 第三十四章

當他們去了，伊利薩伯很觸怒道爾啥先生的，自己考察考察蔣畧自從在背蒂之後，寫給她的信些，沒有包含怨言，沒有表現過去遭遇的事故，或現在的痛苦，但總之，

幾乎每次寫的文詞，都是缺乏快欣的，人人睹之卻恰然平安無事，無甚創傷。伊利薩伯細注視每句卻包含不安的意思，乍閱牠難以見出，道爾啥先生羞恥誇張其可憐，強力的給她銳利的知覺她的姊姊受痛苦，想他拜訪魯時明後日終止，足以慰之的，——尤其她再同住蔣畧不到兩星期，能使她精神還原，情感也好的。

她不想道爾啥離開旨帶不回憶他的表弟全他走的，菲惹屋團長說的清楚他全不理的，並且他喜悅的，她不以為他不快樂。

當其這一點解決了，門上鈴聲一響，她立即起來以為想是菲惹團長，精神活躍起來，他以前屢次在晚上最後說過，來特別叩問她的，理想立刻消滅丟開，精神很異樣的感觸住，她很驚奇的。她卻看見是道爾啥先生走入屋子。他立刻趕忙問她的建康，道以來訪是探聽她好，她冷淡的客氣答復他，他坐了會起來，在屋子徘徊走住，伊利薩伯驚訝，但不說一句話，沉默數分鐘後，他態度不安的走進她面前，這樣說——

「我枉然競爭了。不願枉然競爭的，我的感情約束不了，妳必定要讓我誠懇告訴妳，我羨慕妳，愛妳。」

伊利薩伯出乎言語之外的驚詫，她凝視住，臉變顏色懷疑的沉靜住。他充分的鼓勇住；感覺要直言的說，感想了很久即刻就理會了，他好好的說話；但是感覺須得詳細敘語衷腸和直心，不雄辯說之，像驕傲樣的說，他知覺

她下賤——敗辱的——常常傾心的反對家人妨礙她的傾向的事情，他熱烈的結果受創傷的，很不喜歡稱說他相配的。

不論她深如根的不喜歡，不能不稱讚這樣男子的感情，她的注意一時不變，首先抱歉對不住他受了痛苦；他常常話言憤怒，她憂怒失了伴侶，然而鎮定住忍耐的回答他，當其他說完話了。他向她表示愛戀的力量，不論如何，克服不了的；又表示希望現在鼓勵住接受他的手愛他，他知道她很好的答應。他焦慮的說話，但面容表示真正的嚴肅，這樣的情形唯一觸犯人的，當他息時，她的雙頰上起色的說——

「在這樣的情形，我相信那是避免情智，建築理性，無論如何，愛情復轉來不相等的，自然感覺應有責任的；假如我覺感恩，現在我會感謝你，但我不能——我決不渴望你的好意見，而你施與也最不願，我對不住痛苦任何人了，那是最不自覺的事，我希望愛永久縮減。你告訴我，感情老阻礙你關心承認，那末解釋了後，克服牠也不難的。」

道爾哈先生依靠在火爐架上，眼釘住她的臉，似乎驚訝的憤怒她說的話，他的面容怒而特白，心志煩擾，可見諸外表，一望而知，他竭力掙扎鎮靜外貌，不發一言，直到相信已護得了的時候，這樣停息，伊利薩伯覺得可怕，最後，他勉強安靜的聲調說——

「我榮幸的期望這一切的答復啊！或許，我願問問爲甚麼這樣‘竭力’，不大禮貌，我很喜歡的。那是不要緊的。」

「我可以好好的問嗎，」她答應，「幹嗎你很明顯的表示輕視陵辱我，你選擇選擇，你違受你的意志，以你的理性同你的人格來告訴，你喜歡我嗎？饒魯莽。無禮嗎？假如我不禮貌。我格外的招怒，，你知道的，我自己的感覺斷定不了你——牠們淡漠的，或者有益的，你想想審量量引誘我去接受有破壞手腕的男子，或者永久破壞一個最鐘愛的妹妹的人能快樂幸福？」

當她宣說這般話，道爾哈先生變色了；情感縮減了，他也不間斷她的傾耳聽住，她繼續的說——

「我在世界上想你壞，有理由的，你在那裏行爲的無動機，能饒怒其不義不忠嗎。你不敢，你不敢否認你的原則，也許不是支配牠們的唯一手腕——無人暴露譴責一個人反覆無常不堅決的，而暴露另外的更絕望，我們雙方都在尖銳痛苦中的。」

她停止說了，不輕視他出神的靜聽，說他整個的不得爲悔痛感情所動的。他仍佯爲不信的注視她。

「你能否認你說的嗎？」她重說。他於是鎮靜的答應，「我不願否認我從妳的姊姊分裂我們的朋友，反之我祇喜悅自己成功。」

伊利薩伯賤視這樣禮貌的思想的表示，但其意思避免

不了，也不像懷柔她的。

「但那不會唯一是這件事，」她繼續說，「我不喜歡的，許久以前，我就將那件事示意你了，你的性格不必詳說，我幾月前就從威克屋先生處知道了。在這件事你能有甚麼說嗎？你還能申辯想像有甚麼友誼的行動嗎？或者你能怎樣的騙別人誣言嗎？」

「妳極有興趣於那個紳士的話啊，」道爾哈聲調不大鎮靜顏色高昂樣子的說。

「誰知道他運氣不幸，我能幫助她感覺有興趣嗎？」

「他不幸啊！」道爾哈輕視的申說；「是的，他的確很不幸倒霉啊。」

「你的災難，」伊利薩伯用勁兒攥住。「你降下給他的現在貧窮情況——比較的貧窮。你阻制了有益的事，你爲他設計必定知道的，你嘲弄剝奪他的最好的獨立生活，出乎他的渴望外的剝奪了，這一切你都爲了！你尚且輕視嘲笑的提說他不幸。」

「這是，」道爾哈急步穿過屋子時說住，「妳評批我的！這是妳把握住估價我的！我感謝妳解釋說的明白啊！根據這計畫的，我的過錯實在很大！但是或許，」他停止走時又說，又轉向住她，「這些輕視，可以查察，妳的驕傲損害不了，由我誠實的直言認罪，妨礙我形成的嚴厲計畫，這些利害的罪狀可以阻止的，我用很大的政策隱藏我的競爭，諂說妳相信我的性情不好向前驅進，純淨的

傾心；由理論，反想的。但是各種恥辱却是我強惡的。我也不羞及我叙說的，它們都是自然公正的。妳能期望我喜歡妳的下賤的結合？——去慶賀親戚嗎，他們的生活情況是在我之下決定的嗎？

伊利薩伯更漸漸更發怒尤竭力安靜自己的說話——

「你錯了，道爾哈先生，你揣想想你別樣方法虛飾我說的方式，勝于寬容我拒絕你還甚，你真有很紳士樣的態度嗎。」

她知道他要說話，但沒說，她又繼續言之——

「你不能求婚獻你的手引誘我去接受。」

他更顯驚詫；參雜住輕視無禮羞恥的注視住她。她又說——

「自從起始——從第一時起，我可以說——我同你認識，你的態度，使我深深的相信你傲慢，你自負，你自私，輕視別人，這樣可譴責的形成的基礎，建築於成功的事實上，深深的令人厭惡不喜，卻難以移變；并且一個月以前我不知道你，感覺你是我勸服的世界最後去結婚的男子。」

「妳說的很充分，「夫人。」我很恐懼妳的感覺，現在我祇羞恥自己。饒恕我荒廢你不少光陰，去接受我的至善願望，祝妳康健快樂吧。」

說了這般話後急遽的離了屋子，伊利薩伯聽見他打開房門，一會兒房子裏寂然無聲。

她的心志紛亂，此刻尤痛苦萬分，不知道如何支持自己，衰弱無力的坐下，呻吟了半時，一回想其過去，輒爲之驚詫，重溫舊夢。她一定會接受道爾啥的求婚啊！他同她戀愛很有月數啊！深深的發生了戀愛，要去結婚她的，不顧妨礙他的朋友娶她的姊姊，也要娶她，至低限度在他自己的情形會發生相當力量——幾乎不足信的啊！——那是喜悅的感觸，不自覺的強硬愛情。但他驕傲，可憎的驕傲——無恥的直認對蔣畧所行爲的事——不可饒恕的公言承認，雖然他不能辯護，并且他信口開河不覺的提說威克屋先生，他對他的兇狠，不否認的，可憐的克服得勝了，一時興奮激勵的，就想愛戀。她繼續很攪擾的回想住一直到克時爾太太的車子聲音響時，使她感覺到遭遇住加爾蒂說的話如何的不平，就匆忙的走開，到屋子裏去了。

### 第 三 十 五 章

伊利薩伯翌晨醒來，同樣思想沉思住，最後眼睛閉了，尤驚訝所發生的事，復元不了；想別的事也不可能；整個的役於事了，不一會早飯後決定在空曠裏鍛鍊鍛鍊，以洩胸中塊壘，直接作有益的散步，當一回想道爾啥先生有時來那裏停止她散步時，代替進公園去，她轉過巷子從柵



欄路道引住她遠遠的走住，這公園的邊界仍一面子攔住，她不一會穿過門口走到路上。

沿住巷子那部份散步兩三次後，被早晨的快樂引誘住停止在門口，看入公園。她現在離了肯蒂五個星期了，此村的變化大不同了，樹子每天都增加上青翠之色。她因，繼續徘徊漫遊住，一瞥邊近公園樹林裏的紳士；她正緩踏住，怕是道爾啥先生，她甘詭就隱身退避。但此人加勁的接近走上前來去看她，呼喚她的名字。她就轉身開；但自己聽見在呼，證其聲音是道爾啥先生，她又向門口走去。他依然走到那裏，手擎住一封信，她頓時相貌倨驕泰然的看住說，「我曾有時在這樹林裏散走。以望會遇你，你願榮幸我讀其信嗎？」於是，輕輕一點頭又轉入果木場，頃刻杳不見影。

不期而遇的快欣，伊利薩伯最好奇的展開信詫異不已，知其信裏含有兩頁信紙，寫的很通徹易了解，很親暱的手簡。信封裏面滿滿的裝住，沿住巷子走住起始披閱之。信從魯時那裏來的，在早晨八時接到，內容如下：——

「太太，接到這封信不要驚怕，懼其裏面包含有感情的重說或求愛的復新，最後晚上觸犯妳的。我寫信沒有注意到痛苦妳，或低賤自己，而是細說願望雙方的快樂，不能太迅速忘之：閱讀此信必定發現力量的，那不是爲的性情須要寫的讀的，所以，妳恕其自由隨便要求妳的注意；

我知道，妳的感情不願施之，但我求妳的正義。』

『兩個人性質互異的輕視，不甚要緊，她最後晚上歸罪然於我，第一提說的是，那方面之一的情感的疏忽，我從妳的姊姊間離背格累先生，——第二，我輕蔑各種要求，輕蔑了棄譽，同道德，破壞了財產，玷污了期望威克屋先生，——痛苦的棄掉了我的年青的伴侶，承認了有益我的父親，一個青年人，超過我們的愛護不能自立的，並且他努力的期望，心術敗壞的分裂兩個青年人，他們的愛情僅成長幾星期，不能比較的，但從那最後晚上的嚴厲的責備看來，論及各種的情形，我希望將來能獲得，當以下叙說我的動作和其動機時。在解說牠們時，我應適當的叙說，要是輕犯妳了，我唯一說抱歉對不住。這事須要答應的，尤有言者要道歉的。

『我在黑蒂斯爾不久，我以前常看見背格累說妳的姊姊在鄉間，但直到在雷斯斐納開跳舞會晚上時，我怕他嚴重的戀愛，我以前就知道他戀愛了，在那個跳舞會，我同妳跳舞很榮幸的，由威廉路斯公爵偶兒的通知，我第一次認知背格累注意妳的姊姊，期望他倆結婚。他說是一定的事實，惟時間未定。從那時起，我很注意的觀察我朋友的行爲；於是知他溺愛背納特女士，出乎意外證實了他。妳的姊姊我仍然注視的。她的相貌態度很開明歡欣如前一樣，但沒有特別明顯象徵的特點，我從晚上的細察相信的，她高興的接受他的注意，而不特別的參與情智接受的，假

如這裏妳不以爲錯，我必定是錯了。妳高優理解妳的姊姊很可足信——假如這樣，我痛苦妳了會錯誤的，妳怨怒我有理的。但我不猶豫的說，妳的姊姊的相貌同態度的嚴正給觀者很相信的，無論如何她的性情可喜，而其心不容易感動的。我渴望相信她淡漠是一定的——但我敢說我調查的考究的不得爲我的希望和恐懼所影響。我不相信她冷淡，因爲我願意的；——我相信公平辦證的，我願望的很真的。我對婚姻的反對不外是我最後晚上承認極端拋棄愛情，在我的情形；缺乏了結合，不能對我的朋友就如我樣的很不利的。但這裏有格外厭惡原因；緣由於雙方的力量相等的支持存在住，我個人竭力忘之，因爲他們不得立刻現顯於我目前的。這些情形，雖大半已說了，此時也須要提說，妳母親雖然反對，無甚麼整個的失禮不均，不過以致幾乎被她自己同三個年幼妹妹同妳父親誤了的。恕我吧。觸犯了妳會痛苦我的。論及妳的密親的過錯，妳不喜歡叙說，妳痛快的說吧，不要譴責贊美妳同妳的姊姊，那是知覺和性情覺得榮譽的事，我要，說說那晚上所過的甚麼事；我評批全體的人有一定的，視他們不快樂的結合，我就勸導朋友。他翌晨離雷斯斐納去倫敦；妳記憶的到他表示過立刻轉來的。』

〔現在我要解說一部份話，他的妹妹病痛不安，我同樣的興奮不適的；我們一致感覺的，並且好像知覺沒時候去分裂她們的哥哥，我們根據住的說——我欣然對我朋友

指出選擇的壞處，我熱誠的說吧，無論如何抗辯，或遲延他的決定，我也不揣想一貫的能妨礙婚姻，其次我不遲疑的說妳的姊姊冷淡啊，他以前相信她誠摯收復愛情，或者相當的注意。背格累很誠實忠厚，強力的自信我的判斷，所以信他欺騙自己，很不難的事，我勸他轉到黑蒂斯爾去，當其相信時。我不能不責備自己，這樣做的事。這裏一切的事僅有一部份，想之不滿意的；證明了採用手腕。從他那裏藏妳的姊姊在城的，我知道的，背格累女士也曉得的；但她的哥哥尚蒙昧不知，他兩會遇，沒有壞的結果；但他不對我表明知道她沒有危險，或許這樣隱藏，我羞恥的，然而最好的——這事我不多說了，不多道歉了，假如我傷了妳的姊姊的感情，也不知道的；雖然這動機約束住我，我悉知評定不了的。

『論及別的事多罪狀的，害了威克屋先生，我祇在妳面前駁斥，他同我家人的結合，他特別的歸咎我，我還不知；但我說其真話，我能很忠實的收集很多證明的事。』

『威克屋先生是個可尊敬的人底兒子，多年照料泊布爾財產，其人的好行為傾向我父親的；喬治威克屋是他的好兒子，很仁慈忠愛的，我的父親維持他在學校念書，以後在劍橋，一很重要的扶助，他自己父親由於他妻子的窮奢極侈，頗形見窮，不能供給他的紳士之教育，我父親不僅喜歡此輩年青人，而言語常流零於外；又極端評譽他，希望教堂為其職業，致力於牠，至於我呢，想他是個有

異態人已多年了，邪僻的性癖——缺乏理智，而他卻理解他爲最好的朋友，這樣年青的人觀察不了的，他偶爾無意中的知道他了，道爾哈先生不會的，我又苦妳了一極端的告訴了，但是可以感覺的，威克屋先生已批評過的，不是的揣疑他們的性質宣露他們的真性格——以增加第三個動機的。

⌒我的精明公正的父親死了約五年矣：他愛威克屋先生最後亦堅決，他的遺囑能特別的昭示於我，稱許他去啓發他發展職業——他指示渴望他有價值的家庭，但付諸泡影，有一萬鎊遺產，他自己的父親殘生不久，一年內威克屋先生就寫信通告我，最後命運決定了，不希望我期望很多銀錢的利益來代替升擢，不合理的事，而他沒有利益的，他又說，很潛心研究法律，我很注意一萬鎊的利益維持不了，我格外的相信他誠懇——他欣然接受了，我知道威克屋先生不應該是個教士；這事立刻解決的——辭去要求教堂幫助報以三千鎊可能的，所有我們的結合這時也未解決，我想請他去泊布爾太不好了，或讓他的社團在城裏，我相信他大半居住城裏，研究法律，是假冒的，而現在一切限制束縛可以自由的，他的生活是懶墮和驕奢的。約有三年了，我聞知他的消息；死是決定他了，他給我的信表示過的，他的環境，我不大相信極端的壞，他學法律很不適宜，現在可以斷定的，假如我給他的生活——他相信除了我沒另外人答應的，我忘掉不了我父親的計劃，妳不責

我拒絕答應。或堅持申說牠吧，他憤怒他痛苦的環境——無疑要猛烈說罵我，自這樣個時期認識他了後；他如何生存的我不知道，但去暑他又痛苦的闖來，我看見的。

〔我現在提說的情形，願妳忘了吧，我沒義務宣說人的，說的很多了，我不懷疑妳的親密，我的姊姊較我大十歲，離開了我母親的姪子菲惹屋團長同我的看護。約有十年了，她上了學校；固定在倫敦；去暑她同個女子去魯時蒂；又同住威克屋先生去；曾經有過方丈在他同楊梯太太之間認識她，他們的性格最壞的；由她的相當的幫助，他對喬爾幾很推許的，他多情的心裏隱藏強烈的仁愛，來對她如一孩子，她相信自己戀愛了，並且同意私奔逃走。她僅十五歲，可以饒恕他的，我叙說他輕率放縱後，我還高興再說我應該理解她。在私奔之前，我不期而遇見他倆有一兩天，並且其時喬爾齊很憂傷的想及，而致不悅於哥哥，她幾乎看他來當爲父親，這整個的事，我們都認識清了。妳想像我現在感覺什麼嗎。我的弟弟的信用同感情妨止暴露的；但我寫信給威克屋先生。他立刻感覺這點了，楊梯太太自然轉移她的說話。威克屋先生大半的目的在我的姊姊的三萬鎊財產；但我不禁揣想他希望報仇是強烈的引誘，他報仇是一定的。

〔太太，這是每樣事情的懇誠叙說；若妳承認有虛假，我希妳開釋我殘忍的對威屋克先生。我不知道什麼情形，他虛僞形式堅持住妳；他的成功也許不希奇，妳對兩方

面有一方面盲目不知時，妳不能宣說的，妳不能揣疑的。

〔妳要詫異爲甚麼這些事情，那最後晚上不告訴妳；我其時不熟知其詳，這裏，每樣事情都是真話實情，從我們最接近親誼同平常的親密，我特別的公言菲惹屋團長，他是同我父親的遺囑執行遺產的人，這些免掉不了的，若妳憎惡我，以我的叙說無價值，妳不能約束的住我信我的表弟；並且很可能諮問的，在早晨中我將把這信放在妳的手裏，我唯一的還說，上帝佑妳。〕

〔菲惹屋道爾啥〕

### 第三十六章

當其道爾啥給了她這封信，也許伊利薩伯不期望包含的是恢復他的求婚，她完全不期望其內容。但這樣也許是她如何揣想的，並且牠們興奮起相反的情感。她的感情，當其唸時難的解釋的了。她驚奇的首先了解他竭力的道獄；她堅決信服他沒有解說羞恥，他說的每件事都很強烈的偏見。她起始看他說在雷斯斐納發生的事情，她急切的唸

住很驚駭的，忍耐住知道牠。第二句一看了好似知道有個人在她面前，他說她的姊姊，以爲她虛僞；他叙說反對婚姻的話最壞的，使她很發怒，以致不願他說的是公正的話。他不遺憾的表示其所爲的事，他的語氣是不痛悔，惟一倨傲的。實在太驕傲侮慢的。

當他說威克屋先生事成功時，——她很清晰的注意有關係的事，假如是真的，必定毀壞他的意見，而驚怖他的一生的歷史，——她覺感痛苦困難的解釋牠。驚詫，恐怖，恐怕，壓迫住她。她整個的不信任，申說的解說，這是虛僞的事，「不能的！鄙俗的！」虛騙的！——當她念完了，不知道最後一兩頁的事情，忽遽丟開信，不注意牠，決不再看牠。

心情紛亂，不能思想，繼續的想，但也不能；半刻鐘內又疊摺起，又回想住，又遏制叙說威克屋先生的事，又自己考究每句的意義。他叙說同泊爾齊家人的結合恰是他叙說的；同後來道爾哈的仁慈善良，雖然先不知其內容究竟，也悅意他說的話。朗誦每句；一誦到遺囑那裏一節大不相同。她回憶起威克屋先生說的話尤活躍未忘，當其重念每句話時，感覺各方面都很不符合的話，她立即諂說自己的願望的話不錯。但當其很注意讀而再讀時，讀及威克屋放棄要求生活，而代替接受相當的三千鎊鉅款，又爲之躊躇起來了。放下信評量思索其情形，沉思說的各種話，但是不成功。說的惟一的兩方面的。她又繼續讀；每項說



的事很清晰的，足以表示道爾啥行爲不名譽，使他完全無恥的。

放肆不羈大言炎炎的說威克屋先生，伊利薩伯無限的恐嚇；愈見證明他不義。她以前從未聽聞他進——時爾軍團，他在那裏偶爾在城裏不期而遇會見這個年青人，冷淡相交。他以前在黑爾蒂的生活不知道的，除非他自己告訴。至於他真正的性格，她竭力說不願意詢問的。他的容貌聲音，態度，建築來足很道德。她竭力回憶些至善的例子，辨其純潔，或慈惠有德，可以極救道爾啥先生的；或者，道德超越，能彌補其過錯，她力形容其道爾啥懶墮同多年的罪大惡極。她是不友誼的回想。她立刻知道他在她面前態度和談話均極嫵媚；但回憶不起實質的好來勝過鄰居的人，論及他社交能力謬誤的。思索這點一會後，繼續的念。但是，咳！他表明道爾啥女士的故事來了，說菲惹屋團長同她之間的事；最後她重提及菲惹屋團長，一明確的告知他的表弟的事，又說她沒理發問他的人格。她專心注意於他，但愚拙的一想又阻制了。最後整個話是道爾啥的辯罪，辯其無可惡的建議，也許他不告訴他的表弟的確證。

伊利薩伯整個兒憶及威克屋同她之間談的每樣事，第一次晚上在弗立伯先生家裏的談話，記憶他說的話仍然新鮮可記，她現在感動陌生人底不相宜的報知，詫異不勝，她知道他所爲的事磨滅忘掉不了，同其行爲職業的無恆亦忘不了，她回憶威克屋誇張不怕見道爾啥先生一道爾啥離

開鄉村，他堅持離的：並且他下禮拜避開雷斯斐納跳舞會，她又回憶，雷斯斐納的家人放棄鄉村，他沒有對人告訴他的事，除了她一人；他們轉移的談；他不嚴重猶豫墜落道爾哈先生的人格，雖然告訴她尊敬住父親常妨礙他暴露他的兒子，

他說的事現在如何不同啊！。他注意肯女士唯一是單純的觀審同嗜利的結果！他的相當的財產，他願意不合宜，但他力強佔任何東西。他對她的行為沒有相當的動機；他也許注意她的財產或者滿足他的虛榮，鼓勵住的溺愛，她相信是最不輕心的表現的事，老論他的恩利愈見迷糊不清；道爾哈的判斷的話，當蔣畧問時她不得不讓背格累先生叙說他無恥的事；態度的驕傲無禮，他們接識朋友的過程從未遇見過這樣人——一塊兒的相知，他幼稚的對她一知道任何事都誤他的，無理的或者不正的，一他不規矩或不道德的習慣；他結合人，受人尊敬愛戴——威克屋讓他為哥，她常聽見他很動情的說他的妹妹證說他感情反覆無常的，他的行動，威克屋說過的，很粗俗兇猛，世人都不隱瞞的；在一個人間的友誼也是朝秦暮楚反常的，尙是個如背格累先生可愛的人，

她羞恥自己。她不感覺也不想道爾哈，也不想威克屋祇想她自己盲目，徇情，偏見，驕傲。

『我好卑賤！』，她嚷住；『我，自己驕傲！我自己尊重自己的才能！常常輕視我的寬宏的姊姊無益的，或不

信任滿悅我的虛榮，好低賤的發現了啊！尚且恰是低賤！我雖戀愛過，不能很壞的再盲目啊，但是虛榮不是戀愛愚了我，喜歡偏愛一個人，並且輕視疏忽第二個，在我們接識之始，我就求寵愛的愚盲無知，驅開了理智，大有關係的，直到此刻，我也不明白自己啊，『

從她到蔣畧—蔣畧到背格累，她一線索思想住頃刻回憶起道爾哈先生解說的話不充分，又細心的念信大不相同的，她否認信任他說的幾句話，又信任其他的，他說自己整個的不懷疑她的姊姊的愛戀；她不禁回想加爾蒂評批的話，也不否認他說蔣畧的話公正的，她覺得蔣畧的感情，雖然沸騰，表示的少，她的態度神情時常瀟灑愉快，不常很感動的，

當其讀到她家人提說其恥辱的事！斥責的，她知覺到羞恥不好，甚為感觸。致力求否認，同在雷斯斐納跳舞會經過的事情，同他說第一次的不申請，他在心理印象住，非常深刻，

不覺是讚美她同她的姊姊的話，其實又慰不了她，而蔑視她的家人攻擊；她認為蔣畧的失望實在是她極接近親戚的關係，這樣行為不相當，反而想之雙方都受害的，她覺得任何事出乎人意外以前就知的，

沿住巷子徘徊兩小時後，各樣的思想—重說的事實，決定的責任，又回想自己，突然很重大的變更，又想起她長不在一起，使她最後轉回家來，她仍照常歡喜進房子又

重迫住的回想到爾啥先生不合適所說的話。

她立刻告訴訪魯時的兩個紳士，當其蔣畧不在時；道爾啥先生幾分鐘告辭走開，一菲惹屋團長同住他們坐了至少不到一鐘頭，又希望蔣畧轉來，幾乎決定去追她，直到找了她時才止，伊利薩們假裝迷路；她真正歡喜的，菲惹屋團長不再反對；她唯一的想她的信。

### 第三十七章

兩個紳士翌晨離開魯時，克林先生挨近宿舍等候，讓他伴住快歡的回家，他們的健康很好，精神也極其好，在愁慘景象佈滿魯時後。他急忙去魯時，去安慰克時爾太太同她的女兒；他很滿意快興轉來，帶了太太的消息報告她感覺很急切的渴望他們同住她午餐。

伊利薩伯不知悉克時爾太太，太太選她為將來的姪女；她也不微笑的想太太，「她說的甚麼？—她怎樣的啊？」自己引此為慰的問。

他們首先說的題目是縮小魯時的團體，「我告訴你，我覺得的很」克時爾太太說：『我相信沒有人感覺朋友的

損失有如我之甚，我特別的喜悅這些青年人，知道他們很愛我的！——他們走了很對不住我的！他們常這樣的，親愛的團長很振作精神直到最後：道爾哈覺得那是實在的事，我想較去年還甚，他愛魯時家人的確有增無減，』

克林先生稱讚的隱言於此，母親全女兒很熱烈的微笑

克時爾太太午飯後說背納特女士似乎沒精神，立刻自己思維，揣想她不喜歡立刻回家去，又說一

『若是這些情形，妳必定寫信說妳母親要求妳多停留一向，克林太太很喜歡妳作伴的，我相信，』

『我很感謝太太的邀請』伊利薩伯答應。『但是我不能盡力接受，下個星期日我定要在城裏的，』

『爲甚麼妳願在這裏才滯六星期呢。我期望妳停留兩個月。妳來之前我先訴過克林太太的。妳匆忙就走沒有機會給妳的。背納特太太的確願妳多滯兩星期，』

『但我父親不能。他上星期寫信叫我趕快轉去，』

『啊，妳父親自然願妳多滯，假如妳母親能夠的話，女兒對父親決沒有結果的。假如妳逗留第三個整月我要帶妳去倫敦的，因爲我六月就要早去那裏，滯一星期；道生不反對坐車箱，並且爲妳留一間很好房間——實在的，假如氣候寒冷，我不反對妳們雙方的因爲妳不自由痛快的。』

『妳太仁愛了，太太；但我相信我們必定遵守我們原來的計畫。』

克時爾太太似乎打消留意了。〔克林太太，妳必定派個僕人送她們。妳知道我常常說心裏話的，我不能讓兩個年青婦女自己旅行走，很不妥當的。妳必定要安排送派幾個人，我在世上極不歡喜那種事兒，年青婦女常常須要人保護侍候住，按照她們的生活情況來說。當我的姪女喬爾齊去夏去魯時穉，指定兩個男僕全往她去的。泊布爾的道爾哈女士，是道兒哈先生的女兒，而安娜太太在全情形中也發現不了那種事，我極注意這些事情。〔妳必定派約翰全這小姐一路去，克林太太。我喜歡提說的；妳讓她們單獨走了真保不了險。〕

〔我的姑父爲我們派僕人的。〕

〔啊！——妳們的姑父！——他有男僕嗎？——我高興妳們想這些事。妳們那裏換馬？——啊！自然泊爾漠地方，——若妳們在背爾提說我的名字，妳們要注意，

克時爾太太有很多關於旅行的問題，她不答復，伊利薩伯相信很有運氣的；或者，心志痛快，忘掉她在那裏。孤寂的回想住；很孤單的；沒有一天不是單獨寂寞的走住，想之很不痛快的。

道爾哈先生的信，她很衷心的知道了，研讀每句；感覺得寫信的人很不全的，當其記起他稱呼的形式，仍很輕視；認爲他很不正的又責備他，怒憤之餘轉而怒自己了；他覺失望很可哀憐的。他興奮愛戀可悅的，其人格可尊敬；但她不能不責他，她自己的行爲，常是懊惱悔恨的源泉

；全不快樂的家庭缺隙，尤其沉重悵悔的事，牠們都是無望的補藥劑。他的父親訕笑她們，也決不約束他女兒的狂野性情；她母親整個的不知覺女兒的罪惡的。伊利薩伯全蔣畧常常約束克時爾全李弟亞的輕率無禮事；反之她們爲其母親放縱，有甚麼進益嗎？克時爾是精神柔弱，性情易怒的，並且在李弟亞指導之下，尤常輕視其忠告；李弟亞自己粗心不注意的不大聽她們的話。當其有個官員在彌爾登時，她們就諂媚他的；彌爾登位於郎不爾；她們常上那兒去的。

蔣畧格外的憂愁住；道爾哈先生解釋背格爾以前的好意見，蔣畧很知覺的。他的愛情很誠摯的，行爲很光明磊落，朋友否深信的，想及各方面有希望的事甚爲憂傷，有希望的快樂，蔣畧爲自己的愚昧無禮剝奪了！

當其一想到成克屋的性格，精神不如以前快爽而不整個的欣喜了。

她們在魯時從事的事，最後一晚上在那裏消度；太太又特別問她們的行路的事，給他們捆行禮的好方法，要適當的放置衣服，瑪萊想轉來時在星晨做一切工作，重新網結衣箱。

當其她們離克時爾太太，願她們一路福星，又請她們翌年，再來漢斯特；寶時女士很興奮鐘情的伸手向她們握手。

### 第三十八章

在禮拜六早晨伊利薩伯全克林先生吃早飯時會見；他乘機很客氣的伴住。

『伊利薩伯，我不知』克林先生說『克林太太表示知覺妳對我們的誠意；我以爲一定的，妳不離這房子，她不感謝的，妳的全伴很知道的，我相信。我們不知道怎樣的引誘任何人到我們的低賤住所了，我們的生活情形，狹小屋子，很少家庭樂趣，並且世人知道、使漢斯特地方給年青小姐像妳一樣很抑鬱不喜的；但我希望妳相信我們快放，凡爲百事竭力而爲，以阻礙妳不痛快的消度時光。』

伊利薩伯很感謝的相信快樂。她很痛快的消磨了六禮拜：加爾蒂很喜歡關照注意，使他覺其盡責。克林先生也歡欣很莊正微笑答應——

『我聽了妳痛快消磨時間很喜歡的。我們的確盡力而樂；介紹妳入了高當社團很倖運的，以我們與魯時的家人結合來說，常常改變家庭的情況，我可以嘖言妳漢斯特的拜訪，不能是開玩笑無益的。我們的境遇受克時爾太太家人的關照，確很有利益。妳知道我很常往還的甚麼，妳知



道我們常去那裏。說實說我承認這樣低賤的泊爾生家人無益的，我不想任何人的分說，反之他們在魯時的家裏，其親密的知交與我們相知的。』

他感覺要說的話還不充分；徘徊於室內，伊利薩伯很禮貌說幾句真話。

『妳去黑蒂斯爾報告我們的消息很有益的，我親愛的表妹。我敢諛說妳說的。克時爾太太對克林太太很關心愛注意，妳每天都可以證明的；我不相信妳的朋友不幸——這一點須緘默不說。讓我告訴妳，親愛的伊利薩伯女士，我衷心極誠信任願妳結婚同樣快樂。我親愛的加爾蒂同我是一心一意的想啊。我們之間的理想性情類似的。我們彼此說過的。』

伊利薩伯很安然說那情形很快樂，很誠摯說的，喜悅他的舒服家庭。她不抱歉太太進來間斷他們的話。可憐加爾蒂！讓她到這樣社團去殊為可哀！但她是開眼明選的；她的客人走了，雖然悵惘，她也不求哀憐的。她的家庭，管家，教區，家會，同一切相關之物，尚不失落嫵媚可喜。

最後車子到了，衣箱束好放入裏面，準備好了，兩個朋友很動情的分別，伊利薩伯為克林先生配侍住到車子那裏走下花園，最誠意致意她的家人，又謂不忘掉感謝整冬郎不爾的善意招待，並又致意問侯加爾丁夫婦。克林先生於是與她握手，瑪萊也隨住握，車門就關了，他驚惶失措的滯着，忘掉與魯時的小姐帶消息。

『但是，』他又說『妳自然會很悅意感謝我問候他們啦』。

，伊利薩伯反對；車門一閉，就開馳了。

『好體面！』瑪萊兒沉默會後嚷住，『我們第一次來似乎僅一兩天！——就知道發生很多事情！』

『實在的，』她的伴嘆一口氣說。

『我們在魯時跳過九次舞，格外飲茶過兩次！我有好多告訴的事呢！』

伊利薩伯又說，『我要隱藏好多事！』

她們行住不多說話，卻驚恐的；四點鐘內離了漢斯特就達到加爾丁先生家裏，她們僅滯幾天。

蔣畧似乎好的，伊利薩伯沒有機會考練她的精神，她們姑母隱匿各種企圖，但蔣畧同她回家，在郎不爾充分的說了。

伊利薩伯在郎不爾等侯，先告訴她的姊姊關於道爾哈先生提說的話。她知道了極力隱藏住，蔣畧很驚訝，同時又喜悅她自己的虛榮，驅除不開理智，這樣的引誘，沒能克服制止，但躊躇不決的情況，她要報說的，她害怕一討論此事，申說，背格累唯一悲傷她的姊姊蔣畧。

### 第三十九章

五月裏的第二禮拜，有三個青年女子一齊從克斯時街出發到——黑蒂時爾的城；當她們指定了旅館時，背納特先生的車遇住她們，頃刻識別了車中人克蒂同李弟亞往一個飯廳樓上瞧。兩個女孩一點鐘內就在這裏，很欣喜的瞧住對面的磨麵人，調和住鹽物。

歡迎他們妹妹，與高采烈安張桌子，上面陳設旅館火食房常供給的冷食，叫說着「這不好嗎？這不很悅意嗎！」

『我們想招待妳的』李弟亞又說『但妳要借錢給我們，因為我們的錢恰在舖子裏花了，』於是，她示以錢包——「看吧，買了頂女子冠帽。我不想到那很好；我想來買了，回了家把牠撕成片片，若我能做的再好的話。

當其她的妹妹罵牠不好，她又不關心的說，「呵！舖子裏的兩三頂更醜呢；如我買就買那饒的新鮮有漂亮顏色的，想來更好。再者，那不是夏天戴的，過了——斯爾，在彌爾登就不須戴的，因為官員些兩禮拜內就走的。」

「他們實在的！」伊利薩伯很痛快嚷住。

「他們將暫駐於接近背納丁；在夏天我要爹携我們去那裏！。很好的妙策，我敢說一切事都有價值。瑪瑪很喜歡去的！祇想在另個夏天我們就不痛快，可憐呢！」

「是的」伊利薩伯想，「實任很好計策，我們立刻實行吧，天啊！背納丁全全體駐的兵，已爲個可憐的聯隊顛覆了，彌爾登每月的跳舞會也是催了！」

「此間我得些你的消息，」李弟亞說，當其坐下一張桌子，「你想甚麼？那是很好消息，——重要消息——關於有一個人的，我們喜歡的‘那個’！」

蔣畧全伊利薩的彼此互視，僕人告訴不滯住走開了。李弟亞笑，又說——

「喂，恰是你喜歡的。你想僕人不聽的，宛如他注意！我說敢他常常聽見怪事的，他是個醜的人，我喜歡他走了。我一生重未看見這樣一個長頰臉的人，唯，現在有我的消息，關於親愛威克屋的；侍者聽了好嗎？是不是。威克屋聚瑪麗不危險的吧，有你的消息！她去她的利物浦姑父去了：去了要逗留的。威克屋平安好的。」

「瑪麗也平安」伊利薩伯又說；「輕率無禮以財產結合的安全無事吧。」

「她走了很傻的假如她喜歡他。」

「但我希望兩者之間沒熱烈的愛戀。」蔣畧說

「我相信他方面不的。我願答復，他決不介意她的一一那個肯來塗污這樣的事情？」

但利薩伯很感觸的想及，反覆諂媚的表示她，諂媚的情智，心胸裏含蓄住的，隨便幻想的！

盡都吃了飯後，年長的姊付了錢準備起車子；計畫後

，全體帶起箱子，工作袋篋子全不令人歡喜的包包也放在裏面。

『我們塞的很好，』李弟亞讓說。『我高興我買一頂帽子，唯一是別個手箱裏裝起很有趣的！唯，現在很痛快高興的來唱歌吧。回家途中談談笑笑吧。在第一個地方聽聽有甚麼妳的發生，自從妳走後。妳們看見任何快樂人嗎？妳們賣弄風情過嗎？我很希望你們中有個得到丈夫，回家之前。蔣畧幾乎廿三了！天啊，我好羞耻，廿三還沒結婚啊！我的姑母弗立伯要妳得個丈夫，妳不想嗎。她說李惹很好的有了克林先生；但我不想那是有趣味的事兒。天啊！我如何喜歡在妳面前結婚！那時我一定陪妳到跳舞會，裏！親愛的，我們第二日在弗爾時團長家裏定有些笑話。克蒂全我們白天在那裏玩過，弗爾斯太太答應晚上來個跳舞；（漸漸的，弗爾斯全我就是這樣朋友！）她要求我們兩個人來黑爾登，但哈爾病了，而彭氏被她強迫去了；那嗎；妳想。我們做些甚麼？我們穿起加布爾婦人的衣服故意裝成太太，——想那好有趣味！沒一個人曉的，弗爾斯團長夫婦克，全蒂和我，期望我的姑母借件她的裙子；妳想不到團長如何的蠢！當其第畧，威克屋，布蒂，全兩三個男人進來時，他們也不知道。天啊！我好笑啊！弗爾斯太太也很笑，我想我簡直該死。‘那’是使男子揣疑些事的，並且他們便會發現甚麼事的。』

這樣社交同好玩的歷史些，李弟亞被克蒂暗市的說，

回郎不爾去時一路都愉樂痛快的。伊利薩伯不大傾聽她們說的話，但常常提說威克屋的名字倒免不了的。

她們到了家裏很好的被迎接住，背納特太太很喜歡的看見蔣畧美麗未衰退；當其吃午飯，背納特先生對伊利薩很快慰的說——

『我高興妳轉來，李惹。』

她們的團體在飯廳裏很大，幾乎所有路斯女子都來會瑪萊聽聽消息；各種事情都聞聽，路斯太太詢問瑪萊，她的年長女兒安好，背納特太太懷疑住，思蔣畧現在態度，坐在她下面，又傳述給年青路斯女士。李弟亞格外高朗詳說聞聽了她的消息，足以快樂每個人。

『啊瑪麗』李弟亞說，『我願意妳全我去的，因我們好玩！我們走住，克蒂全我盲目的排成隊伍，假裝沒人在車裏；我一路走住，克蒂沒病過；當我們到喬爾治，我相信我們很漂亮的，因為另有三人帶有有世上最漂亮冷食，若妳去了，我們也要說妳的。我們去很好玩的！我想我們從不坐過人車子。我笑的要死。我們回家路上都很愉樂的！我們高聲談笑，十里之外都可聽見！』

瑪麗很憂傷的答應『我親愛的姊，賤視這樣的樂吧！他們無疑的全情女性心裏。但我承認他們為我不溫柔——我祇愛一本書。』

但這答復李弟亞不聽一字。她不大靜聽每個的話也決不陪伴瑪麗。

在下午李弟亞全其餘女孩去彌爾登，每個人走住；但伊利薩的反對。她不說背納特女士在家，在她們追逐官員之前。還有別外反對的原由。她怕再看見威克屋，擬長久避之。這聯隊的到來的確安慰她了，出乎意想之外。她們去了兩禮拜。——有次去，她希望他沒有甚麼事咀咒她的。

她發見背銳登計策前少有時候在家，李弟亞在旅館給她們隱說過，她的雙親也論說過的。伊利薩伯知道她父親沒一點兒否認；但他的答復很空泛含糊，她母親，常常不留心的，最後也不絕望她女兒的成功：

## 第四十章

伊利薩伯忍耐不住通知蔣畧關於不能再克服其發生事；最後，她的妹妹說，蔣畧很驚訝的，伊利薩伯說及第二晨道爾哈先生全她之間的光景。

背伯特女士的驚詫，因伊利薩伯妹妹的美慕，立刻減少了；另外的驚訝的感覺，立刻失去了。她抱歉道爾哈先生說他的情智不配人稱讚；但蔣畧仍傷心她妹妹的拒

絕他。

「他相信的成功都錯了」她說「的確不成的；惟增加他失望啊！」

「實在，」但利薩的答應，「我狠對不住他；不過他另外感覺來，立刻不注意我的。妳不責備我拒絕他？」

「責備妳！啊，不的。」

「但妳責備我熱烈說威克屋嗎？」

「不一我不知道妳說的會錯的」

「那末妳願知的，我就告訴妳第二天發生的事。」

她於是說及信，申說其內容，那很關於喬治威克屋的，可憐蔣畧怎樣的災難！那個願走遍世界不相信人類中存在如許的邪惡。當其——私人會聚時。道爾啥也不辯的，雖然她感覺快興，以慰其發生的事。她熱誠的證明其錯誤，祇求有另一個乾淨無邪的人。

「不成的，」伊利薩伯說；「妳決不能使雙方事情好的。妳選擇吧，妳滿意的僅乙個人。唯一——他們之間的功德；使一個人好就很够的；最近我計畫的很多。我的方面，我傾心相信道爾啥的，妳選擇。也要傾向他的。」

「蔣畧勉強微笑了些時候。」

「我不知道我很感觸，」她說「威克屋很怪；幾乎失了信用，可憐的道爾啥先生！親愛的李惹，他定很痛苦的。這樣失望！妳理解的壞意見！說他的妹妹的事！真太悲慘了，我相信妳感覺如此。」



「啊，不是，我悔恨憐憫你們雙方。我知妳對他很仁義，我不以為淡漠的。妳使我悲傷，若妳老悲嘆他，我心憂傷之極輕如羽翼，」

「可憐的威克屋！他的容貌這樣的慈善！態度開展的！」

「的確那兩個青年人的教育誤施了。——一個誠實善良，另外個祇有其誠實的面目。」

「我從不想道爾哈先生外表很完全。」

「我以為不喜歡他倒聰明的。一個人天資受刺擊而智慧開展，不喜歡‘那樣’的。一個人繼續的濫用牠，任何事情都不會正當；但一個人不能常訕笑男子有差錯不智的事情。」

「李惹，當其妳讀信時，我相信妳不說這些事，惟妳現在才說的。」

「實在，我不的。我很不安，很不舒服的，可以說不快樂，沒有人能說我所感覺的，蔣畧，妳不安慰我，還說我不懦弱空虛無聊！啊！我怎樣的需要妳。」

「好不幸妳很強力的向道爾哈說威克屋，現在妳才整個的受不了。」

「的確，說悲慘的不幸事是我曾經鼓動的，最自然的偏見底結果。有一點，我要忠告妳，我應該告訴，我們接識，要了解威克屋的人格。」

背納特女士息一會，答應，「沒時機會暴露他的，很

可怕的，妳以爲怎樣？』

『那是不應該企圖暴露的。道爾哈先生不會強迫我公開他的消息。反之，特別叙說他的妹倒很可能；假如我不欺騙人，誰相信我？道爾哈先生偏見的驕傲很甚的反對，會致死在彌爾登的好人，這是可以燭照若揭明見的。而我不那樣反對的。威克屋剛走不久；所以我不對任何表明他的事。有時自會識破的，我們訕笑他們愚傻，他們早不知道的，現在我沒甚說牠的。』

『妳十分對。他的錯誤使大眾知之都永久破壞他的。或許他現在抱歉他所爲的，而焦灼重新培植人格的。我們不使他失望，也挽回不了的。』

伊利薩伯心境紛亂，一談話鎮定了。她解除了兩個秘密，願蔣畧傾聽，不論何時談牠們。但有些事要潛隱在後，謹慎的禁止洩露的。她不敢說道爾哈先生一半的信，也不向她姊姊誠懇的說被他的朋友尊重。這兒理解的到那事沒人說得出的。她不大知覺團體間社交的事，最後還不信其神秘莫測的事。

『那末』她說，『也許那事很不能實行，我唯一說過背格累適當的告訴過，傳達的自由我沒有的，直到失其價值時！』

她現在在家裏，說蔣畧精神的情形。蔣畧不樂。她爲背格累懷蓄着溫柔的愛情。以前自己決不幻想到發生戀愛，注意初戀的熱烈，從其年齡性質來說，初次愛戀值得誇

講的；她熱誠尊敬背格累先生的肖像，對每個人都提說，感覺人人都很注意她的朋友，便不悵惘，這樣免傷及健康，與她們的安寧。

「唯李惹」背納特太太有天說，「妳現在評批蔣畧悲愁事情甚麼意思？說實話，我決不再對任何人說的，我告訴我的妹妹弗立伯以後也這樣，我找不出蔣畧知道背格累先生在倫敦的事情，唯，他是個很不忍耐的青年，——我不揣想她有點機會能得到他的，沒人說他夏天又來雷斯斐納；我又問過人，他們像知道的」，

「我不相信他老住在雷斯斐納」，

「啊，恰是他選擇要老住在那裏的，沒人要他來，我常說他利用我底女兒很壞；若我是她，我不忍恕的，唯，我相信我會斷腸傷心；他那時總會抱歉他爲的事」，

伊利薩伯不痛快這樣的期望，她不答應，

「唯，李惹」，她母親繼續說，「克林夫婦同居生活很痛快，他們是嗎？唯，我唯一希望痛快到最後，他們備的有那種餐棹，加爾蒂是個很好管理人，我說假如她有一半如她母親的銳敏，她的節省很多的，他們家裏沒有甚奢侈的，我敢說，」

「沒有，全沒有，」

「許多管理事都很善，相信吧，是的，是的，他們不注意超越的入款，決不苦於金錢的，唯，他們生活很好！」

因此，我揣想他們常說及郎不爾的財產，當妳們父親死後！他們視來當有自己的，我敢說，隨時都談的，『

『他們在我面前卻不提說，』

『不是，他們很奇怪：我不懷疑他們常談及牠，唯，假如他們能容易得財產，不合法倒很好的，我羞愧有人唯一的遺傳於我，』

## 第四十一章

她們轉來的第一個星期很快過了，第二個開始，聯隊最後停留在彌爾登，所有鄰居的女子急忙的來了，幾乎普遍的喪沮，年長背累特女士單獨吃飯，喝，睡，并且因襲她們的事務，克蒂，李弟亞常責她們無知覺，而自己痛苦極甚，不知曉家人無情，

『天啊！我們變成什麼！我們怎麼做？他們常嚷在怨痛之調，』妳如何能這樣微笑；李惹，』

她們多情的母親分擔女兒憂傷，同時忍受任的回憶往事廿五年矣，

『我相信』她說，『我叫哭了兩天，當其米爾團長的

聯隊走了，我想我已心傷欲斷腸矣，」

「我相信我自己斷腸，」李弟亞說，

「也許有個能去布銳登！」背納特太太說。

「啊，是的！——也許有個能去布銳登！但爸爸很不贊成。」

「稍稍海水浴下，他老人家就永久揚言的。」

「我姑母弗立伯相信我很好的善爲之，」克蒂說

這些怨嘆永久的返響住透過郎不爾的家庭。伊利薩伯被她們開心，不過一切的快樂已在羞恥中失去不復歡笑了。她重新感覺道爾哈先生的反對倒正義的以前從不知饒恕他過問干涉。

李弟亞朦朧的期望一會消散；她接受弗爾斯太的邀請，她是聯隊裏團長底妻子，李弟亞伴隨她去布銳登會催的。這無價值的朋友是個很年青婦人，最近結婚的，很幽默的，精神很好的，她同李弟亞，彼此稱讚互相標榜，從三個月的接識，成爲親密兩個人。

李弟亞這時很快樂，尊敬弗爾斯太太，喜悅背納持女士，羞辱克蒂，難以言之。整個的不注意她的姊姊感情，李弟亞繞住房子飛躍不止的狂樂，人人都祝賀着，較以前熱烈談笑的爲歡着；反之不幸的克蒂在廳裏裏繼續不斷地悲嘆命運，抱怨其遭遇。

「我不知道爲何弗爾斯太太不問我如李弟亞樣，」她說，「雖然我不是她的特別朋友。我問他很對的，我大她

兩歲呢。』

伊利薩伯枉然企圖使她有理，蔣畧使她打消企圖，至於伊利薩伯對邀請是與奮起她的感情，不如她母親同李弟亞樣，她視為邀請是李弟亞死證；這樣的步驟，她知道可惡的，不禁秘密的忠告她父親不要讓她去。她向她父親表示李弟亞爾不相宜的行為，和弗爾斯太太婦人的友誼于她少有益的，尚且同一個伴侶很不謹慎的在布銳登，那裏的引誘勝於在家。他注意的聽她，於是說——

『李弟亞決定痛快不了，她在公共地方出風頭，我們決不期望她很無益的不相宜於她的家人的去做那些勾當在現在情形之下。』

『假如妳注意，』伊利薩伯說，『我們的很無益的事，大眾也注意李弟亞不留心的輕率態度——不，她已為公眾注意了，我相信你已經判斷的了這事』。

『已經嗎？』背納特先生說。『甚麼，她嚇走了妳的愛人嗎？可憐的小李惹！但不要喪沮吧，這樣濫用青春，悖理的結合，不值一惆悵。來吧，讓我知道可憐人的羨慕，曾為李弟亞愚傻的注意。』

『實在，你錯了。我不這樣怨憤創傷的。那不奇特，但是普通的罪惡，我現在所怨恨的。我們女子在世界上重要的，令人尊敬的，我們被浮藻輕舉妄動虛飾了，李弟亞的性情是表明輕視一切限制約束的。恕我吧——我說的太顯然了。我親愛的父親，若你不麻煩約束她的膨脹澎湃的

精神，教訓她在的追逐不是她生活的事務，她不得立刻出乎意外的矯正的。她的性情堅定了的，在十六歲時，就最獻媚賣弄風情，和家人開玩笑；賣弄風情是壞到極度的最下賤的事；不是青年人同全能的人外，她不引誘的；從她的空虛蒙昧心情來說，整個的不能拒阻她狂熱的美慕底興奮。克蒂在危險中仍然可領會的到。她隨時隨從李弟亞的指引。愚昧，懶墮，并且整個的管束不了。啊！我親愛的父，你揣想她們，不責備輕蔑牠嗎。并且她們的姊妹不是常在恥辱中困累住嗎？

背納特先生知道伊利薩伯的一付心腸都在那些事情上，動情的握住她的手答復的說——

「不要自己不痛快，我的愛，無論何時妳同蔣畧必定令人注意尊敬；妳有了一對——不會少利益的，反之我可以說她們三個都是傻的姊妹，我們在郎不爾沒有平安的，假如李弟亞不去布銳登，讓她去吧。弗爾斯團長是個有德性的人，并願除其真的惡作劇；她真可憐以至不得為任何人的對象，她在布銳登不大重要，不及一般在這裏賣弄風情的好，官員一發見女人就很值的他們注意，所以，讓我們希望她去那裏可以教她自己的卑賤，無論如何，她不能漸漸的很壞，我們不必監視封鎖她的其他生活。」

這樣答復，伊利薩伯很同意；但自己意思仍繼續同樣；使他失望抱歉的，她沒那種天性，細論她們就增其焦慮，她相信覆行職務，去破壞其不可避免的邪惡，或者辯論

就愁慮，不是她的性質所願爲的。

李弟亞同她母親知道伊利薩伯同她父親會商的事，她們輕視的，一致不情願表示，李弟亞想像，去布銳登拜訪含有人世間的快樂，她眼睛一轉，想知街上漂亮好玩的沐浴地方佈滿不少的軍官職員，知道自已已有十個或二十個的對象注意住在，現在，不知道的。她看見帳幕光榮漂亮一乙致線索的伸張住，擁滿住年青可愛人，同目爲之眩的地氈；整個觀察，看見坐在帳幕下面，立刻至少有五六個溫柔賣弄風流的軍官職員呢。

她知道她的姊妹撕毀她的期望同現實，她知覺甚麼嗎？她唯一知道她的母親，她母親亦同樣感覺李弟亞去布銳登是安慰她的憂鬱的，堅信弗爾斯太太的丈夫不去那裏。

她們完全蒙昧不知道過去的甚麼事；她們祇不間斷的狂樂住，到李弟亞離家的每天。

伊利薩伯現在最後次的看見威克屋先生，自從她轉來之後常常伴住他很鼓動的；以前騷動的溺愛全這樣咧，她知道首先的溫文的去喜歡又增惡倦乏的愛情，而喜愛其別緻，他現在對她的行爲，表明以前的接識唯一嚴正的，自從愛一完後她就激怒了，況且她有新鮮不樂的源泉，使她因此以後，厭惡更不樂，她不注意他挑選她爲理想風流的對象，反之她堅決遏制牠，責斥他的信仰，無論他長久注意都化爲烏有，她的虛榮會滿悅的，而她溺愛無論何時都得的到。



聯隊留在彌爾登的最後幾天，威克屋在郎不爾同住別的官員吃飯；伊利薩伯性情不好的去伴住他，他詢問她在漢斯特消磨的情形，她提說同菲惹屋團長和道爾哈在魯時玩了三禮拜，她問他認識菲惹屋團長否，

他似乎詫異不樂的驚恐；但頃刻一回想微笑一下，答復以前常看見他，看他很像紳士樣子人，又問她如何喜歡他。她很熱烈的答復。他轉瞬態度淡漠的又說——

「妳說他在魯時好久了？」

「將近三星期。」

「妳常看見他嗎？」

「是的，幾乎每天。」

「他的丰度很不同於他的表哥吧？」

「是的，很不同。但我想道爾哈先生的接交遷善改進的。」

「實在啊！」威克屋嚷住，相貌不豫她的。「請問，或可以問嗎？」——但自自己約束住了，他又聲調很樂的說，「他的求愛改善了嗎？他很禮貌的談吐嗎？」——我不欲希望，「他繼續聲音很嚴肅而低的語住，「他是很實質的有進步吧。」

「啊，不是，」伊利薩伯說。「在本質中，我相信，他是如以前樣甚的。」

她說時，威克屋宛如不知道她說話的聽住，或者不相信其意義樣的。她的容貌使他憂慮的注意住，她又說——

「當我說他的接識熟諳有進步，我不以為他的心志或態度有進步改良的光景，但知道他很好的性質也很令人了解的。」

威克屋面容上顯現喪沮；不一會消沉下去，而心志仍紛煩住，轉向住伊利薩伯聲調清朗的說——

「妳，知道我對道爾哈先生的感情，我如何誠摯喜悅他外貌很聰明不錯的。他驕傲對別人是他的役務，以為他卑賤錯誤的，當其我受痛苦時。我惟一怕妳不隄妨，我想像利用他拜訪妳的姑母，很好的評批他。我知道當其他們在一塊兒時；他怕她常分離；他很願望同寶時女士配婚，他極其熱誠的。」

伊利薩伯壓制不住微笑這了，但頭稍稍傾斜的答復，她知道他傷心的舊事，重提進攻她，沒好性情放縱任意的。其餘晚上度過了，一樣的歡興住，但不再企圖判斷伊利薩伯；他最後彼此客氣的分離，相互渴望不再會見。

當其這團體瓦解破裂了時，李弟亞同弗爾時太太轉到彌爾登，因此她們翌晨很早的出發。她同她家人的分離格外的吵雜，動人哀憐。克蒂惟一流淚傷心；她焦媿嫉妬的笑住。背納特太太願望女兒快樂幸福，不要誤過享樂的時機——忠告其慎重從事；李弟亞在快樂喧鬧中告別，很溫柔的向她姊妹告辭而去。

## 第四十二章

伊利薩伯評說自己家人，形成不了一幅快樂的圖畫，或者是家人所安慰痛快的，她父親被青春和美麗迷魂，性情好的年青貌美的娶了個婦人，是了解不強，心志徧窄的，很早的結了婚就斷送結束了爲她的真愛情，尊敬，尊重，信仰永久消失；觀察的一切家庭樂趣付諸東流催矣，但背納特先生不是個求安慰失望的人，他自己謹慎不輕率，常常歡喜的安慰她們的愚癡的罪惡和不幸苦痛，他喜歡鄉村，愛好書藉；由這些嗜好，興起重要的快樂，他的妻子對他少蒙恩感德，而其昏愚傻笨，卻助其他愉樂，這不是男子贏得他的妻子的一種快樂；但別外的愉樂正須要的，真正的哲學家推原其有益的，

伊利薩伯不盲目她父親的行爲，當爲個丈夫樣看的，她常常知他父親痛苦；但尊敬其他的才能，歡悅其他有情的叙說她，她竭力忘其所不能克服的，束縛其思想毀壞暴露他的妻子，輕視自己的孩子，可怕的，但她決不感覺現在不利的事情致使孩子不相當的結婚，也不很注意其不良判斷的才能底罪惡；才能用之得當，可以保持尊敬他的女兒，可以攏絡他妻子的心志，

當其伊利薩伯歡喜威克屋分別時。發見不了其他原因以滿意其聯隊的損失，她們在海外的團體很少變更，在家裏她有父親妹妹可以常常怨艾其包圍住她們家庭的每樣事情底憂鬱和黑暗；克蒂及時恢復其天性靈感，自從腦子擾亂後，而她第二個妹妹脾氣很壞，卻是可怕，她的愚傻好像昭示如一個有水的地方而支帳歇宿樣的雙倍危險的境況，總之，她以前有時發生的事，渴望很滿意痛快的，結局還須說其第二期起始的實在的快樂——她願望決定的，再重享其預期的快興，以安慰現在，而準備第三次的希望，她到湖濱去旅行是她現在最快樂思想的對象；是她最好的安慰不痛快時間的事，這是她母親同克蒂無可奈何的；并且蔣畧也包括在計畫裏面，計畫的每部份都完全的，

『那是幸運的，』她想『我願望的事。整個的安排完全了，我失望一定的，但這裏，我不安息的恨悔我妹妹的不在，我希望我的所有期望快樂實現。計畫的每部份有希望可喜的事不能成功，而失望是唯一的可驅除一點懊惱的。』

當其李弟亞走了，答應常常寫信給母親同克蒂；但她的信常常期望住，常常很簡短，給她母親的信尤其少，勝于她們從圖書轉來時寫的少，那裏這些官員配侍住她們，她在那裏裝飾的很美麗，使的風枝招展的狂野；她有新裙子同新褙衣，修飾的很十足，但匆遽的離開，當其弗爾斯太太叫她同住到帳幕裏去時；她與她姊姊通信不大知悉

的一因爲給克蒂的信雖長而說的話很公開的，未道其詳。

她在外，頭一兩三星期，很健康，性情都好的欣喜在郎不爾的人。樣樣事都戴住快樂的光景，在城裏的家人冬天又轉來，而夏天很漂亮的又與起以前勾當起來。背納特太太恢復平常的恬靜；克蒂六月中到彌爾登去不流淚的，這樣有快樂希望的事，使伊利薩伯希望下次聖誕時她不提說官員殘忍暴戾的在作戰辦公室裏計畫，當另外的聯隊駐紮在彌爾登：

她們決定往北方旅行的時候現在快來，僅一兩星期了，當其接到封從加爾丁來的信時，立刻減短旅行時期，縮小範圍。加爾丁因事阻碍七月裏才出發了一兩星期，一月內在倫敦；他們期間太短促致不能走遠，多看其所提說的，否則至少可以在安暇時間看看，他們不得不拋棄去看湖濱，另作格反的旅行，按着計畫不向北遠走。在那個鄉村有許多看的，在三禮拜的時間；加爾丁太太特別的有興趣。這個城裏，她以前在那裏過了幾年的生活，而現在她們僅玩幾天，她很好奇的紀念‘瑪多喀’，『加提，』「林達，」或「皮喀」地方的美麗。

伊利薩伯極端的失望；熱心唆使看湖，想那裏，可以有充分時候。那是她滿意的事——性情快樂的；立刻一會又不失望了。

提說第布斯爾有很多連想，她看這個「字」不想泊布爾及其主人，不能的，——『但是，相信』她說，『我可

以無損害入他的鄉村搶幾根劍，看不了我的。』

這時的期望可懷疑的。她的姑父同姑母達得後有四星期了。但是她們走了，加爾丁夫婦同住四個孩子後來在郎不爾。孩子有兩個六歲及八歲大的女孩，兩個年長男孩是在他們表姊蔣略之下特別看照的，她們很銳敏，性情溫良，恰是合於她配侍他們——教他們，同他們遊玩，愛他們的。

加爾丁夫婦在郎不爾僅留一宵，翌晨和伊利薩們出發去尋新奇的愉樂。一個人享樂是一定的——相適的需要伴侶；乙相適卻怕健康全性質不合適——快樂之餘妨礙快欣的——感情和理智，她們用之於海外也許失望不成的。

那不是形容第不時爾，也不是形容走過的地方；牛津、伯威屋，瓦爾略，旨爾時布威屋等很有名的地方。第不時爾有乙小部份是現在引人注意的。要知道娜姆的小城，加爾丁太太以前住所的景色，她最近曉的仍有熟人滯在那裏，她們踏重脚步走住，俯瞰鄉村的奇觀異美；在娜姆五里內，伊利薩伯聽她的姑母一說，發見泊布爾的位置。往那裏沒有直接的路道，也多不上一二里路的。入晚之前，談她們走的路向，加爾丁太太表示再去看看第不時爾地方。加爾丁先生說願意，伊利薩伯也贊許。

『我的愛，妳不去看看常常聞聽過的地方？』她的姑母說，『妳很熟諳的那個地方，威克屋在那裏度過她的青春，妳知的。』

伊利薩伯苦住了。感覺在泊布爾沒有事務，逼住不傾向去看。她自己必定倦看大房子了、走過很多大房子，真不高興喜歡漂亮的地氈和帳幔了。

加爾丁太太羞她傻。『假如是漂亮房子，佈置的富麗，』她說，『我不理說的；但地點可喜。牠們在鄉村有最漂亮的好樹木咧。』

伊利薩伯不多說——心裏不痛快。道爾哈正遇住時，看看這地方，立刻相見。那是可怕！她一理想即赦顏，想公開的對她的姑母說比較冒險的說倒好點。但反對這；她後來決定方法，私自詢問家人不在，回答也是不利的。

當她晚上息歇，問房主人泊布爾是不是很漂亮地方，或者名字適當，又問家人夏天抑或來否，隨住來了最後的一問——她驚恐住，感覺很好奇的看見這房子；當等二晨重悟解了，神情冷淡的欣然答應真不喜歡這計畫。因此，她們去泊布爾。

### 第四十三章

當其他們騎馬走住，伊利薩伯首先注視泊布爾樹林的外表，很心亂的；當其後來轉入廬舍，她精神很興奮的活躍。

公園很大，包括各樣的地方。她們進去低點的一個地方，有時騎馬穿過美的周圍廣佈的樹林。

伊利薩伯的心裏滿裝欲說的說，但她看了很可羨慕特別的地方全觀點，快興之餘未能說出。她們漸漸走了半里，發現一座很重要的高處，那裏沒有樹木，立刻看見泊布爾的房子，向住對面的村莊進裏邊去的路不好走，易的受傷。房子是很好看石頭建築的，位在高地，背後一帶高樹之山；前面有河流天然的流過，惟沒有人工的外表。湖不是形式的也不是假點綴的。伊利薩伯喜歡的，她從未見過很天然的地方。或天然美的笨拙樣子的，她們熱烈的讚美住；她那時感覺泊布爾的女子的一些事情！

她們下山，過橋走近門口！評看其房子的外表，她怕遇見房主人轉來，恐房主人以為誤會不好，要求看看此地，得准許進入客廳；伊利薩伯詫異她在那裏，當其她們等候女當家的人時。

女當家來了；一個年長可敬的婦人，很少漂亮，卻很禮貌，勝于理想她的還禮貌。她們隨之而入飯廳，是間寬大適宜屋子，佈置的漂亮，伊利薩伯一覽後，走到窗子，飽覽窗外風景。山戴住樹木，她們從那裏上來的，道路險峻，是個美麗好看的目的地。每個佈置的地方都好；她一賭全景，河流，樹木散佈於湖濱，全蜿蜒的村莊，她追溯之可喜的。當其她走入第二間屋子，物件不全的安放在；但一從每扇窗子一瞻有很多的美麗可看的。屋子堂皇漂亮



，傢俱適合有福氣主人翁用的；伊利薩伯看了羨慕他的嗜好，牠不是虛美也不是不合用的好看；不大華麗，而很精美，勝過魯時那裏的傢俱。

『這個地方，』她想『我可以是這兒的女子！我現在很熟諳這些屋子！代替看牠們的陌生人，我喜悅牠來像是自己的樣，歡迎我的姑父姑母爲客人——但是不是，』——她自己思想，——『決不能是的；我姑父姑母丟掉我，我不邀請她們的。』

這是僥倖的回想——可阻止懊悔些事。

她渴望的詢問女當家，房主人真不在家嗎，但沒有勇氣，後來爲她的姑父問了；她驚怖的轉身開，銳洛太太答復了，他又說。『我們期望他明天，全住一羣朋友啦，』伊利薩伯多麼喜悅的，她們的旅程不得爲任何情形延擱一天！

她的姑母叫她看一幅畫。走近一看像威克屋先生，在小影像中，很重要的一幅，她的姑母微笑的問她如何的喜歡牠。女當家走來告訴她們謂它是一幅年青紳士的像，她的後主人的後裔兒子，因他而長成的。『他現刻入伍從軍了』她又說；『但我怕他很狂野的跑出來。』

加爾丁太太微笑注視她的侄女，伊利薩不能不將像收轉過去。

『並且那』銳洛太太，指住第三張小影說，『是我的主人——很像他的。那是同另外一張同時畫的——約有八

年了。』

『我聞聽過說妳的主人是漂亮人』，加爾丁太太注視畫像的說；『那臉子漂亮，但是，李惹，妳能告訴我們那像不像。』

銳納太太注意伊利薩伯，似乎暗示她知道她的主人。

『年青女子曉得道爾哈先生嗎？』

伊利薩伯變色的說——『稍稍。』

『妳不是想他是個很漂亮紳士嗎？瑪瑪。』

『是的，很漂亮。』

『我相信知道沒有人這樣很漂亮；但在美術室樓上妳還可以瞧見比這個更美又大的像。這間屋子是我後主人愛的屋子，這些像很有益的。他很喜愛牠們。』

這樣向伊利薩告知了威克屋先生的像是在裏面。銳洛太太指示她們注意道爾哈女士像，當其她僅八歲大時畫的。

『道爾哈女士像她的哥哥樣美嗎？』加爾丁先生說。

『啊！是的——最美的女子，很成就的！——她終日遊戲唱歌。在第二間屋是一架她的新樂器——我的主人送的禮物；她明天同他來此。』

加爾丁先生的態度很安閒快樂，他發問說話鼓勵她傳達：銳洛太太驕傲或者愛戀的，很歡喜的談她的主人同他的妹妹。

『妳的主人一年到頭都在泊布爾嗎？』

「不常的，先生；但我敢說他在這裏消磨一半時光；道爾哈女士夏天的幾月常來的。」

「除了，」伊利薩伯想，「她去魯瑪時。」

「假若妳主人結了婚，妳可以看見他的吧。」

「是的，先生；但我不知道‘那樣’的，我不知誰是他的很好的女人呢。」

加爾丁夫婦微笑住。伊利薩伯不禁說，「那是他很信仰的事，我相信妳會這樣想法。」

「我不再說真話了，人人都說知道他的，」另外的人答應。伊利薩伯想這很好的；又驚訝的傾聽住，當其管家又說時，「我一生從不流言過他一字，我早就知道他，自他四歲大時。」

這些是讚揚，奇特的稱讚，很相反她理想的。他不是性情好的男子，而她卻堅決評說好的。伊利薩伯銳敏注意的醒悟了；渴望多聽聽，滿悅她的姑父說——

「很少有人說。妳有了這樣主人很幸運。」

「是的，先生，我知道我是。假如我走遍世界，也遇不了一個再好的。我常說，人們孩童時天性好的，長成時也性情好；但他是世界上的性情最溫良，心田最純良的男孩。」

伊利薩伯眈視她。「能是道爾哈先生嗎？」她思想住。

「他的父親是個漂亮人，」加爾丁太太說。

「是的，太太，他實在的，他的兒子恰像他——對窮人和霏的。」

伊利薩伯傾聽，詫異，懷疑住，很不能忍耐的。銳洛太太沒注意她的。她說說像的事，和屋子寬廣，及傢俱的價值枉然白說的。加爾丁先生很樂這種家人的偏見，稱讚她的主人，立刻又引說到這事；她很用勁兒細說他很有名譽，當其她們上樓時。

「他是最好地主，最好主人，」她說，「長久居住的；不像狂野的青年，時常除了想自己外不想別的。沒有個他的佃戶或僕人不說他有名譽的。有人稱他傲傲；我相信從未見過他驕傲。我幻想人們說他驕傲，唯一是因他不像別的青年人樣的高談吹牛底原故吧。」

「怎樣的置放他在可喜的光景裏捧說他？」伊利薩利思想。

「漂亮的說他，」她的姑母耳語住當她們走時，「他的行爲不十分相利于我們可憐的朋友呢。」

「或許我們受騙了。」

「不很像的；我們親密的太好。」

走到寬大客廳，導入一間很美緻休息室，佈置的很精美光亮較以下屋子還好；一說了後，道爾哈女士很快喜，當最後次在泊布爾時正喜歡這間屋子。

「他的確是個好哥哥？」伊利薩伯走到一扇窗子時說

銳洛太太，預料道爾哈女士喜歡，當其入屋子時，「這是他常常走的地方，」她又說，「相信給他的妹妹不少喜歡，沒有他做的甚麼她不喜歡的，」

畫室，同兩三間主要臥室，是留來參觀的，在早有很多好畫；伊利薩伯不懂藝術；以下的畫都已看見，願轉身瞧瞧道爾哈女士的畫像，鉛筆的，畫題很有意思，仍很理智的。

在畫室裏有不少家人的肖像，但少爲人注意。伊利薩伯繼續探索住它的姿式，她認得的，後來使她呆看住不走——感動道爾哈先生的像，臉上微笑，記憶之如有時看見注視她本人樣，笑臉迎人，她熱誠的在畫像前面站立了幾分鐘，當其畫室參觀的人走了清靜時，她又轉來看住默思牠，銳洛太太告知她們那像在他的父親生時畫的。

這時伊利薩伯心裏定了，很溫柔的知覺住，勝于感覺她們的相知人尤甚，銳納太太讚美他是不足輕重的，甚麼讚美較僕人理智的讚美更有價值？一個哥哥，一個地主，一個房主人，她認爲在他的保護之下，是好多人的快樂幸福呀！——快樂和痛苦，都是他施的！——善與惡也是他爲的！女管家所理想的都是對他的性格‘吐壽字’有益於他的，當她站在幕布前，他在上面陳列住，眼睛釘住她，她思想他深深的感覺注意住較以前還很；她熱烈的回憶起柔和表說的不當。

房子盡開放着，可以詳觀一切，她們轉下樓，離開管

家在客廳門口遇住園丁付託致意。

當她們走過草場向住河去，伊利薩伯轉身又回頭再瞧；她的姑母姑父也停住，姑母正揣疑建築的日期，房主人忽然從引到馬房後面的路上走向前來了。

她們彼此都在二十英尺內，避免他的視線不可能，她們的眼睛立刻會遇了，彼此頰上流露汗顏，他特別的凝視住，一會兒驚訝，頃刻恢復原狀，走向這羣人面前來，對伊利薩伯談話，也許不很鎮靜，不過很禮貌的。

她立刻轉身走開；但他一接近她即停步，他就煩擾克服不住的稱讚住，他首先的容貌或者類似她們看見的像樣，其她兩人充分的相信就是現在看見的道爾哈先生，園丁驚訝的看住他的主人，立即告訴他，她們站立一會，他向加爾丁先生的姪女說話，她驚詫失措，幾不敢舉眼看他的臉，並且不知其答復，他反而文雅的詢問她的家人。她驚奇他的態度，那在他們後一次分別後也變更了，他說的每句話，都增加她之苦惱不安；她不適當的理想重現到心裏，想到他們繼續在一塊時，她的生活不痛快的。他也似乎很不安的；當他說話時，音調沒有平常舒逸；他申說他這時的詢問，問問她離開郎不爾，常常逗留在第不時爾否，他說話很明顯，思想卻紛亂的。

後來理想的似乎辜負他的；站了一會沒說一字，他突然自己一回想告辭而走了。

旁的人同住她走，表示羨慕他的面貌；但伊利薩伯不

聽一字，整個的爲自己感情蘊斷住，她們也默然不語。她爲羞恥懊惱克服住，她去那兒最不幸的，世界上的頂批判不好的事！多麼奇怪的給他發現了！在恥辱的光景裏看來，枉然感動不了一個男子！啊！宛如她有目的的又棄他在路上！啊！幹嗎，她來？或者爲甚麼他期望她這樣來？她們出乎辨別外的他卻達到；顯然他是那時到的——從他的馬上或車上下來的那時。她會見了反覆報顏。他的行爲，很變化的，——甚麼意思呢？他對她說話令人驚奇！——但禮貌的說，客氣的問詢她的家人！她一生從未見他的態度稍稍的表明過，他說話決不像這次不期而遇會住的溫文有禮。那正相反於他在魯時公園最後次求婚的話，當他將信放入她的手中時！她不知想甚麼，或如何說牠的。

她們這時走到一個水邊美好的路道，高步踏地的走住，達到漂亮的樹木那裏；那是伊利薩伯先就感覺的地方；她呆板的答復她的姑母姑父申說發現的事，又似乎直眼向住這個目的地，當她們指明其地時，她辨別了沒有景緻部份的地方。她堅定的思想在泊布爾房子的一個地方，道爾哈先生是在那裏的‘她’渴望住知曉當時心裏怎麼樣——他想她的情形，抑或輕蔑些事，而她仍對他親愛的。或者他禮貌是因爲他感覺舒適的關係；他的聲音卻不像舒適的。他看見她感覺痛苦或高興，她告訴不了的，但他見了她一定不安寧的。

後來，她的伴評說她心不在焉，她感覺很像的。

她們進了樹林，離了河流，走上很高的地方；樹木開展住，目爲之奇異，其鄉村莊景色，艷媚可觀，村莊對面有山，一列長帶慢蔓延不少的樹木，間或與河流分離住。加爾丁先生表示願繞公園一遊，但怕誤路。她們勝利的微笑告訴去公園僅十五里之遠。這事解決了；一會兒後，他又帶住她們，走下一個樹林高懸的森林，到了水邊，是最窄的部份。她們過一獨橋，藉以飽覽風光，其地少於點綴，不及已參觀過的地方多點綴；村莊相反的在山莊裏面，唯一位有河流，狹窄的路道在叢木樹林間，爲其邊境。伊利薩伯渴望研究牠的風向；但當她們走過橋時，加爾丁太太不是個優於走路的偉大步行者，不能走遠，唯一想如車子樣快的轉來。她的姪女因此服從，她們就走向一所對住河流的房子，距離很近；但她們行的慢，因加爾丁先生不願失去興趣很喜愛正攸攸來去的水中遊魚，很很的注視水裏忽現的鱗魚，又向人說話，就少有走動，祇是慢慢的徘徊住，她們又驚訝，伊利薩伯的詫異正與起先看見道爾啥走向她們來的情形相同。這裏的路道少有房子遮蔽，較另外一方的少，他倆相會前他們看見他的。伊利薩伯詫異他起先面會時的談話她沉靜的說，當他會住她們時。一會兒，她真正感覺他大概闖入別條路去了。理想延持住，她們看見他了，轉身隱避他的走住；一轉了身，他立刻在她們面前。一閃視，她見他失了最近的禮貌不客氣了；卻假冒謙遜有禮，他們相見了時她就讚談此地之美；但不外乎



說『可喜』，『娛媚』的字眼，當——一不幸運的回想就想及讚美泊布爾，惡作劇的讚說。她的臉色一變；不多說了。

加爾丁太太站立在後面一會；正思索住時，他要求她介紹給她的朋友倒好的。這是激動禮貌的事，她不客氣；她也不表示微笑，他此刻求認識每個人，他的驕傲激怒她的『他驚訝甚麼』她思想。『他曉的她們是誰？他現在以爲她們是時髦的人物嗎。』

然而立刻介紹了；她表說她們對她的親誼，伊利薩伯偷偷害羞的注視他，看他生的怎樣，不期望他忽然很快的從這不漂亮的伴侶而走，看他的相貌證明他驚訝；他被阻止住，稍走遠點，轉身過來，同加爾丁先生談話。伊利薩伯喜悅勝利了。道爾哈先生曉的她有些親戚，足以安慰，不寒趁漸然的。伊利薩伯最注意的傾聽他們間說的話，她的姑父每句話說的漂亮，表明了他的理智，興趣，或好態度。

談話立刻轉到魚，伊利薩伯聽見道爾哈先生很客氣的請他去到有魚的那裏，他却仍在鄰人那裏，同時道爾哈先生給他的魚鈎，指明河的那部常有最多魚遊之地，加爾丁太太正同伊利薩伯手攜手散步住，她瞧見表示詫異，伊利薩伯不說話，道爾哈先生無限喜悅住；稱讚住她。她極驚詫的繼續申說，『他怎這樣的受的了呢？他幹甚麼？不是爲我的原故吧——他的態度這般溫柔不是爲‘我’的原故

吧，我在漢斯特責備過他不能這樣的變，他仍愛我不能的吧。』

在路上走住，有時兩個女子在前，兩個紳士落後；走到牠們的地方，下到河邊，見其希奇的水植物，牠少有變化的，加爾丁太太起首疲於早晨的走動，伊利薩伯弗克支持，結果加爾丁太太的丈夫走路行點，道爾啥先生在她的姪女側邊看看，他們一塊繼續走住，沉點片刻，伊利薩伯先說話。她願他相信她來這裏之前，他不在，又說他得不到期望——『因為你的管家，』她又說，『通知我們你到明天一定不會轉來；在我們離開背咯之先，我們曉得你在鄉村不盼望我們的』他承認是的真話，并承認管家說過她們來的幾時之前，他正在遊走住的，『他們願意，明天很早的參加我遊走的』他繼續說，『他們之中有幾個人要求同妳接識，——背格累先生同他的妹。』

伊利薩伯輕微的點頭答應，她立刻這時轉想到背格累先生的名字曾經最後一次在她們間提說過；也許可以從他的容貌判別他的心不是很壞的。

『在這羣人中有另外一個，』她息一會後又說，『他很特別的願知道妳：妳允許我嗎？或許我要求的太多，求介紹我的妹妹給妳認識，當妳停留娜姆時。』

這樣的請求，的確很驚訝；在那樣情形裏伊利薩伯願首允的，她立刻感覺無論如何渴望道爾啥女士同她認識是她的哥哥做的，不必遠瞧，也很滿意的知道他怨憤而不想

真心的壞她倒是可喜的事。

他們現在默無言語的走住，個個深思的，伊利薩伯不舒服；深思介紹的事不能的；但她喋喋的快欣住，他願介紹他的妹給她，最令人稱讚好的，她們趕快強先追越別個，當其達到車子那裏了時，加爾丁夫婦落後乙里半。

道爾哈先生那時請求她走入房子——但她說不疲乏，她們一塊站在草堆上。在這樣時候，可以多說話，卻呆板沉默無言。她欲談話，似乎限制住話題。後來她回想她曾經旅行的事同他們談及瑪喀杜德的話。這時她的姑母尤慢慢的走住——耐煩住的一面想；又閒談的走住，加爾丁夫婦走起來了，她們逼住他倆走進房子，興賞興賞；但被謝絕了，他們很客氣的分道揚標的走了。

道爾哈先生携住這位姑娘進了車子；當車開了，伊利薩伯看見他正慢慢的向房子走去。

她的姑父姑母開始說話；彼此宣說道爾哈超群一切。

『他是很好，謙和，不虛假的人，』她姑父說。

『叙說他的有些事可相信的，』她姑母答應；『但是他的態度，不是不變的。我同管家說過，雖然有人稱她驕傲，我知道沒甚共事。』

『我決不很驚訝他對我們的行爲。那是很禮貌的；真正可注意的行爲；無須乎介意牠的。他同伊利薩伯認識很不足介意的。』

『相信吧，李惹，』她姑母說，他不是如威克屋漂亮

的；或者他沒有威克屋的外貌，因他的姿態好看。但如何妳來告訴我說他是很不相配的呢？』

伊利薩伯原諒她：說她在肯特會見時喜歡他勝過以前，她從未看見他如今晨快樂。

『但他的禮貌有點兒古怪，』她姑母答應。

『妳常是偉大人，所以我不談他關於釣魚的話，當他異日變心，他就向我通告他的立場的。』

伊利薩伯覺得他們誤解了他的人格，但她不說。

『從那樣的神情我們就知道他的，』加爾丁太太繼續說『我真正不思想他這樣很酷辣的對任何人，如對可憐的威克屋先生樣。道爾哈先生不是有壞性情樣子的人，反之，當他說話時的嘴令人可喜。在他的相貌表明來，理想他的心不會不好的。克是相信其管家這個女人示我看房子時說他的性情最熱烈勃發的！我有時不禁放聲大笑。他是圖書館的主人，我揣想在僕人眼光中看來他很通達道德的。』

伊利薩伯感覺的說些事來辯明他對威克屋的行爲；因此她當心的讓他們了解從他的肯蒂親戚中聞聽他的行動很殊異的；他的性格不是很有缺隙，也不是如威克屋的很可喜，當他們曾在黑蒂斯爾說過的。她叙說他處理事務的特點，沒說他的權勢，祇說他這樣處事很可實現。

加爾丁太太又驚訝又注意；她們現在臨到以前快欣的光景嫵媚的回想着；她識破她的丈夫從事想的有興趣的事

，嫉妬的想到旁的事情：她以早晨的步行疲倦了，立刻他們吃了午飯，又出發探問她的以前相知人，晚下很暢快的說話，復新了多年的冷視，

伊利薩伯白天滿有興趣注意新朋友；她不做事祇是想奇異的想，想道爾哈先生的禮貌同他說願意伊利薩伯接識他的妹妹，

#### 第 四 十 四 章

伊利薩伯安排道爾哈先生每天帶她的妹妹去訪他的事，在達到泊布爾後；并且決定整早晨出邸第之外去，但她斷定假的；在他們達到娜姆後每早晨，客人都來了，他們正同住些新朋友圍住這地方散步，又轉回邸第著衣同一家人午餐，當車子驅他們到窗子來了，他們看見一個紳士同一女子在小車裏向街上駛住，伊利薩伯立刻認識了僕人穿的衣服，揣想其意義，并且不驚訝的通知她的親戚，親戚認知很不錯的，她的姑父姑母驚奇的；伊利薩伯說話時態度擾腦不安，說及環境同現在很多的情形，給他們明顯的理想些事情，以前沒有甚麼事建議過，他們現在感覺到沒

有別的法子叙說溺愛他們的姪女，這些新生的意想，在他們腦中想着，伊利薩伯紛亂的感情時刻增加，十分驚詫自己心亂的不安靜；在別的不寧情形中，怕偏愛哥哥，說她隆情厚誼；並且她非常的喜悅的來以致焦慮住，自然揣疑喜歡的事會失敗的，

她從窗子裏引避住，怕被看見；當她徘徊於室內時，竭力鎮靜自己，驚訝的知道她姑父姑母做壞的事，

道爾啥女士同她的哥哥出現了，規矩介紹了，伊利薩伯驚詫的看見她的新相識人卻不安，自從她在娜姆後，聽見說道爾啥女士極其驕傲；但幾分鐘的觀察看來才相信她唯一的很害羞，很難的說一字，

道爾啥女士高高的，較伊利薩伯骨幹大；并且不到十六歲，體格也成熟了，外貌是婦女的漂亮，她不大比的上她的哥美；但她的臉上顯有知覺好性情的，她的態度很不矯柔造作而溫柔的，伊利薩伯發見她是實在的厭煩吹牛的人，很是異於道爾啥先生，感覺不同的女子，

他們不常在一塊，在道爾啥先告訴伊利薩伯說背格累仍來守候她之前；她裸然無隱的表示滿意，并且準備為客人，當背格累在樓上快步走住聽見時，頃刻進了室內。伊利薩伯怒他老離開；但她感覺住難以堅持無虛飾的誠實，他表示又看見她了。他友誼的詢問她的家人，如平常樣問的，又性情好的說話。

她很少有興趣對加爾丁夫婦的，而對她不然。她們老

願看他。全體人都很興奮敏捷的注意住。道爾啥全她們的姪女揣疑他兩細心熱誠的詢問；他兩從這樣一詢問很相信他兩中有個知道去戀愛的。他們有點兒懷疑這女子的情智；但紳士很顯然的充盈着羨慕。

伊利薩伯她的方面更羨慕。她考核每個客人的感情；一鎮靜自己，使自己喜悅一切；這最後一個對象，她怕失敗，她又最相信成功，因對他竭力的多情地給以歡喜。背格累敏捷的，喬爾齊熱力的，道爾啥堅定的，可喜的。

見了背格累，她的思想自然流露想到她的姊姊啊！她多麼熱誠的渴望知他有態度的談話。有時她幻想他較以前少說話，自己一兩次的意想着歡悅，當他注視她時，他竭力畢肖着追溯。但這是想像，她不能被欺騙如他對道爾啥女士的行爲樣，背格累先生曾經逐鹿過蔣略。雙方面沒有一面可以說特別的注意。他兩沒有甚麼能判斷他的姊姊的希望。這一點她立即滿意；他兩以前分離時發生過兩三種情形，她焦愁的回想蔣略不是沒有習染溫弱的，她願多說牠以暗示她，他卻怕懼的。當其別的人正一塊談話時，背格累向她說話聲音真悵悔然的說，『自從他高興的見了她很有些時了』；她答復之先，他又說，『約九月餘了，我們自從冬月廿六號就沒有會見了，當我們正一塊在雷斯斐納跳舞時。』

伊利薩伯喜悅他記的很精密；他頃刻後乘機問她，抑或她的姊姊在郎不爾嗎。沒有多問，也沒挨近談話，但相

貌態度示其意思了。

伊利薩伯不時轉眼瞧道爾哈先生；但隨時祇一視就表示慇懃回眸百媚生的，他說聞聽他驕傲又輕視他的伴侶，她相信其態度已改良了，昨天已證明，證其驕傲或輕視僅暫時存在住，不過一天的。當她看見道爾哈先生求相交的時候諂媚的批評人，說的話雖也幾月，仍可羞恥的——當其她看見他的禮貌，不僅對她一人，對每個親戚都是開誠佈公的真正的輕視，又回想及他們最後次在漢斯特泊爾齊的可愛光景——滄海尋田大大的變化不同，她的心大為觸動感慨係之的，幾不能約束其詫異所見的事物，在他的雷斐納親愛朋友中，或在他的魯時親戚中，她從未見他如現在樣很喜悅，自由不羈的，努力其愛的成功，卻沒有重要的結果，又當他接識了她們時很注意的求婚而又譴責地開玩笑說雷斯斐納同魯時的女子。

他們的客人同住逗留了半點鐘；當起來告辭時，道爾哈先生，請求他的妹妹同住他去看看加爾丁夫婦，背納特女士在泊布爾午餐，在她們離開村子前時。道爾哈女士淡然的服從邀請，加爾丁太太注視她的姪女，說她多麼渴望不值得注意的邀請，覺得她會接受，但伊利薩伯掉開頭。無論如何研究這空虛的說話，格外的令人不喜，厭其提議，加爾丁太太的丈夫愛好團體，願意伊利薩伯接受的，加爾丁太太敢為隨從住，決定在明天過了後去。

背格累很歡喜的表示，又見着伊利薩伯，向她說很多



話，又詢她們黑蒂斯爾的朋友。伊利薩伯喜悅的聽見說她的姊姊；因此之故，別的人發見了客人離開背格累和她時，他兩很痛快的反復說到最後半點鐘，話一聽止快樂少了。她寂寞的渴念着，害怕她的姑父姑母詢問或者隱語，她同着他停了很久，聽見他們評說背格累時，於是趕快走開去穿衣服。

伊利薩伯怕加爾丁夫婦沒理由的好奇；他們不願力迫她報告。顯然她很相熟道爾啥先生，勝於他們以前理想的；顯然他深深同她戀愛了。他們很能釋意的，但判斷不了。

道爾啥先生現在焦愁的想事情，他兩達到接識，無處可尋。他們不能不為道爾啥先生的禮貌所感動；他們從自己的感覺和他僕人的報告知道他的人格性情，惟僕人未說別的情形，祇說道爾啥先生在黑蒂時爾時常不認識伊利薩伯。然而，現在相信管家說的有趣味的話；他們知僕人有權勢底自從道爾啥先生才四歲就曉的他，僕人的言語態度可敬，不否認的。他們娜姆的朋友理解他發生的任何事情，一定會減輕其事的力量。他們除了說他驕傲無別的可說；驕傲他大概有的，也許不是，就歸咎於他不訪看小市鎮的居民。然而，他是文人書生，在窮人中很為善的。

論及威克屋，此行的人說他不是很可值得尊敬的；雖然他大半庇護他的恩人底兒子是不曉得的事，尚且那是在沉寂的弟不斯爾著明的事實，他負了不少債，後來道爾

先生才付的。

至于伊利薩伯，在泊布爾的思想較前晚上多；這晚上雖然過了些時，她在那間私第對有一個人的感情還不充分的很久；她猶醒了時，努力忘之，她一定不恨他了，不；恨是消滅久矣，她幾乎老羞恥感覺不喜歡他，可以這樣說的，他的威克屋有價值的性情她尊敬的，雖然起初不願允許，有時卻悖逆自己的感情的；現她有友誼的天性，由於道爾哈先生的隆情厚愛和性質的光明可喜，都是昨天產生的，那是超過一切，尊敬，崇拜之上，在她的好意志裏還有個動機，不能克服的，那是感恩；——感恩，不僅昔日一次愛她，但是還原諒她輕視他的低賤的態度，他也喜悅的仍充分愛她，并且還否認她的一切不義的控告，她勸道爾哈要避開她，當為最大的仇敵，當其偶爾會遇時，在骨子裏力求保持相熟，不在表面上表明注意和特別的態度，他們的兩個僕奴唯一說過，伊利薩伯的朋友好意的批評她的朋友，又使她知道他的姊姊，這樣一個很驕傲男子——如此變化，伊利薩伯不但不詫異而且還感恩一為，摯誠的好愛而感謝；像這樣的事，她印象住足以鼓勵，決不是不喜歡的，雖然不能表說之，她尊敬，崇拜，歡悅他，她真有興趣要他為她謀福利；她知道他要如何的願謀福利，如何的竭力為謀雙方的快樂，她的幻想告訴她仍可得到，而復新他的求婚。

姑母同姪女在晚上介紹事，解決了後，道爾哈女士在

伊利薩伯達到泊布爾後每天都來她們那裏，伊利薩伯很同禮貌的，她來恰在吃遲早飯時到來，假冒客氣的，也相等不了她們方面的客氣；後來，在泊布爾以後的早晨甘脆不候她，因此，她們就走，——伊利薩伯喜歡；問其原由，卻答應不了。

加爾丁先生早飯後立刻離了她們，釣魚的計畫前天改良了，午時急子的會見了幾個在泊布爾的紳士。

## 第四十五章

伊利薩伯現在相信背格累女士討厭她和嫉妬的德性，不禁感覺在泊布爾時不歡迎她，好奇的知道那個女子方面，現在重新的接識了。

達到了房子，她們穿過客廳導入臥室，面向北宜乎夏天可喜的臥室。窗子向着地開住，可看入房子後面高山樹林，同美麗橡樹西班牙栗樹散佈於沉靜草地上。

她們在屋子裏被道爾啥女士迎接，她同漢斯特太太，背格累女士坐住，她長居住倫敦的。加爾齊很客氣的迎接她們，但很不安的配住，很害羞的，怕做錯了，易為她們

感覺相信她驕傲尊嚴。加爾丁太太同她姪女極善意的憐惜加爾齊。

她們被漢斯太太，背格累女士好奇的注視住；她們坐了停一會，又呆板的息住，幾分鐘行的。首先安娜太太破口說話，是個溫柔相貌合宜的婦人，竭力談說介紹證明自己真正較別個受過好教育；她同加爾丁夫婦談話，偶兒伊利薩伯也幫助談，於是實行說起來。道爾哈女士熊住宛如鼓勇氣願參加談；時而冒險的來句短話以怕聽見。

伊利薩伯看見她被背格累女士注視，不說一字，尤其道爾哈女士注視她，伊利薩伯沒有注意到。

談說到後來也不阻止她，她們坐在相宜的距離，伊利薩伯不抱歉說很多的話。她自己思想住。期望紳士時刻進屋子來。願望着時又怕房主人在她們中；她抑或最願望或最怕，決定不了。這樣坐了半點鐘後聽見背格累女士的聲音，伊利薩伯起而問候她的家人康健。她卻淡然輕佻的答復，又不多說了。

她們造訪，其次殊異的是僕人進來拏冷肉，點心，同各時季的鮮菓；安娜太太向道爾哈女士提醒她吃容貌表示微笑後才吃。此時全體人享受吃着——盡都不談話，大家都吃；美麗的錐體葡萄，油桃，桃子狼集在桌上。

這樣吃時，伊利薩伯害怕或願望道爾哈先生的面貌，感覺勸說他進屋子來，一會她相信她的願望準成，又悵悵背格累進來。

道爾哈同着加爾丁先生和兩三個這房子裏的紳士在河畔從事釣魚以追逐女子，他悉知這家人的女子那早擬去訪喬爾齊。不久他發見了。伊利薩伯聰明的很舒適不煩惱；那很須要解決的事，或許不易，因為知道全體人注意他倆，當道爾哈先生進屋子來時，她一眼不轉的注視他的行動。背務累女士很不好奇的注意，臉上露着微笑向人說話；毫不嫉妬使她失望，也不注意道爾哈先生。道爾哈女士自己很興奮的談話，當她的哥哥進來了，伊利薩伯看見他焦灼他的妹同伊利薩伯相識，兩方面之一全都企圖談話。背格累女士彷彿知道這事；首先發怒的乘機譏諷客氣說——

請問，〔伊利薩伯，是不是從彌爾登移到——斯爾（瑪力太）軍團嗎？那必定是於妳的家人的大損失，〕

伊利薩伯在道爾哈面前不敢提說威克屋的名字；她想着怕懼他到極點；回想及他，一時苦痛不安；但興奮自己的精靈；彌補壞性情的襲擊，聲調怡然的答復問的，當她容貌不安的說時，道爾哈用勁兒的閃視，而注意她，他的妹妹遏制着煩擾舉不了眼看，背格累女士知道她的鐘愛朋友難過的，不懷疑的遏制隱語；她唯一的想伊利薩伯不安，理想她溺愛個男子，誤於知覺會傷害她的，道爾哈先生要評說的，否則愚傻同悖理之事有關於她的家人同那軍隊的，道爾哈女士沉寂的私逃了，不說她一字，沒有人發覺其事除了伊利薩伯她隱匿可能的；背格累女士同她的哥

特別的焦愁的隱遮她私逃的事，伊利薩伯許充願望着他隱匿以宜她本人，他一定形成這樣的計畫不意料其效果，祇竭力的從背納特女士那裏分裂道爾哈先生，那是可能的，他敏捷的關心爲她朋友謀福利，

伊利薩伯的回想立刻安然了道爾哈先生的感情；而背格累女士焦惱失望，不敢親近威克屋，喬爾齊遮蓋其事，不充分的多說，她的哥哥的眼睛，她怕交相看着，回想不了計畫的事的利益，每樣情形使他轉變思想，伊利薩伯似很堅決他們去做，更見愉快，

答復了以上提說的詢問後，不繼續拜訪了；道爾哈先生配侍她們到車子那裏，背格累女士的感情鎮定的批評伊利薩伯的爲人，行爲，衣服，喬爾齊不同着批評，她的哥哥充分推許她的恩情厚愛；他判斷的不錯，又親暱的說伊利薩伯離了喬爾齊，發見她格外可愛可喜，當道爾哈轉到客所，背格累女士不禁對道爾哈先生申說他的妹說的有些部份的話，

「今早伊利薩伯背納特相貌好壞啊，」背格累女士嘆着「我一生從未見過任何人像她樣的變的很，自從冬天後，她長的很棕黑粗大！洛舍亞同我贊成我們不再知曉她了，」

道爾哈先生不大喜歡這樣談，自己冷淡的答復她不知別的變更，除了格外的黃褐，——夏天旅行沒有筋肉好的結果。

『我說實話，』她高興說，『我承認決未看見她身上的任何美。她的臉太瘦；容貌無光輝；姿態全不美。她鼻子缺其特點——不值得說。她的牙齒完全，但不是普通牙子樣子；她眼睛有時漂亮，我從未辨別她的任何奇特的，牠們有尖銳表示樣子，我全不喜歡；她的態度自然不時髦，不完全的。』

背格累女士勸服道爾哈羨慕伊利薩伯，這不是稱讚她自己的最好方法，發怒的人不常聰明的；她知道他最後受的刺激，期望他有成功的。他決定沉默；然而，使他說話，她繼續說——

『我記憶，當我們起初知道伊利薩伯在黑蒂斯爾時，好驚奇的發現她是意想的美；我特別記的你有晚上說的話，她們在雷斯斐納午餐後說，『她美啊！我立刻叫她母親曉得。』但後來她似乎責你，我相信你一時想她格外美。』

『是的，』道爾哈不能再約束自己的答應，『那唯一當我起初知道她時，我視她爲我相識的一個最美的婦人。』

道爾哈先生於是走開，背格累女士很喜歡的迫他說話沒有給她苦痛了，除了她個人。

加爾丁太太和伊利薩伯談及當時拜訪發生的事，當她們轉來時特別的彼此有興趣。每人的容貌和行爲，她們都談說，唯一道爾哈這個人最使她們注意。她們談及他的妹

，朋友，他的房子，他的過錯——每樣事，伊利薩伯渴望曉得加爾丁太太思想他的甚麼，加爾丁太太又很喜悅她的姪女談這些事兒。

## 第四十六章

伊利薩伯在她們達到娜姆了很失望的沒有找見蔣畧來的信；在那裏的每早晨都失望不樂的度住；但第三封信到來，就沒有怨艾她的姊姊，判斷接到她兩封信，一封是錯誤了的。伊利薩伯不驚訝蔣畧將地點寫錯了。

當其信來時，她們正欲準備散步；她的姑父姑母悄悄的離了她，她們自己出發去。第一封信寫錯了的；已經寫了五天。內容首先報告她們的團體從事追逐的事，供給些鄉村新聞；後面一半的信顯然寫的紛擾不安，給人很大的玩味。結局是這樣——

『親愛的李惹，寫了以上的些不期望嚴重性的事情；我怕驚恐妳，一相信我們好的吧。我不得不說說可憐的李弟亞，昨夜十二點從弗爾斯團長裏來的特別消息；恰當我們就寢時，通知我們說李弟亞同了個官員去蘇格蘭了；說



實話，同住威克屋！我們驚訝的想像。克蒂是不期望的。我抱歉對不着說了，他兩雙方面的輕率配偶婚姻！我希望好，他的性格不爲人誤解。我不思索詳審的相信他，但這事的階斷（我們喜悅吧）表明沒甚壞的，他選擇不會掃興的。因他知我父親不打她的麻煩的。我們母親憂愁傷心，我父親很忍耐的着，我決不讓他們知道說她的甚麼，李弟亞應如何的感謝我啊！我們自己必定忘掉牠的。他們星期晚上十二鐘走的，直到昨天早八點還沒聞聽了。直接的特別快車開走的。我親愛李惹，他們必在我們的十里路內走過。我們期望弗爾斯團長立刻來這裏吧。李弟亞遺書幾項給威克屋的妻子，通知她注意。我說我不能不渴望我的可憐母親。我怕妳不知曉，所以我一知道寫信給妳，寫些甚麼我也不曉得。』

自己沒有時間去沉思，也不知感覺甚麼，伊利薩伯看完了這封信忙即拏住另外封信，忍耐住的展開誦讀：較前一封信遲天寫的，內容如下。

『我最親愛的妹妹，妳這時接了我匆忙寫的信，我願明曉可知，雖然時間不束縛，頭很迷亂不清，不能清楚的答復。最親的李惹，我不知道我寫甚麼，但我有惡音寫給妳，刻不容緩的，威克屋先生同我們可憐李弟亞的輕率的婚姻，現在焦灼着相信已結了婚，很有原由的，恐怕着他倆去蘇格蘭。弗爾斯團長昨天來了，離了布銳登的前天不多幾點鐘快車來的，雖然李弟亞有短簡給咯屋太太通知他

們將去格太格銳，弟雷相信威克屋先生決不擬去那裏，或者甘詭說是去娶李弟亞，弗爾斯團長申說過，他驚怖的打算立刻從背格累先生那裏出發去追他倆的足跡。他容易去閣浦追跡他倆，唯一不遠；進了那個地方，他倆轉入車子，又在愛浦誤了車，一切都知道他倆繼續到倫敦。我不知道甚麼在倫敦那面探詢的了，弗團長繼續去到黑蒂斯爾，着急的在柵欄路裏想發現他兩，在背特和漢德的旅館裏也沒有人，沒有成功——沒有人走過看見的。他很熱心的繼續來到郎不爾，我們很尊敬他的破懼的熱誠。我誠摯的憂愁他全弗太太，但無人責備他兩。我親愛李惹，我們實在苦痛傷心。我父母相信威克屋先生最壞的，但我不想他很怪。以許多情形說來更了解他兩隨住起初的計畫，在城裏結婚了；‘他’同一個年青李弟亞婦人結合，不像的，我能揣想她的失損？不可能！無論如何，我憂傷弗團長不信任他兩結婚，當我表示希望他不信任時，他也怕說威克屋不是個可信任的男子，我可憐母親，真正不好病了，躺臥床上，不能離室。她自己努力求好；期望不成的。至我父親，我一生從來未見過他這樣很可憐的。克蒂還發氣說隱藏他兩的戀愛；她相信這事情了；不會詫異的。最親愛的李惹，我真正高興妳容忍的着悲愴景象的事情；現在已感觸過了，我將渴望妳能來？然而，我不自私力迫妳的，假如不合適的說——請了！我又提筆。寫我未告訴妳的；我熱誠的要求妳立刻趕快來這裏，我知我親愛姑母全姑父

好的，我不怕要求他們的，雖然以前要求的事多了。我父全弗爾斯團長去倫敦，竭力去發現找見她。他怎樣進行我不知道；但他極其傷心苦痛，不讓他平安好好的追尋，弗爾斯團長明天晚又迫着在布銳登了。在這樣緊急中，我姑父又幫助；他恐懼我感覺甚麼，我信任他仁慈善良。』

『啊！那裏，我姑父在那裏？』伊利薩伯說着，當她看完了信離開座位，想竭力的追他，間不容髮不讓失掉一刻的去追隨；當她達到門口，僕人開門，道爾哈先生出現了。她灰黯的臉全憤急的態度使他一吃驚，他說話之先恢復原狀，她心理想着李弟亞的境遇，匆忙解說，

『我求你饒恕，我必定離你。我此刻因事定要找加爾丁先生，不能攔延；我不失誤的。』

『上帝！甚麼事情』他感覺的嚷叫；自己於是回想，『我不願阻攔妳分鐘；但讓我打發僕人去找加爾丁夫婦吧，妳很不安的；妳不能自己單身去。』

伊利薩伯遲疑，膝頭顫動，感覺去追尋他們不成了。因此她呼吸幾斷，神智幾無的招回僕人命令他回家找他的主人同女主人。

伊利薩伯坐在道爾哈先生的沉靜的屋裏，支持不住，容貌很可憐悲慘的，道爾哈先生不能離開她，聲調溫柔哀婉的說，讓我呼妳楚女吧，沒有甚麼能給妳解憂？——一杯酒；——妳端住喝吧？——妳很不好。』

『不，我謝謝你，』她力求恢復的答禮。我沒有甚麼

事情，我很好的；我僅僅痛苦些可怕的消息，剛從郎不爾傳來的』。

她失聲哭泣的譴責着，一會不能說了，道爾啥邪惡的揣疑又立刻不顯眼的說，又看着她動情可憫的沉默。後來她又說『我剛接了蔣略封信，帶有些可怕的惡音。任何人不能隱匿的。我的頂年輕離了她的朋友——私逃了；一棄自己於一威克屋的權力裏了。他兩一塊從布銳登出發走的，妳知道了該不懷疑別的吧，她沒有錢，親戚，沒甚麼能誘他——她是永遠失掉了呀。』

道爾啥很驚詫。『當我察覺了時，』她聲調很擾亂的又說，『我要阻碍私逃的！我知道他是甚麼傢伙，我唯一解說過——我知悉有些部分——我的家人！他的人格已知道，我察覺了不能發現的。但現在那是——太遲了晚了咧。』

『我實在憂傷，』道爾啥嚷着；憂傷——感動的，但那是的確一定的事嗎？

『啊，是的！他們星期晚一塊離布銳登，並且幾乎追跡到倫敦，但不出例外；他倆一定不去蘇格蘭的。』

『怎樣進行的，怎樣企圖去恢復她？』

『我父親去了倫敦，蔣畧寫信去求我姑父趕快幫忙：我們半點鐘內就出發吧，我希望。但沒甚麼成——我很知道沒甚麼能的。這樣個男子怎樣去進行？他們怎樣去發現？我沒有最小希望。每樣方法都可怕啊！』

道爾啥沉靜的搖搖頭。

當我明見了他的真性格時——呵！我知道我應該，我敢去做！但我不知道——我怕做的太甚。壞的，壞的錯誤！』

道爾啥不答應，似乎難的知曉她，熱誠的沉思默想，在屋子徘徊，他的額縮聚了，神情幽暗抑鬱了，伊利薩伯看見立刻了解了。她的能力消沉；證明在家人懦弱之下樣樣事都催了，深深的確信其可羞辱的事，她不詫異也不懲責定罪。但相信道爾啥沒甚麼解憂安慰她的胸懷，減輕痛苦。反之，恰恰推度起來使她了解她自己的願望；決不誠實的感覺她能愛他，如現在樣，當其一切的愛都摧了付諸東流時候。

但是自己，雖然愛情侵入，不能佔據她。李弟亞的一一屈辱，她會痛苦可憐，沒人留意她了；伊利薩伯用手巾遮蓋着臉，羞辱着，立刻感覺失去了別的事物；停息幾刻後，她的伴侶聲音一響，便覺她的處境，她的伴侶哀憐着，彷彿限制的說，『我怕妳老渴望我不在，我也不辯述原諒我滯着，真正的，雖然那是不值的關心的事。任何事情都向上天說了或做了，這樣的痛苦可以安慰啊！——我願望沒苦惱了妳，似乎有目的求妳感謝。我怕這不幸的事阻碍我的妹今天在伯布爾見妳。

『啊，是的。我們很誠意的向道爾啥女士道歉。說有聚迫事叫我們趕快回家。隱蓋這不幸事的真情不能長久，——我知道不能長久。』

他敏捷向他擔保他的秘密——又表示憂傷她的痛苦，而願有快樂的結局，勝過現刻理智的去希望，又致意她的親戚，唯一很莊重的熊乙下就走開了。

當他熊着了屋子都沉靜了；伊利薩伯覺得如何的不成，他兩彼此相愛有禮的熊着，表明他兩在第不斯爾會見過幾次；當她視綫回顧他兩的相熟人，很誠愛異樣的嘆息，他兩保持的感情現在繼續鼓舞振興着，喜歡共有限制。

假如感恩同尊重是愛情的好基礎，伊利薩伯的感情變化既不能又不會缺隙有過的。反之——假如尊敬從無理智或不自然的源泉萌發，甚於平常形容說有目的的初次見面，一見傾心，而將以前說的一兩句話都變換了，——不能說她輕視，祇有試驗了她溺愛威克屋後來的的方法，成功是壞的，或者，保證她求其利害少的愛戀方式。她知道悵悔進行愛的；並且步塵李弟亞的例子，必定名譽掃地，衆所不齒，當她回想那樣壞事格外痛楚。自從讀了蔣畧第二封信，決不失望威克屋意想娶她，她思想除了蔣畧沒人這樣期望的諛說的，她感覺私奔這事的發展至低令人驚訝。她

的記憶頭封信的內容，她很驚訝——希望威克屋娶一個女孩，以金錢結婚李弟亞如何愛戀他，不可思議的。但現那事簡直自然甘詭了。像這樣的戀愛，她會有充分的媚艷；雖然她不揣想李弟亞的注意結婚顧慮的從事淫奔私逃，不難相信她既無道德又不了解以食餌墮落的。

當其聯隊在黑蒂斯爾時，伊利薩伯從不辨知李弟亞溺

愛威克屋；祇相信李弟亞鼓勇地向任何人進攻，有時官員，有時別人，她都曾鍾愛過，當其他注意她就有意來一套愛，她的愛情繼續不斷地波動着，但從沒有個對象，這樣女孩子疏忽的放縱錯誤——啊！她現在實際的感覺怎樣啊！

李弟亞在家裏野蕩的——聽，看，同着蔣畧坐車來這地方，現在她整個的墮落，她很狂野的在家裏，當父不在家時，母親還得常侍候；沒有什麼能勸說李弟亞的，她的姑父很重的干涉她，姑父一進了屋子，她可憐的忍耐不着。加爾丁夫婦匆忙恐怖的回了家時，僕人說他們的姪女突然壞了；——加爾丁夫婦的僕人報告她們召換的原因，高聲朗讀兩封信；又戰顫的細說最後封信，說李弟亞不鐘愛她們了。加爾丁夫婦深深的感觸。不僅李弟亞，一切的人都有關係的；驚訝恐怕的解釋後，加爾丁先生欣然答應盡力幫忙。伊利薩伯期望不少的感激涕零的謝他；三個人都被一個的精神激勵着，迅速的叙說將旅程的事解決了。他們立刻出發。但是在伯布爾做什麼事？』加爾丁太太嚷着。『約翰告訴我們說道爾啥在這裏當妳招呼我們來時；——是嗎？』

『是的；我告訴他過我們不能遵守事。那事完全解決了。』

『解決了甚麼？』第二個人申說，當其她準備跑進她的屋子時，他們宣露她的真話？啊，我知道是的！

但願望徒空的，祇有驚奇的椰揄李弟亞的，伊利薩伯懶墜是她一定的職務，但她同她的姑母有事務，并且其餘人又寫信給她的在娜姆的朋友，虛偽的希原諒她們突然分離。——一點鐘看完了整個的信；加爾丁先生同時處理了他在旅館的賬目，除了走沒事做了；伊利薩伯在早晨痛苦後，有短促的空暇時間坐上車子去郎不爾。

## 四 十 七 章

『我又甚在想，伊利薩伯』，她的姑母說，當其她們從城裏開車時；『真正的，嚴重的思想，我很傾心雅願妳的妹妹私奔的事。我發現的了很不像的，任何青年人計畫指定了一個女孩決不是不保護或無友誼，并且她實在滯在團長家裏，我極力希望好。威克屋能期望她的朋友不注意我嗎？他能期望聯隊不示說嗎？冒犯了弗爾斯團長後，他的引誘不適當，冒險的啊！』

『妳真正這樣想嗎？』 伊利薩伯怡悅光明一時的嚷



着。

『說實話，』加爾丁太太說，『我起初說的話是妳的姑父的見。那是真正的，他犯其罪適宜，榮耀，有意思的。我不能太壞威克屋了。李惹，妳自己能整個的棄他，他相信妳能夠的嗎？』

『或許他自己的利害疏忽不了；我相信他會疏忽遺漏其他的樂趣。假如實在是這樣！我不敢希望。爲甚麼他兩不去蘇格蘭也許是這樣情形嗎？』

『在第一點，』加爾丁先生答應，『證明不了他們不去蘇格蘭。』

『誠然，那末——揣想他兩是在倫敦。他兩在耶裏，雖然欲遮藏不成的。雙方之一不會因金錢而捨棄一方面的；他兩很節儉的在倫敦結婚勝於在蘇格蘭結婚了，雖這是少有例外的事。』

『但是爲甚麼要守秘密？爲何怕識破？爲甚麼他兩私自結婚？啊不，不——不像的。他的特別朋友勸過他決不要去娶她，妳知道蔣畧說過。威克屋沒有錢決不娶婦人的。他不能供給金錢。李弟亞要求甚麼——她除了青春健康，好性情能引誘他外還有甚麼呢？爲她的緣故，而願因結婚拋棄他的機會嗎？至于遏止在軍隊裏不體面的。淫奔是恥辱，我到判斷不了；因我知道這事情不過僅產生出一個階斷沒甚結局。但妳的另外的反對，我怕難好的了。李弟亞沒有哥哥去進行找的；從我的父親行爲，從他的淡漠不

注意看來他可以想像她不大注意他的家人，他不找的，不想任何人的父親能做這樣事去尋找的。』

『但妳想李弟亞失掉一切的愛他勝過于結了婚的親密同居嗎？』

『似乎這樣的，那最令人驚嚇的事，』伊利薩伯眼睛流淚的答應，『妹妹知覺貞節同道德是可疑的，令人不信。真正的我不知說甚麼。或者我不給她名譽的。但她很年青；想不到利害的事；最後半年，十一月——她沒有棄掉甚麼，祇樂為虛榮的事，她是極不介意地懶墮的消度時光，就那樣子的隨便輕佻採納任何意見。自從第一次隱處彌爾登，除了戀愛，賣弄風情，全她腦目中印象的官員而外，無所事事。她竭力思想說這事，——我稱她叫甚麼？她懷疑自己的感覺；自然也喜歡的。我們知道威克屋是嫵媚的人，而談吐能夠鈎魂婦女的。』

『但妳知道蔣畧，』她姑母說，『不想威克屋很怪而相信他能這樣的勾當嗎。』

『蔣畧想他怪嗎？誰在那裏，他兩早先的行爲，她證明了相信有這私奔的企圖嗎？蔣畧知道的，我也知道，威克屋真正是有這企圖的。我們都知道他是放縱不羈的知覺一切；他既不純潔又不體面的；他是虛偽詭詐，當他諂媚討好時。』

『妳真知這些嗎？』加爾丁太太壞着，好奇的領會着。

『我真知道，』伊利薩伯變色的答應。『我第二天告訴妳過他對道爾哈先生不名譽的行爲；當最後在郎不爾時妳聽聞過他說這個人的態度，道爾哈正直能忍的對他的。還有其他的情形我不能隨便說的——反之不值一說；但他誑語泊布爾的家人的話，不可勝計。從他說道爾哈女士的話看來，我透徹的知道她是驕傲，尊嚴，令人不喜的女孩。反過來說他知道他自己的。他知道李弟亞是個可喜不虛假的女孩吧。』

『但李弟亞不知道這？她是蒙昧不知那的；當妳全蔣畧很知道了解時？』

『啊，是的！——那，那是怪的。我在肯特，常常看見道爾哈先生全他的親戚菲惹屋團長，我都盲目不知其私逃而愛的真道理。當我轉回菲惹屋斯爾時一個禮拜或兩禮拜內他兩離開彌爾登了。這事的情形，蔣畧既不整個兒的說，我也不想公開的讓人理解知道；因為我們對於任何人都是一樣的，鄰居好意見的評說他我還棄之不信呢？當其時李弟亞全弗爾斯太太走時，我決不要李弟亞放眼察看他人的人格，不熟諳他的。我腦海想來她決不怕受騙的。妳相信像這樣結果的事，真出乎我思想之外。』

『當他兩轉到布銳登，妳相信他兩彼此喜愛嗎？我揣想的。』

『一點也不相信。我記憶雙方面之一後有表示愛情；這種事情可以以識知的，妳定注意我們一家人不能拋開分

散的。當初威克屋先生入軍隊時，李弟亞就很欣喜的美慕而讚說他；我們女子都是如此。我們鄰居的彌爾登個個女孩頭一兩月不曉的他；但他從沒有特別注意的辨別了「她」；而結果呢，過了相當的放縱全熱烈的美慕時期，她幻想他屈服變為鐘愛的人了，聯隊中的別的人言之很詳。

可以相信，無論如何那是不希奇的事，這樣興趣的事增加他兩的恐怕，希望，揣疑的，祇要一申說，當其時他倆旅行，沒人能老阻攔他兩倆的。伊利薩伯思想亦然如是。她極其不勝痛苦的。自責自備，無時不苦的。

她們出手意料外的行着有晚上在路上睡，第二天午飯時攏郎不爾。伊利薩伯想蔣略期望他們不疲于爲事，很引以爲慰。

小加爾丁看見車子，當她們進了草地時，他正在階級上站着；車子駛到門口，她們臉上滿露快欣的驚訝，全身欣喜的歡忭，嘻笑歡慰不已，令人快悅的熱烈歡迎她們。

伊利薩伯跳出車子；向每個人匆忙一吻後，即入走廊，蔣畧正從母親屋子跑下樓來立刻會見伊利薩伯。

伊利薩伯熱情勃勃的擁抱着蔣畧，不言而彼此眼淚盈眶，情不自禁一會詢問聞聽見逃奔的事。

『尚未，』蔣畧答應，『但現在我親愛姑父全父親去了，我希望每事都好。』

『我父親在城裏嗎？』

『是的，他禮拜天去的，當我寫隻字給你時。』

『妳常聽見他的消息？』

『我們僅僅聽見一次。他在禮拜三寫給我們幾項信，說他平安到達，又給我們的通信地址，我特別求他寫的。他還說他不再寫信除非有重要事提說才寫的。』

『我的母親——她怎樣呢？妳們都好嗎？』

『我母親全好，我相信；雖她精神很衰弱。她上樓去了，她看見了妳定快樂不勝的。她不離開她的換衣室。瑪麗全克蒂，托庇天佑，都很好。』

『但妳——妳怎樣呢？』伊利薩伯嚷着。『妳似乎蒼白無血色。妳遭受的事好多呀！』

她的妹妹相信她很好的；她們說話，加爾丁夫婦全他們的孩子說，全體的人到了就終正了。蔣畧跑到她的姑父姑母裏去，含淚帶笑的歡迎他們感謝他們。

當他們盡都在客廳裏，伊利薩們要求旁的人申說一遍各樣問題，他們發現蔣畧不知曉。蔣畧仁慈的心適當的希望好，不建議離棄李弟亞；她仍還望結果好，並且望每早晨從李弟亞或從他父親那裏離些信來，解說他們的行動，或者宣佈結婚。

背納特太太到蔣畧的屋子，他們盡佈滿住，一塊談了幾刻鐘說後，所接受的恰是期望的；流淚，悵惘的悲嘆，傷心，責罵威克屋的卑鄙行爲，哀憐李弟亞的痛苦同不好的習慣；責備每個人，唯一責備父親不好的放縱他女兒的錯誤是主要的原因。

「我如能够，」她說，「實現同我家人去布銳登，「這事」不會發現：但可憐的親愛李弟亞沒有人去注意她的。幹嗎讓她走了他們未看見嗎？我相信有很大的疏忽或者別方面的，因為她不是為這種事的女孩，假如有人照顧的話。我常想人們去逐她很不相宜的；我是不准的，當我常被他們追逐的時候。可憐親愛的孩子啊！此刻背納特先生去了也不在這裏；我知道他要打威克屋的，無論隨時遇了他；并且那時他一殺死威克屋，我們又怎麼樣呢？克林先生冷淡地嚴肅先向着我們證實的說過，弟弟，假如你對我們不仁愛，我不知道我們怎樣做。」

他們釋明這樣可怕的理想；加爾丁先生堅信威克屋愛李弟亞全她的家人，告訴背納特太太說他每天在倫敦時，定幫助背納特先生盡力的恢復李弟亞。

「不要無益的恐怖」，加爾丁先生又說；「雖然那事情最壞的，不要視為一定最壞的，自從他兩離了布銳登不上一星期。幾天內我們可以得到些他兩的消息；我們曉得他兩不結婚，並沒有計劃結婚，不要讓我們失掉這事吧。我立刻進城去我弟弟那裏，讓他回家全我去格銳齊大街；我們就可以一塊商議去做。」

「啊！我親愛弟弟，」背納特太太答應，「恰是我最願望的。現在就做吧，當你晉城去找出他兩無論何時可以的；假如他兩尚未結婚。讓他兩結婚吧。至于結婚衣服，不要讓他兩等候，但告訴李弟亞有很多的錢，去選擇購

買，在他兩結了婚後。尤其一切事情，要制止背納特先生反對啓爭。告訴他說我在悲痛的情形中，——我恐懼着，——戰顫着，擾動着不好，一切都壓在我身上——全身奮激着，腦海疼痛着，心裏忐忑的擊打着，致白日夜晚未息一時。告訴我的親愛李弟亞不要鋪排她的衣服直到看見我時，因她不知道那家舖子是最好的。啊，弟弟你好仁慈！我曉得你願計畫一切。』

但加爾丁雖然又熱誠擔保她，不免問她適當的吹噓的，并當她希望着時又恐怕；這樣子的全着背納特太太談到午飯後，他們離了她去宣露他所感覺的，在她的女兒不在時，看房人侍候住。

她的弟弟同妹妹說他兩沒有真正的機會隱遁的了家人的，他們也不否認，因在僕人面前祇好謹慎緘默不語。他們在桌子那裏時，管家唯一好的侍候着，他們最相信背納特太太恐懼的掛念這事。

他們立刻在飯廳裏，瑪麗全克蒂參加住，他們很匆忙的在分間的屋子從事吃飯，以至不讓另外人列席，瑪麗從她的放書籍地方那裏來，克蒂從梳妝台那裏來。兩個的臉很沉靜；看來沒變化，除了失掉了她們的鐘愛的妹妹，或者怒她遭逢的事，較本常還煩惱不安的向克蒂說話。至于瑪麗面容很利害回憶的向伊利薩伯耳語，頃刻她們座在桌子邊說——

『這是最不幸的事，大概很談過的。我們必定要追溯

阻遏其怨恨的，而傾吐彼此姊妹的恬靜的安慰的創傷的胸懷。』

伊利薩伯不傾向答復。她又說，『爲李弟亞的不快樂的事件，我們可以從那說是有益的教訓：一個女性損失了道德不可挽回——步驟一假，壞無止境，一失足成千古恨——她的名譽較美麗易脆破壞——她不能夠對忍耐不了的異性太甚的保護當心自己的行爲的。』

伊利薩伯驚奇的瞪眼，但迫的太甚不能答復。瑪麗繼續的在他們面前道德技萃的安慰自己。

下午，兩個年長的背納特女士在她們側旁有半點鐘；伊利薩伯乘機詢問她，蔣畧求其滿願，大家悲嘆這可怕事件後，伊利薩伯說一切唯一有一定的，而背格累女士不說是整個不一定的，伊利薩繼續這事的說，『告訴我未所聞的那事情。特別的告訴我吧。弗爾斯團長說過甚麼？搖奔私逃之前他兩不恐懼任何事嗎？知道他兩永久長在一塊兒嗎？』

『弗爾斯團長常揣想些人溺愛，尤其揣想李弟亞的，但沒有甚麼給他驚恐的。我很憂愁她！他的行爲令人注意又很善良的。他來我們這裏，因欲向我們告訴他關心，以前他理想他兩不去蘇格蘭：當其時恐懼他兩首先出海外倉卒的旅行走的。』

『第雷相信威克屋不結婚嗎？他知道他兩打算走嗎？弗爾斯團長看見第雷了嗎？』



「是的；當他問第雷時，他否認知道他兩的任何計畫，還不算真正評說其事呢。他不申說勸他兩不結婚——從那樣看來，我祇希望，他以前誤解了。」

「到弗爾斯團長來了時我揣想你們中沒一人懷疑他兩是真正的結了婚？」

「我們腦海理想來結婚可能？我祇稍覺不適——怕我的妹全他結婚的快樂，因我知他們行爲常常很不正當的。我父母不知道那事；他們祇覺是如何不謹慎的婚姻。克蒂自己很强的較我們還多知道李弟亞後封信所準備的步驟，她似乎知道他兩彼此發生戀愛多星期了。」

「但他兩以前不去布銳登？」

「不，我不信。」

「弗爾斯團長想威克屋壞嗎？知道他真性格嗎？」

「我定承認他不說威克屋。他相信他是輕佻放縱。自從這憂愁的事情發生後，傳說他大負其債離了彌爾登；我希望是虛假的。」

「啊，蔣畧，我們少守點秘密，告訴我們所知道他的事，這事就不會發生的！」

「或許會好的，」她的妹答應，「但是不知道他們現在的感情怎樣去暴露他兩以前的瑕疵過錯，似乎不義。我們要最注意的做才好。」

「弗爾斯團長申說過李弟亞給威克屋的妻子的短簡的特點？」

「他帶給我們看的。」

蔣畧於是從懷中掏擊出，給伊利薩伯，內容是——

「我親愛的漢蒂，——

「當其妳曉得我去了那裏妳會笑吧，而我不禁自己笑着在妳明早晨見信驚訝的時候，我迷路了。我得去格銳格累，也許妳猜不着同誰的，我想妳是樸實的人，世界上祇有一個人我愛的，他是個安琪兒。我沒有他決不快樂，所以想全他走了無害的。妳不須寫信給他們，我去了郎不爾，也許妳不喜歡寄信，因為是很令人驚訝的事，當我寫信給他們而署我的名字「李弟亞威克屋」怎樣個好玩笑啊！我簡直笑不自抑不能寫了。請求向泊蒂道歉我未能守約，全他今晚跳舞。告訴他說我希望他原諒我當他知道一切時；又還要告訴他說我願全他在下次跳舞會時跳，很快樂不已的。我得索要我的衣服當我到了郎不爾時；但我願妳告訴沙萊打包裹之先縫補補我手工作的洋紗裙子。——我希望妳舉觴飲祝我們旅程平安。——妳的親近的朋友，「李弟亞背納特。」

「啊！冒昧，不思索的李弟亞！」伊利薩伯嚷着，當其看完了時。「這樣封甚麼信，一時寫的！至少表示「她」的旅行的嚴重。他以後也許說那不是她的一方面的幼稚計畫。我可憐的父親！他定如何的感覺呀！」

「我決未見任何人如此其感觸的。父親整十分鐘地不能說一字的感動着，我母親立刻病了，全家人都在紛擾中

呀！』

『啊！蔣畧，』伊利薩伯說，『僕人不知道這整個的事嗎？在今天黑了之前。』

『我不知道——我希望僕人知道。——但在這一時注意牠很困難，我母親已得了神經昏亂病，雖我謁盡其力的幫助伺候她，我怕我幫助不了，當我幫時！那末恐怖的事會從我的官能裏發生。』

『妳侍候母親即是侍候妳。妳似乎不好。啊，我同着妳！——妳自己還單獨的小心焦愁着。』

我相信，瑪麗同克蒂很好，分享疲勞之苦，但我不想她們那一方面對克蒂是嬌小漂亮；瑪麗很勤學讀書，時光不白耗，我的姑母弗立伯星期天來到郎不爾，我父親走了之後來的；很好的一直同着我停到禮拜四。她是對我很好安慰備至的，路斯太太也很仁愛；她禮拜三的天來這裏安慰我們，又給我們做事，或者她的女兒也是這樣，也許她們對我們有益的。』

『她滯留在家好點，』伊利薩伯嚷着；『或許她以為好的，但在這樣不幸之下，一個人不知道一個人的鄰居。幫助是不可能的；安慰也痛苦的，讓她們歡忭我們冷淡不與相親，還痛快好點呢。』

伊利薩伯這時接近的談論她父親在城裏從事恢復他女兒的事。

『我相信，他打算』，蔣畧答應，『去到愛浦孫，他

倆最後在這地方換馬的，看看驛車駛馬者，也許任何事都能因此而探聽的了。他主要目的是發現從開浦駛走車子的號數。車子從倫敦來的；他想一個紳士同個小姐從車子轉入另外車子的情形很明顯，他擬在開浦探詢探詢。假如發現在那房子裏的車夫下車來了，決定上那裏打聽，希望發見車子停的地方或號數。我知道他還有另外的計策；但他是倉卒中去的，他精神極紛擾不寧，以致我難於知之。『

## 第四十八章

第二晨全體人都在希望背納特先生來信，而綠衣使者來了也沒帶有他隻字的信。他家人曉得他平常也就疏懶怠墮通信；但在這樣時候格外的希望着。她們力包含言他理智不高興寄信；而就是那事，她們高興是有一定的。加爾丁先生出發之前唯一的候封信。

當加爾丁先生走了，她們一定會接到常常的通知，她們的姑父也答應了伴着去勸背納特先生立即轉到郎不爾來，以安慰他的姊姊背納特太太，他認為她的丈夫在二人決鬥時不會被殺死的，唯一安全得庇祐的。

加爾丁太太同孩子滯在黑蒂時爾幾日之久，加爾丁太太想以前對她的姪女有益的。她分担着侍候背納特太太，於她們的時間得以自由最大的痛快。她們的另外個姑母常來訪看，當其說話時常常表示快欣，衷情烈烈的——雖然她來決不報告威克屋的放浪不規的新鮮事例，她一走了她們少有不黯然魂消而精神不安的，甚於她來看她們時。

所有彌爾登的人似乎極力污辱威克屋，三月以前他曾幾乎是一個光亮的安琪兒。他負了該地個個商人的債，而他陰謀到每個商人的家，擁其榮譽尊號。人人都說他是世界上最插爛污的壞人；人人也識破不相信他金玉其外的善良面目。伊利薩伯雖然不信任上面說的一半的話，而很相信以前就堅信她的妹被污辱敗壞很的確的；蔣畧仍然不大信，因為她幾乎失望，尤其此刻失望，若他倆去到蘇格，她決不整個的失望及之，她們必定能聞得些他倆的消息下落。

加爾丁先生星期天離郎不爾；禮拜二的天他的妻子接到他一信；告訴他已到達，立即找見他的哥哥背納特先生，又勸他來到格銳齊大街；他達到之前背納特先生曾經去愛浦孫同開浦了，但沒有得到滿意的報告；他現在決定去詢問城裏的重要飯店，背納特先生想他倆到飯店去可能的，而他倆第一來到倫敦，先就住宿寓所。加爾丁先生從這樣揣度恰不成功，但她的哥哥力渴望那樣去做，他打算去幫助她從事尋獲。他又說背納特先生現在整個的厭惡離了

倫敦，又答應速即再書。結局有附白——

「我曾寫信說弗爾斯團長渴望他從有些連隊裏的親近的青年人處找見，假如能够，或許威克屋有親戚或關係知道他現在隱藏在城中的，假如有任何人從事得到了那樣的線索，是重要的結果。現在我們沒有甚麼指示我們的。我敢說，弗爾斯團長在這方面盡力爲之以滿意我們的。但另外一想，或者李惹能告訴我們他現在有甚親戚，較任何人去進行還好點。」

伊利薩伯茫然不知的這樣佩服他的威權；她不能如人稱讚樣的給以滿意的通知。她從未聽聞他有任何親戚，除了有父親母親而外沒有其他親戚的，且雙親都去世十多年。然而在一一斯爾的威克屋的伴侶能給以報告；雖然這樣期望不是很有希望的，倒底值得注意實現事的。

在郎不爾的家人每天都在焦愁憂慮，不可終日；然而所憂慮者是期望鴻雁佳書。每朝不耐的信起初到來是頂大的事。雖然信裏抑或告訴的好與不好，而期望佳音好消息之來就是成功的日子。

但早先聞聽加爾丁先生說過，有封信給她們父親的，另外的四分之一是克林先生寫給的；當蔣畧接到信時展開一看說他失蹤，接着去讀；伊利薩伯好奇的知道他的信，觀過一遍，格外的誦讀。內容如下：——

親愛的先生，——

「我覺得由我們親誼全生活情況說來自己應來看看以

安慰你憂傷的痛苦，在你現受痛苦之下，我昨天從黑蒂斯爾寄信已通知過，親愛的先生，相信吧，克林太太全我誠懇的全情於你全你家人現在的患難苦痛，必定是劇烈已極最悲慘的，因為無片時能轉移其不創痛的。我方面無須贅辯，義不容辭應撫慰輕減不幸的患難——或者可以安慰你，在現在這樣情形之下，外人也必定對一個雙親的心坎傷痛一樣的會全病相憐不勝苦楚。那是最令人哀憐的事，因為可以揣想的到，我親愛的加爾蒂告知我過，你的女兒的放蕩行爲極近于放縱有錯的程度；雖然全時安慰你全背納特太太，我祇想她自己的性質天性的壞，或者她自己不能責罰其罪惡，在年幼無知的歲數時候。然而你是傷心哀憐；這不僅是我的意見，克林太太亦然如是，但是反之克林爾太太同她的女兒對她如何呢，我叙說過的。他們贊成我恐懼一個女兒的脚步。一踏錯有損害於別人的好運；克時爾太太自卑的說過他們還願全這樣一家人結合嗎？這樣說來，使我更回想到去年冬月某一件事，增加滿意；反之，我必定隱含你的憂愁全恥辱。那末讓我忠勸你，親愛的先生，由你的永久愛情拋棄你的無價值的孩子，讓她去成熟滿圓她自己可憎底過犯的果實，等她去尋果覓食吧。——親愛的先生；我是某某，等等。等等」。

加爾丁先生直到接到弗爾斯團長回復時又不寫信；那時他沒有快樂性情去寄信。不知道威克屋單有一個親戚，保持任何的關係，他沒有挨近一個人生活一定的。他以前

相熟的人極多；但自從他在瑪力太軍團後他就沒有全他們有親密的友誼。所以沒有人能指說他的任何消息。他自己的未婚妻在這樣險惡的情形中，很有動力的秘密着，反之他怕李弟亞的親戚發現，因為宣露過他折爛污欠債有相當的數目。弗爾斯團長相信須要一千鎊之多才能付清他在布銳登消耗的。他在城裏欠不少的債，他榮耀的負債，實令人驚駭不已。加爾丁先生不企圖向郎不爾家人隱匿這些特別的事。蔣畧聞之戰慄不勝。一個賂錢人啊！她嚷叫着「這萬不期望的。我未想到的呀。」

加爾丁先生在信裏重說，他們期望以後的日子在星期天去看看她們的父親，這樣壞的成功致使他們白費精神，他反對他的妻兄要求轉回他家，否則讓他去做，無論何時都得忠告的繼續他們的追尋。當其背納特太太告訴了這些話，不表示很滿意，如她的孩子所期望樣的，她怎樣的焦愁背納特先生的生活呀。

「沒有找見可憐的李弟亞，他怎麼樣回家！」背納特太太嚷說着。「相信他找了他倆之前，不離倫敦的。誰去咀打威克屋，使他娶她，假如他走了。」

加爾丁太太在家裏開始願望着，解決了他全她的孩子一定去敦倫，全時背納特先生從倫敦來。因此，車子載運他們上了旅程，而又載背納特先生回到郎不爾。

加爾丁太太走了，伊利薩伯全她的第不斯爾的朋友配候着背納特太太，大家都在紛擾不安中。威克屋的名字



，她的姪女決不會在她們面前情願的提說；祇期望加爾丁太太成其期望，她們追隨要背納特先生的信，結果沒有。伊利薩伯沒有接到封加爾丁太太從泊布爾轉來的信。

現在這一家人不安的情況，不要人原諒她的衰弱的精神；她沒能明白的揣疑那事，伊利薩伯這時整個的熟知自己的感覺，全注意那事，不知理爾望先生的事，她忍耐着該致死的李弟亞卑鄙行爲還稍好點兒。她思想時，容忍憐惜李弟亞的，致一夜失眠輾轉反側，兩夜也是囉。

當其背納特先生到達時，外貌一平常哲學樣的安泰怡然。他習慣說話少說的；不提說他去的事務，過一陣了，他的女兒鼓着勇氣的說及。

不到下午，當他全住她們飲茶時，〔伊利薩伯放膽的提到這事；大半表示憂傷背納特先生耐苦的痛苦，他答應，沒有甚麼話說那事的，除了我自己痛苦，誰還受痛楚呢？那是我自己的，我應該感覺的〕。

〔你不要自己太嚴重利害了〕，伊利薩伯答應。

〔你可以警示我反對這樣罪惡。人類的天性是顛蹶墮落的！不是，李惹，讓我終生的感覺如何甚的去責備吧。我不怕被這印象克服。那事會頃刻煙消雲散〕。

〔你揣想他倆是在倫敦嗎〕？

〔是的，他兩在那裏隱藏的很好〕？

〔李弟亞快去倫敦呀，〕克蒂重說。

〔她是快樂的〕，她的父親甘詭的說；〔她住寓裏能

長久的『。』。

息一會後，他繼續說——

『李惹，我忍耐了妳去年五月惡意的忠告我，我寬大爲懷的忍着』。

他們的話被背納特女士來找取她母親的茶葉間斷了。

『這是誇耀』他嚷說着，『一個人好；給這樣的漂亮誇耀不常的！異日我也全樣做；我願坐在我圖書館，戴住睡帽，粉飾穿着裙子，我也能很打麻煩的；一或者，或許我可以一直打煩擾到克蒂跑開的』。

『我不逃跑，爸爸，』克蒂譏諷的說。『假如我去到布銳登，我有的行動較李弟亞還好呀』。

『妳去布銳登嗎。我不信任妳很親近牠的當其伊蒂博爾給五十鎊！不的，克蒂，我最後注意的，妳感覺的到牠的結果。沒有官員再進我的房子了，也沒有路過這村莊的人。跳舞會也是特別的禁止了，除非妳全妳的姊堅特與之反抗。妳決不能出門外住宿直到於能證實了妳每天都在合理狀態中消磨時間的』。

克蒂利害的眩暈恐嚇着，繼而叫苦哭泣了。

『好了，好了』，他說，『妳不要自己不樂。也許妳是個好女孩，我願妳看看他倆的結局』。

## 第四十九章

背納特先生轉來後兩天，蔣畧同伊利薩伯正一塊徘徊散步於房子後面的綠葉叢林中，他們看見管家走向她們來，說來叫她們到父親那裏去，向前一走遇住她；但代替招換，當她們走近她時，她向背納特女士說，「求妳饒恕，小姐，間斷了妳們散步，但我希望妳聽些從城裏來的消息，所以我隨便的來請求。」

「妳說甚麼；黑爾？我們聽見城裏沒有甚麼消息。」

「親愛的小姐」黑爾媽子很驚訝的嚷說。「妳不知道主人特別快車從加爾丁先生處來嗎？他來了有半點鐘，主人還帶的有封信呢。」

兩個女孩急忙跑進房子去了，連話都說不出來。她們跑過走廊進飯廳；從那裏到圖書館；她們的父親也不在那裏；又同着母親尋找上樓，當她們遇着僕人他說——

「假如妳們找我主人，小姐，他正向矮樹林裏去。」

這樣報告了，她們急刻穿過客廳，跑過她們父親後面的草場，他正思索的向着小樹林裏一邊的叢林那裏走着。

蔣畧跑的很不迅速，也不像伊利薩伯樣快跑，頃刻落在後面，她的妹妹喘氣走到她爸爸裏來，用勁的叫喊——

「啊，爸爸，甚麼消息——甚麼消息？你從我叔父那裏聞聽的嗎？」

「是的，我有封他來的特別快信。」

「唯，帶的甚麼消息——好嗎或壞？」

「期望好的甚麼？」他從包中拏出信說。「或許妳高興誦讀。」

伊利薩伯著急的從他手裏拏來。蔣略這時也到來了。

「唸大聲點，」她們的父親說。「因我自己不大明白是甚麼。」

「格銳齊街，禮拜一，

九月二日。

「親愛的哥哥，——

「畢竟我能送給你些我的姪女的消息，這些消息，我希望你滿意，你禮拜天離開我後不久，我很僥倖的發見他倆在倫敦的那隅。我要隱匿這特別的消息直到我們相會：很知道他倆被發見了。我知道他倆雙方——」

「那是我時刻希望的呀，」蔣畧嚷叫；「他倆結了婚！」

伊利薩伯繼續唸——

「我知道他倆雙方。他倆不結婚，也不爲此注意；但若你願他履踐婚姻，我敢於爲你一助，希望不久他倆結婚。你要求的一切，須向你的女兒擔保確實，她同樣的在你同我姊姊病患死後在你的孩子中分享五千鎊；並且，讓他

結婚，當你在生時，年給一千鎊。樣樣事的條件，我不遲疑的須得你的情願允許，這是我自己特別思想的。我特別快信寄此，你要刻不容緩的速復。從這些特點看來，你易曉威克屋先生的環境不是很絕望的。世人在那方面常欺騙的；我高興說只要有少許錢，就可以付他的債，而處置我的姪女，真她自己的命運。我說的這情形，假如你給我以全力。以你的名義貫徹的爲這整個兒的事務，我願跟即擊指令去漢登，以準備特別的處置。你沒有機會再來城的；所以祇好安靜的滯在郎不爾，信任我謹慎留意吧。你要立刻回復，還要細心的寫明晰。我們判斷我的姪女離了家而結婚好的，我希望你證實吧，她今天來到我們這兒。我下次定當再爲詳告諸事。你的，某某。

〔埃底，加爾丁。〕

〔那可罷嗎？〕伊利薩伯當看完信時嚷着。〔他娶她能够的事嗎？〕

〔威克屋很不配的，我們想他，〕她的妹妹說。〔我親愛的父親，我慶賀你。〕

〔那末你回了這信嗎？〕伊利薩伯說。

〔沒有；但定立刻回的。〕

她於是最熱誠的要求他不要失掉時候的去寫回信。

〔啊，親愛的父親，〕她嚷着，〔立刻回去寫信吧，想想在這樣情形的每時每刻好重要的呀。〕

〔讓我替你寫吧，〕蔣畧說，〔假若不喜歡麻煩，〕

『我不喜歡的很』，他答應。『但必定也要寫。』一面正說着，他轉身同她們回去，向房子走着。

『我可以問問——嗎？』伊利薩伯說；『這稱呼定同意的吧。』

『同意！我祇羞他的要求。』

『他倆必定結婚！他是「這樣」的男子啊！』

『是的，是的，他倆必定結婚。別外就沒有甚麼事的。但有兩樁事我須很知道；一件是妳的姑父規定好多錢；第二件是我如何永久付給他。』

『金錢！我的姑父！』蔣略嚷叫，妳以為甚麼意思？「先生」。』

『我想沒人知覺輕輕易易的一引誘就娶李弟亞，每年我在生時還每年給一千鎊，同我死了後的五十年。』

『很真的，』伊利薩伯說；『雖然我以前遭遇不了。他的債務免除卸責了，樣樣事都遺留着！啊！必定是我姑父做的！慷慨，良善的人，我怕他苦痛了自己一筆小欸辦不了這一切的事。』

『不是，』她母親說；『威克屋是個傻子也許他給她的較一萬鎊更少，我對不着想他很壞的，在我們親誼之始。』

『一萬鎊！天禁止！付這樣一半數又怎樣得了呢？』

背納特先生沒答應，她們彼此深深的思想，繼續沉默無言直到了房子，她們父親於是到圖書館去寫信，兩個女孩走入飯廳。

「她倆真正結婚啊！」伊利薩伯嚷着。「好奇怪！我們感謝這事的。他倆結婚，他倆快樂的機會很少，他的性格壞的，我們勉爲之喜吧。啊，李弟亞！」

「我正思想安慰自己，」蔣畧答應，「他的確不娶李弟亞也許他不真正的注意她。雖我仁愛的姑父做了些事開明她的，我不相信一千鎊，或者像那樣的任何東西，有進益的。他有自己的孩子，要很多的呢，他如何能捨棄半萬鎊？」

「也許我們以前知悉威克屋負的債。」伊利薩伯說，「他的方面全我們的妹安置好多，我們恰如加爾丁先生爲他們安置的，因威克屋本人連六辨士也沒有的窮光蛋。我的姑父同姑母的仁愛消滅不了的。他們帶她回家，庇護她愛顧她，年年供奉她的利益，簡直不能報恩答謝至極的。這時她同着他們了！假如現刻這樣好的不使她可憐，她決不快樂！她怎樣的會見呀！當她首先見我的姑母！」

「我們定忘去他兩方面的過去事，」蔣畧說：「我希望信任他倆仍快樂。他同意娶她是個證明。我相信他思想對了。他倆互相的愛情堅固他倆的；我自己嘖嘖說他倆很平靜的解決了，在很合理的狀態中生活着，及時忘掉他倆的輕率荒唐的。」

「他倆行爲的事」伊利薩伯答應，「妳我都不能忘的，沒人忘的。說及牠無益的。」

幾個女孩的遭遇，現在她們的母親好像完全的盲然不

知所發生的事。因此她們去圖書館問她們的父親抑或他願她們向她告知。他正寫字沒有抬頭淡漠的答應——

「隨妳們喜歡的吧。」

「我們可以拏我的姑父信給她念嗎？」

「妳們喜歡拏去就拏去吧。」

「伊利薩伯從寫字桌子取着信，她們一塊下樓。瑪麗同克蒂同着背納特太太；因此，大家都宣達着。好消息輕微的說，大聲誦唸信。背納特太太不能自抑。蔣畧立刻說加爾丁先生希望李弟亞趕快結婚，她的快樂產生出來，每句都說的很有力量富豐的。背納特太太現在快喜的來兇狠的發怒，她驚恐焦惱的恍惚不安，知道她的女兒一定結婚。她紛擾的不恐怕她的快樂，也不追想她的錯誤行的爲能卑賤的。」

「我親愛，親愛李弟亞啊！」她叫嚷着。「這實在可喜的！——她結婚！——我得重見她了！——她十六歲就結婚！——我的仁愛，好弟弟！我知道一定的——我知道他料理的每件事！我如何的溫念着她！看親愛的威克屋！但是衣服，結婚的衣服！我要直接的關於那事寫信給問我的妹妹加爾丁。李惹，我親愛的，跑到妳父親那裏去，問問他給她多少錢。停着，停着，我自己去吧。克蒂，妳按鈴子叫黑爾媽子來。我立刻要處理我的事。我親愛親愛的李弟亞！——我們一塊好愉快啊，當我們會見了時！」

她的年長女兒心蕩神怡，不勝歡喜，思想及感謝加爾



丁先生指引對他倆的行爲的事。

「我們必定歸於快樂的結局，」她又說，「那是他的仁愛很有價值的處置的事。」「我們勸過他以金錢贊助威克屋先生。」

「好的，」她母親嚷說，「那很對的；除了她的姑父而外誰爲之？假若他沒有他自己的家人，我同我孩子定有他的金錢，你知道；初次我們就得有他的任何東西，除禮物之外的。喂！我很快樂！不久時間內，我就有女兒結婚。威克屋太太啊！如何公正忠直！她唯一十六歲，蔣畧一樣的——我親愛蔣畧，我是喋喋諂說的，我相信我不能寫信；所以我說，妳替我寫信。我們願同妳的父親關於以後的錢處置解決的；但這事定要趕快處理。」

背納特太太於是處置所有的棉布，洋紗，葛布，一會兒吩咐安頓了，蔣畧沒有，但勸她等候父親商議了時。她說遲延一天不要緊的；她母親太快樂了以至不如平常樣的堅執。她的腦裏又想起別的計畫。

「我願去到彌爾登，」她說，「我立刻穿衣，去向我的妹妹弗立伯告訴我的好消息吧。當我回來時，我能看看路斯太太同郎太太。克蒂跑去備車子。我相信，我的神情風度極好的。孩子們，我在彌爾登時能爲妳們做事？啊！黑爾媽子上這裏來吧！親愛的黑爾，妳聽了好消息否？李弟亞小姐行將結婚了；妳舉起滿杯濃酒飲祝她結婚愉快吧。」

里爾媽子立即表示快興。伊利薩伯在其餘人中接受慶賀，於是那時不痛苦其這樣優事而藏身自己在室內，可以自由隨心所欲的思想。

可憐的李弟亞的境遇充其量很壞；但不是最壞的，她須得感謝的。她覺得如此，向前一想，那既不是合理的快樂，也不是人間世的幸福，能為她的妹期望的，回頭看來，她們恐怕着一兩小時內，就覺得一切的利益他倆都獲得了。

## 第五十章

背納特先生常常願望在生之前的時期消耗他的整個入款，而另外遺下些款預備給他的孩子，同他的妻子，假如他先她而死。他現在較以前在那方面多履行了的，李弟亞不戴德感恩她的姑父，不論現在獲得信任或名譽與否。他滿意的勸服了一個在大不列顛的最無價值青年人為李弟亞的丈夫，可以平安立牢在特別的大不列顛地方。

他嚴重的論及對任何人有利益的事，唯一的慷他的妹倩加爾丁先生的慨的，他了解他的幫助的程度，而感德其慷慨所負的職分。

當初背納特先生結了婚，經濟完全無用；自然他們有個兒子。他爭先割得遺產，很快到了成年之時，而又供給其寡婦同個年幼的孩子。五個女兒有成就進到人世，但兒子的將來呢；在李弟亞生後多年，背納特太太決定了他兒子承繼的。這事後來催了，當初即能貯蓄也太晚了。背納特太太沒有因經濟而轉變，而她的丈夫愛獨立自給，卻妨碍了無限的收入。

五千鎊安頓在背納特太太同孩子的婚事。但安排給孩子的依着雙親的遺囑。這一點，李弟亞最注意的現在要解決，背納特先生以前不遲疑的發言提議的。因要歡悅的承認答謝他妹倩加爾丁先生的仁慈，最明白的表示了，書之於紙上，嘉納他所為的事，同他願意從事作成的婚姻大事。他以前從不揣想及威克屋能被勸服結他的女兒，這件事由現在的處理來看很少不相宜於他的。他幾乎每年由百百子鎊中付給他們損失了十鎊：因為廣大的懷包入的欸，同不斷的製辦禮物都經過她的母親的手裏的關係，所以損失不少。李弟亞在那筆款數中消耗的很少。

他的方面不足輕重的虛靡浪費是第三者驚訝歡迎的；因為他現在願這件事務少麻煩苦痛，不惜亂花。當初尋覓李弟亞時便心驚神蕩的大發雷霆，固原於從先懶惰不耐麻煩的性情。他的信立刻發了；雖然他懈怠事務，是敏捷從事的人。他要求知道威克屋特殊的不感恩而不了他的妹倩的債務，大為憤怒李弟亞以致不欲與她給任何消息。

佳音迅速的傳佈於家人，須臾之間傳遍鄰居。鄰人聞之會哲學的玄想自若，談論生活的。可相信的，談到李弟亞背納特女士來到城裏很有意思的談話資料；或者真是最快樂的突飛轉變，起先離花花世界而幽居在遼遠的村莊房舍忽然一變進了人世界的通都大邑。談她嫁人的話，爭相共談，多不勝計。在彌爾登的一切老太太，可憐女子都願望她，祝福她，在這樣變化環境中，她會失掉精神，因為同着這樣個丈夫，她的痛苦是駐定了的。

自從背納特太太下樓來兩禮拜了；在快樂日子她又就椅坐在桌邊，精神高爽。對於李弟亞的勝利毫不知覺羞恥而沮喪她。一個女兒的婚姻，自從蔣畧十六歲後，她的第一願望的目的現在這點已臨成功，她的思想，她的話語，整個的流露是精緻漂亮的婚禮，美麗紗裳，新式車子，幾個僕人。她老人奔忙於鄰居爲她女兒一覓特別的下落處所，而不知曉或想想收入怎樣而可以大量揮金拋擲的。

「漢綺房舍可以拋掉」，她說。「也許棄掉哥爾丁一假如斯喀的大房子的客廳很大的話；但安斯又離的太遠！我受不了她那裏離我十里遠的路；至于泊斯舍廬的頂樓可怕的。」

她的丈夫讓她不間斷的滔滔而談，僕人也滯着。但當他們退開時，他向她說，「背納特太太，妳爲妳兒子同女孩子買這幾間房子之先，讓我們知個確實。他倆決不願進鄰居的房子的。我不知願魯莽慫恿那一方面在郎不爾迎接

他兩。

迎着他倆。隨着這樣一宣說老爭執起。背納特先生堅決的，立刻引到另件事；背納特太太驚奇的恐怕她的丈夫不給二十九先零爲他的女兒購衣。他反對她此刻不表示情感的就承諾執行。背納特太太難的領會的了。他就因此不可思議的發怒拒絕他女兒有特權，結婚似難有效，她能相信的。她很羞恥她缺少新衣服，回想及女兒的婚禮一切，勝於知覺到羞辱她的女兒私奔與威克屋同居兩星期還難過。

伊利薩伯現在一時的痛苦熱誠地抱歉她曾今使道爾哈先生認識深知他們害怕她的妹子；因爲自從不久之時有了私奔遠逃的結果，就使她結婚了，她們希望隱藏其不體面事的都始。

她不怕遠傳其他的卑劣。她深信很少有人信任他倆的秘密，全時，沒有人知覺一個妹妹的瑕疵會污辱她如是之甚——不是，無論如何害怕不利的事于她難離的，因爲似乎有一個麻木不覺深坑旋渦在他倆之間。李弟亞的結婚儀式最榮耀的，道爾哈先生揣想不到結合一家人在那裏，外人反對異議的，現在又增加一門全這男子聯繫最密近的親誼，而他恰爲譏諷的人。

從這樣的結合看來，她不詫異他畏縮的。她在第不時爾關心地感覺深信的願望，不是合理的殘生着地咆哮其事。她底低賤自己的傷心住，她不知道。她嫉妬他的名望，不再希望其因私奔而結婚事有利益。她須去聞聽聽他，似

乎有機會可聞聽消息的。她相信李弟亞全着他快樂；不再像他倆相會時的光景。

威克屋怎樣而勝利，他常思想的，他知道她驕傲的建設的事，已四閱月了，現在就歡欣喜悅的接受到了啊！他是慷慨的人，她不懷疑，他是陽性中最寬宏大量的人；反之他是道德的人必定是有勝利的。

她現在理曉他恰是有性質才能的男子，最相配她的，他的了解同性情，雖不像她的，也會情願回報她的願望的。這樣的結合定有利於裨益雙方：以她的舒適，活潑論來，他的心就柔軟了，態度改善的；以他的判別，知識，理解世故，她定收獲其很重要的利益。

但沒有這樣快樂結婚能教我普天之人羨慕是真正的婚嫁快樂幸福的。

一個人趨向互異的結合，全有礙於他人的利益的就一會兒組成他倆的家庭了。

威克屋全李弟亞如何奇特整個的獨立了，她想像不了。但他倆一對伉儷在一塊兒少有顯然的快樂幸福，她揣疑的，因為他倆的情慾強於道德的關係，致不能欲愛時真愛。

加爾丁不久寫信給他的哥。背納特先生大半的回答是堅信加爾丁努力的啓迪爲他家庭任何人謀福利是值得答謝的；又要求他決不要再提說這事，他的信裏主要意義是通知他們說威克屋先生決意安歇在軍團裏了。

『他這樣做我極其願意的，』他又說，『他的結婚立刻決定了，我想妳全意我吧，指定他從那個軍隊轉變轉變，他全我的姪女報告的，即是威克屋先生注意投軍有紀律的事；他從前的朋友中，仍有幾個能願意在軍隊助他的。他已答諾了爲將軍——，聯隊中的少尉。現駐在北方。那是件離此國境遠的有益利的事。他毅然答應了；我希望在陌生的人中，他倆彼此要保持性格，雙方要謹守慎爲。我已寫信給弗爾斯團長，通知他說我們現在的處理，要求他滿意接近接近布銳登地的威克屋之各種債主，擔保迅速付還不誤，爲這事我自己發過誓要付的。你自己願意麻煩全樣的担他的彌爾登的債主嗎；根據他報告我還補錄賬表還的，他欠的一切債；我希望至少他不騙我們。漢肯生有我們的通信住址，而一切都將在一拜之內完結的。他們願加入他的聯隊，除非他們首先要去郎不爾；我從加爾丁太太那裏知道的姪女很渴望在離南之前見見你。她好的，還要求我致意問安你同她的母親。——你的，某等等。

伊。加爾丁。』

背納特先生同他的女兒知道威克屋從——時爾轉變的一切益利事情清清楚楚的，當加爾丁先生寫來報告了。但背納特太太不很喜悅之。李弟亞決定在北方，恰是她最高興驕傲期望的在她的伴侶中，因爲她捨不得拋丟她的計畫，他倆駐在黑蒂時爾，卻嚴重的失望了；再者，李弟亞接識了每個人又同他們很鍾愛的人而離開聯隊怪可憐的。

『她喜愛弗爾斯太太，』她說，『讓她離開了，十分感觸的！并且還有幾個青年人，她也極其喜歡。官員些在將軍——的聯隊中很不快樂的。』

背納特先生的女要求准允重入她的家裏在出發去北方之前，首先就特別的被否認了。但蔣畧全伊利薩伯爲姊妹間感情全歸宿起見就贊成，全意她說雙親觀看她結婚，很熱誠的，合理的，溫柔的催促他在郎不爾迎接李弟亞全她的丈夫，不久他倆結婚，背納特先生想她們願意她回來，他也願的。她們母親很滿意歡喜的知道能去觀光她女兒在鄰居結婚，在她的女兒隨軍到北方之前。當時背納特先生又寫信給他弟弟答應他倆來；那事解決了，在立刻婚禮舉行過，他倆到郎不爾去。伊利薩伯驚訝威克屋全意這樣的計畫，而她不過自出心裁的商議的，會見了威克屋一定有她的最後願望之目的。

## 第五十一章

她們妹妹的結婚日到了；蔣畧全伊利薩伯感覺她勝于她本人所覺的多。車子派去在——接她們，午餐時隨車轉



來。她們達到，年長的背納特女士害怕，蔣畧更甚，李弟亞感覺自己，曾是犯法人，她的姊姊思之最壞的事。

威克屋全李弟亞他倆來了。家人聚集在早飯廳迎接着他倆。當車駛到門口，背納特太太臉上裝綴微笑，她的丈夫嚴正瞧着；她的幾個女兒驚恐，焦惱，不安着。

李弟亞在車子裏聞知；門一開了，跑入室內。她的父親向前走來擁抱着她，狂悅的歡迎她；以她的手動情的給威克屋，威克屋亦隨之以手給她交相握手，又敏捷欣然的願祝他倆快樂無疆。

背納特先生接待他倆，他倆不十分很誠心轉向着他。背納特先生的容貌格外嚴肅，難的開口。確信這一對年青伉儷實在很激怒他。伊利薩伯憎惡着背納特女士感觸的。李弟亞畢竟是李弟亞——，不懼怯，不羞愧，反而狂浪，叫鬧，不懼的，她從這個姊轉到那個姊姊，要求她們慶賀；當後來她們坐下，急切的注視室內周圍，注意微小的變動，不微笑的說話，在那裏有些時間了。

威克屋完全不苦煩，比她還不覺之；他的態度令人喜歡，他的性情全結婚恰是他倆應該的事兒，他很微笑，很談吐自若的，要求她們親信人歡欣。皆大歡喜。伊利薩伯以前不相信他這樣的令人深信；李弟亞坐下，說將來對於一個謹守慎為的男子限制不了。她含羞了，蔣畧也赧顏；兩人頰上混亂着不安，未變顏色。

不須說話了。新婦全她母親都不說話了；威克屋接近

伊利薩伯坐着，性情和靄的詢問認識那個鄰居，她回答不了。他們似乎彼此的在以上有最快樂的回憶的。痛苦的回想到一切皆空沒甚麼的，空然枉想；李弟亞對那件事情願她姊姊不向人暗說，剖白於世人。

『祇想那事有三月了』，李弟亞嚷着，『自從我走了啊！似乎僅兩星期，我說；尙且那裏發生有很多事。好體面！當我走了，我相信我沒很理想到結婚，直到我重回來啊！雖我想那是很好玩的事』。

她的父親瞪着雙眼，蔣畧痛苦着，伊利薩伯若有所思的表示然的注視李弟亞；但她不知覺的沒聽見說誰也未看見任何東西，祇快樂繼續說一『啊！瑪瑪，這裏的人些聽見說我今天結婚嗎？我怕他們沒聽見；我們不料威廉哥爾丁坐車而至，所以我決定他知道，因以給他放下這面玻璃鏡子，脫下我的手套將手放靠在窗子格上，他就可以看見戒指；那末我就微笑點首像喜歡任何東西樣。』

伊利薩伯不耐煩再聽。她起來跑出室外，她決不轉來直到聽見她們穿過客廳到午飯廳時。她不久參加着他們去看李弟亞，聽她的年長的姊姊說，『喂，蔣畧，我現在要舉行了，妳走開遠一點兒吧，因為我是個結婚的婦人呀！』

不揣想到李弟亞這時煩擾了，起先整個自由的。她增加了舒適同好的精神。她渴望去看看菲立伯太太，路斯夫婦，同他們的鄰居，又聽見他們彼此都喊『威克屋夫人』

；同時她去午餐時顯示戒指，誇耀結了婚；向住黑爾媽子同兩個房僕誇顯。

「唯，媽媽」，李弟亞說，當她們正轉到早飯廳時，「妳想我的夫君怎麼樣？他是不是一個嫵媚男子？我相信我的妹妹必定嫉妬我。我唯一望她們有我的另一半好福氣。她們定要到布銳登去，那兒是尋得好郎君的好處所。媽媽，好可惜我們不盡都去啊！」

「很真的；假如我有我的意志，我們一定的。但是，我親愛李弟亞，我不盡喜歡妳這樣法子的去。那必定要如此嗎？」

「啊，上帝，是的，要如此咧，那裏沒甚麼嗎。我喜歡那裏一切。妳同爸爸，同我的姊姊，定要來看我倆吧。我倆冬天將在柳喀爾，我敢說那兒有跳舞會，我願留心的爲她們得到好舞伴。」

「我喜出望外。」她母親說

「那末，當妳走了，妳可以留一兩個我的姊姊，在妳走後；我敢說冬天過了之後我就替她們獲得了郎君的。」

「我感謝妳給我的恩惠。」伊利薩伯說；「但我不特別的喜歡妳獲得郎君呀。」

他們客人沒有同着他倆滯上十天多。威克屋先生答應離倫敦之前，在兩星期終接合他的聯隊。

除了背納特太太沒一人悵惘他們客人滯的太短促；她用了許多時間拜訪，有很多團體人在家裏的。迎接她們同

她的女兒：很想避免來的全家人，其實較不避免的好。

威克屋愛李弟亞恰是伊利薩伯期望——不相等於李弟亞愛他的。她難的說李弟亞現在痛快，從一切有理事的看來，他倆的淫奔私逃，格外的致成增長了她的愛勝於他的；她一定詫異他，爲何不猛烈的愛好她，他選擇的同她私奔，她不感覺他遁逃以致成悲愴的環境，假如是這情形，他就不是抵抗的了伴侶的青年。

李弟亞無限的喜愛他，他時時刻刻都是她的卿卿威克屋；沒有人與之競爭他的。

他在世界上竭力爲其善事；她相信他在九月初一定會殺死很多的雀鳥勝於在鄉村的任何旁的人。

他倆達到後，有晨她正同她的年長姊姊坐着，她向伊利薩伯說——

「李惹，我還沒有報告我的結婚，我相信。當我告訴了瑪瑪同別人時，你沒聽見吧。妳不好奇的聽它如何辦理的嗎？」

「不的，真真的。」伊利薩伯答應；「我想妳說這樣的事會少說的。」

「囉！妳很奇怪呢！但我定要告訴妳如何進行的。妳知的，我倆是在聖帝喀姆的家裏結的婚，因爲威克屋的寓舍在那教區裏。我倆在那裏七點鐘時候佈置了。我的姑父姑母同我一塊去的；另外的人在禮拜堂會見我倆，喂，禮拜一的早晨來了，我就大驚小怪的呀！我很害怕，妳知

道有些事兒會弄錯的，那時我就十分煩擾的去了。我的姑母在那裏，我正盛裝打扮時候，她就講經說法的談說着宛若她正唸讚歌，然而說十個字我不聽一字，因為我正在想念我的卿卿威克屋呀。妳可以揣想的。我渴望知道抑或他著藍禮貌結婚咧。』

『唯，我們照平常十時早餐。我想那事兒決過不了；因為，漸漸的，妳曉得我的姑父同姑母，我同着他們一切時間是恐怖不快樂的。也許妳相信我，我不一次的踏出門口，雖然我在那裏兩星期。沒一個團體，或計畫，或任何事的！相信吧，倫敦是格外稠密；小影戲院開着的，一唯，因此，車子剛一到門口，我姑父給那個討厭男子，時通先生因事叫開了。妳知道，那末當他們在一塊時，婚禮的事會沒有結果。喂，我很恐懼，我不知道怎樣做；因我的姑父作伐交與新郎；假如我們誤了時候，終日不能結婚。但是幸而他十分鐘內的時間轉來了，於是我們宣佈結婚。然而我後來回想假如他阻滯了進行，婚禮無須遲緩，而道爾啥能作伐行的。』

『道爾啥先生』！伊利薩伯驚奇的申說。

『唔，是的！——他同威克屋去的，妳知道。然而，體面我了！我十分忘了！我不該提他一字。我很誠實的答應他們啊！威克屋說的甚麼？那是個秘密呀！』

『若是秘密』，蔣略說，『不許再說這事。妳可以信任我不遠說的。』

「啊！一定」，伊利薩伯說，燃燒着好奇；「我們沒問題問妳。」

「謝謝妳」，李弟亞說；「假如妳問，我一定告訴妳一切事兒，不過威克屋一定很發怒的。」

這樣的鼓勇去問，伊利薩伯力爲壓制地跑開了。

但矇昧不知此點不成的；或者，至少，不詢問也不成的。道爾哈先生曾親臨他的妹妹的婚禮，那恰是一個景象，他在人當中做的顯然少，去引誘勾當也少的吧。伊利薩伯的腦海敏捷迅然浪漫的揣疑它的意義；沒有滿意。這些事兒是他最喜悅的，燭照他的行爲虛多實少，未可足信吧。她受不了這樣揣疑：匆忙的搶負紙寫一信札給她的姑母，請求釋明李弟亞說的，也許是否相合的秘密。

「妳可以敏然理會，」李弟亞又說，「我的好奇必是知某個人如何沒關係我們中的任何人，並且(比較的說)到我們家庭的陌生人，一定在妳們中的這樣事兒的時間裏。請趕快寫信吧，讓我了解——李弟亞想那是密秘中的很緊要的道理；那末我是盲目不知倒痛快的。」

「不是的「那事兒」雖然」，李弟亞對着她又說，她看完了這信：「我親愛的姑母，假如妳不公正有益的告訴我，我一定會脆計機謀識破的」。

蔣畧正確的知覺定不讓李弟亞向伊利薩伯暗暗的說，李弟亞失故了：伊利薩伯高興瞧一那半會表明的，抑或仰

利薩伯的詢問可滿意，李弟亞格外的不相信。

## 第五十二章

伊利薩伯立刻滿意的接到封答復的信，趕快拏着走入矮樹林裏，中上在那裏，坐在橛子上，她相信信裏沒有包含說的否認的話，會令人快樂的。

〔格銳時齊衛，九月，六日。〕

我親愛的姪女。——

『我剛接到妳的信，致力整早晨的答復你，我預知寫的不能告你以詳。——我自己承認妳的申請，我驚訝的；我不期望妳申請的，不要想我怒氣，我唯一讓妳知道我不想像妳的方面的這樣詢問，假如妳不擇的了解我，恕我疏忽，妳的姑父如我樣的很驚訝，沒甚麼的除了相信妳注意說他做的事，但若妳真正地天真的盲目不知，我定無疑義的直白。』

〔我從郎不爾回家來的每天，妳的姑父有個，不期的不速之客人，叫道爾哈先生，關他的門幾時，下逐客令的，我達到前那事已過了；所以我好奇似乎很不怕的來考問妳，如像妳樣考問我，他來告訴加爾丁先生他找見了妳的』

妹妹同威克屋在那裏，他還看見又同他倆雙方談話——威克屋申說的，李弟亞也說過一次，從那樣說來我能回想，他在我們之後離開第不時爾僅一天，又來到城裏追尋他倆的。他自己堅信威克屋鄙賤不是很有名的，任何個有人格的年青婦女去戀愛或信任他辦不到的。所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尋找她以好追逐。他大概歸咎於他的整個錯誤的驕傲，承認他以前放蕩他的私人行動，已公之於世人了。他的性格要她本身才說的了。所以，他的職務前進的，極力的補救自己造成的罪惡。也許他還另外有動機，我相信那決不恥辱不了她的，他能發現他倆在城裏有幾天了；他去尋找的事，勝于我們做的事還多；覺的他決意的追隨着有道理在焉的。

┌有個婦人，似乎是楊姊，她是個道爾啥女士有些時的保姆，被開除了，他不說的。她那時在愛迪街上買了間大房子，自那時以出租宿舍來維維自己，他知道的，楊姊太太親密的結識了威克屋；而道爾啥去她那裏，以求知他，立刻他就在城裏，但是威克屋先離了她兩三天了，我揣想，她一定不會受賄，心術敗壞的誤信的。她真正知道他倆在那裏，威克屋實在在他們達到倫敦時，上她那裏去的，她會迎接他倆進她的房子，他倆同她住宿，後來，我們仁愛朋友得了願望的指示，他倆就在——街，他看見威克屋，後來堅執見李弟亞，他全着她的目的是去勸李弟亞安於現在的失體面恥辱的境遇，轉到她的朋友那裏，他們收



留她，給以幫助，至事情過了為止，但他找見李弟亞決意的滯在那裏。她不理她的朋友，視爲無人注意她樣；她不須他的幫助；她沒聞聽威克屋離開；楊太太相信他倆結婚了有些時候，不曾宣佈過，他思想她的感覺如此，唯一的得到迅速的結婚，他起先全威克屋談話，知悉他決不表示的，他自己承認因付債而逼着離開聯隊，不猶豫的致成李弟亞愚傻的遁逃的壞結果。她立刻意欲棄却他的行爲；至對他的將來境遇，他很揣疑的，他定去一些地方，但不知去那裏，並知道他沒甚糊口的。

⌋道爾哈先生問他幹嗎不立刻結婚妳的妹妹？雖然背納特先生不很富，能爲他做些事，而他的境遇因結婚定有利益的。但背納特先生答復謂威克屋仍懷蓄希望更有效果的在別外國境因結婚致富發財，在這樣情之下，他不喜歡證實這迅速可相信的勾引的事。

⌋他們幾次會見，談論的很多，自然威克屋較他還須要得到其成功，但後來理智降服了。

⌋他們問的樣樣事解決了，道爾哈先生的第二個步驟是讓妳的姑父承認她，他首先招呼她在格銳時齊街在我回家前一晚上，但加爾丁先生不知道又加考問，道爾哈先住找見妳父親仍同着加爾丁先生的，但第二早晨城裏寂然沉靜了，他不曾判別妳父親是個人，他特別的像妳姑父樣的商議，不匆不忙的拖延見他，直到道爾哈先生離開後，他也未留名號，到了第二天才曉的有個紳士因事來拜訪過。

「他禮拜六又來了。妳的父親卻走了，惟妳姑父在家，我以前說過，他們一塊談過很多話。」

「他們禮拜又會見，我也看見他，禮拜天前那事還未全解決：不久特別快車去郎不爾，但我們客人很固執的，李惹，我幻想固執是他的性格真正的缺點，他在不同的時候告發我的過錯，不是真正的過錯。他沒甚麼做了的。自己也不做；雖我相信(我不說感謝，所以不說牠的)妳姑父最迅速的解決了整個的事。」

「他們爭鬥了個長時間，那是很與紳士或者女子休戚相關的事。但最後妳姑父力為反對否認，而他的姪女不信任，唯一的逆於心不快意，我真相信妳今早晨來的信給他很為快興，因為妳要求的解釋正如盛皮服於他身上，讚美藻飾令他得意洋洋。但李惹，這必定不要遠讚他，錦上添花，尤其蔣畧不要那樣。」

「我揣想，妳知道年青人做了甚麼很好的事。我相信，他負的債要付的，計算來有一千鎊之多，其餘的一千鎊她自己解決，他答應了的。為甚麼加爾丁先生單獨的付這筆數呢，我上面已將理由說了。那是因為他為隱匿起見須要特別鼎力關心，照顧威克屋的很誤解的性格，結果他也關照威克屋，或許這事還有些真情；雖我懷疑抑或他隱匿，或任何人隱匿，這是能答復的，我親愛的李惹，不管這說的漂亮話如何，妳可以完全信任妳的姑父決不否認不理這事，也許我們不信他格外的有興趣于這事。」

「當其這一切事決定了，他轉到他朋友那裏。他們正停留在泊布爾；但當其舉行結婚禮時，他首先要在倫敦，以將一切金錢事宜告結束。

「我相信我現在告訴妳的每件事。妳告訴我謂妳很驚訝那事；我希望不使妳不樂。李弟亞來了我們這裏；威克屋常常進房子來，如在黑蒂時爾的那樣，我知道的；但我不告妳我如何的不大滿意李弟亞的行爲，反之她符合滿意我們的，蔣略上個禮拜三來的信我沒辨知她來家裏的行爲，因此我此刻告訴妳，妳沒有新鮮痛苦的。我態度嚴重的向他申說談話，對她表示他所爲的邪惡不好并致她全家不樂意的事。也許她僥倖聽聞的了，因我相信她不洗耳傾聽的。我有時很觸怒的，但我回想及我親愛的伊利薩伯同蔣畧，爲她倆的原故又忍耐她。

「道爾哈先生守時的轉來，列席婚禮，李弟亞通知過妳的。他第二天同我們吃飯，禮拜三或禮拜六又離開城裏。妳很怒我的吧，我親愛的李惹我這樣信口就說了（我以前決不敢武斷說）我多麼的很喜歡他？他對我們各方面的行爲都令人可喜如像當我們在第不時爾樣的，他的了解和意見都令我喜悅；他沒缺甚麼，就是有點兒輕佻，假如他謹慎的結婚，他的妻子可以教訓訓練他的。我想他很害羞；——他難的提說妳的名字，但害羞似乎是時髦好的吧。

「恕我吧，也許我很臆斷說的；或再不要責備我以至排斥我吧。我很不快樂，直到我繞公園轉時。一對漂亮的

小馬拖住馬車，就有些事的。

「我不再多寫了。孩子要我半時了。」

「妳的很誠摯的。」

「瑪加爾丁。」

這信的內容，使伊利薩伯興高采烈，精神興奮，信裏寫的抑或快樂或苦痛難以決定，空泛不定的揣疑道爾哈先生注意她的妹的婚姻，她鼓舞的很害怕着，同時痛苦的害怕，真出乎他們證實外的！他隨着他們的目的到城，自己煩惱羞恥不安的跟着這樣的尋覓；在請求尋覓的信裏需要個婦人，他定憎惡輕蔑的，他去會見——常常會見，以理勸說，最後行賄——這個行賄的男子，他常願避開威克屋而宣說了他的名字受罰的。他為一個女孩做一切事，他既不注意也不尊敬她。她的心裏私語着他為她做事。但那希望一會兒為旁的思量阻制消滅了，伊利薩伯立刻感覺她的虛榮不充分，當一相信他愛她，一個婦女已經拒絕了他，還能夠很自然的很憎惡的克服情智，而反對同威克屋的親誼。——威克屋妹倩！——這樣驕傲的結合，道爾哈反叛的。相信吧，他最反叛的，——伊利薩伯想起很羞慚難過。但道爾哈的抵觸有道理的。他覺得做錯了也有理的；他有自由，有訓練的方法；她不以為自己為他的主要的引誘，或許她相信李弟亞——偏愛，可以助道爾哈致力於使她的心志安謐，定是身理上有關係的。知道他們在負責任之下的人得不了報復是痛苦無限的。他們恢復了李弟亞，她

的人格，每樣東西給了威克屋。啊！伊利薩伯如何熱烈的傷心其羞辱的知覺，她會越禮的指說道爾啥的。她自己呢是低賤；但驕傲他的。他在這樣憐憫尊敬情形中驕傲他本人能得到好事。她遍唸她的姑母反復稱讚道爾啥的信。那充分困難的；但令她喜悅。她會擾于悵悔而發見李弟亞同她姑母堅持的勸說道爾啥同伊利薩伯之間的愛情同信仰支持着，亦稍覺快興。

伊利薩伯從座位起來回想有人責備；想以前她突然行到另一條路被威克屋追及。

「我怕我阻斷妳寂寞的漫遊，我親愛的妹妹？」威克屋說，當他參加她走時。

「你一定漫遊嗎？」她微笑一答；「但不要跟隨着阻斷，定不歡迎的。」

「我實在對不着阻攔了，我們常是好朋友；現在更好。」

「真的。有另外的人出來嗎？」

「我不知道。背納特太太同李弟亞正坐車到彌爾登去。所以，我從我們姑父姑母那裏找見我親愛的妹妹，你實在的熟知泊布爾的。」

她肯定的答復。

「我幾乎嫉妒妳快樂，我相信我很熟知，或者另外我坐車去柳時喀。妳看見這老管家嗎？我揣想。可憐的銳德，她是很喜愛我的，自然她不對妳提說我的名字。」

「是的，她不提說你的名字。」

「她說甚麼沒有？」

「說你入軍隊了，她害怕，——她不露說出來。」你知道，在這樣遠的距離，樣樣事會奇怪的誤表示。

「的確。」她答應，咬定唇的。

伊利薩伯希望緘默他不說話；但一會他說——

「我驚訝看見道爾哈上月在城裏。我們彼此過從幾次。我詫異他在那裏幹嗎？」

「或許預備他同寶時女士的結婚，」伊利薩伯說。「每年這時他在那裏定有些特別事。」

「無疑的。妳看見他嗎？當妳在娜姆時。我想我從加爾丁裏了解你們有那事兒。」

「是的；他介紹我們給他的妹妹。」

「妳喜歡她嗎？」

「很喜歡。」

「我實在聞聽說她近一兩年內非常有長進。當我去年看見她時她不是很有希望的。我很高興妳喜歡她。我希望她放眼垂青咧。」

「我敢說她願的；她已得到最試驗的年紀了。」

「妳們去過喀鄧村莊嗎？」

「我不回想我們去過。」

「我提說它是因為有生氣可愛的地方。一個最可喜的地所！——精緻的泊爾齊房子！各方面都相適我的。」

「你好喜歡講經說法？」

『好的很。我視爲是我職務的一部份，興奮一會立刻沒甚麼了。一個人不應該悔恨；但相信吧，我一定做這樣的事啊！這樣恬靜，幽隱生活，給我以一切理想快樂啊！但不成的。妳聽見道爾啥提說這情形否？當妳在肯蒂時。』

『我聽見說過，我誠懇的想來好的，你唯一要有條件的才願意現在的恩伴。』

『妳有啊！——是的，那個事情；我第一次如此告訴妳的，你可記憶吧。』

『我也聽聞過，有個時候對你講經說法你不很甘美的，如像現在一樣——你要實在宣說你決不依法的解決，并且跟着要順從答應。』

『妳要！——那不是整個沒有根基，妳可以記憶我告訴妳的那點，當首先我們談及牠時。』

他們現在幾乎在門口了。因她要趕快走避開他，爲她的妹妹原故而不願激怒他，她唯一幽默微笑的好好地答應——

『來，威克屋，我們是哥哥妹妹，你知道的。不要讓我們爭論過去吧。在將來，我希望我們常是一心一意，同心相印的。』

她伸出手；他動情的趨承慝懃的吻着，他不曉得去熊了，迷魂了，他倆進房子去了。

## 第五十三章

威克屋先生很滿意這次的談話，決不自己苦惱或者激怒伊利薩伯提說的話；她喜悅的說他安謐。

他和李弟亞分離日子轉瞬來臨，背納特太太力迫着不離，她的丈夫決不詳論他倆去柳時喀的計畫，好像至少還要繼續滯十二月樣。

「啊！我親愛的李弟亞」背納特太太叫着「何時我們又再相見？」

「啊，天呀！我不知道。不是兩三年吧，或許。」

「常寫信給我吧，我親愛的。」

「我要常常寫信的。但妳要知道結了婚的婦女沒有很多時間寫信的。我的姊姊可以寫信給我。她們沒旁的事做的。」

威克屋較他的妻子還很動情感的告別。他微笑，似乎漂亮，又說很多的事情。」

「他是個漂亮人，」背納特先生說，立刻他們走出房子，「以前我就知道。他憨笑，佯笑，又愛我們。我特別的驕傲的很，我甚至藐視威廉路斯有個很有價值的女婿呢」

她的女兒失踪，使背納特太太抑鬱不歡多日。



「我常想」，她說，「伴着一個人的朋友很不好，沒有甚麼的。一個人沒有女兒女婿很淒涼落寞。」

「太太，妳知道，這是出嫁了一個女兒的結果，」伊利薩伯說，「那妳的另少的第四個女兒是單身，漢尤其使妳滿意的吧。」

「沒這樣事。李弟亞不該離我的，因為她結了婚的，祇因她的丈夫的聯隊很遠。若隔的近點，她一定不匆遽的去。」

這事使她精神不快，不久復原了，心裏展開的鼓舞着希望一件新奇事。雷斯斐納的管家接到她的主人達到的命令。她的主人一兩天來去打獵幾星期。背納特太太十分在不寧中。伊利薩伯注視蔣畧，微笑的漸漸搖頭着。

「喂，喂，背背格累先生要來咧，妹妹」（因弗立伯太太首先帶來消息。）「喂，很好的。雖然我不注意它。妳知道，他對我沒甚麼的，我決不再須去看他。但是他很受歡迎的去到雷斯斐納，也許他喜歡的。誰知我的發生的事？惟于我們沒甚關係的。妹妹，妳知道我們贊成許久不提說它一字的。他來一定的嗎？」

「妳相信吧，」另外個人回答，「因為銳爾太太昨夜在彌爾登；我看見她走過，出乎我意料外知道那是真話；她告訴我他來的確的。他最遲禮拜二天來，很像禮拜三的。她正去屠夫的家，告訴我因欲在禮拜三要肉，她買了三對鴨子正合殺的。」

背納特女士不能不變色的聽聞了他要來。自從銳爾太太向伊利薩伯提說了他的名字多月了；他們不久之間單獨一塊了，她說——

『李惹，我瞧見妳注視我，當我姑母告訴我們現在的報告；我知我煩擾；但不想是任何絲的細因。我此刻紛擾，因我感覺我「會」注視。我告訴妳這消息也虛飾不了快與或痛苦。我是高興一件事——他單獨來；我們少有見着他了，我自己不害怕的，祇怕另外人評說。』

伊利薩伯不知做甚麼。她不知他在第不時爾，揣想他來沒有另外人承認的；但她還想他溺愛蔣畧，很狐疑他的朋友允許他來，或者很果敢不得允可而來的。

『那是很難的事，』她時而思想，『這樣可憐人的不能來到他合法租佃沒有拆爛污的房子！我「願」讓給他的。』

不論她的妹妹如何宣說，真正的感覺相信期望他達到，伊利薩伯辨別她的精神有其撩亂感觸的。她們很不均的困惱，較平常見她們的甚。

她們的雙親很熱烈的經營了這事約十二月了，現在又實行使之前進起來。

『不久，背格累先生來，我親愛的，』背納特太太說，『自然，你問候他的。』

不，不是。妳去年是迫我訪他的呢，假如我去看他，並且答應他娶一個我的女兒，但結果催了，我不願再做一

回愚人的傻事。』

他的妻子向他表示如何的須要注意鄰居的紳士，在他轉到雷斯斐納時。

『我蔑視這樣的勾當。』他說『若他須要我們的社團，讓他求愛吧；他知道我們住居那裏；我不願消磨「我的」時間，時刻追逐我的徘徊來去的鄰人！』

『好，一切我知道是可憎的，也許你不問候侍配他的。但不要阻擋我要求他在這裏午餐，我決定的。我們定要郎太太全哥爾丁來。全了我們就十三個人，因此屋子安桌子來恰合適他的。』

這樣決意的安慰着，背納特太太很能忍她的丈夫的無禮；雖知道她的鄰人見了背格累先生結果會很羞辱的，他的達到的日子更接近了。

『我抱歉他畢竟要來，』蔣畧對她的妹妹說。『沒甚麼事的；我全冷漠見他的；但我受不了這樣的長久說及。我母親以為好的；但她不知道——沒人能知——她說的我好難過。當他滯在雷斯斐納我快樂的。』

『我願我能說些事來安慰妳，』伊利薩伯答應；『但是出乎我能力外辦不到。妳必定感覺；向一個受痛苦人諄諄勸說忍耐會反對我的，因為你常如此其甚的痛苦。』

背格累先生達到。背納特太太幫助僕人計算來的最早消息，蔣畧方面着急煩悶很久了。她計算邀請柬發出前定來人——失望看他了。但第三早晨，他達到黑蒂斯爾後，

她從她的換衣室窗子那裏看見他進草場向房子走來。

『有個紳士全着他瑪瑪』克蒂說；『是誰？』

『我親愛的，是些熟人或別外人，我揣想；我相信我不知道。』

『哪！』克蒂答說，『好像那個男人以前慣全他住的，——「甚麼先生」是他的名字。——高大，驕傲男子』。

『好漂亮！道爾啥先生！——是的，我發誓吧。好，背格累先生的任何朋友常在這裏受歡迎的，相信吧；但旁的人我定說見了他恨的。』

蔣畧又驚訝又注意的注視伊利薩伯，她唯一略知他們在第不時爾會見的事，因此感覺辣手的用心她的姊姊，她的姊姊第一次接到他的說明的信後幾乎如見了他樣。妹妹雙方都很不痛快。彼此相感互覺；自然是她們感覺的；她們母親繼續說，她不喜歡道爾啥先生，而說她決意對他溫文有禮唯一像背格累先生的朋友樣的，不聽她們那一面說的活。伊利薩伯有不安的源泉，蔣畧揣想不了的，伊利薩伯決沒有勇氣示加爾丁太太的信給她看，或者叙說對道爾啥先生變其情感。對蔣畧，唯一是她拒絕他的提議的人，他的名譽，她輕視的；而她自己極啓迪有識的，他是全家人中負義的人，而她有興趣的尊重注意自己，他是不很柔弱，至低是有道理的人，正如蔣畧感覺背格累樣的。她詫異他來——來到雷斯斐納，郎不爾，而熱烈重追她，他相當於起初在第不斯爾越軌變化的行爲樣。

她的臉變色，頃刻內一怒又回復原狀，雙眼露情可喜的一微笑，想及他的愛情全願望必定不動搖。但她一定獲得不到。

『讓我先知他行爲如何，』她說；『老早就期望知的。』

她立刻坐下工作力持鎮靜，不敢舉起眼睛，直到焦灼好奇的實現到她妹妹的臉上，當僕人走到門口時。蔣畧似乎較平常灰白點兒，但很恬靜的。紳士出現了，她的臉色更增加；她很泰然舒適的迎着他們，行爲的很自由合宜，雖然表徵着怨恨或不自然的歡容。

伊利薩伯對他們任何一方面都很禮貌的說話，又坐下加勁的努力做工作，她祇冒險的瞥視道爾啥。他似平常樣嚴肅，她思想他在黑蒂時爾慣于愛憐人，比在泊布爾甚。但，或許，她在她的母親面前不能，而在她姑父姑母面前能的。那是可憐的，可信然的揣疑。

她立刻一看背格累，一會兒看着他又喜又惱。他被背納特太太極禮貌慇懃的迎接，使她的女兒害羞，尤其當其配襯着背納特太太無聊乏味的禮貌謙和慇懃陳說他的朋友，更使她的幾個女兒無以自容的羞恥。

伊利薩伯特別的知道她的母親最近贏得他的鐘愛女兒不可思議的名譽掃地，是創傷痛苦的災難。

道爾啥詢問她說加爾丁夫婦怎樣——她不能不紛亂答復，罕說任何事。他不坐在她側旁；或許是他沉默的原因

；但在第不斯爾不會這樣的。他在那裏向他的朋友談話，當不能向着她談話時。但現在過了幾分鐘，他無聲音；時而抵制不了好奇的刺激欲言未言，她瞪眼瞧着他的臉，發見注視蔣畧全她自己，時刻沒有目的就這樣瞧視。很沉思焦惱的比上次會見甚。她失望發氣自己。

『我能旁的期望嗎！』她說，『爲何他來？』

他同任何人談沒好脾氣的，除了同道爾啥就不；她常鼓着勁兒向他說話。

她詢問他的姊姊，但不能多問。

『自從你走了有些時候了，背格累先生。』背納特太太說。

他欣然同意是的，『我起先怕你不再來。人們說，你整個的想隱滞在瑪喀姆；然而我希望不真確。自你走後，鄰居不勝滄海桑田，變化的很。路斯女士已結婚安家了。同我的一個女兒，我想你聞及之；實在，你在報上可看知的，泰晤士同苛爾斯報都載登過的；我知道；雖然是應該載報上。刊登的祇是說，「最近，喬治威克屋先生，對李弟亞背納特女士的事云云。」沒有說她的父親一字，或她住在何處，或任何事。那是我弟弟加爾丁先生起草的，我詫異他如何來做件笨拙癡事，你見之嗎？』

背格累答應見了，并且說可慶賀的。伊利薩伯不敢舉眼。因此，道爾啥先生怎樣的瞧視，她不能告訴的。

『相信吧，那是件有趣事，有個女兒結婚了，』她的

母親繼續說；『背格累先生，同時那是很難過的事，他帶李弟亞來離了我。他倆去到柳時喀，一個北方沉靜地方，他倆在那裏滯好久我說不上來。他的聯隊在那裏；因我揣想你聞聽他離——時爾，并且規規矩矩的去的。謝天！他有些朋友，雖然不很多如他該得的。』

伊利薩伯知道這事平衡於道爾啥先生，令人知覺羞恥苦痛來不安座。然而她鼓舞的說話，也沒別的事有效果的可說；她向背格累先生抑或意欲現在作任何逗留於鄉村嗎。幾星期，他相信的。

『當你殺自己的鳥時，背格累先生，』她母親說，『我求你來此，你可以喜歡打射許多鳥。我相信他很快樂的謝你，還爲你儲藏在背納特先生領地最好鳥羣呢。』

伊利薩伯更加痛苦不適，還多事的注意！現刻同樣的升起一年前的漂亮光景，每樣事，足以誇講，也同樣的轉眼煙雲焦惱結局。他感覺在那時的數年的快樂歡欣，不能使蔣略或他自己的彌補這樣痛快，紛擾的此刻一剎霎。

『起先我心裏的願望』，他自言自語，『决不侶伴他們中任何一個。他們的社交不能供給快樂，彌補此卑惡！讓我決不再見他們中一個或其他的人啊！』

爲那數年的快樂的痛苦沒能酬償的，轉而須與觀察她的妹妹如何漂亮的重仁愛，羨慕她的以前的愛人聊引爲慰其解憂的事。當他初來時，他對她很少談話，卻每時每刻的很注意她。他發見她漂亮一如上年，——好性情，天真

純直，不十分喋喋多言。蔣畧焦惱住着區別不了個完全的事，伊利薩伯真正的勸她如以前樣多談話。但她的心裏很慌從事欲說，卻又沉默無言。

當紳士起來要走，背納特太太深切於心的欲禮貌，擬請在郎不爾午飯。

『你拜訪要負我的責任，背格累先生，』她又說，『因為當你去冬進城，你答應立刻回去時請我們吃家常午飯。我沒忘掉，你知的；我告訴你我很失望了，你不轉來守約。』

背格累絲微的稍回想及的瞧住，又說他有關係的事情，為事務羈絆作罷的。他們於是走了。

背納特太太那天強烈的要求他們逗留午餐；而她常備一桌好菜，不想旁的事，祇畫算兩個簡食，給一個男子吃，她焦急的畫算派定或滿足壓有食慾有驕傲年有千萬收入的人。

## 第五十四章

他們走了，立刻伊利薩伯走出來精神恢復，——或者，換言之，沒間斷的細說些那些人的事情該致死的。道爾哈



先生的行爲，她驚訝煩惱的。

「爲何，他來唯一沉默，憂慮，冷淡？」她說，「他畢竟最後也來嗎？」

她沒法解決它以快樂的。

「他仍可喜，取悅於我姑父，姑母，當他在城裏時；幹嗎不對我取悅呢？假如他怕我，爲何要來？假如他不再留心我，爲何沉默？——討厭！討厭男子！我不再想他的。」

她一會兒決意不情願她的姊姊接近，蔣畧很愉快的歡容，表示滿意了他們客人勝於伊利薩伯的。

「現在」，蔣畧說，「首先會過了，我覺得完全舒適。我知我自己的力量，我決不煩惱他來。我高興他禮拜二在這裏用午飯：可以公開顯明的看見雙方面會了，唯一如平常淡漠的接識」。

「是的，的確很淡漠，」伊利薩伯大笑的說。「啊，蔣畧！注意點兒吧。」

「我親愛的李惹，妳不能想我很壞，當在現在樣的危險中」。

「我想妳是很危險使他同妳永久戀愛。」

---

她們直到禮拜沒看見紳士；背納特太太同時棄想背格累性情好的溫文爾雅在半點鐘內拜訪快樂的計畫。

禮拜二的天有一大團體人聚會在郎不爾；有兩個最焦

灼的期望他們在好時間裏守時的賭徒，當他們在飯室從事賭博時，伊利薩伯急切的注視去看抑或背格累在他們的首先團體中坐在她側邊舉行的。她的謹慎母親理想的請他坐在她旁邊。道爾哈進了屋子時；似乎躊躇；但蔣畧週圍瞧，微笑着；決定——他位置在她的旁邊。

伊利薩伯勝利知覺的，向住他的朋友瞧住。道爾哈蓄着高尚的淡漠，而她想像背格累快樂，她不看他的眼睛，轉向着道爾哈先生，表示半笑的驚怖。

當其午餐時，道爾哈對她的妹妹表示羨慕，雖然很小心注意的，又勸說伊利薩伯整個的讓給他，同蔣畧的快樂，他自己迅速的獲得的，雖然她不敢信任這結果，她觀他的行為來欣然接受的。他給她的精神很活躍可誇獎的；而蔣畧沒欣喜幽默不樂的。道爾哈先生幾乎很遠遠離開她，桌子安來，分開着他們。他在她母親一邊，背納特太太不知道這樣情形不能給他們那一方面快樂，或使那方面有利。背納特太太不接近聽他們任何人談話；但她看見他們彼此希罕說話，他們態度規矩的冷然的。她母親不體面的知覺到伊利薩伯心想他痛苦難乎為情；伊利薩伯異時私有的告訴他的和善仁慈，全家人不知曉也不感覺。

伊利薩伯希望晚間有機會讓他們在一塊；全體參看的人不讓他們談論，唯一的讓他們體貌的向道爾哈進來時敬禮。在這客廳裏的焦灼不舒服的時期過了，紳士來之前疲弱又抑鬱的程度幾使她無禮貌了。她瞧他們進來了，這

一點看來她的晚間快樂的機會定可靠的。

『假如他不來我這裏』，她說，『那末我永久棄他呀。』

這紳士來；她想他豈宛如他允許了她的希望；因此，喂！幾個女子圍繞桌子，背納特女士擎茶，伊利薩伯很親密的傾倒咖啡，沒有單獨的空逝一刻就倚坐過的忙。紳士走近時，有個女孩趨近向伊利薩伯耳語說——『人些不來伴着我們，我決定的，我們不須要他們；我們真不須要嗎？』

道爾哈走到室內另一隅。伊利薩伯跟隨着他，嫉他對每人說話，又忍受不着的去幫助人喝咖啡，她自己很傻的觸怒！

『拒絕一次的男子！我如何能傻的期望恢復他的愛呢？女性中有了不反對這樣懦弱給同一個婦女的第二次建議嗎？她們感覺沒侮辱憎惡！』

『然而她自己一携擎咖啡杯子轉來；復甦一點兒又把握着機會的說，『你妹妹還在伯爾嗎？』

『是的，她願一直滯到聖誕節。』

『很孤單寂寞吧？她的朋友離了她？』

『安娜太太同着他。另外的人去了斯不爾三星期矣。』

她想他沒有說的；但也許他願同她談話，他可以有好的成功。他站在她側邊，沉默無聲一會；後來年青女子又

向伊利薩伯耳語，他就走開了。

當喝茶要過時，牌桌子安起，女子些都起來，伊利薩伯希望她參加，她的視線轉開了，看見他爲玩牌的人起見犧牲她的母親的貪饕，立刻一會同其餘人坐下。她此刻失掉快樂的期望。他們限定晚上在不同桌子上打牌，而她沒甚希望，克是他的眼睛時刻轉向着她的屋子一隅，使他打的成不了功像她樣的。

背納特太太計算留兩個雷斯斐紳士用晚餐；但他們車子不湊巧在別的人之先雇了，她沒機會阻攔他們走的。

「唯女孩們」背特納太太說，當他們立刻要離開她們時，「今天妳們說甚麼？我想樣樣事非常好的過了，我告訴妳們，我看見吃午飯人穿的好。鹿肉焙轉了——人人都說他們從未看了如此多滋養的腰骨。羹湯的好較我們上禮拜在路斯夫婦家裏吃的好；道爾啥先生承認雉鵠格外的作的好；我揣想他至少有兩三個法國鷄。我親愛蔣畧，我從未見過妳很漂亮的，熊郎太太也說的，因我向她說妳是否漂亮。妳想她還說旁的否？‘唉！背納特太太，我們最後都要她在雷斯斐納’。她一定的。我想邱太太是個永久活住的好人——她的姪女是很漂亮寵愛的女孩，不完全美：我喜歡她們的很。」

總之，背納特太太很有精神。她充分知道背格累對蔣畧的行爲，相信她最後一定得到他；她期望有利於她家人，當其他在快樂時出乎意外的十分失望第二天沒看見他

在那裏去提議。

「那有可喜的日子」背納特女士向伊利薩伯說。這團體安排的很好，彼此相當。我希望我們常會見。」

伊利薩伯微笑。

「李惹，妳定不要如此笑。妳定不要期望我。那惱我的。我告訴妳我現在領悉欣賞他談的話可喜的，並且他是有銳敏的青年男子，沒出人願望外的。我此刻很滿意他的態度，他決不表說我的愛情的。唯一是很竭誠談話，時時令人可喜渴望的，勝於旁的人的。」

「妳太兇很。」她的妹妹說「妳不讓我微笑，使我時刻激怒嗎。」

「相信在有些事情好困難的！」

「旁的人多麼不能！」

「但幹嗎妳說我？那事我很感覺的。」

「那是個我難知道如何答復的問題，我們都教訓的去愛，我們能教訓不值得知曉的「那事」。恕我吧；若妳堅持的淡漠，不使我是妳的心腹人。」

## 第五十五章

這回拜訪後數日，背格累先生，又單獨的訪。他的朋

友那早離開他去倫敦，但十天之內轉來的。他同她們坐上一點鐘精神顯然好。背納特太太請他同她們午餐；但表示很關心的，卻承認另有旁的約會未能應命。

「你下次決光臨時，」她說，「我希望我們湊巧能如願以償。」

「他在任何時都特別的快樂，假如她容他走時，一定早早的隨從住迎送他的。」

「你明天能來？」

「是的，他明天全沒事務；」她的邀請迅然接受的，他很準時而來，幾個女子還沒有裝飾穿好衣服。背納特太太到她女兒室內，穿著裙子，梳完一半頭髮叫出，我親愛蔣畧，快來吧。他是來了——背格累先生來了。他實在的。趕快點，趕快點。蘇梯來到背納特女士這裏幫她穿裙吧。不要理李惹的頭髮呀。」

「我們立刻就來，」蔣畧說；「我敢說克蒂較我們任何一個還得準備準備呢，因她上樓去了半鐘了。」

「哦！克蒂！她做甚麼？來，快點！快點！妳的腰帶在那裏，我親愛的？」

當她母親去了，蔣畧沒有來，她的妹妹一個也沒來。

她們自己一樣的焦灼着。晚間又相見了。飲過茶後，背納特先生在圖書館休息，是他的慣例，瑪麗上樓到她的樂器那裏去。兩個阻礙物流動了，背納特太太坐着瞧了又瞧視伊利薩伯同克時爾，沒向她們表示。伊利薩伯不看她

；後來克蒂瞧着，很天真的說「甚麼事？瑪瑪。妳瞞我幹嗎？我做了甚麼呀？」

「沒事，孩子，沒事。我不瞞妳。」

背納特太太那時仍坐了幾分鐘之久；然而不能消磨此寶貴光陰，忽然起來，向克蒂說，「這裏來，我的愛，我要對妳說話，」帶她出了室。蔣畧立刻注視伊利薩伯，說她這樣預思的煩惱，要求她不要降服牠而苦痛。

幾分鐘內，背納特太太開門，叫出，「李惹，我親愛的，我要同妳說話。」

伊利薩伯迫着去。「我們可以離開她們很好的 - 妳知的，」她母親說了立刻在甬道上了。「克蒂同我上樓去，在我的換衣室坐吧。」

伊利薩伯不圖同着她母親，而沉靜滯在甬道上直到她同克蒂看不見時她就轉入了客廳。

背納特太太今天的計劃會沒結果。背格累的事是對的可喜的除了承認是她女兒的愛人，他舒服愉快，致使格外的取悅于她們晚間的團體；他忍耐着她們母親的評論好管閒事，并又容顏寬忍特別取歡于這女兒讓她們聽她的絲微瑣碎的話語評說。

他不甚須要邀請停留晚餐；他走之前有約定的事，翌晨同背納特的丈夫去射獵，大半通得過背納特太太的。

在今天後，蔣畧不得多說伊利薩伯淡漠的。姊妹間沒說背格累一字；伊利薩伯快樂的去就寢，若道爾哈先生在

固定時間內轉來就不去睡的。無論如何她感覺他整個的勸說定要同道爾哈紳士舉行這事很是嚴重的。

背格累守他的約定；他同背納特先生一塊消度早晨，業已得同意的。背納特先生較他的伴侶期望的還贊成喜悅，沒甚麼事象徵表明背格累變的，激怒他開玩笑的，或憎惡他沉默的；他是很喜談不偏心的人，較背納特甚。背格累自然同他轉來吃午飯；在晚間背納特太太同他的女兒打牌，不要別人參加。伊利薩伯喝過茶後要寫封信就去了飯廳；別的人坐下打牌，她不反對她母親的計劃的。

當她寫完信時轉到客廳，她看見無限的驚訝，害怕她的母親太玩技巧開她的玩笑。開了門，她看見她的姊姊同背格累一塊兒佔立在爐竈那裏，儼如熱烈的傾心相談情話；這樣一來就揣疑着，他倆雙方的臉趕忙轉開，又彼此移開了，告訴一切。他倆的境遇拙劣，的很，難以處之，她想她的尤壞，彼此不發一言；伊利薩伯因此又走開，當其背格累同別人坐下時，一見她走了，他忽然起來向她的姊姊說了幾字跑出屋子。

蔣畧制止不着伊利薩伯，深信在那兒時刻快樂的；伊利薩伯突然擁抱她，情感活躍的答認蔣畧是世界上最快樂人兒。

「太快樂」她又說「過于了的。我受不了哦！幹嗎不人人也快樂呀！」

伊利薩伯誠懇熱烈可喜的慶賀了，字字唯一都是可憐



的表說的。每句都給以蔣畧新鮮快樂的源泉。但她此刻不讓自己同她的妹妹停着，或一面說滯着的話。

「我定立刻去我母親那兒，」蔣畧嚷說；「我不嬉戲她的愛情落寞，或讓她從任何人那裏聽聞的，除了聽我的。他已經去到我父親那兒了。啊！李惹，要知道我對我親愛家人叙說的話給了不少快樂！我怎樣受得這樣的快樂！」

她匆忙的走開到她母親那裏，她母親破壞解散了打牌團體，正同克蒂在樓坐着。

伊利薩伯自己留着，微笑最後解決了的事情，痛快舒適，給他們多月的揣想同煩惱。

「這是」她說，「他的朋友焦慮慎思的結果！是他妹妹的虛偽計謀的！最快樂，聰明有道理的結果！」

幾刻鐘內蔣畧同着背格累，他又同她的父親商議了一會。

「妳的妹妹在那裏？」背格累說，「當他開門時。」

「同我母親上樓了。她一會兒下來，我敢說。」

他於是關了門，上她那裏來，要求妹妹的好的願望和愛情。伊利薩伯誠實熱誠的表示喜歡他們親誼的期望。他們很熱摯切愛的握手；直到她妹妹下來，她迫着傾聽他說自己的快樂，同蔣畧的完全，不論他是個愛人與否，伊利薩伯真正相信他的期望快樂是合理的，因他們基於精確了解同超優蔣畧的性質，蔣畧與他之間的感情同嗜好大概類

似相同。

那夜是他們非常可喜的一晚上。背納特女士心裏滿意熱灼的激勵着她生氣勃勃的臉龐，使她較昔尤其漂亮。克蒂痴笑微笑的，希望她立刻轉身過來。背納特太太不能不同意或很熱烈地稱讚滿意自己的感覺，雖然她半點鐘向背格累沒談別的外甚麼事；當背納特先生同着她們夜飯時，他的聲音和態度分外的表示他真正快樂。

然而他的嘴唇沒隱說她一字，直到客人晚上告辭時；立刻他走開又轉向他的女兒說——

「蔣畧，我慶祝妳。妳是個很快樂婦女。」

蔣畧趕忙走到他裏去，吻他，謝其善意。

「妳是個好女孩，」他答應，「我很快樂的想妳痛快的解決了。我不疑你倆一塊很好的做的事兒。妳的性情決不像做壞事的。妳是妳們中很順從的，決定沒甚事；很容易每個僕人哄騙妳；並背格累如此豐裕，以致妳時刻都有超入的款。」

「我不如此希望。我不想輕舉不貫徹的金錢事的。」

「他們超入的款！我親愛背納特，」他的妻子嚷，「你談及甚麼？幹嗎，他年有四五千，很像多的。」於是又讚說他的女兒，「啊！我親愛的，親愛的蔣畧，我很快樂，我相信我終夜連睡覺也無，不閉一眼的。我知道是一定的。我常說最後必定如是的。我相信妳不能漂亮白費的。我記的，我以前見過他，當他上年初來黑蒂時爾時，我想

多麼的像你倆一塊來的，哦！他是永久看見最美麗的男子！』

威克屋，李弟亞，都被全忘記了。蔣畧是出乎思議外的寵愛的孩子。在那時她不注意第二個人。她的年輕妹妹不久開始有興趣於快樂的對象，她可以在將來去實行追尋的。

瑪麗要求利用雷斯斐納的圖書館；克蒂要求每冬舉行幾個跳舞會。

從這時起，背格累自然是郎不爾的每天的客人——常在早飯之先來，常一直滯到午飯後，——除非有粗率鄰人憎惡就早走的，他們鄰人邀請他午餐，被迫着接受了。

伊利薩伯現在少同她的姊談話；反之背格累在場時，蔣畧不注意任何旁的人；但自己慎思小心的對她們雙方有利好的，有時也會分裂。蔣畧不在時，他常得人歡心的對伊利薩伯快興的談及她；當背格累走了，蔣畧常採這個解憂的方法。

『他使我很快樂，』她有晚上說，『他告訴我，他完全不知我去春在城！我不相信。』

『我最猜疑，』伊利薩伯答應，『但他如何說的？』

『必定是他的妹妹說的。她們的確沒幾個朋友，我不詫異他同我認識的，自從他在各方面很有利益選擇的利害時。但當她們曉得她們哥哥同我快樂，我相信她們願的，她們知悉同意的，我們又重而和睦親密，我們彼此決如以

前那樣的。』

『那是最不可饒恕的事。』伊利薩伯說，『我以前聽見妳申說過。好女孩！悞我了，現在，知道妳又欺騙了背格累女士而佯爲注意！』

『李惹，妳相信他去冬進城的，他真愛我，並且說我，淡漠阻碍他再來！』

『他錯了一點兒，相信吧；但信任他誠實。』

這話自然是蔣畧表示讚揚堅信背格累的，並且還自謙信他的性情少有價值。

伊利薩伯喜悅他不誤會他的朋友抵觸生障碍的；而蔣畧在世上最慷慨大量的有忠恕之心，她知道伊利薩伯是偏見他的環境的。

『我的確是最幸運永久存在人！』蔣畧嚷叫，『啊！李惹，爲何我如此孤單的離開家人，而幸福在他們之上！也許我唯一看見，妳快樂！也許妳還有第三個男子！』

『若妳給我四十個這樣男子，我決不能如妳快樂。直到我有了妳的性質，誠善，我決不能有妳的快樂幸福，不讓我自己變化的，或許，我有好福氣，我可以及時遇見另外個克林先生啦。』

郎不爾家人的事情，不能長久秘密的。背納特太太私自對弗立伯太太密語及，'她沒准允的敢於同樣的向在瀾爾登的鄰人隱說的。

背納特夫婦欣然的宣說是在世上最幸運的家人，雖然

幾個星期以前，李弟亞當初跳跑了，他們曾經証實表明不幸。

## 第五十六章

背格累同蔣畧訂婚了後約一星期，有早晨當同這家庭的女性一塊坐在午飯廳時，他們斗然注意到窗子上，聞聽了車子聲音；他們看見車子載着四人駛到狹路上。那是早晨客人來的早時候，再者，在這樣的早時隨從不理他們鄰人的。馬停足了；既沒車子又沒代人飼馬的僕人走迎而熟悉他們的。然而有些人來了；背格累立刻勸背納特女士避開讓這樣個客人闖進，她就全他走進馬廄去了。他們雙方都走着，帶着三個客人不大痛快的繼續揣疑，直到門開，客人進來。就是寶時克時爾太太。

她們自然驚訝；而她們詫異出乎意望外；背納特太太同克蒂方面，全不曉得她們，而伊利薩伯很感覺知曉的。

克時爾太太洋洋然神情較平常不漂亮的進了屋子，沒答伊利薩伯的敬禮，祇輕輕的一低頭，一言不說的坐下。伊利薩伯向她母親提說太太進來了，然而沒請求介紹。

背納特太太不勝驚奇的謔說有這樣個高貴客光臨，謙

和有禮迎接着。沉默不言坐片刻後，克時爾太太很惆悵的向伊利薩伯說——

『我希望妳好，背納特女士。我揣想那個太太是妳母親？』

伊利薩伯很簡明爽快答是的。

『我又揣想那是個妳的妹？』

『是的，太太，』背納特太太說，喜悅的對着克時爾太太說話，『她是最年輕的，我的最年輕的一個最近結婚了；我年長的是在那裏大約這地方，正同個青年男子散步，我相信，他們不久成爲家庭中一部份的人。』

『妳這裏有個很小公園吧，』克時爾太太沉默會後轉回來說。

『那個沒甚可比魯時公園的，我的太太，我敢說；但我告妳，那是較威廉先生的大呢。』

『這個公園定是夏天晚間最不適宜坐在室內納涼的：窗子全向西。』

背納特太太告訴她說她們午飯後決不坐在那裏，又說

---

『我可以問問太太，妳離開時克林夫婦好的嗎？』

『是的，很安。我前晚都見着他們。』

伊利薩伯此刻期望她拏出封加爾蒂的信，似乎是她招呼的動機。但是沒信，她大失所望懊惱。

背納特太太很客氣的要求太太飲點點心；而克時爾太

太不很客氣傾斜着身子吃東西；又立起來向伊利薩伯說——

「背納特女士，那裏似乎是妳們的一面最美的曠野。我很高興去去，若妳同意伴我去。」

「去吧，親愛的，」她的母親讓說，「妳引導着太太示以不同的路徑吧。我想她樂於隱舍的。」

伊利薩伯服從，跑入自己屋子取傘，侍配貴客下樓。當她們穿過走廊，克時爾太太開門入飯廳和客廳，視察一刻後又宣說着的下視屋子繼續走着。

她的車子停在門口，伊利薩伯看見她的侍婦在裏面。她們默然沿着砂礫路走到小樹林；伊利薩伯沒能力敢同這個較平常傲慢不和的婦人談話。

「我如何能想她喜歡她的姪女？」她說，當她險時。

立刻她們進小樹林，克時爾太太這樣態度的說話：—

「背納特女士，妳不要蒼皇了解我旅行到此的原因。妳自己的心，自己良心，定告訴我爲何而來。」

伊利薩伯直爽的驚詫瞧着。

「實在，妳錯了，太太。我不能叙說榮耀的看見妳來此。」

「背納特女士，」太太發怒聲調答應「妳應該知道我不是戲玩笑的。妳說的不誠摯的，妳不要這樣發現說我。我的性格誠懇率真，在這樣情形中我分離其不真誠而虛偽的。我聞聽了一個最令人驚怖的報告消息有兩天了。我不

僅告訴妳的姊姊這點是最有利的結婚，也是妳，伊利薩伯背納特女士，不久以後結納我的姪子——我自己的姪子——道爾哈先生。雖然我知道定是毀名虛妄的事——我不很害他，妳可以想是真話，我立刻出發來此，我可以將我知覺曉得的給妳。』

『若妳相信不可能，』伊利薩伯驚詫輕視露色的說，  
『我詫異妳自尋苦擾的遠來。太太，妳意欲如何呢？』

『立刻固執的反駁這樣的說。』

『妳來到郎不爾看我同我的家人，』伊利薩伯冷淡說  
『還有格外堅信的事嗎；假如實在，這樣的報告可存在的。』

『假如！你說冒詐不知？妳自己還不急急傳佈嗎？妳知道這消息傳播了海外嗎？』

『我從來聽及是傳播了。』

『妳能格外宣說，那事沒有「根基」的嗎？』

『我不虛偽冒詐太太，就快樂的。妳可以問問，我不答應的。』

『這不是左袒的！背納特女士，我固執痛快的，我的姪子，他向妳獻意求婚嗎？』

『太太說的不能的。』

『應該如是；必定如是，反之他持的有他的理由。但妳的技術同引誘可以使在一時的耽溺迷惚，忘却他本人同他的家人。妳可以引誘他的。』



「假如我有技術引誘，我承認我是最後的一個人。」

「背納特女士，妳知道我是誰？我不慣談這些話的。我幾乎是他有的世上最親密的親戚，我敢自命知曉他的最親愛的關係人。」

「但妳不自命知道『我的』；也不這樣知的致使我曖昧不知吧。」

「讓我甘脆的知道吧。這婚姻，妳渴望姑信的，決不能實現。不，決不。道爾哈先生是從事，追逐我的女兒呢。現在，妳夫復何言？」

「這事唯一的；若他是如此，妳沒理揣想他向我求婚。」

克時爾太太躊躇一會，於是答說——

「他們間的從事婚姻，是特別的一種。自他們孩提幼小之時，就彼此兩心相揣互注意了。是他的母親很願意的事，同她的母親願望的。反之，他們之出此，我們計劃一致：現在，此刻妹妹雙方願望他們的婚姻成就，而卻爲個優生的無上不重要青年婦女阻礙着，對於家庭整個的聯姻不成了！妳沒注意他的朋友願意——他同寶時的女士緘默從事的婚姻嗎？妳失掉合禮與精確的感覺嗎？妳沒聽見我說過他先年頂早的時候就預定了他的表妹嗎？」

「是的，我以前早聽說過。但是我又怎樣呢？假如沒第二個人反對我嫁妳的姪子，我決不保持他的父親母親同姑母願他去娶寶時女士。妳們雙方都很能夠計畫婚姻；不

過他的成功依靠旁人的。假如道爾哈先生既不爲榮耀，也不傾心限定他的表妹，幹嗎他不能選擇另外一個呢？反之，假如我是他選擇的，爲何我不可以接受他？』

『因爲榮耀，敬重，謹慎——不，利害禁止牠的。是的，背納特女士，利害；不要期望他的家人或朋友的注意，假如妳固執的反對傾向一切。妳譴責，輕視，憎惡每個人結合他，妳的婚媾可憎的；妳的名號決不爲我們中任何人提說的。』

『大禍的不幸，』伊利薩伯答應。『但道爾哈的妻子定有奇異的快樂源泉令人戀她的境遇，總之，她能沒有悵悔的因素。』

『固執，堅強腦子的女孩啊！我羞妳！這是妳感恩我去春關照妳的話嗎？那方面我簡直忘費心機不討好。』

『讓我坐下吧。妳知道的，背納特女士，我來此是決定實現我的志願；我也不勸阻妳的。我不會降服任何人的非非之想。我不會慣于破壞妳失望的。』

『「那事」使太太現在的情形更堪憐；但我無結果的。』

『我不願他們的事中斷！靜聽我說吧。我的女兒同我的姪子彼此長成了。他們在生理方面，從同一高尚線索餘下來的；父親方面，可尊敬的，榮耀的，久遠經過一頭的家統，他們雙方的財產是漂亮可觀的。』

他們彼此互通聲息的預定他們可尊重的房子；怎麼分

派？青年婦人最高尚要求沒有家庭，親戚，或財產的。這樣忍受嗎？但必不是，不是的！若妳知覺自己的好，妳一定願免脫妳造成的範圍。』

『嫁妳的娃子我不認爲自己解脫那個範圍。他是個紳士；我也是個紳士的女兒，我們相等。』

『真的。妳是個紳士的女兒。但是妳的母親是誰？妳的姑父姑母是誰？不要想我朦朧不知他們的情形。』

『不論結合如何，』伊利薩伯說。『假如妳的娃女不反對他們，他們對妳沒甚麼的。』

『告訴我，妳畢竟追逐過他嗎？』

伊利薩伯不答覆這問的，迫着克時爾太太答，她愼思一刻後不得不說，『我不會追逐過他的。』

克時爾太太似乎喜悅。

『妳答允我不詳論這樣的婚姻的勾當嗎？』

『我不答允。』

『背納特女士，我感觸驚詫了。我期望發現個很有道理的年青婦女。但不要騙妳自己，而相信我讓步的。我不走開，要直到妳堅信我要求的。』

『我決不堅信。我不羞恥任何事沒道理的。太太要道爾啥娶好的女兒；我祇給妳願望他們結婚很確實可信？想他引誘我，我拒絕接受他的手，而使他施之於他的表妹？克時爾太太，允許我說吧，這個辯論妳堅持住會實現，就是壞判斷的實現了不足介意的。妳太錯誤了我的人格，假

如妳想我如這樣俯首無詞的繼續活動。如何妳的姪子責說妳干涉，責妳過問他的事我不能告訴的；妳祇是注意說我不對。因此，我要求不要多說把這事太異嚴重了。』

『不要忙，若妳高興。我決不嚴重的。我已經力說過一切的異議，我這次增加其詞。我不很奇異妳的最年輕妹妹的不名譽私奔的事。我全知道的；年青男子慊妳父親全姑父之慨，娶她是拙補的事。並且這樣女子是我的姪子的妹妹？她的丈夫是他的最後父親的後裔？他的哥哥嗎？噫嘻天地—妳想甚麼？泊布爾的庇蔭是如此敗壞的嗎？』

『妳現在不要多說遠了』。伊利薩伯憤怒答應，『妳樣樣都侮辱我。我必定要求轉回房子去了。』

她說話時起來了。克時爾太太也起來，她們轉身回去。太太不勝動怒之至。

『那末，妳沒注意我姪子的榮耀全名譽！不自覺，自私女孩！妳不是說全他結合在每個人心目心中看來必定恥辱他的嗎？』

『克時爾太太，我沒有多說，妳知道我的意思。』

『那末，妳決意嫁他嗎？』

『我沒有說這樣事，我祇決定有那樣的態度，在我自己的意見中行動，建築我的快樂，不參證於妳，否則，任何人不能全我結合的。』

『好的。那末，妳迫使我拒絕吧。妳謝絕服從義務尊敬感恩的要求。妳決意去在他的朋友面前批評破壞他，使

世人輕視他嗎？

「既不是義務，也不尊敬，也不感恩，」伊利薩伯答應，「我現在的例子的要求可能的。我全道爾哈先生結婚。沒任何一方面意思熱烈急切。並且他的家人怨怒，或者世人輕視的，也許以前他與喬娶我，我也不理世人很知覺以致抑揄的。」

「這是妳真正的意見啊！這是妳最終的決定！很好。我現在知道的如何進行的。背納特女士，不要想像妳的野心可悅的。我來試試妳，我希望妳發現道理；但，信任吧，我透徹主張的。」

克時爾太太這樣情形的繼續談，直到她們車子門口，轉頭過來又說——

「我不向妳告別，背納特女士。我沒致意妳母親，妳不應得這樣的禮貌。我簡直不悅來非全小可。」

伊利薩伯沒答應，也不打算勸太太轉入房子，祇自己悄然走進去。當她走上樓時聽見車開了，她母親着急的在客廳門口遇見她，問克時爾太太爲何不再進來，妳自己轉來呢。

「她不由分說」，她女兒說；「要走。」

「她是個像貌很美的婦人！她蒞此造訪曷勝客氣！我揣想，因她來是告知我們克林夫婦均安的。我敢說，因她路過彌爾登來訪妳的。我想她沒甚特別事對妳說吧？李惹。」

「伊利薩伯迫着虛偽妄語些；理解的了她們所說的大意

是不成的。

## 第五十七章

這次奇異的拜訪，使伊利薩伯精神不安難以克服，她多時的思維歇止不了。克時爾太太這次從魯時來趨訪的此行之遊，不勝其苦煩的，唯一目的在破壞伊利薩伯全道爾哈先生的婚姻企圖。那是有理的計策，相信吧！但從他們從事的報告來源說，伊利薩伯想像的茫然不知；直到她回想他，他是背格累的知友，而她是蔣畧的妹妹，當其一時的期望婚禮時，人人都這樣理想的。她自己不得不忘却感覺她的姊姊結婚常致使他兩在一塊的。她的鄰人在路斯盧舍裏通知過克林夫婦，她斷定消息亦到達克時爾太太那裏，因此細思那事情有一定的，她向前回顧又思熟將來。

克時爾太太堅決的表示，伊利薩伯不禁感覺太太堅持過問的結果，大為不安。從她說的決意破壞他們的婚姻，伊利薩伯沉思她必定申請過她的姪子的；他也許全樣表示引誘結合她的罪惡，她不敢宣佈的。她不知道他愛她的姑母的感情程度，或他信任她的判絕，但自然他想太太很高尚無比；那是一定的，細述全一個人突然的結合很不相當他

自己的婚姻，不堪痛苦的。他的姑母說他最懦弱的。他的高尚意想感覺伊利薩伯的辯論包含好的理由是軟弱可笑的。

假如他以前有點波動，受一個很親密親戚的忠告全要求，可以解除懷疑的，並且斷定立刻無瑕的高尚快樂。在那樣情形裏，他再不收回成命，回轉過來的。克時爾太太知道他到城裏去，他向背格累約定再到雷斯斐納去必定打消的。

「假如原諒他不守約答應幾日之內到他朋友那裏去，」她又說，「我如何知道。我將拋棄斷念樣樣的期望，祇願他恆久一心不變。假如他痛快的恨恨我，當他可以得到我的愛情同手時，我立刻息止悔恨他的。」

這家裏的其餘的人驚訝的聽聞他們客人偉大；但她們痛快的緩和背納特太太的好奇；伊利薩伯很揶揄這事的。

第二早晨，當伊利薩伯下樓時，遇了她父親，手裏帶起封信從圖書館出來。

「李惹，」他說，「我來看看妳；進我的屋子來吧。」

她隨他到屋子；她好奇的知道他拿着信告訴她是有關關係的信。那信從克時爾太太那裏來的，她突然感動了；她味朦的預料是一切結果的解說。

她隨她父親到火爐，彼此坐下。他於是說——

「我今晨接到一信，令我驚訝萬分，那是關係于妳自己的，妳應知其內容。我以前不知道我有「兩個」女兒得到結婚。讓我慶賀妳們勝利的征服。」

伊利薩伯臉頰滿露顏色，瞬間辨信是一個代替他姑母寫的姪子來的；她無疑的決定抑或他解說的可喜悅的或者輕視他的信不是另外向她求婚的，她父親繼續說——

「妳似知覺。年青女子很虛偽這些事情；我想我可以挑戰妳的智慧，去發現妳的慕慕者的名號，這信是從克林先生那裏來的。」

「從克林先生！他說的甚麼？」

「自然很適合的事。他起始慶祝說我的年長女兒婚禮來臨，似乎他曾告訴過性情好的好閒談的路斯。我忍耐不住念他說的。敘說妳的就是下面的話：‘克林太太同我自己極以誠摯的慶賀妳快樂的喜事，讓我此時簡畧隱說其他的事；我們曾被為同樣的當局人知照過。你的女兒，伊利薩伯，臆斷的，不長久的忍受背納特的名字，在他的姊姊讓步棄却了後，並且她的命運選擇伴侶註定的是世界上有理性的最顯貴人物。’

「李惹，妳能猜誰這樣的料想？——這個年青紳士特別幸福，最衷腸的熱烈渴望道德的事物，——光榮財產，高尚親戚，同恩助愛護的。尚且，不管這些引誘如何，讓我驚知我的表妹伊利薩伯，妳遽爾封閉這個紳士的提議，蒙受罪惡的，自然妳會立刻利用牠的。」



「李惹，妳理想這個紳士是誰？現在說出來——

「我使妳留意的動機是下面的：我們想像他的姑母，賓時克時爾太太不以友誼的眼光來俯瞰婚姻的。」

「妳知道就是「道爾哈」這人！李惹，現在我想妳驚訝。他或路斯在我們相熟人中選定任何男子嗎？他們說他的名字結果是假的嗎？道爾哈先生決不注視任何婦女，他以為唯一瑕疵的，並且他能一生不注視「妳」嗎？是可欣慕的啊！」

伊利薩伯竭力附從着她父親高興，而臉唯一勉强的非所自願的微笑着。他意識她不悅的。

「妳不分心嗎？」

「啊，是的。繼續念吧。」

「這婚姻好像太太昨夜提說過，她表示的，這時可以感覺的；當我的表妹家庭人一部份反對時，她決不答應如此不尊重的婚姻。我想我的義務敏捷的理智到我的表妹，她同她的高尚羨慕者注意他們的從事，不遽爾准允的結婚的。——況且，克林先生還說過，「我真高興我的表妹李弟亞的憂愁事體沉寂了，而在結婚後他倆一塊共同生活居住，定是人衆週知的。我不輕忽我的身分職務，或約束宣說我的驚奇——當他倆立刻結了婚，就聞聽見你迎接他倆一對年青伉儷進妳的家裏。那是缺憾，我雖是郎不爾的演員，我很強烈反對的。妳應饒恕他倆，當成基督教徒，決不要讓他倆在妳的視線裏，頂為眼目不見他倆，或不提說他

倆的名字」——「那是」他意想恕罪的基督教徒！其餘他的信是關於說他親愛的加爾蒂的情形，同他希望的年青女子。李惹，但是瞧來宛如妳不與賞領畧她。妳不是「靡西，」我希望妳視這伴爲輕藐無謂的報告。我們雖那樣說的，但是譏諷我們的隣人，訕笑他們？

「啊！」伊利薩伯嚷，「我極分心的，但那太奇怪！」

「是的——「那是」虛偽的。他們堅定任何人，但沒甚麼事的；「他」完全冷淡，「妳」不喜歡的，很羞辱的！我極惡這樣寫的，我不拋棄克林先生的信。不，當我回他的信，我不禁更尊視威克屋，我極敬重我的輕率虛偽的女婿。李惹，克斯爾太太關於這報告說甚麼？她同意拒絕嗎。」

這樣一問，他的女兒祇報以一笑；沒猜疑問的，她不苦於他的申說的。伊利薩伯定不茫然不知感覺他們所說的。當她格外的嚷說時要會笑的。她父親最利害的羞辱她，說道爾啥先生冷淡她，她不能不詫異缺乏他識別，或許怕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知其事之究竟，她幻想不已的。

## 第五十八章

接到了這封信饒恕他的朋友的，伊利薩伯一半期望背格累能帶道爾哈同他到郎不爾；在克時爾太太拜訪後多日，這紳士早早光臨，背納特太太先告訴他說她們看見他的姑母，又說簡直那時要致死她的女兒樣，背格累單獨同住蔣畧建議他們出去走走，那是痛快的事。背納特太太不慣於散步。瑪麗決不虛擲時光，但也五個一齊出去，背格累同蔣畧讓別人追越她們，她們落後，伊利薩伯，克蒂同道爾哈彼此維持着未落後，任何一個絕少說話：克蒂很害怕他以至未說話；伊利薩伯秘密的決定分走開；他同樣的離開。

他們走向路斯太太那裏，因克蒂願去造詣瑪萊；伊利薩伯知無時候未能配去，當克蒂離了她們，她就直悍單獨而去。現在伊利薩伯堅決成功了；她勇氣振升，立刻說一

「道爾哈先生，我是自私自利人；爲這樣原故，祇相信自己的感覺不注意傷了妳的感覺的。我想你對我可憐妹妹李弟亞的仁愛，自我知之後，我最焦灼，認知了你很喜悅的。我其餘的家人都知道，我不僅自己表示感恩的。」

「我抱歉的極端對不着」，道爾哈感覺驚訝聲調的答說，「妳已說其錯誤，給妳大大不安，我不想加爾丁太太不相信。」

「妳必定不要責備我的姑母，李弟亞的輕率第一錯誤

了我，妳論及過的；自然，直到我知其究竟時我才安息的。讓我反復感謝寬宏大量的哀憐函示我的家人，不勝其苦煩，你受些奇恥大辱，都爲的是尋獲他倆。』

『假如妳感謝我，』他答應，『單獨的感謝妳自己吧，我只願給妳快樂，就可以增加力量另外引誘我的，我不否認的。但妳的家人沒甚給我。我仍很尊敬他們，我相信我唯一想妳。』

伊利薩伯不勝煩擾的一字也不能說，停一會後，她的伴侶又說，妳是太寬量計較我了，假如妳的感情仍如去年四月時，立刻告我吧。我的感情同願望未變；妳只說這事一字我就永久沉默的。

伊利薩伯較平常還拙劣感覺並焦灼他的境況，迫着說話；立刻他了解她的情智同身理的變化自從他暗示隱語後，使她感恩喜悅他現在的堅信而接受她的。這快樂的答應，他以前從未感覺過的，他很熱烈溫柔表示一個男子的戀愛，能揣想到的。伊利薩伯交會他的眼睛，表示銘心喜悅他；她不能不瞧着，傾聽着，他對她告訴他的感覺，她證明他的重要，使他的愛情時時刻刻很貴重。

他們不知去向的隨興而散步住，思想感覺說的任何事不勝枚舉。她知悉她們現在了解蒙恩感德他的姑母，她轉來路過倫敦拜訪他的，在那裏叙說她去郎不爾之行的動機，同伊利薩伯附帶說的話；狂樂的細說着，說太太恐懼，她特別的堅持深信這樣親戚定扶助的得到她的姪子的答

應，但太太不僥倖，結果恰相反，違其初衷。

「教我希望，」她說，「我以前不讓自己希望，我知道妳的性質是一定的，妳是超羣特別的，不怨我的，妳承認克斯爾太太狂樂無憂，爽直公明的。」

伊利薩伯又露色又笑的答應，『是的，妳知我狂喜的相信那事。你羞辱憎惡你的臉，我猶豫的羞辱你，你的一切親戚。』

『妳說我甚麼？我不該的。妳底發源之不好的控告，形成的錯誤的行為，應當嚴重的申斥。不可饒怒的。我不能想不憎惡的。』

「我們不要爭論責備那晚上，」伊利薩伯說；雙方面的行動，也考驗過，都應責備。但我希望，因此我兩雙方客氣的改善。」

「不能我不融和自己。我已說過我回想的——我的行為，態度，我表示的一切——現在，已多月了，我的痛苦不可描容。妳的申斥，我決不忘掉：「你行為舉止很像紳士態度」。這是妳的話。我不能隱藏他們如何的苦痛我；一有些時了，我承認以前有理的給他們裁判了。」

「我很望他們不這樣強烈印象住。我不理想他們這樣的感覺。」

「我能相信。妳想我那時缺乏特別的感情，我相信，也是妳的惠顧，我決不忘的，妳說過我，不讓妳求婚，使妳接受我。」

『啊！不要申說我說的。這些回想不完全的。我告訴妳，我長久也熱誠的恥我的求婚。』

道爾啥提說他的信，『那信上說的話』他說，妳想我很好嗎？妳念它，相信內容？』

她解釋牠的結局，同她的以前的如何的偏見。

『我知道，』他說『我寫的給妳痛苦了；但須要寫的。我望妳撕毀這信吧。有一部份，尤其開頭的，我怕妳竭力反復誦讀。我記憶有些表示的，恰使妳恨我。』

這信一定燒毀的，若你相信牠是主要的我注意的話；但我兩雙方想我的意見不是整個不變的，我希望牠們不變更的。』

『當我寫那信』，道爾啥答應，『我信自己全恬靜自若的；但我相信是在可怕的苦痛堪憐精神中寫的。』

『這信或許起始寫的痛苦的；但後尾反之。結局的本身好的。——但不再多想它的。一個寫信人的感情同收信人的感情判然不同，迥然互異的，此刻應忘其不快樂的情形。妳必定知悉有些話是有我的哲學之理——唯一思想過去當爲回憶，妳快樂的。』

我信任這種的任何哲學，「妳」追憶定整個的無責備的話，以致同意，認爲不是盲目的哲學，那是頂好的，但我不以爲然。痛苦的回憶侵襲住，不能不抵禦，我一生自私自利，雖不是原理，要實行自私的。一個孩子，我教他對；但我不教矯正我的脾氣。我要拋棄好的原理，但讓

驕傲高慢。我是個被我雙親縱容弄壞的一個兒子（多年的孩子，）他們很好的（我父親尤其特別，很仁愛可喜）鼓勵，幾乎教我自私自利驕傲——除了我家人之外，不注意任何人，目空一切，想世界人卑賤的，至少願他們的理智同名譽與我相比低賤無價值的。我是這樣個人，從九歲到二十九歲都是這樣個人。克是我仍唯一有最親愛，最可愛伊利薩伯的妳呀！我怎麼不贏得妳？妳教我的課起初困難，但最有益的。我因妳特別的謙遜。我不懷疑接受妳了。妳示我不充分的伴爲去喜悅婦女，也值得喜歡。』

『你那時勸說過自己嗎？』

『實在勸過。妳想我虛榮嗎？我相信妳願望，期望我求婚的。』

『我的態度錯誤的，但不是故意的，我告訴你，我從不想騙你，但我的精神常致使我錯謬。你在那晚上後必定如何的恨我！』

『恨妳！或許，起先我怒的，但我的怨特有目的。』

『我怕問你想念我當我們在泊布爾相會時。你責備我來嗎。』

『不的，實在我除了驚訝沒甚感覺。』

『你驚訝不甚於我的吧。我的良心告訴我，我沒特別的客氣，我承認我不期望過於的接受。』

『那時我的對象，』道爾哈說，『是表示的妳，我竭盡禮貌不怨恨過去。我希望得到妳的饒恕，減輕妳的不良

的批評，我知道妳的責備。我告訴不了任何人願意如何的快樂，我相信我，半點鐘內看見妳的。』

他於是向她告訴喬爾幾喜悅她的接識，同她的突然中斷的絕望；那中斷的原因自然而然的，她知悉他決意從第不斯隨着她藉以尋找她的妹子，他嚴肅的思想着，沒有第二人競爭的，這意思顯然可知。

她表示再感恩；但其事堪痛，致不能詳述。

態度安閒的散步了數里，忙碌的以至未知一切事，他們後來看錶，已是歸家之時也。

背格累先生同蔣畧變成甚麼！提說起他兩的事自然令人詫異。道爾樂於他倆的從事勾當；他的友早告知共事的。

『我問問你驚訝嗎？』伊利薩伯說。

『不完全，當我走時，我覺其事不會發現。』

『那是說你答應了的。我很揣擬。』

他解說之，她知其情形複雜的繁多難以解說的。

『我去倫敦前有晚上，』他說『我向他承認過其事相信已很久了。我告他以我過問干涉的羞辱唐突的事。他驚訝信無已。他決不疑一點。我又告訴他我相信妳的姊姊冷淡背格累先生是錯誤的；我易知道他愛她未退減。我覺他兩一塊快樂無須懷疑，是艷福無窮的。』

伊利薩伯不禁微笑他態度坦然指說他的朋友。

『你自已觀察過嗎？』她說，『當你告訴背格累說我



的姊姊愛他，或者我去春報知過你？』

『從以前，我是狹窄的觀察過她當其兩次拜訪時，我以後讓她在這裏，我相信她的愛情的。』

『你深信的，立刻就堅信他的嗎？』

『是的。背格累最不易感動的誠實老好人。他的堅信妨碍他的在焦愁中的判斷，但他依賴我爲每件事的。我承認有件事不義的輕犯他了。我不能不在去春隱匿妳的妹妹在城中三月——我有目的的隱匿，他是禁止的。他發怒。但他怒，我就勸，支持不久，不懷疑妳妹的感情。他此刻都很諒解我的。』

伊利薩伯說背格累會是個最可喜朋友——令人尊仰，但她騙着自己了。李弟亞記的他曾今訕笑過她未免太早的從事勾當。預料背格累的快樂，自然是優越道爾啥本人的，他繼續說話直到抵家時。他倆才在走廊上分開手走了。

## 第五十九章

『我親愛的李惹，妳上那兒散步來？』伊利薩伯一進屋子，蔣畧就問，其餘的人坐在桌子邊。她唯一答說他們

周圍漫遊一陣，出乎意料外的。她說話時臉上出色；但不會令人猜疑的。

晚上未說任何事的悄然過了。相識的愛人彼此說笑爲歡；未曾一刻沉默。道爾啥不是快欣洋溢的性質；伊利薩伯紛擾着，格外的不知覺快樂；立刻一會煩惱，罪惡現在她眼前。她預料家人知道她的事，她不留意人除了蔣畧，怕別人不喜歡道爾啥的句當，他的命運歸宿，就會催的。

晚上她開心見腸的對蔣畧說。雖然背納特太太不懷疑，但特別不相信的。

「妳開玩笑，李惹。不能是吧！——進攻道爾啥先生！——不，不是，妳不騙我。我知不成的。」

「這實在是壞的起頭！我唯一信任妳。我相信沒旁人信我，若妳不信任。實在，我誠摯的說真話。他仍愛我的，我們從事戀愛，那個事兒還在繼續咧。」

蔣畧懷疑的注視她。「哦，李惹，不能吧，我知妳多麼不喜歡他呀。」

「妳知沒事的。「那事」全忘掉的，或許我不時刻愛他的，如我現在那樣愛的。但這些情形有好的回憶。這是最後一次永久都記憶的事兒呀。」

背納特女士驚奇的注視。伊利薩伯很嚴重的告訴她的實情。

「好上天！真的嗎？現在我才相信妳」蔣畧嚷叫。「我親愛的李惹，我一定——慶賀你——但妳要恕這問的

——妳十分一定的能同他快樂嗎？

「無疑的。我倆彼此已解決了，我倆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對伉儷吧，但妳喜悅嗎？蔣畧呀，妳喜歡有這樣哥哥嗎？」

「很，很喜歡。克是背格累我沒甚可喜的。但我們認定，我們說「那事」不可能。妳真正十分愛他嗎？哦！李惹，妳寧願沒有愛情結婚呀。妳十分相信妳感覺應該的去做嗎？」

「啊，是的！妳想我好感覺應該做的；我告訴妳一切。」

「我定承認爲何我愛道爾啥勝過于我愛背格累很呢。我怕妳發氣吧。」

「我最親愛的妹，現在可嚴重了。我要嚴重的說話呀。讓我知道每件事吧，不要遲延，妳告訴我妳愛他好久了？」

「漸漸增加愛的，我難的知道那時兒起始的，但我相信可指說第一次看見他在泊布爾的美麗地方咧。」

她又另外的要求渴望的結果，伊利薩伯立刻莊嚴的告訴了使其蔣畧滿意。那件事，相信背納特女士不很願望的

「我此時十分快樂，」蔣畧說，「因妳如我樣快樂的。我時刻都尊敬他。他愛妳不生關係的。我定尊重他；克是現在當背格累的朋友同妳的丈夫，尤其背格累同妳更親愛我的。但，李惹，妳很害羞，很隱匿我的吧。妳告訴在

泊布爾同娜姆過去的事很少呀！我應使第三者知道牠，妳不應的。』

伊利薩伯向她告訴她的秘密動機。她不願提說背格畧；她自己的感情未解決的時候使她相當的避免提說他的友友。但在此刻她不再隱藏他分享過李弟亞的婚姻的事。一切都承認了，半夜都消耗在談話。

『好榮耀，』背特納特太太叫，當她第二早佔在窗子那裏時假如道爾啥不同我們親愛背格畧蒞此令人不樂的呀！他以爲常來此很麻煩討厭嗎？我不意想的除了想他去射獵或有外事，他的伴侶不擾我們了的。我們全他怎麼樣呢？李惹，妳定再同他出去走走，他不走背格畧的路的。』

伊利薩伯不禁笑此適宜的提議，真厭煩她母親常給他這樣話語鬧着玩呀。

立刻他們進去，背格畧注視她，溫柔的熱烈握着手，他高聲說，『背納特太太，妳這邊沒有很多路徑，李惹今天再迷路嗎？』

『我忠告道爾啥先生，李惹，同克蒂，』背納特太太說，『今晨可以散步到阿屋去。是條很漂亮的長道，道爾啥從未見過此路風景。』

『必定是別的人散步很好的路，』背格畧先生答應；『我相信尤其克蒂很適宜，須要嗎？克蒂。』

克蒂寧願滯在家。道爾啥承認看其阿屋的風景很希奇

的，伊利薩伯默然同意。她下樓準備，背納特太太隨着說

「我很對不着妳迫着不痛快的人同妳去，我希望不要提說吧：妳知道那是爲蔣畧的緣故；沒有說他的時候，除了現在。妳不要自己騷擾尋苦吧。」

當他們要散步時，背納特先生在晚上問詢後就允可了。伊利薩伯尊重母親的話，她決定不了她母親如何的答應；時懷疑道爾啥的資產或偉大而致充分的壓制憎惡他。但抑或她猛烈反對婚姻，或者熱烈喜悅，她的態度壞的祇信任自己的知覺；她忍受不了道爾啥聞知她狂喜的高興，勝於她當初譴責他的很。

在晚間，背納特先生退回圖書館後，伊利薩伯看見道爾啥又起來伴着父親來睡，她看見極擾亂不好的。她不怕父親反對，克是他很不快樂的，他想他們的鐘愛的孩子她的選擇手腕一定麻煩惱道爾啥的，是不好的回想，使他恐怕悵惘她的，她很痛苦的直到重看了道爾啥心才安定，當注視他時，她一微笑得以慰藉快與了。一會他走近桌子，她正同克蒂做手工，佯爲讚美她的工作，一面悄悄的耳語她，上妳父親那兒去；他在圖書館叫妳，伊利伯就去了。

她父親正徘徊在屋子裏面現憂容焦惱。「李惹」他說「妳在做甚麼？妳失了知覺嗎？去接受這個男子？妳不恨他嗎？」

她熱誠的說她以前的意見是很有理的，她的表示很忠實！她很寬容和貌的解釋；他倆現在是需要的時候，她很攪亂的告訴她父親說她愛戀道爾啥。

「或者，換句話說，妳決定嫁他的，他發財，妳有不少的錦綾綢緞漂亮衣服穿，駟馬高車坐，勝過蔣畧的，然而牠們使妳快樂嗎？」

「你格外的反對，」伊利薩伯說，「不相信我冷淡嗎？」

「不完全。我們知道他是驕傲，不快樂的男子；但妳真愛他又夫復何言，」何說之有呵。」

「我愛，我真喜歡他，」她眼淚盈眶的答應，「我愛他。實在他特別驕傲。他是個全可喜的人兒。你不知他真正是可喜的；請求不要痛苦我吧。」

「李惹，」她父親說「我已全滿意他，他實在是個我不致拒絕的人。我贊成妳，若妳真決意嫁他。但忠告妳要很好的想想。我知妳的脾氣，李惹。我知妳既不快樂又得不了人尊敬的，除非妳真尊重妳的夫君——視他爲個優越之人。妳的活潑可愛的才能施之于不相均的婚姻中使妳危險萬端，憂無止境的。妳逃不了困苦和痛楚的。我的孩子，讓我不憂愁的瞧見妳不尊敬妳的恩伴吧。妳不知道妳的周圍的一切的。」

伊利薩伯很感動的，熱誠嚴重的答復，後來申說擔保堅信道兩啥真是她選擇的對象，說明她漸漸的轉而尊敬他，

特別的了解他，叙說他愛她非一日之功，屢經躊躇試驗多月的，又詳說他的德性良好，她克服她父親的不信任，而使他融和順從此婚姻。

「好，會親愛的，」他說，當她停止話了，「我不多說了，假如是這樣情形，他該得妳。我不大值得同情妳嫁給少有價值的男子，我的李惹。」這樣益利深厚的印像着，她那時告訴說道爾啥先生情願的爲李弟亞做的事。他聽之詫異。

「實在，這是個奇異晚上！道爾啥做了樣樣事——造成婚姻，給以金錢，付了威克屋的債，而爲他作事。極好。那安全拯救了一個苦惱無經濟的世人啊，妳的姑父幫還債做的事，我一定付還他的錢；但這些年青愛人偏自出心裁的爲一切事情啊。我異日付給他了：他會怒浪風潮的愛妳，這事馬上就完結了。」背納特先生當時回想她前幾天在他讀了克林先生的信時想她煩惱的情形時而笑笑，後來走開時又談說，「若有任何青年人因瑪麗克萊而來，請他進來，我是空暇的。」

伊利薩伯此刻由痛楚不安情形中復甦轉來，在屋子裏沉思半鐘後，同着別的人也安靜沉默着。樣樣事近來都快樂高興，但晚上又恬靜的消逝了；不再有任何身心不安底可怕的事了，舒適與快慰及時而來也。

當她母親晚間走到她更衣室時，伊利薩伯也隨她進去，通知其重要的消息，很奇特的；初聽之，背納特太太仍

很沉靜，不出一言。不多時她理曉她開聽的，雖然相信不是有益於家人的事反之，他倆們形成愛人有益於家人的，她後來不寧的坐在椅上，起而復坐心神不安的，詫異又祝福她的。

『好漂亮！神佑我！唯一的想！親愛的！道爾啥先生！誰想及之？真耶？啊，我甜蜜溫柔的李惹！妳將好富好偉大！妳有甚麼金錢珍寶花車！蔣畧全沒的——完全沒有。我多麼喜悅——快樂！如此漂亮的男子！——很美！很高一啊，我親愛李惹！我道歉以前不喜歡他，我希望他不以為然不在意的，親愛，親愛的李惹！城裏有間大廈！一切都漂亮！三個女兒都出閨閣婚嫁了！每年一萬收入！啊，上天！我變成什麼樣人？我歡喜來痴了呀！』

這般話充分的證明她嘉納稱善；伊利薩伯聽了喜悅的紛擾了立刻走開；但母親隨着她的。

『我最親愛孩子，』她叫，『我不想旁的事了！年有一萬，像很多的，好上帝！特別的准允的。妳定要結婚，我准允妳的！但我最親愛的愛，告訴呀，究竟道爾啥先生喜愛甚麼肴菜，我明天會備的。』

這唯一是她母親對紳士的愁慘的讚頌；伊利薩伯的確獲得了他的愛情，得了她親戚的全意，有其願望的事。但翌日過了；背納特太太僥倖的敬畏她的擬定的女婿，不敢向他說話，祇有盡力讓他注意，或表明敬佩他的意見。

伊利薩伯知她父親辛苦的接識了他；背納特先生告訴



她說他時刻尊敬他的。

『我很佩服我的女，』他說『或許威克屋是我寵愛的；但我想喜歡「妳的」郎君與喜歡蔣畧的伯仲間耳。

## 第 六 十 章

伊利薩伯之精神振作地又嬉戲起來，要道爾哈先生報告同她戀愛的事，『你如何開始？』她說，『我知道你很媚進行的，你開始過一次吧；但你在第一個地方襯托的甚麼？』

『我不能決定時候，或場所或態，或說話，而那就是牠的基礎。那太久了，我在半中間時才悅然大悟我已開始。

『我的美妳早反對，至我的態度——對你的行為至少基於不客氣無禮貌的，我決不說沒有給妳痛苦的。現在，誠摯點說吧；妳因為我的輕佻而羨慕愛我嗎？』

『因為你心志活潑，我羨慕而愛的。』

『妳說是輕佻吧，無關係的，這事實是妳討厭禮貌，佩服好管閒事的注意垂青啊。妳是厭惡婦女時刻多話稱贊妳想的人兒，我掀起有興趣于妳，我很不喜歡「她們」。

。妳真正不討厭恨我的吧；但不管妳強惡痛苦與否，妳的感情常是高尙對的；妳的心兒，貫徹地輕視慇懃于妳的人兒吧。那兒——我極救了妳的煩惱；真正，一切事審量來合理的。相信吧，妳不知我實際的好——沒人想「那個事兒」當其在戀愛中時。』

『你對蔣累的有愛情行爲不好的？反之她在雷斯斐壞了訝。』

『最親愛的蔣畧！誰能少愛她？雖是道德不允許。然而情不得已的事嗎。我的好性情是在妳保護之下的，妳鋪張揚厲的誇說它們；回轉來說，我卻時常揶揄同妳爭論；我甘詭問妳吧，妳不願這點吧？當妳初次會我，妳很含羞嗎？後來在這裏吃飯也不好意思嗎？尤其是，幹嗎，當妳會訪我，妳做甚麼儼如不注意我的熊啊？』

『因爲你嚴肅沈靜的原故，起不起我的勇氣勁頭兒呀。』

『但我卻煩擾。』

『我也如是呢。』

『當你來用午飯時，你對我說的話很多吧。』

『一個男子感覺的少，也許。』

『好不僥倖，你合理的答應了，我也很有理的許可呀！但我詫異你老不進行，也許你進行的。我詫異你不說話，假如我不問你！我決意謝你對李弟亞的仁愛，有了一定的結果——太甚，我怕的；因爲那成什麼體統道德。假如

我們痛快的答應成婚了。我不該提說這事，我從不願提說的。』

『妳無須自尋苦惱。道德是完全美的。克時爾太太不義的竭力分裂我們，我還轉移我的懷疑。妳現在極感恩，我不快樂的，我不是徇情的希等妳宣露愛的。我的姑母一理曉得我的希望，我立刻就知道一切事了。』

『克時爾太太無限有益使你快樂，因她慣於愛人，但告訴我，你幹嗎來雷斯斐納？騎馬到郎不爾畧沒有？或者你意圖有重要的結果嗎？』

『我真正的目的意在看妳，判斷妳下，若我能夠的話，我也許希望妳愛我了。我咀咒個人，或我自己去知道抑或妳的姊姊還在溺愛背格累嗎，也許她明認了他了。』

『你有勇氣宣佈克時爾太太遭遇的甚麼嗎。』

『我祇須要時候不要勇的，伊利薩伯。但是應該的；若妳給我一頁紙，可直接的寫下。』

『若我自己沒信寫，可以坐在你傍，羨慕你寫，如別個女子樣的。但我有個姑母，必定不疏忽要注意的呀。』

她這樣多麼的同道爾哈先生過分親密，卻不願意承認的，伊利薩伯不答加爾丁太太的長信，但現在那事已經宣佈了，她知之一定最歡迎的，伊利薩伯羞恥的找見她的姑母同姑父的信，已經失樂惱三日也，並且立刻的寫以下的信：——

『我親愛的姑母，我以前感謝妳，我應該謝妳常常

仁愛，我要滿意的詳論的，但說真話，我太擾亂的不能寫了。妳想那是真的吧。現在妳放縱的想像這事吧，妳相信我實在的結了婚吧，妳不會錯的。妳定要立即寫回信，多多讚美他的。我謝謝妳，不到湖濱去。我好傻的願望呀！妳理想這小馬兒是可喜的，我們每天繞公園轉走。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兒。

或許別人早已說過，但沒人這樣正當的。我較蔣畧尤快樂；她僅微笑。我卻大笑。道爾啥送給妳一切的愛，那末妳要愛護我呀，妳在聖誕節來吧。——妳的，某某。¶

道爾啥先生給克時爾太太信不同樣式的，也不同於背納特先生最後回復克林先生的信。

親愛先生：——

¶我已因慶賀而厚擾妳多次了。伊利薩伯不久就是道爾啥先生的妻子。克時爾太太同你都引為欣譽痛快的事。但是，若我是你，我一定要忠於侄子的；他有許多供給的。——你的誠摯的某某。¶

背格累女士熱力動情的慶賀她的哥哥的結婚臨到。她同時又寫信給蔣畧，表示她喜歡高興，申說她以前關心。蔣畧不受騙，但很感觸的，雖不信任她，也不禁最仁愛的寫回給她。

道爾啥女士接得她哥哥同樣通知也不勝快欣。信內寫的。她都很喜歡，熱烈的渴望愛她的姊妹。

克林先生接到回復之先或者他的妻子接到慶賀伊利薩

伯的回信，郎不爾家人聞知克林夫婦來到路斯盧舍。突變的事理不久顯然了。克斯爾太太怒她的侄子的，信而加爾蒂真正喜歡這婚姻，此刻這事兒的及風波也平靜無事，不足焦愁了。此時，她的朋友抵到，誠懇的歡悅伊利薩伯，她們相會見知伊利薩伯時時想能快樂此刻親愛的帶來了，當她看見道爾啥暴露誇耀着無限的客氣表示是她的郎君時。他是令人羨慕的舒適安靜的人兒。他傾聽威廉路斯公爵讚稱他帶來了鄉村最光明的珍寶，又表示希望他們在哲姆孫家裏常會見。假如他一聳肩不願聽，威廉先生就走的。

弗立伯太太格外的譴責着，或許道爾啥很容忍的；雖然弗立伯太太同她的姊姊很敬畏他熟諳背格累的好性情。并且她無論何時說話很粗魯的。她也不尊敬道爾啥，雖然那事使她庇蔭痛快的，那是使她很端麗的人。伊利薩伯時刻注意人，并且焦灼的使他注意她個人，她家人同他說話他不羞恥的；雖然他掀起不舒服的感覺，一時的慇懃乞愛就快樂無已，還希望於將來的；她快欣的期冀他倆彼此由社團的轉移而到了他倆泊布爾的家庭，有樂樂融融高尚之景象。

## 第六十一章

背納特太太今日解脫了她的兩個女兒，身裏上感覺愉快已極。她以後會因之而高興驕傲的訪背格累太太，談及道爾啥可以揣得了的。我願意說爲她的家人之故，她渴望的完成她很多孩子快樂的結局，使她成爲有知覺賢能快樂的好婦人；或許她的丈夫也幸運，有家庭之樂，非復昔日之家庭形勢，克是她仍有神經病，不變的傻。

背納特先生尤其誤了他第二個女兒很甚的；他愛她在家裏常常不注意旁的事。他喜歡去泊布爾，他最期望的。

背格累先生同蔣畧滯在雷斯斐納一年了，他的安逸性情或她的多情的心也不惦念她的親密母親同鄰居彌爾登的親戚。祇親愛的願他的妹妹痛快：背格累在隣居到第不斯爾的鄉村買了不動產；蔣畧同伊利薩伯每個都在三十里路內互有快樂的源泉。

克蒂身心的事同着她的兩個年長姊姊玩弄消逝一大半時光。她在社團裏很優越爲人衆所知曉的，她的發展偉大。她不是像李弟亞浪蕩不羈的德性：她不爲李弟亞的影響所轉移，不步其後塵，而很特別的注意而駕御的，不怒，不盲目，不乏趣的。進言之，李弟亞社交的不利之事，她自然留意的；威克屋太太常請她來同她帶着，答應青年男子的跳舞會，她的父親決不贊同她去的，

瑪麗唯一是個滯在家裏的女兒；她是背納特太太不忍坐視；須力求其成就的，瑪麗力求與世人結交，但她仍有道德的每晨拜訪，決不步塵她的姊姊而損傷她自己的美麗，她父親期望她不要轉變了。

至威克屋同李第亞的性情自結婚了未改善。他哲學的玄想堅信伊利薩伯現在承認他是不感恩同虛偽的人，不論一切事情如何，道爾啥先生完全不期望致富。發財的。伊利薩伯接到李第亞慶賀的信向她解說爲道爾啥的夫人，又深致懷蓄的希望，信是這樣的——

『我親愛的李惹——』

『我願妳快樂，假如妳愛道爾啥如同我愛親愛的威克屋樣，妳必定快樂無窮，妳很富有頂引以爲快慰的事：妳沒旁的事做，希望妳想想我們，我相信威克屋喜歡宮庭的地方，而我不想我們充分有錢生活，不要一些之助的，妳很有錢任何怎樣都可幫助我的，年有三四千就行的；然而不要對道爾啥先生談及，若妳不願意——妳的某某。』

伊利薩伯看其信極不願的，她回答時將她時所期望要求的把在一邊，然而相信她自己個人私用花消的經濟可以自由供給，時給他的，那很明顯的如他樣的一筆巨款收入，在兩人同一目的之下奢侈浪用不顧忌將來，必定不够花用，支持不着的，他們隨時換住它，蔣畧或她個人相信道爾啥多幫助付清他倆的債的。他們生活情形恢復到安靜的平常人家庭光景，不料理事務的。他倆常常處處移動，以

求低廉的棲席，又常常出乎應該外的消耗。他愛她不久就淡漠了，她還稍支持一點；不論她的青春同姿態如何，她結婚時的名譽所要求的一切概受限制了。

道爾哈是郎布爾從不歡迎「他的」，爲伊利薩伯的緣故，他稍稍扶助威克屋的職業。李弟亞偶爾爲郎不爾的造訪客人，當她的丈夫自己去倫敦或背斯時，背格累夫婦雙方常逗留在那裏很久，背格累的好性情一去那裏就不想走，而道爾哈一暗示就走的。

背格累女士深深的以道爾哈的結婚爲恥辱，但她思想那樣可限制他時在郎布爾造訪倒對的。她很怒的，背格累女士較喬爾齊還好玩呷的人，她注意道爾哈很客氣的禮貌的對伊利薩伯。

泊布爾是現在喬爾幾的家；姊妹的戀愛，恰是道爾哈希望知的，道爾哈有高上意見批評伊利薩伯，她起先常常驚奇她的活潑，同她對她的哥哥的談話的情形。道爾哈常爲她注意的來幾乎壓制愛情，喬爾齊現在才開明知道快樂的目的。她的心志理解了，決不再如前樣的墮落。由伊利薩伯給于的教訓來，理曉一個婦人可以自由同着她的丈夫，一個哥哥不讓個妹妹的年齡大他十歲。

克時爾太太極端放縱她的孩子的婚姻：她拋去她的純正率直的性格，答復其信，宣說其處置，她很隨便的說道爾哈尤其對伊利薩伯說的，致有時說話走極端的，但後來，由伊利薩伯的勸說，他不介意其過犯，要求復和了；他



的姑母稍稍堅持後，不發怒了，她抑或愛他，她好奇的看他的妻子的行爲如何：她就自卑的去泊布爾趨候他倆，不計較受污辱的，在場訪看的人不僅這太太，還有從城裏來拜訪伊利薩伯的姑母姑父也在那裏。

他倆最親密於加爾丁夫婦，道爾哈同伊利薩伯真正愛戴他們；且熱烈的感恩他們帶李弟亞到第不斯爾使威克屋與她結納成婚，雙棲雙飛成爲一對佳耦。



